



大衆  
月刊

北京圖書館  
1953.7.17 \*  
期刊庫

號 月 三

蒙 阿 下 吳

行 印 社 版 出 衆 大



# 新都飯店

·永遠站在時代的尖鋒上·

年輕，新型，使人滿意。

中午：

## 爵士午餐

辦了半天的公，理該有一回休息，爵士午餐，能給你最高安慰。自己跳舞，又可看人家跳舞，至於音樂悠揚，菜餚豐富，猶其餘事。

12.30—2.30

下午：

## 君子茶座

閑來無事，到君子茶座間去尋些刺激，菲列演音樂，熱女郎唱歌，S & W 咖啡，還有中西美點廣式小吃……

3.00—5.30

## 華晚貴宴

全滬華貴的漂亮餐房，惟新都有古代廳，現代廳，西廂，別墅，各式設備，各種風味，最有名廚子，最講究菜料，侍應猶稱第一。

## 外筵送席

公館離市中心較遠，不妨打一個電話去叫出來吃，一樣的價錢，用具，口味，完全能使你稱心滿意。

·新新公司大樓·電話 97200·98010·

新出品

# 樂口福太妃糖

是大眾糖果

讀大眾雜誌 樂陶陶

口含太妃糖 甜津津

贈送親友 個個歡迎

歸遺細君 愛情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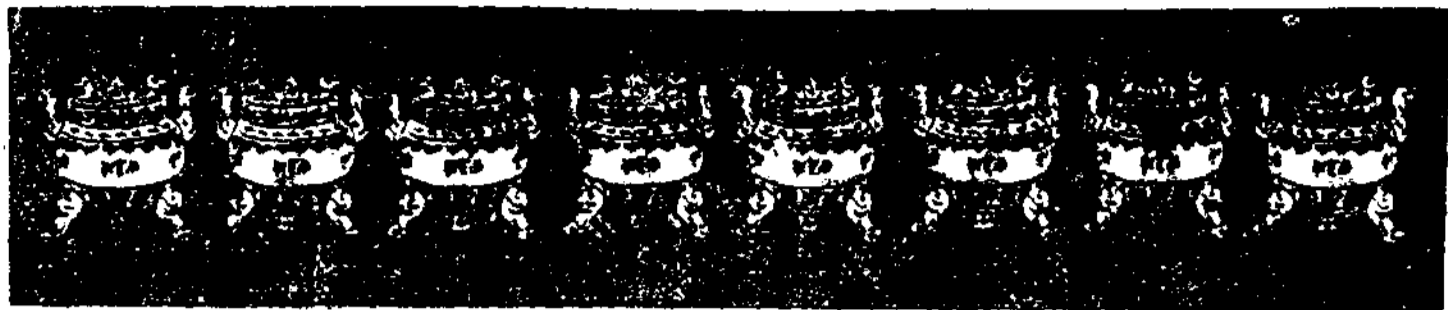
---

售出有均店商品食房藥司公

司 公 藥 製 福 九







都市小景.....	譚惟翰 (一九)
飯碗打碎以後.....	呂伯攸 (二〇)
過年.....	蘇青 (二〇)
妹妹與弟弟.....	包天笑 (二二)
紙短情長(三).....	徐卓呆 (二二)
編後小記.....	編者 (二三)
大眾信箱.....	編者 (二四)
<b>△參考資料▽</b>	
標準草書千字文.....	于右任 (二五)
<b>△大眾特寫▽</b>	
車夫辯論會.....	葛家夏 (二九)
舊貨的大本營.....	張毅漢 (三三)
<b>△散文筆記▽</b>	
不知老之將至齊隨筆.....	張一鵬 (三五)
憶林語堂.....	周紫庵 (四〇)
題碑有記(下).....	張葉舟 (四四)
<b>△戲劇▽</b>	
四幕 掌上珠.....	顧仲彝 (四九)
悲劇 歌場新詠.....	其三 (五七)
論銀幕化妝與舞台化妝.....	魯思 (六六)
四幕 清宮怨.....	姚克 (七一)
<b>△長篇小說▽</b>	
拈花記.....	包天笑 (八三)
咖啡館.....	程小青 (八九)
京塵影事.....	張恨水 (九九)
世界名作 蔡夫人.....	錢士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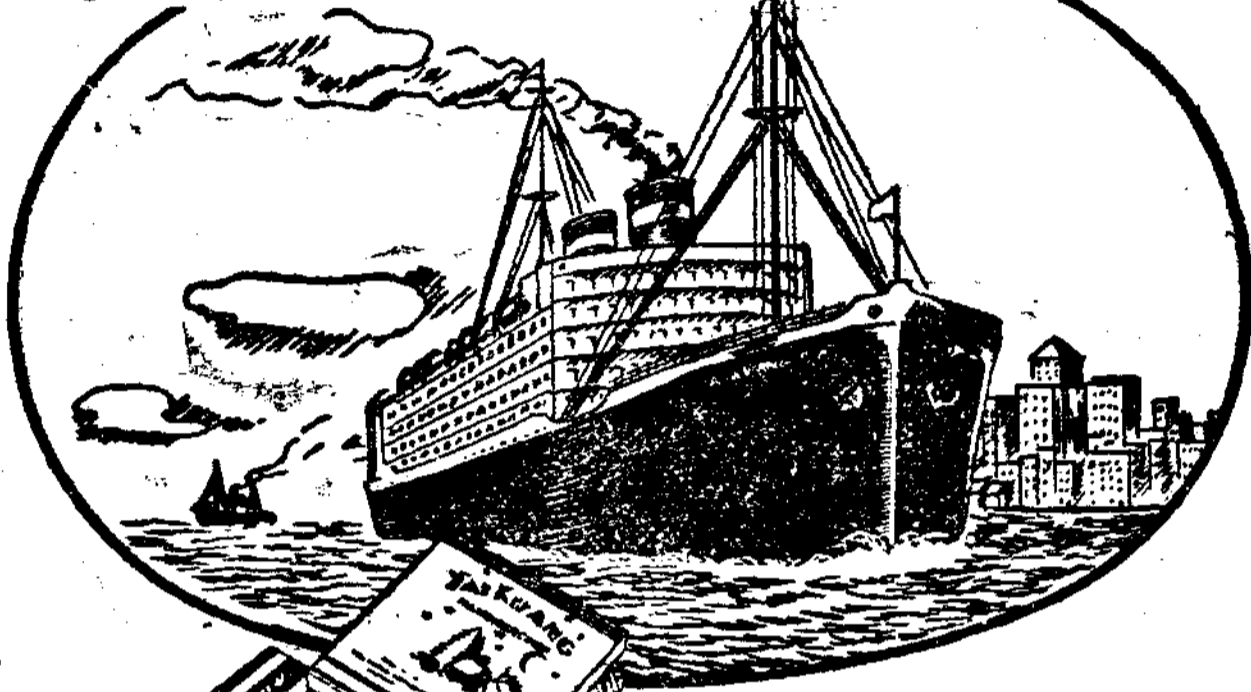
後封面 (全面)	一千元
正封面 (全面)	八百元
後封裏 (全面)	六百元
目次前 (全面)	四百元
普通欄 (全面)	三百元
普通欄 (半面)	一百五十元
普通欄 (三分之一)	一百元

我 愛梅花高節，老幹居然如鐵，枝上珠胎齊綻裂，綠萼絳葩幽絕，好待良宵邀素月，樹樹飛來香雪。(調寄望梅花)——周瘦鷗——

**香雪園梅訊**

香 雪園盆梅已自蘇州運滬，即日陳列於卡德路二十七號，是高尙送禮的妙品，是案頭清供的恩物，歡迎高人雅士，惠臨觀賞。

# 亞光手帕染織廠



亞光手帕  
質精耐用  
高尚仕女  
愛不釋手

## 香檳牌

## 亞光牌

標商



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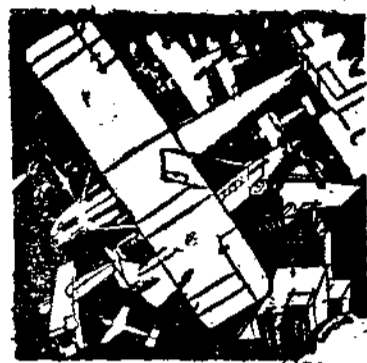
TRADE



MARK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97801

號〇三四路江浙海上所行發



## 地中海裏的三塊墊腳石

閔悅

直布羅陀與蘇彝士構成地中海的東西兩道門戶，控制全海向外航行的過路；所以一般人視之甚重，但忽置了另外三處要地，其勢也足以控地中海交通，非但東西的交通，且扼歐非兩洲交通的要地。這三處是科西嘉島，撒丁島，西西里島，這三島從法蘭西直分置至法屬突尼斯的邊上。是法蘭西至它北非殖民地的基石，同時也是意大利跨上非洲大陸的根據；這是縱的歐非之間的往來的要隘；如東西而言則此三島的地位已劃分地中海為兩部，而以西西里的地位最為重要。科西嘉，撒丁，西西里是歐洲列強伸其勢力至非洲的根基也是劃地中海為東西兩部而扼制其交通，其中以西西里島為最。所以際此地中海風雲日緊烽火瀾漫之今日。三島的重要當不下於直布羅陀與蘇彝士。

### ▽科西嘉△

科西嘉，法國的一省，

尺），洛頓托山（八六一二與泰勒伏三河。科西嘉的氣溫很不平均，栗子，除出口之外，賸餘的

在三島中距歐洲大陸最近，英尺），派格里亞奧伴山（八二八四英尺），派軸洛山，低地炎熱，山地酷寒，最磨成栗粉，充山民的食糧。換句話說，它位於撒丁島之北，相隔僅一窄狹龐尼法西（七八五一英尺）與第奧洛溫和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則為大多數居民擁有自己的土地海峽而已，去意大利的熱內山等。科西嘉的東北部似乎介於低地與山地之間的地帶，但此種土地，如屬低地的要約一〇六哩，法蘭西的尼是屬於歐洲大陸上阿爾卑斯，在安傑西奧的平均溫度是可耕地，常割裂成葡萄園橄欖園，山岳陵上為栗樹林。斯約一〇〇哩。科西嘉最廣的褶曲山系；至於本島其他華氏六三度。本島風向則多從事農業的勞工時由泰嘉尼之處為一一四哩，平均寬度各部那是褶曲山地前地的一部分。東南風與西南風兩種。從事農業的勞工時由泰嘉尼約為六〇哩。這幾處的岩石多片頁岩與石灰岩，島上河流的水，景况很為慘淡。土地雖極肥沃，頗適於耕稼，然而五耕植。山岳隱僻險峻之處多

一條花剛岩山脈分佈於島的中央，自西北至西南劃程雖短，然而從上源挾有豐富水量滾滾而來。最大的一穀不登。所以基本的農村經濟是建築在種植葡萄，香櫟，橄欖，蔬菜，菸草與養畜灌木林，可供食用的飛禽走射成許多細川的分水嶺，行條是閣洛河，從窮僻之地娜濟是建築在種植葡萄，香櫟，橄欖，蔬菜，菸草與養畜灌木林，可供食用的飛禽走至西部沿海之處更組成幾個奧線發源，經考德之西，入

獸與淡水魚類其產額頗為豐富。金槍魚，青魚，鱒魚三種可供應意大利市場的需要，但島民之經營漁業者為數很少。食邑制度尚未完全消滅，每個居民都屬於有勢力的宗族，自政治上，他必須遵守此種制度；然而因為

奇沙那西；但是大體上講，近的一點。撒丁島的幅員，奧里斯坦諾的鐵路綫之東為從西南至北部海岸是一六〇英里，東西約六八英里，面積為九一八七方英里，如將其南面的賈坦彭加斯巴納鄰近諸小島併合在內，那末就為九二九四方英里了。全島分成卡格利阿里，牛洛，薩塞里等三省而人口密度較意大利任何一省為少，全島僅得八六四一七四人。

競取官職熱中爵祿，嚴重地阻止了商業與農業的進展。科西嘉全島分成四州，包含六二區三六四鄉，其首

此島多山，山脈幾乎透迤不絕於海岸上，東部大都

工業尙稱發展，主要的為下述幾種：用栗樹皮蒸煉五倍子酸，罐裝青魚之類，製造通心粉及其同類食品，與製雪茄等工業。礦產有白煤，錳銅，及花崗石，雲母石，石棉，食鹽。瓜格諾，派地那，金體勒，奧理柴等地有礦泉的分佈。

撒丁島，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領土，北距科西嘉僅七英里半，兩島之間是一道深三〇〇英尺的龐尼法西海峽。東北的戴勒諾伐海港與意大利本土的雪維坦佛濟相去一二五英里，為距大陸最

### ▽撒丁島△

撒丁島，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領土，北距科西嘉僅七英里半，兩島之間是一道深三〇〇英尺的龐尼法西海峽。東北的戴勒諾伐海港與意大利本土的雪維坦佛濟相去一二五英里，為距大陸最

現據勢建築鐵路，自軸爾福突格里阿蘭西到契里伐尼與薩塞里。撒丁島的西北部全屬火山岩；在它南面，近西海岸之處的山脈也是如此；其最高山峯為阜樂山（三四四八英尺）。從契里伐尼至

西南展佈是擁簇伊格里雪斯里斯坦諾灣，流入奧里斯坦（四〇五五英尺）四圍的山諸灣的河流，除鐵沙河外，羣；本區蘊藏之礦產現已在尚有幾條小川，匯成相當數目的澤沼，唯巴薩可以寄碇。

撒丁島海岸尚多曲折，牛洛省之最南端爲阿爾法洛灣，西端爲康德港。撒丁島在最東北方是一羣小島，島西北海岸上的要港是道勒，拉瑪達利那海軍站就建築斯港。

在其中一個島上。更向東南方轉去，那裏有一個防護嚴密的德蘭諾伐灣，自雪維坦佛濟開來的郵船停泊在這裏。

由德蘭諾伐再向南走去，沿東海岸除道託里沒有其他海港，在南海岸也祇有一個撒丁島第一要港卡格利阿里。

撒丁島西南海濱有一小島名聖安鐵可的，由一道窄隘地峽和幾座橋樑與撒丁島相接。地峽南畔是派爾瑪斯灣；北畔則有好幾個小港，其中以卡洛福德爲最重要，洛福德是礦產輸出港與漁業根據地。西海岸的中央是奧

里斯坦諾灣，流入奧里斯坦間赫赫有名，雖經意大利政府努力撲滅，但仍十分猖獗，因爲沿海各地尚有不流動的澤沼，作孳生瘧蚊的場所。據一九二六的調查，那年發生之瘧疾有七六一五八起，比之第二名的安配里亞幾乎一倍以上。

撒丁島的瘧疾，在國際下，而且體格也較任何意大利人爲矮小。據調查卡格利阿里在一八六二年出世的人，有百分之三〇不到五呎一吋長。此種矮小的人種也許是從中非洲移殖來的。非但人生得矮小，他們的牲畜如牛馬之屬也較低矮，這也許可以說其一部份的原因是受到了氣候的影響。

島民似乎從上古時代起就屬於所謂地中海族，他們所受到的外族混雜血統的影響極少；除了曾經加泰隆人與熱內亞人居留過的沿海少數區域的人民。大體上研究他們的體格較之史前已趨衰弱，根據在恩法留魯育所掘獲的史前人類的頭骨研究，就可發見此種趨向。史前人類頭骨容積，男性是一四九〇立方公厘，女性是一三〇八立方公厘，而現代人口的百分之六〇，不分男女平均降至一二六〇立方公厘之

裏話。本地古式衣着也很複雜。東南區域大都已屬過時不用，但在其他區域，尤以山岳地帶的居民，仍舊穿那古式衣着。巴巴琪亞的男子穿

之工具。他們還保留相當數目的拉丁字，至今未變。最主要的兩種土話，北方是洛苟獨洛話，南方是卡格利阿里話。

的是一件白襯衫外罩一襲或就是兩條，一條蓋一條地穿紅或黑的背心或外衣，袖口着。寡婦與戴孝的女子的衣照例是翻開的；衣服的式樣服普遍是玄色而經特別剪裁與裝飾則到處而異。下體圍。在許多區域舊式衣服已經一條硬而且黑的羊毛短裙，淘汰，特別在婦女羣中，她在兩腿之間束一條帶子；短們衣服的變更遠甚於男子。裙里面，貼身穿一條長僅過變更的原因，一部分是受了膝的麻布短褲及一雙連靴子新思想的影響，一方面爲了的黑羊毛脛衣。頸上戴一頂價值過高，太不合算，所以吹半長的黑帽子，帽頂折倒在肯比淡諾區與礦區里老式在頸旁。在別的区域衣飾雖衣服是很少看見了。同時，多不同，但那頂高帽子却幾許多奇衣怪服，像老作家們乎各地風行。奧柴里的男子所告訴我們的，現在也消匿穿着普通的短褂與禱子，外了。但在良辰佳節，那些山蓋絲絨背心；蘇爾雪斯的牧民們或教徒們舉行盛會，他羊人穿黑短袴與笨重的黑羊們全穿着老式衣服，跳着土皮外套，背心上釘的兩排鈕風舞，跨着滑背馬馳於大扣，普通是銀幣及銅幣。婦街之上比賽騎術。

女服飾的式樣則較之男子更撒丁人大部從事農業，多變化，一個村莊就有一種據一九〇一年調查有一五三樣子。衣服的颜色大致採取八五三人致力於農業生產；鮮艷的，大紅最爲流行；一其中四一六六一人是自耕農領白襯衫也大致相同。本地，一五四〇八人是佃農，二羊毛織成的短裙，牠們一穿四〇三一人是長工，七二七

五三人是短工；同時牧羊人也有三五〇五六名。島上許多土地是多石礫而不適於耕種，然而尚有可耕地未加利用。輪植方法已經應用，但採取此種方法的都非撒丁土著。五分之二土地屬於政府，五分之二屬於公產，其餘的五分之一是分屬於許多許多小地主。現在穀物產量較少，雖然在羅馬帝國時代撒丁島是帝國的穀倉。肯比淡諾及其他膏腴之地出產大量 Vernaccia 酒，一種很著名又白又甜又醇的美酒。橄欖栽植普遍於薩塞里，巴薩，伊格里雪斯等處。菸草，蔬菜，園藝也有相當出產。

撒丁島的山地與一部平地現用以畜牧。其家畜之體格雖小，但有優良的乳牛，出產很多乳酪，然皆操於意大利人掌握之中；羊酪的生產也頗可觀，然也全以意國製造的標識行銷於市場之上。馬驢羊豕都有相當數目，然而它們的軀幹較爲矮小。動物除牛馬羊豕等家畜之外，尚有 Mouflon 野羊，麋鹿，野豬；鳥類則有各種禿鷲，蒼鷹分佈於山林之間；塘鵝（一種闊喙長頸的鳥）與火鶴（一種候鳥，每於八月間，大隊從非洲飛來）栖息於沼澤之內。

金槍魚漁業頗爲發達，而集中在西南海岸，那里有一處漁港與魚市場。近幾年來沙定魚漁業也逐漸抬頭，然都供本地的消耗，龍蝦每年有大量輸出，運往巴黎。在西部海岸的採集珊瑚，以前相當重要，但現在日趨衰落。然金槍魚珊瑚採事業，大部操於非撒丁人之手，因爲在本質上，他們是不慣海上生活的，不像一般島民

能在驚風駭濤之中過活。可墨至契里伐尼，在瑪可墨斯底。每兩星期有船自卡格利亞里沿西海岸開往道勒斯港。每週在道勒斯與科西嘉之間有一家法國公司的船在航行。至於羅馬市至卡格利亞里，有航空綫一條，每週通航四次，二次取道德蘭諾伐，二次則係直航。

撒丁島的礦業以西北部契里伐尼有綫達薩塞里與道勒斯港。每週在道勒斯與科西嘉之間有一處祇二英里闊，真可謂一衣帶水之隔。西西里粗呈三角形，所以古代詩人稱它為屈利那克里亞，意為「三角洲」。它東北的一隻角是庇洛倫（現名法洛），東南的一隻角是派契納斯（現名派西奔（現名鮑奧）。其面積如除去隣近諸小島，則有九八六〇方英里；不然將有九九三六方英里。

最重要的兩種礦產是鉛與錳；錳由蒙德波尼公司自採自煉，而鉛則在倍退沙拉冶煉。此外，在琼尼薩附近產木煤，西猶產白煤。卡格利阿里與卡洛福德的鹽場也頗佔重要；由政府租給契約商，特許製造足夠撒丁島所需之數量，以低價發售。卡格利阿里鹽場年產三〇〇〇〇噸。蘭諾伐，（這是主要郵政航線）每週從卡格利亞里有船開往那不勒斯，熱內亞，突尼斯市；從道勒斯到熱內亞，沿途停靠在科西嘉的北菲突尼斯相離僅八〇英里

撒丁島的交通以鐵路為主；對外交通全仗汽船。從雪維坦佛濟每日有船開至德蘭諾伐，（這是主要郵政航線）每週從卡格利亞里有船開往那不勒斯，熱內亞，突尼斯市；從道勒斯到熱內亞，沿途停靠在科西嘉的北菲突尼斯相離僅八〇英里

### ▽西西里△

西西里島是地中海里三塊墊脚石中最南的一塊，與北菲突尼斯相離僅八〇英里。一小段深一二〇〇英尺；而



瑪西拿到處有九〇〇英尺的加泰尼亞平原，薩米托河灌溉於東部，西部因埃德那火山的矗立而上升至一〇八六英尺，但其上升之勢極為莫為最佳。西部，南部及東部之南端等海岸，因為山陵較低，且距海較遠，所以大都平坦，少曲折，不適於船隻寄碇，然東海岸，因海底陡向地中海東部灌域沈降，故除加泰尼亞平原之外，到也頗為峭峻。在東海岸之北端，埃德那火山所噴發之火山，伸展有二〇英里，組成陸崖與山角。

北部海岸大體峻峭多岩石，然頗多良港，其中以潘勒莫為最佳。西部，南部及東部之南端等海岸，因為山陵較低，且距海較遠，所以大都平坦，少曲折，不適於船隻寄碇，然東海岸，因海底陡向地中海東部灌域沈降，故除加泰尼亞平原之外，到也頗為峭峻。在東海岸之北端，埃德那火山所噴發之火山，伸展有二〇英里，組成陸崖與山角。

西西里大部面積拔海五〇〇英尺以上；中部的卡爾泰尼雪泰高有一九〇〇英尺。岳陵地分佈在北部，它們斜坡的底部全是連綿不絕的橄欖園與柑桔林。此島之其餘部份合成一片高度不同的高原；這片高原現屬主要的小麥作物生產地，唯一平原是西西里馬原來的品質尚佳，

西西里大部面積拔海五〇〇英尺以上；中部的卡爾泰尼雪泰高有一九〇〇英尺。岳陵地分佈在北部，它們斜坡的底部全是連綿不絕的橄欖園與柑桔林。此島之其餘部份合成一片高度不同的高原；這片高原現屬主要的小麥作物生產地，唯一平原是西西里馬原來的品質尚佳，

西西里大部面積拔海五〇〇英尺以上；中部的卡爾泰尼雪泰高有一九〇〇英尺。岳陵地分佈在北部，它們斜坡的底部全是連綿不絕的橄欖園與柑桔林。此島之其餘部份合成一片高度不同的高原；這片高原現屬主要的小麥作物生產地，唯一平原是西西里馬原來的品質尚佳，

西西里大部面積拔海五〇〇英尺以上；中部的卡爾泰尼雪泰高有一九〇〇英尺。岳陵地分佈在北部，它們斜坡的底部全是連綿不絕的橄欖園與柑桔林。此島之其餘部份合成一片高度不同的高原；這片高原現屬主要的小麥作物生產地，唯一平原是西西里馬原來的品質尚佳，





# 巴拿馬運河

嚴懋德



巴拿馬 (Panama) 在哥斯德黎加 (Costa Rica) 的東南，東接南美洲的哥倫比亞 (Colombia) 南北瀕太平洋 (Pacific Ocean) 及加勒比安海 (Caribbean Sea)，為中美最狹長的共和國，然巴拿馬這一名稱，不僅是共和國，是首都。抑且還是省會，在它的北端約兩哩許有一段土腰 (Isthmus)，這就是所謂運河地帶 (Canal Zone)，在這地帶內，氣候濕熱，疫癘流行，近年來經消毒後，已適人居，並築有最新式的旅館，醫院，兵營和馳名世界的熱帶病研究院 (Herrick Clinic)。

巴拿馬運河 (Panama Canal) 本為蘇彝士運河 (Suez Canal) 的開鑿法人李西磯氏 (Ferdinand de Lesseps) 所組織的萬國大洋運河公司所經營。自一八八一年開鑿後，工程未半，經濟告匱，只得將開鑿運河計劃擱置，適此時美人所經營的尼加拉瓜 (Nicaragua) 運河公司，亦告失敗，遂變更計劃，於一九〇二年，以四千萬美元的廉價，把法人已費去二億五千萬美元的運河收買了去；同時因哥倫比亞常梗其議，不允美國開鑿，乃唆使巴拿馬人民宣告獨立，翌年十一月三日，哥倫比亞共和國之一省的巴拿馬，居然發生了革命，宣告獨立；十日後，獨立政府就得到美國的承認；再五日，這新共和國的政府和美國簽訂條約，允許美國建築一溝通東西兩大

洋的運河，並劃運河廣五哩的地帶，稱為運河地帶，永久租與美國，由美國年需付二十五萬美元與巴拿馬政府，現改為四十三萬巴幣。

美國取得運河開鑿權後，於一九〇六年六月重行興工，當時由一普通工程師斯蒂文斯 (John F. Stevens) 負責監督，工事未見順利，於是美總統西雅圖·羅斯福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貿然將開鑿計劃交給陸軍手中，從此工事才見順利進行，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全河開通，中設水閘三道，並利用加頓湖 (Gatun Lake) 之水，長度五十六哩，寬度狹處三百呎，深度低者四十一呎。

巴拿馬運河的造成在美國的發展史上可說是劃時代的大事，這條運河的正式完工，供給通航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那正當第一次大戰開始的時候。過去太平洋和大西洋完全被分隔着，從大西洋到太平洋，要兜

運河的東岸有科倫灣 (Colon Bay)，吐羅海峽 (Toro Point) 和馬加勒達島 (Margarita I.)，形勢險要，為運河側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的拱衛，至於西岸，在巴拿馬灣 (Gulf Of Panama) 中，更有奈沃斯 (Naos)

的屏障。

條約，允許美國建築一溝通東西兩大

繞南美的好恩角 (Cape Horn) 的大圈子，現取道巴拿馬運河，幾乎要減少一半的途徑，譬如說，以大西洋岸的紐約 (New York) 為出發點，過去要遠繞好恩角到太平洋岸的舊金山 (San Francisco) 全長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五哩，現取道巴拿馬運河頓時縮短到五千二百六十五哩，省時三十三日；

過去從紐約繞道好恩角到火諾魯魯 (Honolulu)，全長一萬三千四百十二哩，現取道巴拿馬運河頓時縮短到六千七百哩，省時二十七日；過去從紐約繞道好恩角到關島 (Guam)，全長一萬五千零十哩，現取道於巴拿馬運河頓時縮短到一萬哩，省時二十日。

運河宛如一座水的橋，在太平洋岸的入口處左邊的地方，有探險家巴爾波亞 (Balboa) 而得名的巴爾波亞鎮。在此鎮後，有彼得洛米蓋爾門 (Pedro Miguel)，長三〇四·八〇公尺，闊三三·五〇公尺，這裏有小人工湖麥雷福羅斯湖 (Miraflores Lake)，面積僅二方哩，拔海五十五呎，再前進，即為當時開鑿運河最感困難工

程的坎萊布拉鑿開 (Culebra Cut) 的一段，因這一段泥質鬆軟，不易築成堅壁，河底又淤塞，現已改名為甘拉特鑿開 (Gatun Cut)，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公尺，水底闊九百一十公尺，水面闊九十七至二百七十四公尺，水底高出海面十二·一九公尺。

運河兩岸有小山兩座，西為康脫拉克托山 (Contractor Hill)，高達四百五十呎；東為金山 (Gold Hill)，高達六百六十二呎，這一段的形勢，有一片峻險的赤褐色岩塊，至今還有崩墜下來，在下更有噴射着飛沫注於運河的瀑布，簡直有四川三峽谷一樣的險峻可愛。通過這段後，即為著名加頓門 (Gatun Dam)，面積有一百六十四又四分之一方哩，水深從四十五呎到八十五呎不等，適為運河水橋中央的最高點。

就形體上說，巴拿馬運河好像一條水橋；在這橋上，船隻橫越南北美大陸間的地峽，由南而東，從大西洋直達太平洋，這水橋共長三十三哩，在大西洋和加頓水閘間高出水面約六

哩，在太平洋和麥雷福羅斯水閘間，高出水面近八哩。為了安全起見，這水橋正常的橋面不能超過水平線八十七呎以上，可是天然的雨水，往往使這橋面難於控制，因此在水閘裏，都築有許多窪洞，把過量的水溢放出去，使橋面保持着一個安全的水平。

在加頓閘上，這窪洞是十四個大鋼門，全是由鋼筋混凝土築成，上面是八百零八呎長的一個弧形，下面則是一塊水泥的石板。據說每一個窪洞每秒鐘可以洩水一萬三千立方呎，但這些窪洞就防禦上說，却是水閘的很大弱點。

加頓湖係利用本來的查格累斯河 (R. Chagres) 和其他許多小河流的匯聚而造成。不過在旱澇的時候，往往感到灌注的不易，但仍不失為巴拿馬運河的主要樞紐，原來所有運河地帶的水閘吸水機燃料接濟處，工房，冷藏室以及電燈廠等，莫不依賴加頓閘水所過剩的水量建築水電廠而發電的，由於運河的水平面並不與海面相等，有時使船艦駛入水閘時，須停留

片刻，待閘中水注滿後，方可前進，甚至從一個水閘移上另一級時，又要靠着所謂電力支配的電騾 (Mules) 的索纜的牽引，先一步步向上升，到八十五呎最高平面，然後始一步步向下駛抵洋面，因此浪費時間實在不少。

不過有一缺點，即加頓閘中在旱澇時則感得不便，所以運河管理局為避免水荒起見，於一九三一年十月，特在運河地帶的阿拉佐拉 (Alhajuela) 地方建築麥頓閘 (Madden Dam)，以補救加頓湖在旱澇時所遇到的困難，這人工湖高出海面二百四十呎，面積約佔十七方哩，可容水二百二十億立方呎。目下運河每日開放十六小時，在一九三八年年度，通過商輪有五千五百二十四艘，平均每日有十五艘，商船總噸數為二千八百萬噸，一九三九年已減至五百零一艘，一九四〇年激減至四百零二艘，一九四一年更減至三百六十三艘，普通商輪可兩艘並行，但軍艦就不可能了。

河所需的全部時間中，費於閘門總計已達一小時三十分鐘，每次通過閘門，湖水總有幾分湧出，在雨季時即可引入河水以為補充，在旱季已不可能，統計湖水每年損耗量為數可觀，有二億九千二百萬立方呎，其中三千一百萬立方呎用於發電；二千二百萬立方呎因蒸發而耗去；四千一百萬立方呎費於船艦的通過閘門，還有一億九千四百萬立方呎是由加頓閘流出的。

美國有幾艘巨型航空母艦，其闊度幾乎與加頓閘門的闊度不相上下，而牠們通過運河全部時間，需十二小時，為了這點，美國又開始建築第三道水閘，以便目前的水閘萬一不能使用時作為代替，因為舊有的水閘祇有一百一十呎闊，往往使大的主力艦和巨型航空母艦不能不受其限制，而新的水閘闊度將為一百四十呎，以後大型軍艦便可自由出入了，此項費用甚大，據說達二億七千七百萬美元，舊的運河建築費不過三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全部工程須於一九四六年才可完竣。

巴拿馬運河現為美國在太平洋南岸的軍事重鎮，曾以七萬三千八百鎊的巨額經費建築運河兩端的堅強砲壘；並配備新式軍械，約需六萬萬美元，而防禦費竟在十萬萬美元，可以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海外國防費用有如美國耗於巴拿馬運河之多，現在巴爾波亞港，建有乾船渠，修理工廠，重油槽，藏煤所等。

在運河千碼周圍附近，都是叢林地帶成為天然的防線，並有二十五種不同的怪獸毒蛇和大連安的克蘭族的未開化的印第安人。加之，在環運河入口的三座小島上均裝有十六吋徑海軍大砲或十四吋徑砲。每一門砲，有三十五名砲兵管守着，這些巨砲都是固定於鋼骨的台座之上，不能自由移動，十六吋徑海軍大砲砲位計開二萬碼，十四吋徑砲砲位亦有一萬八千碼，開一次砲，得化一千二百美元的代價。運河河岸山谷中多築有數百個高射砲陣地，那八萬萬支燭光的探照燈和偵察機不斷向天空中的巡邏，所以在這個運河地帶有如紐約最繁華的百

老匯路那樣光明璀璨，巴拿馬運河可以說是美國海軍的生命線，同時也是美國控制南美的要衝地帶，過去美國已銳意於運河地帶的要塞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對於運河區域的戒備，格外周密，目下運河的守兵，約有三萬人以上，較之在運河工作，在巴拿馬鐵道服役，暨在運河地帶服務的人員的總數，猶多出幾倍以上，其防衛器械量與人數，足與當年開鑿運河的數量相匹敵。

一九四二年十月，美國特新創設了巴拿馬運河防衛艦隊，負責二入口近海的警備，空軍亦常駐於此，有各種軍用機約七百架，並建築兩個新式機場，加頓湖岸的高射砲站新築建築費達七百萬美元，其旁新營房一所需費六百萬美元，禦彈閘，水閘，溢道的武裝，需費更大，約二千二百萬美元，此外有一祕密的機械化設備耗去四百萬美元，當通過的船隻落一個定時爆炸彈於水閘上的話，這個設備立刻將這炸彈浮於水面；同時警鈴大作，即使這個炸彈不能移去，但該炸彈爆

發性已大為減低。然此項機械化設備，有一缺點，即不能抵禦在水閘中的爆炸的可能。

倘若站在加頓湖的水閘上，便可遠眺大西洋的柴尼拉灣，那裏有美國海軍的潛水艇根據地和空軍根據地，目下正在建設着大防堤，作為海上飛機場。沿途那椰子樹的樹蔭，築有綺麗的四角形的海軍兵舍。如果轉向着大太平洋方面，即有一幅色彩富麗的全景畫呈展於眼前，一方面可看到巴拿馬市的紅色屋頂的屋宇，循沿着狹隘的堤防路，直向正面看時，即見許多小島嶼，皆已武裝起來了。他方面，從那青色的海水之中，突出那有如銅塊一般的他蒲加島，置有最大的十六吋徑海運大砲，砲門却披着自然的裝束，外表看不出的。

然美國當局企圖另行開闢尼加拉瓜運河，以補救巴拿馬運河的缺點，開闢尼加拉瓜運河，一方面可縮短航程，另一方面使巴拿馬運河格外安全。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尼加拉瓜政府已與美國簽訂一條約，這條約的要

點：

(一) 美國向尼加拉瓜購得建築運河權，從大西洋方面加勒比安海岸的格萊頓 (Greytown) 通到太平洋岸的勃里都 (Brito)，中間利用尼加拉瓜湖和聖佐安河 (San Juan R.) 的聯貫，可省去一部分開鑿工程。

(二) 美國同時向尼加拉瓜政府購買在太平洋岸的封塞卡灣作為海軍根據地和在加勒比安海上的康恩島 (Cohn I.)。

(三) 美國須付代價三百萬美元，運河的建築權定為九十九年。

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八日，美國國會批准此項條約，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開鑿計劃，即無形停頓。直到一九二七年，美國派工程團四百人，由甲特溫 (Edgar Jady) 領導，另有軍事工程師和普通建築工程師各兩人着手調查運河路線工程，一九三一年方始完畢，可是這項開鑿計劃，至今尚未實現，否則，增強巴拿馬運河的力量，實為非淺呀！

巴拿馬運河可說是世界動員最集中的地方，亦是最易破壞的地方，因為水閘的損害就使全運河交通摧毀了。



## 印度漫談

譚德炤

印度古稱身毒，又名天竺，位於

原，曰印度平原，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是印度最富庶的區域，有一印度寶庫一之稱。

候溫和清涼，是避暑的勝地。南部德根高原，因逼近赤道，溫度較高，但也不甚酷熱。中部印度平原一帶，酷

亞洲南部，是亞洲三大半島——阿拉伯，印度，印度支那——之一，東以緬甸與泰國及我國雲南為界，西鄰伊朗，阿富汗，南臨印度洋，北以喀喇崑崙山及喜馬拉雅山和我國西康新疆相接。面積約一百八十八萬方哩。地勢極為複雜，大概可分為五部：北部為喀喇崑崙山和喜馬拉雅山的山麓，峯巒叢聚，克什米爾夾峙於兩大山脈之間，地勢尤高。南部為德根高原，是文德海亞山及東西兩高山所造成的，地形略呈三角形，多熔岩地。東部阿薩密一帶，為我國橫斷山脈的餘脈盤踞之地，地勢亦高，只有伊各瓦底江沿岸，略有肥沃的平原。西部俾路支一帶，為伊朗高原的尾閭，地勢既高，又多赤山砂礫，幾為一不毛之地。惟中部為恒河印度河所造成之大平

印度主要的河流有二，就是恒河和印度河。恒河又稱甘潔斯河，(Ganges)我國玄奘譯之為旃加河，源出喜馬拉雅山的南麓，會合朱木拿河及雅魯藏布江流入孟加拉灣，全長約一千六百哩。灌溉區域達四十五萬方哩，且定期氾濫，使遺留的沙土，都成肥沃，所以沿岸物產豐富，人口稠密，印人尊之為一聖水。印度河源出我國西藏的岡底斯山，流入阿拉伯海，長約二千哩，灌溉區域達三十萬方哩，通於恒河。這兩河均可由河口上航八百哩之遙，水利極便。兩河流域，是古代印度文化的發源地，與我國的長江和黃河，可說是東西媲美。

也極不平均，東部阿薩密和孟加拉一帶，雨量充沛，每年達一萬二千耗，是世界雨量最豐富的區域。而西部印度河下流近阿拉伯海一帶，則幾於終年無雨，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全賴人工灌溉。

印度現有人口三萬萬五千萬，世界各國，除了中國向稱人口最多外，其次即為印度，約佔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以人種分，約可區分為三大系：一曰達羅維茶人，其祖先來自西亞，經俾路支而入印度，為印度開化最早的民族。其人身材矮小，膚色黝黑，首先聚居於印度南北各處，後因受印度阿利安人的迫逐，漸漸南徙，現多居於德根高原一帶，亦有移居南洋各地者。一曰印度阿利安人，其始祖

因為地勢的複雜，所以氣候各處不同，寒溫各異。喜馬拉雅山麓，氣



來自中亞，初入印度時，曾與達羅維茶人發生強烈的鬥爭，嗣後漸漸將達族征服，先佔據與都河上游邦加普一帶，後侵入恒河流域而漸繁殖全印，成爲目今印度的主人翁。其人原爲白種，但因入印後受氣候關係，漸變棕黑，身材高大而美鬚髭。一曰回教民族，即指信奉回教的民族而言，多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遠古血統和印度阿利安人頗爲相近，但以塞姆族 (Semitic) 爲多。此外還有許多雜色的人種，如猶太人 (Jews)，帕西人 (Parsees)，哥爾克人 (Gorks)，科爾人 (Kols)，貝爾人 (Bhils) 等，以及許多未開化的喜馬拉雅山族，雜居各地。因身體發育特早，故多數早婚，罕有過二十歲者。外僑有歐人二十餘萬，大半爲英人，華僑約有三十萬人，多居於東部一帶，從事工商等業。

因爲人種的複雜，所以語言文字亦多至百十餘種。最通行的文字，也可以依照人種分爲三大系：一爲達羅維茶系，即達羅維茶人所用的語言文字，通行於南印一帶，其文字爲字母拼音制，形似螺紋，較歐洲之拼音文字，略爲繁複美觀。二爲梵文系，爲印度阿利安人所用的語言文字，通行於中部西部及東北一帶，其文字都由梵文 (Sanskrit) 衍化而成，亦爲字母拼音制，形式更較歐文爲繁複而優美。三爲回文系，是回教民族所用的語言文字，通行於西北一帶，其文字橫行自右而左，亦字母拼音制，其字母多採用波斯文 (Persian)，阿拉伯文 (Arabic)，和土耳其文 (Turkish)，也很美觀。此外印度尚有一種混合的語言，叫做「興都斯坦尼」 (Hindustani)，也叫「興迪」 (Hindi)，通行於各地各民族，深入民間，最有勢力，除南印外，差不多成爲全印的普通語，有人會設法提倡將這種語言作爲印度的國語，但因各族彼此都愛用自己固有的語言文字，不肯遷就，故迄未成功。英文在印度亦極通行，學校教育，都用英文作中介語，所以凡受過相當教育的印人。大致都能說幾句英語。印度學者的英文著作，更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即印人自己，當

異族人交談時，也多用英語爲媒介，所以外人在印度旅行，只要懂些英語，便不會發生困難了。

印度是迷信之窟，現有宗教，可分爲兩大類：一爲本土的宗教，一爲外來的宗教。本土宗教中，以印度教爲主，有信徒二萬萬三千萬人，約佔總人口五分之三，佛教，耶那教，和錫克教，都是牠的支派，但現在都能獨樹一幟，與印度教分庭抗禮了。外來宗教中，最主要的是回教，回教之入印度，遠在十世紀前，現有信徒七千萬人，差不多成爲印度的第二本土宗教。其次是帕西教，猶太教和基督教。這八大宗教中，信徒最多勢力最大的只有印回兩教。但兩教的宗教習慣，却是絕對不同，萬難相合。譬如印教徒最尊敬牛，以爲牛是他們的恩人，神聖不可侵犯；而回教徒却最嗜殺牛，他們禁吃豬肉而專吃牛肉。又如回教徒主張清真，他們以爲音樂足以擾人心志，亂人清真，所以主張絕對節樂；但印教徒却極好音樂，無論行走坐臥，總喜歡拉着弦，張着嘴，

唱來唱去。因為這種宗教習慣的極端相反，所以往時兩教間時常發生衝突，甚至互相殘殺。近年來經印度民族領袖甘地之努力，兩教感情已漸融洽，但仍未能消除成見，澈底合作，為可惜耳。

世界各國，宗教「聖地」之多，亦以印度為最。印度境內，佛教聖地有六：魯比尼 (Lumbini) 是釋迦牟尼的誕生地，佛陀加雅 (Buddha Gaya) 或菩提伽野，是他的悟道地，沙爾那德 (Sarnath) 或鹿野苑是他的初轉法輪地，沙喇伐斯脫 (Sravasti) 及喇甲格里 (Rajgiri) 是他常住講道之地，古斯納加 (Kushinaga) 或馬塔古瓦 (Mathakuva) 是他涅槃之地。其中以佛陀加雅和沙爾那德為最著名，教徒來沐浴於恒河者，終年不絕。此外，邦加普的阿木利塞爾 (Amritsar) 是錫克教的聖地，拉甲普他那 (Rajpota) 的阿布山 (Abu Hill) 是雅那教的聖地，但均不及佛教六大聖地之盛。

平原，每年可收穫三次。茶係十九世紀時由我國移植者，盛產於印度半島的東岸，每年大量輸往歐洲各國，是我國茶業的勁敵。棉以孟買附近為最盛，大部輸往英國，是英國棉織業的主要原料取給地。甘蔗產量位世界第一。林產及畜牧亦很發達。礦產以煤、鐵、煤油為著。孟加拉一帶是產煤的主要區域，鐵礦則集中於德根高原，煤油產於阿薩密，邦加普，及伊洛瓦底江的中流。商業以加爾各答，孟買及馬特拉斯為中心，對外貿易以英國為主，是英國主要工業的原料供給地，也是英國工業品的重要推銷市場。所以稱印度為英國的生命線，可說是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歐人之入印度，始於一五一一年葡萄牙之佔領科亞 (Goa)。迨西班牙人麥哲倫環航地球成功後，歐洲和印度間的航運，於是大盛。當時在印度逐鹿的是西葡兩國，其後西葡合併，西班牙人遂掌握歐印間貿易的牛耳。但不久荷蘭人接踵而至，與西班牙人爭奪印度的貿易霸權，經數年的角逐，所有西班牙人在印度的霸權，全為荷人所奪。但這時英法兩大勢力已相繼入印，荷人自知不敵，乃移其經營目標於東印度羣島。至是在印度競爭的對手，只有英法兩國了。先是兩國各在印度境內設立資本雄厚並以軍事力量作後盾的東印度公司，互相角逐的競爭了百餘年，直至一七六三年英法第二次百年戰爭結束，法國敗衄，拱手言和，英人乃獨掌印度的霸權。一八四九年，印度遂全為英國所有。一八七八年英女皇維多利亞宣布印度為帝國，而自己兼加印度皇帝的尊號，於是印度乃成為英帝國的一部。第一次歐戰後，甘地力倡不合作運動，以不購英貨，不入英國學校，不作英國官吏為消極的抵制，聲勢浩大。英政府不得已，乃於一九一九年提出印度政府法案，設立議會，且聲明十年後為憲法改革時期。但至今印度之地位，依然如故，其最後命運如何，須以今次大戰結果為轉移。

x x x x





# 常識雜談

徐余

往大家很安心；但是仍舊會搖，又接續了，這時候，反他的時間來測定。還有一種而明亮，這是什麼緣故呢？機械，叫音響測深機，很簡

單，一面進行，一面可以測

## □暴風雨□

日本有光的強弱，稱幾支燭光，這通過這細綫，因為是強行通量。海底的土質，用重錘測

一個暴風雨的節，好比我國燭光，是表示光的強弱的單位。昔日用某種大小的蠟燭起來，才發了光，電燈的絲可以把土質粘上來了。深的

叫二百十日。何為二百十日，在某速度點燃時的光，定，只能通過一定分量的電氣地方，另有採取泥與沙的裝

？就是冬至後的第二百十日為一支燭光。現在是用特別；但絲一斷而重行接續，那置。要曉得地下的資源，昔

。在這時候，因為太陽正照的火油洋燈了，普通洋蠟燭絲是短了，絲一短，電氣通日稱「濃林」，是鋼鐵的管

在南洋羣島上面，那邊無論的光，稱一支燭光，火柴的過也容易了，有多量的電氣，管端用了錐，可以掘孔，

那一個島，都熱得很強，空火，是三分之一燭光。要量流動了，電氣一多，絲的各管中所得的石片，看了就能

氣便劇烈上升；但是要填補燭光，另有一種稱光度計的部分，更要強行通過，所以判斷了；但現在，用物理的

這空隙，周圍的空氣，就流器械。近來是把一燭的光相光更強了。採礦法，有種種方法，其中

進去，成為渦旋。這些渦旋離一米突的明暗，作為單位

淺，也可以用方法測量，海使牠爆發，做成人工地震，

集合起來，變成一大渦旋，稱一羅克斯，擊來做電燈

十分活動。最初向西北，有光的單位。幾支燭光一語，府的地質，也可以知道，地於是地下，或屈折，或反響

時我國沿海亦受影響，後來已經不用了。普通用電燈泡下的資源，也有方法試探。可使地上觀測。由此，知

方向轉向東北，便襲入日本所需之電力，稱幾滑脫；但海淺的地方，用繩上繫着重道地層的狀態，而推測資源

了。這空氣的大渦旋，就發在有瓦斯的電燈泡，大概以錘，懸垂而下，就能知道。這在淺海，也可以用得。

生暴風雨，實在也不限定二〇〇乘滑脫，就得幾支燭光深的地方，可以在船發響聲

百十日，過了二百十日，往。電燈泡內絲斷了，用手一，到海底的反響回上來，把香烟的人很多，一戒香烟，

## □戒紙煙□

近來戒

用得最多的，是埋了炸彈，

身體往往會發胖。香烟本來次消滅了。現在少數用左手毫無血氣，比熱之被奪更甚，所通過的路，在同一方面，是有害的東西，他究竟有怎的人，不過是偶然，幼時如果，打算活動了筋肉去造熱，那末，月入太陽地球之間，樣的害處？各國學者，還在他練習，也會用右手的。身體便抖動了；但生病時，太陽被月遮掩，就成日蝕。

研究，不能詳細明白，不過

總而言之，吸了烟害及消化初生出來，皮膚為什麼是紅多，因此，熱的發散，忽然當每月有日蝕了，其實不然

器，那是確實的。所以吸烟的？這因為皮膚的上層太薄增多，與劇寒時相同，冷得

的人，消化器必定很弱，自，下層毛細血管之色，也透發抖了；然熱的發生更多，

然一朝戒了香烟，消化器的露出來了。人體組織，非常而發散量平均，則寒冷與顫

活動旺盛，體重便增加，肌巧妙，身體上有一處，發生抖，都停止了。

肉會胖了。

□左右手□

人類的矯正他，發寒熱，便是一種往都有美麗的皮色，這是因為牠的皮細胞中，有有色之

手，都是右手比左手靈活；作用。人體健康時，體溫常物。此物，因果而異，柿子到地球上來，這影子裏，太

但是也有少數的人，反而左有一定，這是腦中一溫熱中中，叫卡洛丁，與黃蘿蔔番陽可以全部遮沒，而此外，

手便利，這原因，有種種的樞一的神經，把他調節着。茄中所含的相同，蘋果中，

說法，原因並不在人體構造到身體一有變化，這中樞的就是紅花所含的花青素了，

上，用右手的人多，大概是活動，就紊亂起來，不能調牠的顏色，為什麼要這樣的

原始時代的習慣上發達出來節了，體內所生之熱，不易美？無非要刺戟動物的眼目

的，原始時代人類的武器，發散，就發熱了。如被病菌，廣播牠的種子，以謀繁華

是投棒投石，用左右手隨便侵襲，病菌所發出來的毒，牠的子孫罷了。

投的；但是用了左手，很重去刺戟了溫熱中樞，便發生

要的心臟部分，沒有手保護高熱度來了。普通我們覺得

，就會被敵人乘隙，所以只冷，是熱從身體上奪去的緣，為什麼很不容易遇到？因

，占了優勢，用左手的，漸管收縮，血液與外氣遠離，

，為地球環繞着太陽周圍，月

論何處，只能夠瞧見一半日

蝕，若是月陰通過的地方，

到那邊去不可；然而月陰通

過地球上，要好多年才有一

是海上，是山奧，就不能觀測，即使在便利之處，陰天又不成，因此，可以觀測日全蝕的機會，便極少極少，學者們看得很重要了。

### □柿兩種□

柿分二種：一為甘柿，一為澀柿。柿的澀味，因為內含丹甯的緣故，甘柿在未熟期間，也含丹甯，所以鳥獸都不去吃牠。熟了，可以做種子而撒布了，這丹甯便變化而脫去澀味，而且色也紅了，味也甜了。至於那澀柿，即使熟了，也不會脫去澀味，所以必須用人工方法，使牠變成甜味，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牠吊起來，便能與甘柿起同樣變化，柿的甜味，就是澱粉變化而成砂糖的緣故，一般的含澱粉的東西，冷了一般的含澱粉的東西，山芋等，澱粉就會變砂糖，都是如此，這是因為砂糖不易冰凍，無非是防凍傷的緣

故，澀柿到冬天一乾，就會甜，也是這作用。

### □秋與冬□

常言道：秋高馬肥。又道：秋水澄清。為什麼一到秋天，天會高，馬會肥，水會清呢？到了秋天，北方高氣壓擴大，把南方遮着，高氣壓的地方，空氣乾燥，上升氣流少，風弱，塵埃也不很升起，大氣便澄清了，所以天空青色很濃，因此天空覺得高而深了。冬天雖也空氣乾燥；但風很強，塵埃亂飛，就不見青空了。秋天的天空雖稱容易變化，但其時與冬夏天氣新陳代謝，天氣不定，會局部的起急變的。水的澄清，因為水中微小的動植物正中止繁殖，動物被殺，植物成孢子，各深沉水底了。一般動物，近冬則防備寒氣，將可做體溫之源的養分，蓄積體內，所以食慾大進，而身體肥胖，也不限定是馬的。

# 人造自來血

□口碑載道……

補品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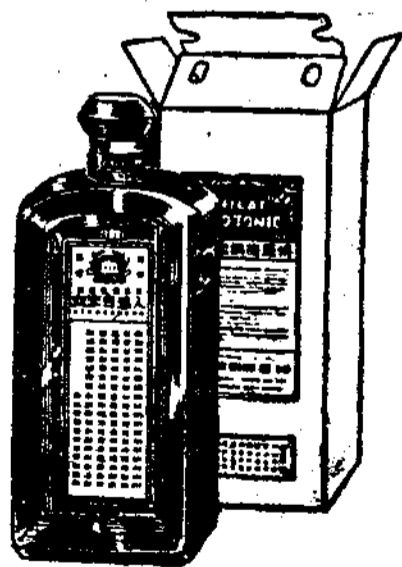
□大眾服用……

人人健康

本品以有機鐵有機磷有機砒及維生素等所配製；能補血補腦，開胃強身，為最合生理之大補劑，而目前必需之聖品

主治……

神經衰弱，貧血萎黃，營養不良，病後產後之衰弱，胃呆，失眠，健忘，乏力，一切虛損等  
尚有「補針」「補片」兩種三位一體異曲同工



五洲藥廠出品

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 法律上的非婚生子女

高續威

何 平等之財產繼承權，且於無嫡子時有  
 謂非婚 宗祧繼承權，蓋既認妾制之存在，則  
 生子女 將庶子與嫡子同視自在情理之中，至  
 ，法無 於姦生子，則對於父之遺產僅得依子  
 明文規 量與半分，且絕對無宗祧繼承權，（  
 參照立嫡子違法及卑幼私擅用財條例  
 ），民律草案因之不改（第一次民草  
 第一四七四條），現行民法頒佈，依  
 順最近潮流，首將庶子與姦生子等之  
 名稱廢除，而統稱之為非婚生子女，  
 至對於非婚生子女之待遇，亦大加改  
 善，以男女苟合雖非正當，但其所生  
 子女，則殊無辜可言，若計較太明，  
 或有生而不舉者，尤足以開殘忍之習  
 ，况刑法對於墮胎行為既明文處罰，  
 倘民事方面對非婚生子女仍歧視如古  
 ，亦難免矛盾之譏，現行民法之所以  
 力欲改善其地位者非無故也，茲將其  
 內容略加分析如后。

定，現行民法第一〇六一條規定曰，  
 「稱婚生子女者，謂由婚姻關係受胎  
 而生之子女」，準是以觀，則何謂非  
 婚生子女，不妨依該條文之反面解釋  
 之，而應為非由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  
 子女」詳言之，舉凡妾所生之子（舊  
 律稱之為庶子），男女苟合而生之子  
 （姦生子），及由無效婚姻所生之子  
 ，均為非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如何  
 ，因時代與潮流之不同，而顯有出入  
 ，歷代律例本於宗教及禮教觀念，對  
 於非婚生子女向加歧視，而不認其法  
 律地位，但以有庶子與姦生子之分別  
 ，故亦未可一概而論，大清律分非婚  
 生子為庶子與姦生子，庶子與嫡子有

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  
 子女」，此即非婚生子女之立正也。  
 此種辦法，業經各國立法一致採取，  
 （內容與條件當有不同之處），蓋男  
 女初雖苟合，但如能由悔生悟，亦亟  
 應給以自新之路，更不宜以父母之過  
 ，而累及其子女，故法律對於事後結  
 婚之生父母，其所生子女當然歸於立  
 正，而視為婚生子女，在法律上即能  
 取得婚生子女之地位與權利義務。  
 經生父認領之非婚生子女的地位  
 ——所謂認領，即生父對於非婚生子  
 女明白承認其為由己所出之子女之謂  
 ，經認領後之非婚生子女，依民法第  
 一〇六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亦視為婚  
 生子女，準此以言，經認領後一切均  
 依婚生子女之規定，以定其在法律上  
 之地位與權利義務可矣。茲所應注意  
 者，認領對於非婚生子女之影響，既  
 如此重大，故殊有略加詳述之必要。  
 認領之種類可分為三，一，為推

經立正之非婚生子女的地位——  
 民法第一〇六四條規定曰「非婚生子

定之認領，即民法第一〇六四條第一項末段之規定，凡非婚生子女，於出生後，事實上經其生父撫育者，雖無明白表示，但既加以撫育，即係默認爲由其所出之子女，故逕視之爲認領。二，爲自動之認領，此即民法第一〇六五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即由

求其生父認領」。然則非婚生子女之本身，即不得請求乎，法律對於此點雖無明文規定，但該第一項之規定當係指在襁褓中之非婚生子女而言，他人既能爲其請求認領，其本人當然亦可請求，惟舉證責任自應由請求之非婚生子女負之。

，亦非絕無發生可能，如此，則非特毀損非婚生子女之利益，即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將蒙受其損害，故第一〇六六條明定謂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對於生父之認領，得否認之，其用意即在於此。

未經立正或認領之非婚生子女之

生父自動明白表示之認領。三，爲被動之認領，亦可謂之強制認領，即於生父不願認領其非婚生子女時，依法定程序，訴請救濟，但須具備一定條件，以示限制而免流弊，依民法第一〇六七條規定，須受胎期間生父與生母有同居之事實者，或由生父所作之文書可證明其爲生父者，或生母爲生父強姦或略誘成姦者，更或生母因生父濫用權勢成姦者，有此上列情形之任何一種，而又無第一〇六八條所云之情形時，即可訴請認領，惟此種請求權在時間上須有限制，以免無謂之延擱，故自子女出生後五年間不行使者，則便歸消滅，（第一〇六七條第二項），又該條第一項曰，一非婚生子女之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請

認領之效力，依第一〇六九條規定，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蓋非婚生子女必經其生父之認領而身份始定，然認領非必即在出生時爲之，或有相隔稍久始行認領者，而此出生以後未經認領前，苟效力不爲溯及，則父子間之權利義務，不免虛懸而無着，故有其效力溯及既往之規定，但不得因此而損害第三人之已得權利，故同條末段亦有明文加以限制，復次，認領對於非婚生子女之地位既如此重要，絕不宜視爲兒戲，而任意撤銷，民法第一〇七〇條之規定，其用意即在於此。

地位——生父母既未結婚，而生父又未加以認領之非婚生子女，對於生父當然不發生任何法律上之關係，以或種情形人可不知其生父，但任何人決不至於無生母，至非婚生子女對於生母之關係，則係確定之事實，殊無另行認領之必要，故民法第一〇六五條第二項規定曰，「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爲婚生子女，無須認領」，由是觀之，未經立正或認領之非婚生子女，對其生父，在法律上殊無地位可言，至對其生母，則與婚生子女處於同等地位，此現行法律規定之大較也。

▽要自立纔可以獨立，▲

▽要自強纔可以自由。△

# 最新實驗園藝學

# 花

# 徑

(四)

七十九號沈恩孚



黃岳淵 著述

周錚 編錄

鄭逸梅 校訂

周瘦鵬

錢輔乾 繪圖

惟為工作方便起見，闊約六尺左右，長度則視園地之面積而定；畦之方向，若用作苗牀者，則宜東西向；若定植作物用者，則宜南北向；若安置盆栽者，畦亦以東西向為佳；畦面先鋪以粗煤屑，其上再鋪細煤屑，如此暴雨傾盆，盆樹不致濺污，且雨後我人仍得徘徊欣賞也。

### 第三項 繁殖

園藝作物生長至一定時期，則以繁殖為其根本要旨，採取各種巧妙之方法以傳播其子孫，繁衍其種族，俾可逐代生存，永不消滅，而栽培者亦以繁殖作物之數量為目的，故繁殖一項，當列為重要作業之一種，而繁殖於一年之任何一季中均可行之，惟以春季為最適當之時期，園事之繁忙，亦因是而始焉！

繁殖之法，種種不一，大約分有性繁殖與營養繁殖兩種，前者乃利用種子而繁殖之；後者乃利用母體之根

、莖、葉、芽等營養器官而繁殖之。今將各種繁殖方法分述於下：

#### (一) 有性繁殖

有性繁殖即當花開放時，雄蕊之花粉與雌蕊之柱頭接觸後，即發生受精作用，雌蕊之子房日形發育而成果實，內有種子，可取而播種，故種子為栽培園藝作物之原始，將來作物之優劣，對於種子極有密切之關係，故於播種之前，選擇種子為一不可忽略之事。種子之購得，須向有信用之種苗公司定購之，若能自行收種，須具有極精密之方法，豐富之學識，始有效果，否則難以成功也。選擇種子，大小須適中，無過大或過小之偏頗，肉質充實，質量沉重，品種宜確實，並具備固有之特性，色澤光潤而鮮麗，種子發芽整齊，不發芽者極少，品質純粹清潔，無其他間雜物，以及病蟲害者，種子皮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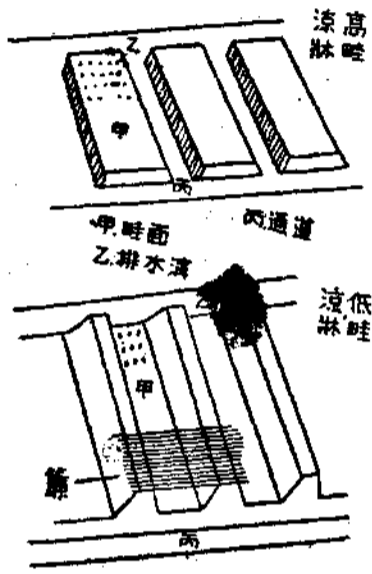
之厚薄，因作物之種類而異，穀柔薄者，播種後發芽極易；穀堅硬者，發芽較遲，則播種前，加以適當之處理，可提早其發芽日期，或促進旺盛之發芽力。其法亦多：有浸於溫水中一晝夜者，有浸於清水中一晝夜者，如桃梅核及各種草花瓜豆等類；有與細砂混和而置木箱中者，如桃梨苹果等於秋冬時行之，及春取出播種；有與細砂混合裝袋而置於發酵之馬糞中者，如各種大粒種子均採用此法。

(甲) 苗牀

種子宜播於苗牀內，若欲促進其早熟，當播於溫牀內，否則播於涼牀內亦可，故苗牀有涼牀溫牀之別：

(子) 涼牀：涼牀為不加溫而利用自然熱之苗牀，

常人稱為冷牀，實非冷也。設置涼牀，須選一向南日光充足之地，排水良好，土質肥沃，地近住屋，管理可較便捷，牀之四周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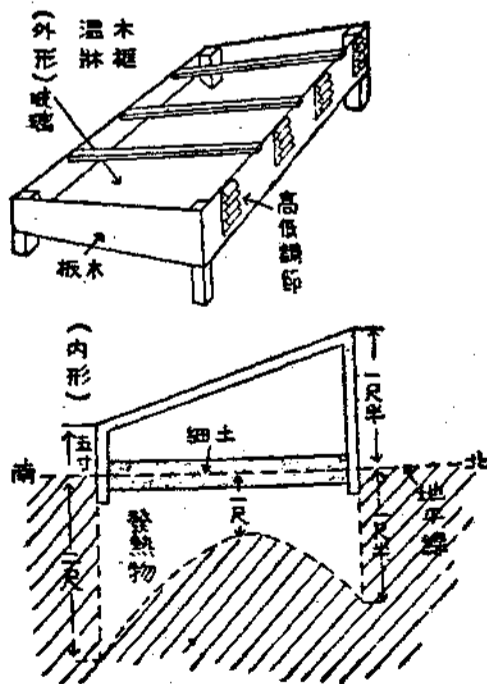


屏，以防風寒，吹損幼苗；又因地勢之高低，而有高畦牀（如圖）低畦牀（如圖）平牀、溝牀等，地低者，宜高畦牀，以免積水；地高者，宜低畦牀，免受旱寒；地形適中者，宜平牀；氣候寒者，宜溝牀；滬上以高畦牀最多見。牀闊三四尺，長約一丈半至二丈，高約五六寸，

兩畦相隔一二尺，作為排水通路之用。土質若肥沃者，施肥可較少；瘠薄地宜施堆肥，與土攪拌，以待播種。

(丑) 溫牀：溫牀有高出地面者，亦有低於地面者；前者設於地形低濕之處，惟溫熱易於散失；後者設於地形高燥之處，易於保溫。構造溫牀之材料當視各地情形而定，如永久溫牀當以水泥築之；臨時用者可用木框圍之而成；滬地以木框溫牀居多（如圖），取其經濟而方便也。木框之板通常厚一寸左右，南北長四尺，東西長一丈半，面積之大小當視栽培者所栽培作物之多少而定，木框上裝有玻璃窗，可自由開閉，牀中用土，須能發熱，故

其底填以馬糞，落葉，人糞尿等，層層踏堅，上澆人糞尿，促有發酵生熱，其上覆土二三寸，高約六寸，播子於其中。



(乙) 播種

(子) 牀播：播子有直接播入本圃者，亦有先播於苗牀中而行移植者，惟播種之法則一。今將其法分述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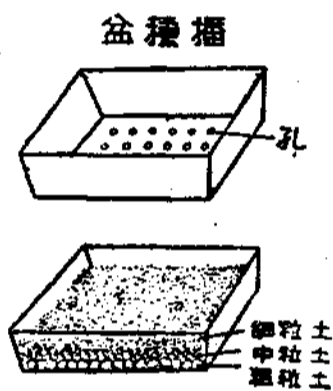


(壹) 撒播：將種子直接撒播於畦上，然後覆土於種子之上，即成。此法最為簡便，可省人工，故大面積之田地均採用之，但亦須視種子抵抗力之強弱而定奪之，若為珍貴而柔弱之種子，不宜採取此法。

(貳) 條播：於畦之一定距離，掘一淺溝，播子於其中，然後覆土，距離之大小亦視將來作物形態之大小而定，通常在二尺左右，每隔若干行，留一通路，以便日後施肥，耕耘等作業之進行，此法較撒播為精密也。

(參) 點播：點播為播種法中最精密者，即相隔一定之距離，開一淺穴，其中播子若干粒，種子之數亦無一定，大粒者播以二三粒，小粒者播以十餘粒，播後覆土，略加輕壓即成。

(丑) 盆播：盆播即將種子播於淺盆（俗呼落子盆）或木匣中者，此法在管理上更可周密，其法亦稍有異。凡盆或匣下均有小孔，以利排水，上以碎瓦片十數塊蓋覆之，再鋪粗粒土（煤屑亦可）一寸，中置中粒土一寸，再放細粒土，種子撒播於細粒土中，撒播須均勻，其上稍蓋薄土即成。



(丙) 管理  
種子播就後，若行露天播種者，易為鳥獸偷食，可用石油與稻草灰同拌，取其一撮，而蓋於種子之上，可

預防之，然後將土稍稍鎮壓，用清水噴澆，使濕透為止，惟水力宜和緩，不可直沖倒下，使種子翻出土面，或將土沖成小穴；盆播當以盆浸入水桶中，使水自下滲上，最佳。其上敷以稻草或報紙，莫如新油紙遮蓋發芽最速，乃因減少水分之蒸發及避日光之直射，日後時加觀察，使土常保滋潤，不致乾燥。如是一星期後，種子自能發芽，即見子葉隆出土面，當新葉將發未發之時，可將稻草或報紙或油紙去除，略曬日光，否則幼苗衰弱無力，葉色柔黃。二三星期後，種子已出齊，將密處略加疏拔，使畦中各幼苗分布均勻，無過密過稀之弊。

(丁) 育苗

種子發芽之日期殊無一定，早者數日，遲者二三期，亦有至一月後始能發芽者，亦有一二年或竟至五六年，此乃指樹木之種子而言。發芽後，須將蓋覆物從速取去，曬以日光，則幼苗短壯有力，莖稈粗肥，葉色碧綠，倘午中烈日，上宜遮簾，日後並注意灌水，使土不乾不濕，並預防病蟲害，因此時幼苗柔弱，易罹外界之侵害，宜加護持，不使夭折。子葉出齊後三四日內，各苗之子葉若有接觸，當將孱弱者拔除之，使各苗不相交接為妥，此疏拔之工作不容忽略者也，且加以一番淘汰之工作，留其頑強者，栽培者切勿吝惜芟剔，而抱有多多益善之旨，如此則形成強弱幼苗相互擠軋，強者變弱，而弱者雖不夭死，亦即垂垂欲萎，此種弱苗欲求豐盛之收穫，誠如緣木而求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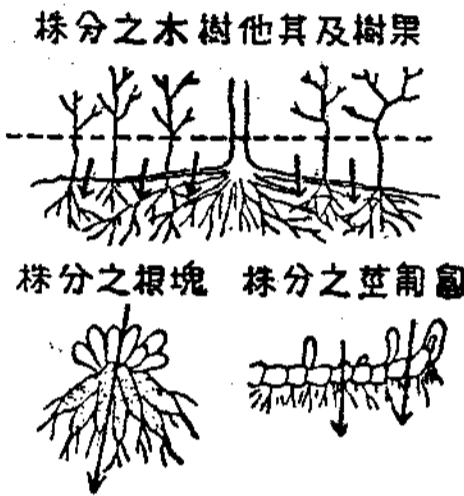


(二) 營養繁殖

營養繁殖即將作物母體之根、莖、葉、芽等營養器官，加以人工之手續，促其生根發芽，而獨立成一新作物之方法也。其法殊夥，通常有分株、壓條、扦插與嫁接四法，今一一述之於下：

(甲) 分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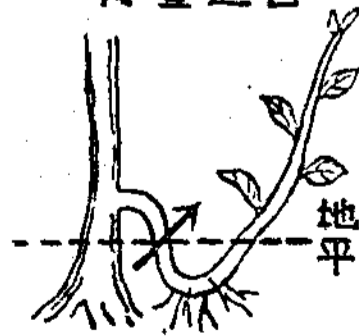
分株即利用母株根際萌出之小株，加以切斷，小株已生有根鬚，分植他處，自成一新作物。分株通常於新葉未發之前行之，最妥，其法簡易而成效頗著，惟欲得優秀之佳種，分株殊不可靠，故分株所得之苗木，果樹中僅可作為砧木之用；而其他觀賞樹木可行此法；花卉中之球根作物，可將母球旁之小球加以切斷，亦可自成一新作物。盆栽為欲求美觀起見，亦有將樹木一劈為二，若木紋旋形，當用鋸分之，下有根鬚，用力拆開，栽之自活，如榆、梅、松、柏、黃楊等均可行之，若氣候酷旱，當將劈口塗以黃泥漿，再用苔草蘸泥漿而蓋之，時常噴水，使劈口永保濕潤，秧於地上，可得地氣，亦能栽活，此均於早春尚未萌葉，樹液未動之際，行之最妥。



(乙) 壓條

壓條行於木本樹木，最為普遍，法亦簡便：將一二年生之強枝，攀倒地面，或用繩繫紮，上壓泥土與重物，勿使隆起，但枝梢須露出泥外，而在土中之枝條，割去表皮，促有生根，經以數月，察看壓條上是否生根，若根已萌生，入冬可將壓條與母本切斷，分植他處，即成一幼苗；若樹木高大，不能攀入土中，則用高壓法，取一竹筒或木桶，劈分為二，套於欲壓取之枝條上，先割破樹皮，再以土或苔草填充其中，常灌清水，永不乾燥，亦能生根；若枝條不勝竹筒之重量，筒下當填以支物，如取盆或粗竹竿等扶持

普通壓條



之。行壓條之時期，因作物之種類而異；常綠樹木宜於黃梅行之，而落葉者則可行於早春新芽未萌發之際。

高壓法



扦插即取母本強健之枝、根、葉、芽等部，加以切斷，插入土中，待生根後，即成一新苗。其時期不限於春季為之，當視作物之性質而定，落葉作物宜於早春，常綠者宜於春秋或黃梅期；落葉作物在初冬落葉後，擇其強健之新枝剪下，或剪段，長約二尺，先斜秧於土中，

(丙) 扦插

其強健之新枝剪下，或剪段，長約二尺，先斜秧於土中，

四乃 特乃  
滋膏 濃味



**康福麥乳精**

無論何時沖飲，  
福麥乳精便利非  
凡。一經入水，  
立即溶化。奶味  
芬芳。既能促進  
食慾，復能滋補身  
體。

正德藥廠發行



糖腸潤味美製煉汁菓

**果 道**

主治：  
腸部燥熱，  
便秘，  
大便燥結，  
瘡癤，  
吸菸者，  
便秘，  
久病，  
服藥後，  
之便，  
效。



行發總房藥大法中海上

劑腸整胃健新最

**胃 寧**

主治：  
急性慢性腸  
胃炎，  
胃腸部疼痛，  
嘔吐，  
食慾減少，  
消化不良，  
結核，  
酒醉，  
反胃，  
等症。



行發總房藥大法中海上

胃腸良藥 大眾補品

**食母生**

適應症：  
食慾減退或缺乏，  
痛性便秘，  
命缺乏症。

急慢性胃腸卡他，  
腹痛，  
胃擴張，  
營養不良，  
各種維他命缺乏症。

製監廠藥誼信

# 慈幼保種篇

唐文治

唐蔚芝先生此作，奮然仁者之言，當斯世界玄黃血戰之時，尤為救時良藥，可謂新知，似不能稱為國故？第篇中所引，皆歷代大儒名言，亦可列入本欄也。

編者

嗚呼！一家而無子孫，謂之絕嗣，一國而無子孫，得不謂之絕種乎？大兵之後，人其流離，戶口之凋喪也，民族之零落也，君子引為大憂，曰：吾國民種將奈何！且夫天下之最可哀憐而寶貴者，莫幼稚若也，請先以物喻之；昔者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歸，麇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求麇，答曰：予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人問之，曰：夫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見韓非子。）

仁哉秦西巴，否則并麇母殺之矣。禮記，曾子引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以其絕不忍之根源也。蘇子瞻謂屠殺牛羊雞豕魚鼈鱉以爲膳羞，使其見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俎之間，必將投箸而不忍食，余往年之桂林，有饗余者，供赫然一小豕，訝而問之，則曰：取諸母彘腹中，味更甘美，余惻然不食。

又聞浙省海鹽土俗，剝孕羊，取其子，毛更柔，價以倍，余聞之潛然！嗚呼忍矣哉！物猶如此，人何以堪。越勾踐之沼吳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嘗載稻與脂以行，國之孺子出遊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見國語越語。）其慈幼也若是，而西人遇水火兵災之厄，凡爭掠之者，必先兒童，非特哀而憐之也，人種攸關，即國種攸關也。不忍絕，亦不容絕也。今茲慘遭烽烟，遇炮火炸彈，流離於道路者，皆難民也，而尤其可哀者，難童也。中路失其怙恃，問其姓，不知也，問其名，不明也，覽其形狀，飢餓而垂斃也，聆其言語，哀痛而迫切也，曰：吾父母棄我之時，號哭不能止也，吾牽衣追之，父母尚揮涕而躊躇也，云吾暫置汝，有人收養汝也，嗚呼！此難童也。吾今不救汝，則兒必死，可憐萬犬飽爾飭也，吾今暫救汝，寒暖飲食，誰與護持也，他日

送兒，歸何處也，向使外人將兒行，他年長成，寧復知爲中國人也，思之淚下潸潸也！嗚呼！此難童也。人種之關係也，非吾教之而誰也。然則收容難童院，不可不急設也。教養難童，法不可不急講也。人之子孫，猶我之子孫也。孟子曰：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推而言之，殺人之子孫，即殺己之子孫也。反而言之，救人之子孫，即救己之子孫也。嗚呼！殺一人之身，絕一人之種也，絕一人之種，絕一家之種也，積之，即絕一國之種也。救一人之身，救一人之種也，救一家之種也，積之，即救一國之種也。人人存此心，而後吾國之人種，庶幾可保也。他年戶口之殷繁，民族之興盛，胥根莖於此也，書曰：保我子孫黎民，吾願當道者愛我黎民，如愛護己之子孫，而後吾國人種，可以常存也。朱子詩曰：一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

• 一哀哉赤子，父母之心何如哉！嗚呼！吾不知何以爲情，曷爲痛徹於心，愀歔流涕而不自禁也。

易傳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惟保太和之元氣，而後民生各安性命，收容難童所以保元氣，即以保民種也。睢州湯潛庵先生（諱斌）云：孟子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惻怛惻隱之心，吾人能常存惻隱之心，即可上達天德。何以言之！蓋天地之大德，無非生生之理也，今日兒童遭難之慘，豈止匍匐入井而已，惟望當世仁人君子，疾呼奔走以救之。唐文治自記。

再余每見人家毆撻子女，若有讎恨然，此大不可，因小兒亦知怨憤，無形中生反動力，骨肉乖戾，皆起於此。余昔年夏居寶界山，見有爲父者，以大杖撻其兒，兒急逃，父逐之，兒性急，投河，及救起，已氣絕矣，父大慟，號哭不止，余曰：噫！與其痛哭，毋甯不撻兒女之爲愈乎？回憶當時情狀，慘怛不忍言，魯頌詩曰：匪怒伊教，此言治國者，陶淑國民性質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此言治家者導養子弟性情也。治國者且不宜怒而宜教，若治家者動撻其子女，大之至於隕生傷骨，何以對祖宗。孟子曰：父子相夷，則惡矣，不祥莫大焉。亟揭之以爲社會家庭勸。文治又記。



# 張蒼水先生事狀 (下)

王蘧常

伯祥居長，次奕，次玠，次

環，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是為先生之高祖。

(黃氏墓誌銘)曾祖諱尹忠，

祖諱應斗，考諱圭章，天啓四

年舉人，謁選得判河東鹽運司

，著賢能聲，官至刑部員外郎

，為人剛毅正直，處鄉族皆有

義行，聞先生入閩，自慰曰：

「不負生平讀書矣。」及先生

入崇明，又集兵上虞，有司係

累家人，入告，清世祖以有父

弗籍，令作書喻先生，然潛寄

語曰：「弗以我為慮。」由是

廬室盡傾，簞瓢不繼。處之怡

然，年七十餘卒。(據同治鄞

縣志)母趙夫人，夫人禱於關

壯繆祠，感異夢，生先生，故

小字曰雲。(據全氏碑銘，及

張忠烈公年譜。)幼善病，病

輒瀕死，六歲就塾，書上口即

成誦。(無名氏傳。)年十二，

趙夫人卒，侍刑部判河東，署

解州篆，解為壯繆故里，先生

謁祠下，撰文祭告，以忠義自

矢。(據無名氏傳。)十六為

諸生，時天下多故，朝廷欲重

武，試文後試射，諸生莫能中

，先生三發破的。(據黃氏墓

誌銘。)二十三舉於鄉。(東

南紀事張煌言附錄逸事。)初

，先生頗弛弛不羈，好與博徒

游，無以償博進，則私斥其產

，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

落不可一世，(黃氏墓誌銘。

)全美樟見之，曰：「此異人

也。」乃以己田售之，為清其

逋。(全氏碑銘)至是始折節

讀書，且聞寇勢迫，(據東南

紀事張煌言編。)感憤國事，

屢欲請纓，(據全氏碑銘。)更

更刻意勤苦淡泊，求論兵事，

(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崇禎

之十有五年也。十七年，李自

成陷京師，思宗殉社稷，福王

即位南都，明年清兵南下，南

都不守，先生悲憤，不知所出

，會寧紹台分守于穎移檄浙東

，先生往會，同盟於學宮，誓

以死衛社稷，至杭，候巡撫張

秉貞議所立，上潞王印綬，王

佞佛，無帝王氣象，大失望，

歸別祖廟，聯薦紳痛哭於王之

仁張名振兩鎮前，散家財，俟

舉義，是為毀家紓難之始。六

月清兵東下，潞王降，（據東南紀事張煌言附錄逸事。）閏六月錢忠介公肅樂義師起，檄會諸鄉老，俱未如期，獨先生先至，忠介且喜且泣，（據全氏碑銘。）遣迎魯王監國於天台，會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遵謙，殺招撫於江上，與戎政尙書張國維舉兵紹興，熊汝霖孫嘉績等起餘姚應之，國維自迎魯王，王於涂中授先生爲行人，至紹興，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誥，出籌軍旅，是爲身與規復之始。是月唐王亦即位於福州，頒詔至紹，先生與國維汝霖均主不開讀，因請自充報使，入閩以釋嫌，王從之，及還，累有建白，不見用。（據全氏碑銘。）時強寇前壓，悍將內訌，衆歎悲時事不支，先生獨慷慨必矢興復，酒間歌嘯，義形詞色，左右莫不感動

，髮指上衝冠。（據東南紀事張煌言附錄逸事。）明年錢塘師潰，清兵入紹，魯王航海走，先生與定西侯扈行，投舟山，守將黃斌卿不納，會永勝伯鄭采以海師迎，王遂入閩，駐廈門，是爲先生蹈海之始。（據黃宗羲海外勳哭記，及東南紀事魯王篇。）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際，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先生勸定西偕還石浦，魯王加先生右僉都御史，已而石浦失，乃依黃斌卿，八月，清兵執殺唐王福州，十一月，桂王即位肇慶，以明年爲永歷元年，四月，松江提督吳勝兆舉事，請以所部歸斌卿，先生持節初監定西軍，與故都御史沈廷揚御史馮京第援之，是爲先生監軍之始。至崇明，大風覆舟，沈公被獲死之，先生與定西亦被執，有百夫

長者，識先生，導之使走，得至先生之故壬午房考知諸暨縣錢氏家，七日，間道復歸舟山，（據全氏碑銘。）明年，浙東義師起，先生大會諸將於駝峯，既而諸將構釁大掠，先生不得已，上會稽山，列營平岡，與王翊王虎等相唇齒，（據東南紀事張煌言附錄逸事。）三年，定西攻斬斌卿，（東南紀事黃斌卿編。）先生聞之，爲驚惋累月！（據文集曹雲霖詩序。）明年，魯王至舟山，（東南紀事張煌言附錄逸事。）先生以兵屬劉翼明陳天樞，自率親軍朝王，屢請益兵，當定海關，（東南紀事張煌言編）授兵部右侍郎，（全氏碑銘。）於是始籌入江之事矣。十年，舟山再陷，魯邸舊臣，一時皆盡，惟先生孤軍流寄秦川，延平部曲陵暴，先生御以忠誠，阮

美陳文達爭餉地，爲婉解曰：「大敵在前，何暇私鬥？」阮軍有犯，輒曰：「我大臣，寧與麾下爭曲直。」獲內地邏謀，亦好語酒食遺之，由是主客浹和，邊滋感說，遺黎亡卒，頗有爲耳目者。（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十二年，永歷遙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據全氏碑銘。）十三年，兵散入海，海民爭來存勞，（據北征錄）衆少少集，永歷特詔尉問，進授尙書，（據全氏碑銘。）自後往來林門桃渚金門沙關之間，（據文集）志益厲，圖益急。十五年，延平攻臺灣，先生遣幕客羅子木，以書挽之，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恐并兩島不可守，是辜天下之望也。」不聽，（據全氏碑銘）北廷苦閩海久門兵，盡遷山東浙江福建

廣東濱海居民於內地，立界著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死連坐，（東南紀事鄭成功編。）居民愁怨，不肯發，則以兵脅之，（據全氏碑銘。）春燕來，巢於海舟，（東南紀事鄭成功編。）先生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延平，謂機有可乘，又遺書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荃期徐孚遠監軍曹從龍，勸其力挽延平，延平終不聽。（據全氏碑銘。）及滇中事急，先生復遣子木入臺，苦口責延平出師，延平方得臺，不能行，（全氏碑銘）乃又遣職方郎中吳鉅南訪行在，奉表陳南北機宜，（據文集）又使間道入鄖陽，（據全氏碑銘。）說李來亨劉體仁等十三家之軍，使會師，（據趙之謙張忠烈公年譜注。）撓楚以救滇，

而十三家者已衰敝，亦不敢出師。（全氏碑銘。）冬永曆被執於緬甸，先生聞耗，卽上監國魯王啓，以中華正統，不可久虛，請早定大計，以存正統，而圖中興，其略曰：「我永曆皇帝蒙塵，一時屨從，無一得免，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四顧數天，只海上尙留左袒，臣以爲延平藩必當速定大計，以伸大義，亟誓大師，以報大仇，而至今寂寂，道路謠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終夜旁皇，竊恐孤軍難以持久，况復加以它故，譬羸尪之夫，胸胃轉增雜疾，其能久乎？若不及早經營，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心將冷，臣唯有致命以行，生平獨所惓惓者，主上羈旅島嶼，不獨與閩人休戚相關，亦且與閩海存亡相倚，萬一變生肘腋，進無所係，退無



所往，有不忍言者矣。既恨臣力太薄，不敢輕為迎駕，臣心獨苦，又不敢輒行趨扈，計唯在閩勸鎮，正在危疑之際，不若急用收羅之術，以為擁衛之資，然後速正大號，使天下曉然知本朝尚有真主，中國自有正朔，在屯之稱建侯，在澳之言享帝，正此義也。於是傳檄省直，刻期出師，雖強弱殊懸，利鈍莫必，而擊靈宣布，響應可期，倘皇天未忘明德，則興滅繼絕，端在主上，此非欲徵福也，免禍亦宜然；即未暇雪恥也，圖存亦宜然；伏祈主上密與寧靖王及諸播紳謀之，發憤為雄，以慰遐邇。」（文集。）五月延平卒，先生勢益孤，衆議入雞籠，先生曰：「偷生朝露，寧一死立信。」（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復約延平子經，及故尙書盧若騰商大計

。（據文集）秋，魯王遣御史陳修齋敦至先生營，又續上二啓，以力圖恢復為言，十一月，魯王薨於金門，先生慟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全氏碑銘）遣官致祭，表文有曰：「穆王駕駿以來歸，已孤此願，望帝化鵬而猶在，莫慰餘思。」海外聞而哀之！十二月，金門廈門皆破。（東南紀事魯王編。）明年三月，先生與延平部將阮春雷復集百餘艘，泊三都三山諸島之間，與清將吳萬福相持於海壩，不利，還浙，（據鄞縣志。）六月始散兵，寓縣嶼，（據黃氏墓誌銘。）尙盼臺將迴師西嚮，時時見於吟詠。（據文集。）縣嶼者，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其陽多以港，通舟，其陰巉巖峭壁，（據黃氏

墓誌銘。）先生雖深居，猶隱然繫天下之望，北廷懼先生終為患，募得先生故校，與其徒數十人，偽為行脚，謀先生，會告羅，校脅羅人，言其處，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獐，俟動靜，船在十里外，發即鳴，公得為備矣。校乃以夜半出山背執之，（據黃氏墓誌銘。）先生習海久，能自駕舟，每歎曰：「環海膏脂盡矣！幸勝則進取，不則沒悔死耳！」（據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其死志蓋早決矣。先生平居，喜著絳衫，（東南紀事張煌言編。）朱履，（據魯春秋。）及被執在杭，居蕭寺，常著跂，就義時猶然。（陳景鍾清波小志補。）遺書凡若干卷；曰冰槎集，奏疏書檄諸雜文也。曰北征錄，己亥紀事之編也。曰



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詩也。曰采礮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先生之執也，籍其居，僅得箋函二巨篋，皆中原薦紳與往來者，薦紳懼禍，遣客說浙帥焚之，有殘卷耿耿不可燕，則先生之集也，客潛懷之出，遂傳於世。（據全祖望張尚書文集序。）或曰守卒史丙傳之。（據全氏碑銘。）有清末造，學者多傳先生書，以教革命者，而餘杭章炳麟之刻，爲尤著。配董夫人，家被籍時，艱苦撻拄，織箔自活。（據文集。）子一，萬祺，（全氏碑銘。）皆先被逮，初逮時，先生遣力士引萬祺出，曰：「母可俱乎？不則母必死。」辭不行。有勸先生納賂者，曰：「吾妻子若是，我何忍。我自倡義以來，未嘗近婦女，死生成敗未可知，何家爲

？」（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夫人母子先先生三日遇害於鎮江。杭舉人朱璧者，抗詞請以百口保，不得，乃以再從子鴻福爲後。女一，歸全美樟仲子某。（據全氏碑銘。）與先生同殉者，故參軍羅子木，守備葉雲王發侍人楊冠玉，舟子某。子木，名論，以字行，溧陽人，先生嘗遣說延平者也。已亥，先生在江上，子木挾策上謁，欲留之幕中，以父老辭，及先生至蕪關，子木族父蘊章，故在延平軍中，引見延平，南都之敗，子木涕泣頓首固請無遽去，而不能得，延平因強其奉父泛海，既至，不欲參軍事，旋奉父北行，將投先生，卒與北軍遇，格鬥，子木墜水得救，而其父被虜，子木展轉南閩，思營救，不得，歃血幾死

，往見先生，先生曰：「立功卽爲復仇。」遂留幕，遇事直言，遷界禁下，海陬餉絕，佐先生開屯田。及公移南嶼，賓佐皆星散，獨子木朝夕謹護，不去左右，已同被執，入定海關，守將常進功款宴，問子木曰：「海上知我名不？」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宅有問，皆大笑不語。至杭城會議府，不跪，次先生席地坐，先生與總督語次往復，子木抗聲曰：「公先後死耳，何必與若輩絮語。」先生初欲絕食，子木笑曰：「丈夫死忠，任之可矣。」飲啖如平時。葉雲王發皆壯士，竺忠義，冠玉鄞人，總督憐其少，將脫之，固請從死。先生坐受刃，冠玉大聲曰：「我亦不跪者。」雲發則面先生跪，皆慷慨就義云。（據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先生

既卒，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先生甥朱相玉贈先生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橫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者，豫為先生買地，經紀之，萬斯大釋超直葬之南屏之陰（全氏碑銘。）荔子峯下，（鄭勳張蒼水年譜跋語。）姚江黃宗羲為之銘。（全氏碑銘。）後七十餘年，道士吳乾陽，修改墓道，鄭全祖望復為之神道碑銘。又三十餘年，乾隆四十一年，詔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先生以元官褒證忠烈。越十六年壬子，斯大之孫福謀，立石墓門，海寧陳鱣大書易名以志。又後百十有八年，嘉興王蓮常始集諸人，譜撰碑銘傳記，參其同異，稽其疑信，謹其始末，撮為事狀，凡五千餘言，先生大節，備具於是。意在勸忠義，激頑懦，後之君子，庶考

覽焉。具草於民國三十一年夏，越二日寫定，去先生成仁之正六月九日，實先生降生之辰……歲，蓋二百七十有六年矣！

### 歲朝春

孫箬成

吾禾同鄉沈定九姻兄，為淇泉太史胞姪，衡山參政胞兄。與余兩代世交，（定九衡山蔚文賢昆仲，均係家叔獻山公之高足。）而有戚誼，早歲數歷中外，頗著政聲，曾館關樞，及任監察院秘書，近年退隱淞濱，不求聞達，安貧樂道，惟以鬻文賣字為消遣，喜吟詠，近日往訪，於其案頭，得獲近作七律兩首，不特新穎可誦，能言人所欲言，而聲韻蒼涼，知必有踵而和之者。題曰「癸未元旦為歲朝春，感而賦此。」轉錄如下，以供大眾。

漫謂吾生歎不辰，無端又見歲朝春，百年難遇傳聞誤，四度相逢紀歷真，剝復樞機覘象兆，幹旋宙軸仗鴻鈞，太平有日民康樂，掃淨烽烟十丈塵。

車書同軌復同文，春到江南亦可欣，舊歷猶編周日月，新華會際漢風雲，天涯芳草翻疑夢，官閣梅花正策勳，一統山河今若是，和平空氣尚相聞。



# 韻宋殘餘

周越然

「韻宋」者，清末吳興陸氏收藏古本之樓名也。「遺集。」

「四」吳抄『疑獄集。』獲梨館過眼錄』等等。子四人：長樹藩，次樹屏，皆光緒間舉人；三樹聲，官至知府；四樹彰，曾在申經商。樹藩，樹屏，樹聲已謝世；樹彰尚健在。

「二百」也；「宋」即「宋刊本」。

（六）丁抄『栲栳山人詩集』

之意。但韻宋樓所儲者，不皆為宋本，而宋本亦不一定為二百種；除宋本外，元槧及名人手校手鈔者亦收入之。欲研求陸氏舊時藏書之富者，可參閱『韻宋樓藏書志。』本篇所言，余於其書散去後，盡力購求而得之刻本，抄本，跋本，或校本也。余已得者，共計八種。茲將其名一一開列，如后：

（七）陸抄『三餘集。』

；除宋本外，元槧及名人手校手鈔者亦收入之。欲研求陸氏舊時藏書之富者，可參閱『韻宋樓藏書志。』本篇所言，余於其書散去後，盡力購求而得之刻本，抄本，跋本，或校本也。余已得者，共計八種。茲將其名一一開列，如后：

（八）陸校『寒山子詩集。』

上列八種，雖皆韻宋樓之殘餘，但各有其優點。茲先述陸氏已（光緒三十一年）丙午（光緒三十二年之交），予因江南之游，始破例數登陸氏韻宋樓，悉發其藏讀之。太息塵封之餘，繼以字剛父，號存齋，晚號潛園老人，幼從先伯祖學濂公為師，年未三十，已通九經。咸豐己未舉人，官至福建鹽運使。有『儀顧堂集』，其補益文獻非鮮少。遂悠思其

島田氏記其收買之經過云，『乙

去後，盡力購求而得之刻本，抄本，跋本，或校本也。余已得者，共計八種。茲將其名一一開列，如后：

三十二年之交），予因江南之游

本，跋本，或校本也。余已得者，共計八種。茲將其名一一開列，如后：

，始破例數登陸氏韻宋樓，悉發

，共計八種。茲將其名一一開列，如后：

，其補益文獻非鮮少。遂悠思其

如后：

，其補益文獻非鮮少。遂悠思其

（一）宋本纂圖互註『南華真經。』

，其補益文獻非鮮少。遂悠思其

（二）稿本『吳興蠶書。』

，其補益文獻非鮮少。遂悠思其

（三）明初本『管子。』

，其補益文獻非鮮少。遂悠思其

卷樓叢書，『金石粹編續』，邦。而樹藩居奇，需值甚昂；始

號五十萬兩，次稱三十五萬圓，尾均下向。下魚尾之上，間有『後稍減退至二十五萬圓。時丙午張輝刻』或『張軍刻』或『張火卷，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正月十八日事也。二月返棧，歸刻』三字。江標『宋元行格表』，白口，左右雙欄。卷首有司馬而謀諸田中青山先生，不成。先稱有此三字者，刻略在後。左右遷管子傳。收藏有（一）臣陸樹生曰，「能任之者，獨有岩崎氏雙欄，左欄外有耳子，記篇名，聲，（二）海寧楊芸士藏書之印耳。余將言之。」而余亦請之重卷數，葉數。卷首有象序，太極（見圖二），（三）毛辰之印，野成齋先生。今茲丁未（光緒三十三年）三月，成齋先生有歐西收藏有（一）樹聲，（二）叔同圖記。之行，與樹藩會滬上，四月遂訂，（三）存齋（見圖一），（四）疑獄集三卷（和凝及其議為十萬圓。五月初二日，吾友）歸安陸心源審定，（五）天語子蟻撰，吳太初手抄本，每半寺田望南赴申浦。越六月，陸氏稽古尚義，（六）虞山戴師立廉葉九行，每行十八字。前有蟻序，而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之書夫讀書記，（七）師立，（八），至元十六年杜震序。後有吳太，船載盡歸于岩崎氏靜嘉堂文庫方寧諸印記。初跋。蟻序前及吳跋未有（一）

『（見『兩宋樓藏書源流考』七八兩葉）』

（二）稿本吳興蠶書一卷（吳，（二）太初（見圖三），（三）白蘋洲徵士撰），全書四十六葉三）延陵季子三印。舊封有陸心

心源之簡史已畢，今當繼言余家所藏八種殘餘之板本，行格，藏印，手跋等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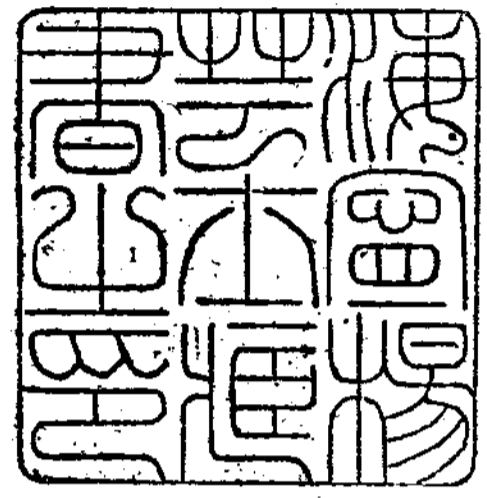


（一）宋本南華真經十卷（屏珍藏之印，（二）高銓，（三）題」所著錄，已祇存三卷矣。今郭象註，陸德明音義），每半葉（陳綱，（四）德華堂等印。舊四庫著錄四卷本，乃後人分下卷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面有陸樹藩手題「吳興蠶書稿本為二，以合四卷之數，亦非足本行，行二十五字。黑口，上下魚」六字。

也。此書從元本錄出，乃舊本之

可貴者。同治壬申初夏，得之吳道歸安陸心源，贈送國子監書藉，移節陝甘，不及補刊耳！光緒十

兔牀先生後人，因「識」下鈔一陸心源印「四字朱文方印」。吳氏抄本，邵亭書目中曾提及之。



源印「四字朱文方印」。吳氏抄本，邵亭書目中曾提及之。

書目中曾提及之。



百年可刻本已不易得况元刻  
主惜文紳移節陝甘不及補刊  
光緒十年秋七月歸安陸心源識

(五) 影寫本所安遺集一卷 (陳泰撰)，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一字。前有明正德八年閻潔引，陳瑤跋，正德甲戌蔣冕詩，成化丁未陳銓跋，所安先生像，劉三吾像贊，後有成化癸巳陳章後序，遺詩，附錄，周濟序，及陸心源手跋。卷首第一葉有(一)國子監印，(二)前分巡廣東高廉

月河丁氏藏鮑綠飲先生校正本，字句異者猶多，不暇全改也。今歸頭宋樓。丙午芒種從鈞和太存翁（下鈐『陸氏伯子』四字守（案即陸樹聲）借讀一過，并朱文方印。）題。去疾迺』三十六字。

（七）三餘集四卷（黃彥平著），陸心源手抄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有『歸安陸樹聲藏書之記』九字朱文方印。民國二十五年此書曾在浙江文獻展覽會陳列。



（八）寒山子詩集一卷，廣州海幢寺重梓本，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前有閻丘胤序。序後有陸心源手跋，照錄如后：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以影宋抄本略校一過。宋本多詩八首與巡捕王凱泰競；去年凱泰乞病，亦以此也。及潘爵入覲，頗為當路者言之。心源復被劾開缺。鶴年怒，遂亦因事劾爵，有詔查辦，爵告病還蘇，而心源亦歸湖州矣。心源好為詩古文而不工，多著金石書畫以為聲譽。其鄉人言其險薄鄙詐，劣跡甚衆，一郡皆不齒之。然聚書極多；凡四庫所著錄及存目者，聞僅少三種云」（光緒元年二月九日）。存齋先生歸湖後，好做公益事；積穀，育嬰，造橋諸事，無不任之。鄉人有因妒而心恨之者，但無因公而『不齒』之者。李氏在日記中云云，難免『筆健』之咎。李氏對於陸氏，似有難解之仇。余曾見其跋傳以禮重編之『聖經室經進書錄』云，『此據聖經室外集所刻，為之編排次序。訂正無多，本不必刻；且為改撰書名，尤屬無謂。至末附歸安人陸心源一序，妄言輕詆，更足為累。節子刻此時，未嘗見商，惜不得阻之耳！光緒丁亥正月五日，雪夜，越縵老人識于京師。』

# 集飛卿句詠珍妃

秋翁

清代珍妃之死，全國痛悼，當時士大夫之詠其事者甚夥。我鄉龐槩子前輩，爲民初詞壇祭酒，曾於「墨淚齋筆記」中，詳誌其事。並集飛卿句成詩四律以弔之。當去歲吾友姚莘農先生，擷取珍妃投井史實編話劇「清宮怨」時，予偶檢篋衍，舊箋宛在，擬抄呈而未果，茲見須彌先生主編之「大眾月刊」，登載「清宮怨」劇本，亟爲錄奉，用補缺遺。

珍妃貌昉麗而性婉淑，清景帝絕昵之，惟不得太后歡，一日命杖之，幽於別宮。長門月冷，永巷蕪深，妃自問相思死矣。帝之宿疾遂於以加劇焉。庚子拳亂，兩宮西狩，瀕行，太后命投妃於井而死，是可哀己！爰集飛卿句得詩四首，借金荃之麗句，繼落葉之哀吟，藉誌悼痛云爾。

一夕橫塘似舊遊，未因清淺隔牽牛，宮花有露如新淚，團扇無情不到秋。香鞦却歸長樂殿；春潮送上木蘭舟，雲飛雨散知何處，還恐添爲異日愁。

柳不成絲草帶煙，玉蚪閒暇出甘泉，鈿蟬金鳳皆零落，碧樹紅樓自宛然。借問含顰向何事；更因行樂惜流年，今朝領得東風意；亦有瓊華委逝川。

綠萍雖好不歸家，細雨濛濛濕絳紗；寶鏡塵昏鸞影在，碧霄煙闊雁行斜，玉墀暗接昆侖井，華底愁深首藉花。希逸近來成嫩病；不緣勾漏有丹砂。

丙舍無人遺燼香，可憐神彩弔殘陽，茂陵仙去菱花老；江上秋來蕙草荒。已恨流鶯期謝客；曾將新曲教甯王，年年錦字傷離別；添作湘妃淚兩行。



西房藥大西中路馬四  
廠水香星明

藍花星光皂  
硬質頭等皂  
明星日月皂

貨購話電  
98200



越越  
香陳  
明星花露水

口路東山路馬四  
房藥大西中  
鑰胃敵痰



治止  
腸肝  
胃病痛



平止  
喘咳  
治痰

威權品補

油肝魚精麥命他維星九

廠造製瓷陶華光

具器瓷陶式各製專

己克目價 良精品出

號一〇四樓大業墾路京北海上·處事辦

號九五二四一話電

號四二坊元寶弄三〇四路西大海上·址廠



# 覓寶記

予且

游綠珠今天受了母親幾句重的言語，她一賭氣就跑到自己房中坐着。她眼看着靠壁的一隻破書箱。還有一些破舊的書籍散亂的放在地上。暗想爸爸的話也許是真實的呢，這一箱破書，雖然不值幾個錢，拿去送給人就不免有些可惜了。

她正在想着，母親已經從前面房間裏走進來了。看她的模樣，似乎是懊悔着不該向女兒說出那些重話。現在她臉上的顏色很和悅。她說：

「你要明白，我並不是不愛這些書。這些書如果是在平時，我自然要把它們珍藏起來的。況且，這些書還不全是你父親的，還有祖父的也在內，甚至還有曾祖的也在內。你知道現在不是平時，世界上反反亂亂的，要這些東西有什麼用？筱峯既是要，就送給他也沒有什麼要緊，你和我都不是讀這些書的人。」

「那我們要把它帶出來做什麼？」  
「帶出來也是你的意思。要依我的意思，早就不帶了。」

「我的意思？」綠珠驚奇的回了這一句。「媽已經忘了爸爸臨危的時候那幾句話。他說，你們走，不要忘

記帶那隻破書箱。」

「我怎麼記不得？前天晚上你不是翻了一夜嗎？你可會翻出什麼來？」

「沒有！」

「原是的，書箱裏面有什麼？裏面是沒有錢的。如果我們送給筱峯。筱峯還能在其他的事情上幫我們不少的忙。」

「不送！決不送他！我看見他就討厭。」

女兒很倔強的說着，媽媽覺得毫無辦法，也就只好走開了。

媽媽雖然走開，女兒的心裏却仍惦记着這個問題。她想爸爸叫我們帶這個書箱，當然書箱裏藏着重要的東西。如今筱峯看上這一批書，當然他也知道書裏面藏着重要的東西。我們不是讀這些書的人，筱峯又那裏是讀這些書的人？他那副獐頭鼠目的狀態，就說明了他決不是一個讀書的人。他又爲什麼指明要這一箱書？

她沉沉的想着。回想到爸爸在日，在某一個夏天的晚間，像老嫗對孩子們說故事一般談論着曾祖父的往事。憑着自己的記憶力，還記得曾祖父在日是個極其有錢的人。家裏的金銀真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就在自己家鄉，建造了很大的房屋。洪楊之亂，他們沒有方法攜帶這

些金銀，便隨着會祖母的意思，把自己的金銀都埋藏起來了。亂離的時節，會祖父母是化裝了一對貧窮夫婦逃走的，鄉人知道他們屋子裏有藏金，便進去挖掘，挖掘的結果不能如他們的願，便把屋子放火燒起來，那知道屋子太大，只燒了一進就被人家救熄。所以會祖父母在亂平之後回鄉，藏的金銀，雖然損失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却還未被他們發覺。於是他們便又在屋內加以修葺住在裏面。

她記得爸爸說的時候十分的有精神。還繼續着說：

「所謂略加修葺，會祖母却煞費一番苦心，他們商量着這一批藏金，自己決不用，也不要兒孫用。誰有福誰就能得着。如果子孫不爭氣把屋子賣掉的話，那就只要留給人用了。」

「沒有人知道這藏金的地方？」

她分明記得自己曾經問過爸爸這句話。爸爸道：

「你會祖父母自然是知道的。」

「爸爸不知道？」

「爸爸知道的，就是這一點，不過也還有一個東西是說明這個所在的，可是我們看不懂。」

「什麼東西？」

「那就是叫做窖譜。」

「窖譜？」

「窖譜就是藏窖的線索和路徑的圖。這個圖當然是聽密的記號，人家看不明白的記號。」

既然是看不明白，自己也就未曾向爸爸要來看過。

許多年來，家裏的經濟狀況還過得去，也就沒有人想到這上面。不意一百多年之後又遇着戰事。自己和母親被戰事逼着回到從來沒有回過的家鄉了。尤其令人悲傷的，便是爸爸就在戰事爆發之後，悲愁焦急的辭了人世。臨危的時候，他反覆地叮囑着，一，還是回鄉，住在會祖父所建造的屋子裏，二，切不可忘記帶去那一個破書箱。如此，那窖譜不在破書箱裏又在什麼地方？

這是綠珠小姐的思想。她又怎麼能不在那破書箱中去尋找呢？

她不是沒有尋找過，正如她媽所說，前天晚上就找過的，她並沒有找着。她一本一本書籍都看過，弄了兩手的灰塵，也沒有看見什麼窖譜。

她越是沒有找着，越是捨不得丟棄。况且筱峯看見了這破書箱，要這裏面的書，就未免太令人起疑了。今晚，她拒絕了母親的意見，只有不避灰塵再去找一番。她那裏找得着，只不過徒然弄得兩手灰塵罷了。

媽媽倒又走進來了。她說：

「筱峯雖然樣子不怎麼好，但他終究是看守你曾祖父房屋的人，我們現在還是租了別人家房屋住。你會祖父的房屋不要說住進去，連看還沒有看見過。我們在此地是人地生疏，對於他還不能不去敷衍。不敷衍他怎麼能住進去？」

「怎麼？我們自己的房子，自己不能住進去？」

「即使住進去，我們還得要和他好好兒的。他是此地久住的人，我們逃不出他的勢力範圍！」

媽媽很莊嚴的說着。綠珠小姐真有點氣了。她倏地走到破書箱前，把地上堆的那些書胡亂地拋入箱中。一面說：

「給他好了。給他好了！」

媽媽仍然是很和悅的，她慢慢地說：

「也不一定全給他，他也不知道我們書箱中到底有些什麼書，先把你耍的書檢起來留下好了。」

媽媽說着話便又走了出去，外面的飯鍋是要她自己去照料的。女兒呢？她望了這些書真沒有好氣。不過在她望的時節，她無意中發現了一冊舊書裏夾了一張摺疊起來的圖。她的心思活動起來了。她暗想道：

「也許這就是舊譜呢？」

她彎腰拾起那本書，翻開來看，正是她會祖父手抄的孟浩然詩集。她無聊地看着：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密。

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

夕陽開晚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相失。

她想着這決不是看不明白的文字，也不是舊譜，只好把那摺疊的圖攤開來看了。

這一幅圖攤開的時節，裏面還有兩幅，一共是三幅圖。三幅的圖都是非常簡單，而且毫不聯貫。她看不出意思來，上面又沒有寫出舊譜兩個字。

她悶沉沉地坐着，對這三幅圖發呆，雖然看不出意思來，却想着會祖父畫這三幅圖，一定是藏有深意的，否則不會藏在這冊親手抄的書中，更不會留存這許多年。

天色已經黑下來，媽媽叫她出去吃飯。她急急將這書和圖收藏起來，便走出去吃飯了。

## 二

這裏是個衰落的大鄉村，晚間是沒有電燈的。所以她們晚飯吃的很早。在吃過晚飯時候，媽媽也沒有說什麼。只抽了兩袋水煙就準備睡覺。只有綠珠小姐在那一盞菜油燈下再行研究那三幅圖。

正如她初發現那三幅圖一般，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意思來。窗外的風，呼呼的吹着，加上住屋左右全是大樹，風聲就格外來得大。綠珠小姐獨自研究了好久，心裏不禁有些害怕。她想這三幅圖已經傳了四代，都沒有看出來，自己也一定是看不出來的。

「三代都沒有回過鄉！」  
她這樣的自念着。

「自己雖然回鄉，可是房屋還沒有看見過。」  
「不看見房屋，怎麼能明白這個圖呢！」

她又想起來母親沒有回過鄉，祖母是回過鄉的。祖父下世的很早，祖母和大伯是回過鄉的，大伯出門做事之後，祖母還在那屋中住過好些時。

這些都是她腦中的模糊印象。究竟是不是有這一回事，自己都不知道，只是祖母的印象還在腦內，她就是祖母所喜歡的孫女，也就是祖母面前唯一的孫女。唯一的孫女的臉正和祖母的臉有些相像，無怪乎祖母喜歡自己，自己對於祖母的印象自然格外深刻了。

窗外的風，一陣比一陣吹得緊。綠珠小姐想到她祖母的時節，就覺得她祖母的音容笑貌，一一現在她的眼前。她想到祖母的靈柩並沒有運歸故鄉。也許她會跟我們回來呢？想着她不竟打了一個寒噤，立即把圖收起來，吹燈入睡。

綠珠小姐上了牀之後，却並不覺得疲倦。想着媽所顧慮的一切，完全是對的。我們回鄉一個禮拜之後，筱峯纔來看我們。要是爸爸在世和我們一道來，第二天他就會來的。他不是不知道我們來。他雖然是不把我們放在眼內。我們是社會上一向所欺凌的孤兒寡婦，我們又到什麼地方找一個幫我們忙的人？

想到幫忙的人，綠珠小姐在被中，自己發出一絲兒笑意。她們是走了兩天旱路，方纔來到故鄉的。在那小旅店中住宿的景象映到她的腦中了。

那正是村落中炊煙四起羣鳥歸巢的時節。她們兩乘小轎，一肩行李，抵達大安客寓，挑夫轎夫的爭吵，氣

也真是受够了。客寓的主人不幫忙，到是先來的一位少年會華來解決了這一重難關。

「會華是一個誠樸能幹的少年，看他那一副爛爛的目光望着我！」

想着她就又在被中笑了一次。

「他是能幹的，看他以軟硬並用的方法，應付那轎夫和挑夫。」

「他還稱呼媽媽為伯母。他也有媽媽同行的，自己就沒有打招呼了。」

「他是一個熱心人而且是一個老實人。那一天的晚上他就向我們說出他的名字，年歲，在某大學裏唸過書，這一次伴母回鄉住在什麼地方。」

「現在我們住的房，沒有他的介紹就成嗎？那我們如今還在旅館裏，由旅館裏再叫我去找筱峯，那就困難了。他知道我們處境的困難，知道我們人地生疏，更知道這社會的通病，專門欺凌人家孤兒寡婦。因為我們自己能够租房子住下來，筱峯纔來的，否則他不會來，他那裏還想認我們，認我們於他又有什麼益處？我們是靠了會華纔有今日的，會華是個可靠的人，他還給了我一個住址。」

她又復在被中笑起來。在極度快樂的情境中油然入睡，去做一個甜蜜的夢。

在她甜蜜夢醒的時候，就聽見媽媽的房中有人在說話，她們一共只租了兩間房，媽媽住在外間房裏的。她

聽的結果就是筱峯叫他的媽來幫幫忙。他媽在以前就服侍過綠珠小姐的祖母，她說許多關於綠珠小姐祖母的話。她說：

「祖老太太是個慈善的人，可是族裏的人看見她，沒有不怕的，只有我不怕，我沒有做什麼虧心的事，爲什麼要怕一個慈善的人？」

「老祖宗那所房子裏是有害的，可是誰也不知道害在那裏。有人說裏面夜裏有白老鼠朝外走，那不是銀子又是什麼？不過得害的人應該是有福的人，像祖老太太那樣的人，纔能看見白老鼠的。我在那屋子裏住了好些年，也沒有看見過。筱峯說他是看見過的。」

她接着笑了一陣。媽媽說：

「我們只有母女兩個人，用不着你來幫忙。房間又不多，也沒有什麼東西，一天兩餐飯，也沒有菜做。」

「我來幫忙是應該的。」媽媽又說了：

「我們幾時纔能回到自己的屋子裏住呢？自己有屋子，況且又大得很，爲什麼還要租人家的屋子。族裏的人知道了也要笑話的。」

「屋子嗎！」那老婆子笑着說：

「當然要請你們去住的。等筱峯找個人來打掃打掃。就像祖老太太那間房，你們總不能住，她在裏面還放了她的東西，現在她雖然是歸了天，我們誰也不敢去動他。怕得罪了她老人家，她會來責罰我們的。等我們找人來打掃打掃，就請你們去。真是可惜得很，那樣大的

房子，燒掉了一進不算，多少年都沒有修過，可住的房子真是太少了。」

綠珠小姐也不想再睡，就匆匆的起來了。她對於那老婆子的印象壞得很，因爲她對於那破書箱，趁她們不注意的時候，就注意過不少回。

「她那裏是來幫我們的忙，簡直就是注意那一箱書。」

綠珠小姐背了老婆子向媽媽說。媽媽道：

「給了他不就完了嗎？有什麼用？」

「我並不是不給他，那筱峯的樣子實在是太可惡了。一到我們這裏就東張西望的，看見書就要書，該有多可惡。」

結果，這一箱子書終究給了筱峯。那老婆子自從書拿走了之後，也就不再來幫忙了。不過有一件事足使她們母女愜意的，就是筱峯來約她們去看那所老屋。並且告訴她們，他已經叫人收拾好了兩間房，讓她們母女去住了。

「那一天？」

「就是明天？好不好？」筱峯露出一臉的假笑。接着說：

「我爲了打掃房屋，真是費了不少的事。屋子裏不是堆的破東西，就是滿佈了灰塵。」

「我們那屋子房屋多得很。」綠珠這樣反駁他。他說：

「小姐，你不知道，譬如原來的倉房，我能給你們住嗎？原來的廚房，你們不能住。門房，你們也不能住，你們只能住前一進的上房，後一進是祖老太太住的，她住的那一間，裏面有她的像，還放了她的東西，我們不敢動，你去住了，你也有點怕！」

「我不怕！」綠珠笑着說。

「好！不怕！不怕！小姐，你去看過了再說話罷！」

### 三

第二天。母女兩個人由筱峯領着去看那所老屋了。

這是一所很大的屋子，除去筱峯說的那些門房，廚房，倉房，上房之外，還有廳堂，院落，書齋，及花園。上房就有兩進，後一進是祖老太太住過的，灰塵只略略的打掃了一遍，前進已經弄清爽了讓她們母女去住。筱峯母子住的就是書齋。這所房子就是大，此外並無可取的地方。要是說住，她們租的房子就比這一所好得多。她們看了一遍，雖然覺得住在裏面不甚樂意。但總是自家祖上的房屋，而且又是自己要住的，人家替你打掃好了，又怎麼能說不住呢？

她們隨着筱峯周游了一遍，覺得還是那所大的花園，最爲曲折美觀，現在雖是荒蕪滿目，仍舊可以想到當時的美麗。園是在屋的後右側，通園的門，原是有走廊和房子的，如今只能看出痕跡來，這就是以前火燒的成

續。園裏面全是些雜草和竹樹，花是一點也沒有了。在雜草竹樹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假山，假山下還有一個很大很長的石洞。筱峯一面向她們說，洞裏是好久無人進去過，也許裏面有蛇和其他的毒蟲。

園的西角，有一所高臺，是磚石砌成的，四面的花紋，非常美麗，南角還有一個小池，池旁有小亭大樹。

她們匆匆的看了一遍，筱峯所僱的人已將她們行李搬來了。她們回房去整理牀鋪。這第一天的晚餐是在筱峯處吃的。在這一餐晚飯之中，她們知道了。筱峯的曾祖，就是綠珠會祖的僕人，祖父就是這屋子裏的園丁，母親是在這屋子裏服侍祖老太太的。筱峯自己就是這裏的管屋人了。因爲有了這許多關係，筱峯便提到審譜的話。

「小姐自然看見這個審譜的。」

「審譜？」綠珠小姐故作驚奇的狀態望着他。

「我不但是沒有看見過，聽也沒有聽見過。」

「那末這次回鄉做什麼？」

「避亂呀！」

「避亂最好是到上海去，爲什麼走到這窮的家鄉來？」

「我們沒有錢！」媽媽笑着這樣說。筱峯道：

「如果有審譜，拿出來大家看一看。財是你們的，還怕我搶了你們的。就是我能搶，還要我有福承受呵！我只想分潤一點，來度我們將來的苦生活，大的希望我



是沒有的，但是我有力量幫你們的忙，只拿一點幫忙的工錢！」

「什麼審譜？」母女一同的回着。

「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

「沒有看見過？」筱峯連連地冷笑着。這一餐飯的情分，就被他那笑態消滅的毫無剩餘了。

從這次笑聲之後，筱峯就一直沒有笑過，這一餐飯吃的可以說是非常莊嚴。但是在這一餐吃過了之後，綠珠母女便感到這事態的嚴重了。這樣一所大的房子，從書齋一直走到上房，就是一段很長的路，路上還有磚瓦散布着，小小的一盞燈籠，真像鬼火一樣，加之那風吹樹響，就分外使人有些驚懼了。

筱峯祇給了她們一盞破燈籠，燭影搖搖地她們連摸帶走的來到了上房，那恐懼的心，稍稍寬鬆了一些。綠珠道：

「拿了書還不知足，他的好感是不容易取得的。審譜……」

媽媽趕緊止住她道：

「豈不聽人家說牆有縫壁有耳嗎？」

綠珠小姐不敢說什麼，她只靜靜的聽着，窗外風聲颯颯地，也不知道是有人在竊聽，還是沒有人在竊聽。

她們燃起了兩盞菜油燈各自到房中睡覺了。

綠珠雖然進了被，可是她怎麼能睡得着。她側耳聽着，好像外面有人蹣手蹣足在走路的聲音。她真是有些

恐懼，再聽一聽媽媽的動靜，媽媽已入睡鄉，那輕微的鼾聲，已經發出來了。

她睡在被中，有一陣陣輕微的汗發出，偷眼看看窗外，更沒有一些月色，暗想今天是陰歷十二，應該是有月光的，怎麼看不見？外面的風仍在吹着，大約天氣已經變了。

她就這樣胡亂的想着，恐懼之心，便漸漸地淡下去了。她想到以後的日子不容易，在這樣一個危機四伏，惡念叢生的環境裏。

「我們非要有個幫手不行的。」

說到幫手，幫手又從什麼地方來？在這個村子裏，村人當然全是筱峯一黨，我們和他們太生疏了。況且他們還以為我們有錢，在我們頭上刮一筆錢纔好。

她想來想去，只有會華是自己唯一的幫手，明天就去找會華罷！

會華的地址，離她們所住的地方不過三里路。可是她遇見會華的所在，却在一個小山邊。這小山上有一個廟，山頂上還有一個亭子，會華因為遊山，方來到此地的。

「怎麼，你也來遊山嗎？伯母怎麼沒有來？」

「我不是來遊山的，是來找你的。」

「找我，我怕你已經把我忘了呢？」

「我……我怎麼會忘了你！」

綠珠小姐找人幫忙的心思却是太熱烈了。她看見了

會華，不自主地表現着，像遇了久別的同性朋友，她真是十分柔媚的說着上列的一句話。這位坦白率真的會華，真是心旌搖搖不能自主了。他很直率地挽了她，也不顧這是鄉間還是城市，笑着說：

「我們一同到山上玩玩去。」

綠珠小姐也並沒有拒絕，便和他一道上了山，山上是有石級的，石級轉兩個灣便到了廟。他們並沒有進廟，只在廟傍一個小亭中，憑欄並肩的望着。會華說：

「你不會忘記我？」

「怎麼敢！」綠珠露出十分可愛的笑容。

會華不說話，睜了兩隻大眼望着她。會華的大眼中有猛烈的光，猛烈的愛。她並沒有看出來。她的頭低着，髮香由體溫蒸發出來，攪入會華的鼻子裏。

會華有點迷了。

她的頭仍低着。會華由她的耳邊斜裏看到她的粉腮，她的朱唇。

朱唇裏的話香輕透出來了。

「華哥，我願你以後做我的一個保護者。」

她是用一片真誠說出來的。可是會華誤會了。他真是驚喜若狂。他想「保護者」是個什麼人？那不就是丈夫嗎？自己那有這樣的福氣，他沒有方法回答，他憑着一時蓬勃燃燒起來的愛火去接一個吻，算做最親愛最忠誠的回答。他猛烈的抱住她，接了一個吻。

這一個吻接錯了！

但是會華不知道。他只覺得她在他的懷抱中用盡生平之力掙扎着。他的手陡然一鬆，叭噠一個耳光便打自己臉上了。

清脆的聲響把會華從甜夢中打醒了，他呆呆望綠珠小姐那一副變色的面容。

「我以為你是一個正直君子，那知道竟是個輕薄小人。」

「我……我錯了嗎？是你向我求婚哪！」

會華莊嚴的說着。

「誰向你求婚？」

「你不是求婚？爲什麼要我做你的保護人，保護人就是你的丈夫，做了你的丈夫，纔能保護你！」

倘若會華是一個浮滑少年，這些話就使她更是氣惱了。無奈會華是用很莊嚴的臉說出來的。他只有誠實，並無輕薄。綠珠向他望一望，覺得自己真是啼笑皆非。一怒便獨自跑下了山。

會華並不追趕她，只站在亭前，大聲的說着：

「小姐！我愛你是一片真心，所以纔這樣做的。」

#### 四

綠珠小姐跑回了家，坐在那裏呆了大半天。

她想這條路放棄了罷！

同時自己警戒着自己，決不要再想起會華。

因爲每天只吃兩餐，所以晚飯吃的特別早。今天又

是祖母的忌辰，媽媽辦了兩樣菜，開了祖母住的那個房上一個供。綠珠小姐行過了禮之後，便把祖母那幾隻衣箱翻了翻，裏面盡是祖母以前穿的古式衣服。有些還是很新的。

她們上過供，便把菜移到房內來自己吃，因為上供就攔了時光，吃飯的時節，已經是皓月東升了。

綠珠小姐看見了月光，就想到昨晚的足音。她想到果今天晚上再要有足音，那就更怕人了。月光底下是看得清的，看見了豈不害怕？

媽媽照着往常的例，吃過飯後吸幾袋水煙，一會兒功夫就入睡了。綠珠小姐雖進了被，仍和昨晚一樣的睡不着，不但是睡不着，而且格外的有精神。昨晚只是懼怕，今晚，在懼怕之外，還加上好奇。

約摸九點鐘的時候，外面的足音又起來了。因為外面月光很明亮，她始終不敢向窗外望。她用被蒙了頭，蒙了好久，自己實在有些忍受不住了。自強之火在她心中燃燒着，她想：

「我看也是怕，不看還是怕。爲什麼不看一看。」想着她憑着一時的勇氣，將頭伸出了被，跳下了牀，向窗外一望，一陣足音帶了一個人影奔到遠處去了。

「這是人，決不是鬼。」

她復縱進了被，心中這樣的想着。

「要是人，便是筱峯，不會是別人的。」

「筱峯爲什麼來？」

她找不出適當的答案。

「也許是一個小賊，預備來偷我們的東西。」

「我們只有一肩行李，一對逃難的人，又有什麼偷的，況且，東西都在媽媽的房裏，在我窗前窺探做什麼？」

她把這幾層意思合攏起來想了一下，就得出一個答案來了。

「筱峯把破書箱拿了去，是預備找審譜的，可是他已經找不着了。找不着他是不肯放棄的，他疑心審譜在我這裏。既在我這裏，我自然是要加以研究了。他預料我研究的時候必定在晚間，所以他就來窺探。窺探的目的是什麼？那不是偷就定然是搶了。」

她肯定了自己的答案，並且覺得自己在晚間從未把審譜拿出來看過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倘使自己真的拿出來，也許他會闖進來搶了去，也許……」

她繼續想着。

「他自己決不敢進來搶的，因為我們認得他的臉。」

「也許……」

她的心思又轉向另一方面。

「也許他會裝作一個鬼來唬我們一下，那我不單是要失去了審譜，而且魂膽都要嚇掉了的。」

一縷靈機陡然顯現於她的腦內了。她想他能裝鬼，難道我不能裝？

「他們不敢移動我祖母的東西，一定是怕她老人家。她老人家的衣服還在箱子裏，我何不穿起來和他們玩耍一回呢？况且，我的臉本來就有些像祖老太太。」

想着她在被中笑起來，胆子就更加大了。

第二天是個晴天，綠珠小姐早晨就想到晚上的月亮。如今她的胆量真是大起來了。她把這件事當作遊戲。

「如果真是筱峯，這次看過了之後，管叫他膽落魂飛，下次絕對是不敢再來了。我爲什麼要會華做我的保護人，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保護人。」

在吃晚飯之前，她就將房門鑰匙拿到手中，背了媽媽去看一回，自己覺得裝扮起來極其便當。衣服本來是很寬大的，裙子也是向腰間一束就是，下面的鞋，根本就用不着換，人家決計看不出。就是頭髮最困難。她看了看相片，是有一頂帽子在頭上的，爲了找帽子，她竟費去了不少的時光。

從祖老太太這一進到她們住的那一進，中間要經過一個院子的。進院子的門口，還有一扇屏風。

「我穿上衣服躲在屏風後面看，他來的時候，我慢兒地從屏後轉出來。」

想罷，她虛掩了祖老太太的房門，自己走出來等着吃飯兼等着媽媽上牀去睡覺。

一切都照平時一般，媽媽在晚飯之後，吸上幾袋水煙就去睡覺了。綠珠小姐非常的奮興，像是一個最愛演戲的人，今晚得着了機會讓她化裝試演。她先在自己房

內點上了一盞燈，然後帶了一枝短燭便奔到祖老太太房裏去化裝了。

正如她說的，化裝是件容易的事。所怕的就是沒有人看她的戲。她化裝之後，對鏡子看一看，自己就是祖母，倘使再在臉上加一些縐紋。

她連忙跑到屏後去看，看不見有人來。去靜靜地聽也聽不見人的聲息。暗想別是他今晚不來了，自己就白費了這些事。她一再的等，一再的看。真是有些不耐煩了。她跑到祖母的房間裏，坐在椅子上嘆氣。

綠珠小姐是沒有方法叫筱峯來的。况且，來的人究竟是不是筱峯，尙在不可知之列。她幾次跑到屏風後去聽去看，所得的也不過是一陣陣的小風，和那如水銀瀉地的明月。

她原先的興趣是十分濃厚的，幾次一走動，興趣就完全減下去了。她在那黯淡的燭影下，來往的踱着，真沒有勇氣再到那屏風後面了。

正當她萬分無賴的時候，她遙聽着門口哎呀的叫了一聲。接着什麼聲息也沒有了。她大着胆子拿了蠟燭去看，果然是筱峯唬倒了在門邊。

這真是使她驚異的。她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在她的意思是那來的人一見了她，唬跑了就了事。她想不到會哎呀地叫了一聲，更想不到會睡在地下像死的一般。

她急急的拿了蠟燭跑到前面書齋裏去叫那老婆子。

那裙子幾乎絆了她一交。她悚然地驚覺了自己爲遮蓋腳的原故，把裙子束的太下了。但是穿了這種服裝怎麼能到前面去？於是又急急的跑回去，把衣服帽子脫下來，糊亂地放在箱中，復行拿了蠟燭到前面去叫老婆子。

老婆子也夢想不到筱峯會倒在後面地下的。她這一驚真驚得非同小可，連忙和她奔到後面來。一陣亂叫亂喊的便把綠珠小姐的媽媽驚醒，穿衣下牀，急急走過來。到底還是她的神志最清醒，沖了一點熱的薑水把筱峯灌醒了。

「祖老太太！祖老太太！」

筱峯失神的叫着。綠珠道：

「那兒來的祖老太太？」

「在那個房裏，把我的魂都唬掉了。」

誰都不能明白這是一會什麼事。只有綠珠小姐最明白。最明白的人不能明白地說出來，還和一班糊塗的人糊塗的談論着。

事情已經過去了，誰也沒有看見祖老太太。可喜的是筱峯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到祖老太太的罰。也許冥冥之中祖老太太仍在藏着呢？大家不敢多說話，這是睡覺的時候了，大家悶沉沉的各自去睡覺。

## 五

第二天的中午，綠珠小姐心中十分的着急。昨天晚上她就想着，自己不救筱峯，自己的心裏不忍。救了筱

峯，筱峯一定會明白的。祖老太太真的顯魂，房裏又那裏來的蠟燭光？

鬼是不能先點起蠟燭然後纔露面的。筱峯之所以來到祖老太太那一進，也正是他從屏風前面看見那微露的燭光。燭光就是一個大破綻。自己這一番心機，是弄巧反成拙了。

筱峯知道了是自己扮的，那還了得。他那樣一個奸詐的人，他肯放我過去不作報復嗎？不會的！決不會的！！

今早他和他的媽買了香燭去到祖母房中禱告的。他看見祖母的衣箱沒有鎖。他曾經掀開箱蓋，看見裏面凌亂的衣裙，他向自己望了望。自己的臉不是很像祖老太太的臉嗎？

她越想越覺得筱峯知道了一切，越想就越有些怕。她想這是危險的，也許他的報復就在今晚呢！

綠珠小姐真是十分的怕，她望着院中的太陽光，就想到晚間的月亮。今晚自己是不能行動自如了，要裝鬼也裝不成了。今晚也許筱峯還要來。今晚的來不是偷東西，不是窺探，是報復，是做對於自己最不利的事。

她想着自己的前途，真是十分的危險。而且危險也許就在今宵。今宵有誰幫自己的忙？

「幫忙」兩個字入了她的腦內。會華的印象也就同時走入她的腦內了。在這窮鄉僻壤的所在，誰是幫忙的人。除了會華又有誰呢？

時光已經過午了。如果不去找會華，今晚的危險也許免不了。她也無暇作深切的思索。便把那三張圖取出來密密地藏在懷中去找會華。

兩人見了面，各人的心裏好像都有說不出的特殊情境。他們相對着好半天沒有說話。臉上都是紅紅的。綠珠小姐的頭不禁低下來了，她好像是不勝其嬌羞似的。這也不能怪她，前次游山的時候，是自己先跑的。人家在後面說着叫着，自己都沒有理他。

會華是個坦白的人，他看見綠珠小姐又是那一種狀態，他說：

「我是個笨人，我真看不出你，你今天來是罵我的，還是找我出去玩，還是要我做你的……」

「不是保護人，是幫手了。」

她說着發出十分嫵媚的笑容。會華向她望了望。又說道：

「我們到那裏去談一回。」

「最好在沒有什麼人的地方。」

「還是到那個山上去，那山頂上有一個小亭子。」

綠珠點了點頭，兩個人便一同到那山上去了。

他們來到小亭中的時節，綠珠真想把那圖拿出來和他研究一番。但是看看他的面部很莊嚴，她又沒有那個胆量，她屢次的望着他。他道：

「你叫我做幫手，到底給我多少錢一天的工錢呢？」

「工錢？」綠珠真想不到他會說出這句話。

「自然是工錢了。我想我們兩個人既不是朋友，也不是親戚，更不是同學，同姓。只有討工錢最沒有危險，否則我又憑着什麼，替你幫忙？」

他振振有詞的說着，綠珠覺得真是沒有一些辦法，她不好說給工錢，又不好說不給。她想了半天，笑道：

「你要多少工錢呢？」

「世界上出賣勞力的人，從來沒自定工錢的，不管精神的還是肉體的，一概由資本家定價。」

這一下却把綠珠小姐難住了。她不是資本家，也不想剝削勞工，怎麼好定？她說：

「你這就把我難死了。」

「有什麼難？」

「我怎麼好定價？」

「不好定價，我就不能幫你的忙了。」

說着他就想走，可是把綠珠小姐急壞了，她怎麼能放他走？她自己焉能白白地出來這一陣？她說：

「你坐一會兒，讓我想一想。」

「你說出一個價錢來好了。」

「你這個人！」綠珠露出一種抱怨的神氣。

「你知道我要你幫忙的是一件什麼事？」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好定工錢？也許你聽我說出來之後，會感到不願意呢！」

這句話倒使會華聽得進，他望着她。她說：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老屋子裏去住了。我們老屋裏是有藏金的。」

「你告訴我這些做什麼？」

「金子是藏在那裏要我們去取呀！」

「你自己去取好了，如果你取不動的話，可以找兩個粗工。用不着我。」

「金子藏的地方，當然是祕密的，我們要知道那個地方，就不得不借助一種圖，這種圖叫做審譜。審譜是很難猜測的圖，所以我帶來給你看看。」

這一下却把會華的興趣打起來了。他說：

「審譜？」

他就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名詞。這一次却給了綠珠的機會從身邊拿出來了。她帶笑着說：

「你看！」

會華接過來一看，圖一共是三張，簡單的很。第一張是那所房屋的平面圖。圖上面有三處點了紅點。會華道：

「這是一張極其容易看出來的圖，倘使是真的審譜的話，這三個紅點當然就是審藏的所在了。我沒有到那裏去過，你告訴我這三個紅點所在，是什麼房間。」

「這是很容易的事，我也看得明白。不過沒有那樣簡單。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那三個紅點的所在。第一個紅點是在先祖母住的房間裏，第二個紅點在園中的西南

角，第三個紅點在園的中央。」

「西南角有些什麼呢？」會華忍不住的問。綠珠小姐想了一刻道：

「這倒沒有十分注意，恐怕是一座玩月台，一個小池塘。」

「中央呢？」

「園中盡是些雜草竹樹，中央，中央是什麼，恐怕是一個假山和石洞。」

會華又想了一刻，說道：

「這倒不容易，因為祖老太太的房是有門窗地板和雜物，不易看出痕跡來，園中呢，自然比較容易看得出來些。可是我們看得出，人家也能看得出，恐怕這東西，早就給人拿去了。」

「那有這樣的簡單，如果是這樣簡單，我們更用不着什麼審譜了，你看還有這兩張。」

會華仔細一看，這兩張他真是猜不透裏面的深意了。一張上面畫的是一朵花，放在一個檯上，檯下面有一個小圈，圈下有一個長方形的東西。此外什麼也沒有了。另一張是一所房子，房子裏面像是一個香爐模樣，爐下有曲線有虛線，虛線一共是兩條，從一個頭上分出來的。一條的末端，畫了一個圈，另一條的末端，畫了一個卍字。

會華上下移轉的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一些意思來。綠珠笑起來道：



「難罷！我看了好幾次，也看不出一個道理來的。」

會華雖然看不懂，他却不輸這口氣。他說：

「倘使我去看看你那所房子，或者我能看得懂。」

「好！今天你就去看一看。」

會華向窗外看看，日影已經西斜了。

「天時已經不早，回去不知道可來得及。」

「有什麼關係，你走路是那麼快。我們不就攔，就去罷！」

綠珠一面把圖摺起藏在懷中，很喜悅的挽了他的手，會華也不像剛纔那樣冷冷地，他無條件地伴她下了山。

## 六

會華原是一個剛強的人，到了綠珠的家裏，他的剛強之氣，已經沒有了。這裏的原因，不僅是綠珠和他笑語聲喧的談着，尤其是綠珠的媽媽，招待他非常殷勤，爲他燒了水替他新泡了一壺茶之外，還到門口小店裏買了一點茶食。

「就在我們這兒吃晚餐罷！」

「那真不敢打擾！」

綠珠笑起來道：

「你不知道，我們家每天只吃兩餐，現在就是吃晚餐的時候了。」

「我們也是吃兩餐的。」

「我們生活既然是很相同的，你就在我們這裏吃罷！」媽媽笑着這樣說。綠珠道：

「吃過飯我們一同再出去走走。這幾天月色真好呀！」

綠珠笑着向他丟了一個眼色，意思好像不要使媽媽知道。

一切都如綠珠所擬定的。他們在吃過飯之後，雙雙的來到那所荒園了。這是一個很魯莽的決定，綠珠並沒有經過深長的考慮。她只顧想到了自己一個人晚間在房裏的可怕，却忘記了兩個人晚間到園中的可怕。筱峯誠如綠珠所逆料的，他想着昨晚所見的祖老太太，定然是綠珠所化裝的。鬼怎麼會立在燈前？況且，今早自己去燒香的時候，明明地看見箱中的衣服凌亂的放着，明明地看見那凌亂的衣服，就是昨晚祖老太太的衣服，明明地看見綠珠對自己燒香，有了深切的注意，綠珠的臉像誰？不是像祖老太太嗎？

這一個下午，在綠珠去找會華的時候，筱峯真是越想越氣，尤其是自己一個堂堂的男子上了一个小女子的當，這口氣怎麼平得下去？他看見綠珠帶了一個男孩子走進來，心裏就盤算着要給他們一點虧吃。如今，再看見了他們雙雙的走到園中去，他想這真是自己報復的時候了。

他急急忙忙的跑到西書齋，找了一套以前送殯的所

丟下的蕨衣和一根哭喪棒，急急奔到園裏來了。

園裏的草樹雜亂的生着，掩沒一個人的身體是件極其容易的事。當筱峯進入園中的時候。綠珠和會華已經到了玩月台下了。筱峯遠遠地看着會華的身材雖不高大，却相當的強壯。

「也許自己露面的時候，被他打倒呢？」

他心裏有一點恐懼。但是已經進來了，就叫做一不做，二不休。自己縱然瘦弱，手中還有一根很粗的哭喪棒兒。況且，自己還有這一身衣服，他們在這個天黑的荒園中，是不會不怕的。一怕，胆子就要怯。胆怯，全身的力量就要減少了。筱峯想着胆子就大了起來。他準備好了這根棒決計向綠珠身上打去。綠珠是沒有什麼抵抗力的。少年當然要護綠珠，那有功夫來和自己對抗。他想定了，便怪叫了一聲。

這真使他們兩個人魂飛胆落的。他們一回頭，一個穿白衣手中拿了哭喪棒兒的向他們趕來了。會華的胆子雖然大，這時候也不由得不驚，況且，他手中還有一根棒。他急急的攙了綠珠向園門外奔。

但是，他們怎麼能奔出這個園？園門老早就被筱峯給關好了。他們還沒有跑到園門，筱峯已經趕上來了。他手中的棒亂舞着，口內還吱吱的叫。

會華想着這是一個什麼東西？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鬼呢？園門已然關了，就只好攙了綠珠，轉身跑到園的中央，假山的一個石洞，已臨到他的目前了。會華說：

「你在洞裏避一下，讓我來擋他一陣，這傢伙一定是個人，不是一個鬼，我是不怕他的。」

說着他就把綠珠朝石洞裏面推。他那裏知道石洞裏有些什麼。可是綠珠到了石洞，恐懼便格外加深了。她聽見筱峯說過裏面有蛇還有其他毒蟲。那洞中的涼氣，一陣陣吐到外面來，她真是怕極了。她說：

「我一個人，我不敢，你也進來。」

她用力的把會華一拉。說時遲那時快，筱峯已經趕來，一棒已經向頭上打下來。會華將身一閃，就被綠珠拉的他一交摔到洞中，那洞門叭的一聲就關起來了。

如今，裏面是一片漆黑，外面一點聲音也聽不見。會華雖然想開那扇門，可是他用盡平生之力，莫想動它分毫。

他埋怨綠珠道：

「這石洞是有機關的，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綠珠道：

「我怎麼會知道有機關，我只知道這裏有個石洞。」

「你沒有進來過？」

「我那有這個胆量，筱峯告訴我裏面有蛇有毒蟲呢？」

「筱峯？筱峯是個什麼人？」

綠珠沒有法，就把自己怎樣找窖譜，怎樣聽見足音，怎樣扮祖老太太以及筱峯唬的暈過去，燒香，開箱，

看衣服，自己因為恐懼而去找他的事，統統都說了出來。着，他開門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總不能睡着了被他捉了去！」

「那麼今天一定是筱峯裝束來報復了。」

「怎麼不是他，一定是他。」

「他！他是知道這石洞機關，我們不知道，我們就該死了。我們被關在裏面，什麼時候纔得出去？」

「我媽會找我的！」

「到那裏找？她知道你在石洞裏嗎？」

「不知道！我們到園裏，恐怕她都不知道，也許她還疑心我們出去賞月呢？」

會華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嘆氣？」

「我的媽，還等着我回家去吃飯呢？」

「我真是深覺得對你不住。」綠珠的聲音不覺有點悽惶，她的頭已經伏上了會華的肩，那眼淚也就不禁流下來了。

會華也知道她在傷心，心裏雖有埋怨的意思，也不敢說出來。他只好安慰着她說：

「橫豎一時也不得出去。你坐一下罷！剛纔奔跑了一陣，你也疲乏了。」

但是綠珠那裏肯，她只是說：

「我實在是對不住你！」會華道：

「我和你一道坐下罷！我們靠着這個門，倘使我們睡着了，他來開門，我們也會醒的。倘使在別的地方睡

去！」

「他是不會來開門的。」

「我看門終久是會開的。我們和他沒有深仇大恨，爲什麼要餓死我們？」

「餓死我們他也得不着嘗！」她嘆了一口氣，便和會華一同靠着門坐下去了。

筱峯真的想餓死他們嗎？當然是沒有這重心思的。不過他看見洞門關起來之後，他却真有無上的快慰。他想到了半夜，他們還不回來，綠珠的媽一定要發急的，我便可以以此爲要挾，叫她把窖譜交出來。

他和她的媽商議好了叫她去進行，說他們一定是在外面走失了路途，如果肯把窖譜交出來的話，筱峯立刻便去派人把他們找回來。

可憐綠珠的媽那裏知道什麼窖譜呢？她在她女兒書桌抽屜翻了半天只翻了一冊，祖老太爺手抄的孟浩然詩集。

這一晚，真是痛苦的一晚，尤其是會華和綠珠，真添了無限的辛酸，無限的悵惘。到了次日清晨，洞裏忽然看見有一線光輝，他們趕緊站起來去看，那石洞中原來有一個小孔，光就是從那小孔中透進來的。正當他們望的時候，上面就有水澆下來，他們趕緊走避，那水一直向石洞門口流，他們就不得不走到石洞的後一端了。石洞的後一端，雖然比前一端高些，但是非常窄狹

污穢，而且氣味也難聞得很。加之肚皮飢餓，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去，綠珠不覺悲從中來。她就着那小孔中射出來的光線看着會華的臉，他也是十分的焦急。綠珠倚依偎着他，心裏覺得十分過意不去。她說：

「我們兩個人真是萍水相逢的朋友，我竟想不到會使你受到這種磨難。這種磨難不知道那一天纔能受得完了。也許他們會狠心讓我們死在洞中呢！」

「不會的！」會華安慰着她。但是不是真的不會，會華自己又何嘗知道。綠珠望了望他，就不覺十分的傷心起來了。她傷心了一刻，說道：

「我死，是沒有什麼可惜的。你爲什麼要爲我犧牲到這樣的地步？」

她的真情至此已經盡情的流露出來了。她說：

「自從我們相識之後，我知道你是愛我的。我並不是不愛你，不過我是過於有一些做作，想起來是真對不住你的。現在生死存亡，都不可知。我能和你相處一刻，即當以我這全部身心來安慰你以圖報於萬一。」

說着她就緊緊地抱着會華，因爲愛到了極峯，反而啼哭起來了。

這是一個十分纏綿的局面。他們緊緊地擁抱着已經挨到洞的極端，不想會華的背，觸動了機紐，石洞的後一端忽然開了一個門！這真是使他們大喜過望的，他們看着這石門之後是一個石級，循着石級走上去，竟到了家廟的神龕中。

會華四面的看一看，忽然覺悟到昨天看的那一幅圖，並不是審，不過是這石洞的出路而已。他們在石階喘息了一下。會華道：

「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

「你把那圖拿出來再看一下。第三個圖我是全部明瞭了。」

說着他便叫綠珠把第三個圖拿出來，指着給她看。說道：

「這個房屋就是家廟，爲表示是家廟，所以就畫了一個香爐。這曲折的線，我也明白了，那就是石級。虛線呢，自然就是指着地道了。」

他越看越覺得對，越說越覺得有趣味。

「虛線的一端是有一個小圈的，這圈當然就是指的石洞。」

「我明白了。凡是圈都表示着是有洞的，你看那第二張上，不也是有小圈嗎？圈定然是洞的表示。」

「還有一條虛線的一端是個卍字，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綠珠笑着問他，他看了半天，也猜不出是個什麼意思，只說：

「我們慢慢的來，總會知道的。」綠珠道：

「像這樣的苦我已經吃够。我真沒有勇氣去再行研究了。」

## 七

這一次的遭遇可以說是綠珠的精神上是一重大的刺激。他們撲去身上的灰塵，預備走回去的時候，綠珠說：

「以往的一切，讓我們忘掉它罷，你回去說不說？」

「說什麼？這樣一件失敗的事！」

會華這樣的說。綠珠道：

「我也是這個意思。我們決不說，看他第二着是些什麼？他所要的不過是審譜，我把審譜交給你好了。在你處他是無法拿去的，況且，他也不會知道在你處。」

「放在我處，這樣一件重要的東西！」

「有什麼重要？」綠珠不禁笑起來，隨又接着說：

「你知道這審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那又有什麼用？」

「到底是一張暗示的圖。」

「這樣簡單的圖，誰不記得，你拿去好了。省得放在我處提心吊胆的。」

說着他便將圖拿出來交給會華，會華也沒有再說什麼，就裝到懷中了。

「我們決不向人說這一切的經過。」

「決不說！」

他們互相的叮囑着，彼此笑着道了別。

這件事在會華那一面是沒有什麼希奇的，雖然他的媽有點不放心，但是看見兒子回來，也就沒有什麼話說了。她知道從自己住的村莊離綠珠的家是很遠的，綠珠的家，房子十分的大，難道還沒有地方給會華住一夜？

但是，在綠珠一方面却不然了。她媽問她到什麼地方去的，她始終抿着嘴兒笑而不答。媽媽知道她是和會華一同出去賞月的，回來身上竟有這一身的泥。她心裏暗下想着，不必追問罷，橫豎女兒已經回來了。她不希望因為追問的原故，給人家多一個造謠生事的機會。

希望終究是難成事實的。你越希望人家不要造謠言，不要生事，人家却偏要造謠言，偏要生事。兩天之後，全村都充滿了會華與綠珠做出醜事的謠言。

謠言一逕傳佈着，綠珠也不加一毫分辯，就是媽媽再問她，她也還是笑而不答。筱峯呢，却露骨的向人說，他們是在花園做了苟且之事，驚動了家神，家神託夢給他的。

這件事變得嚴重起來是由於那天會華到綠珠家裏來的時候。他來的原因，乃是得了那幾張圖加以研究，興趣就格外來得濃。他心裏並沒有財的觀念，也沒有愛的觀念，也沒有什麼幫助綠珠的觀念。他把這件事當作一個極有興趣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很希望有個適當的解決。

他是來察勘的，不是來看綠珠。他以為那第二張圖

一定是指她的祖母房間裏。

「花是指的什麼呢？」

「檯又是什麼呢？檯下有一個小圈，圈一定是個洞。那長方形的東西又是什麼呢？」

這一切等等的問題，都在他腦中旋轉着，如果沒有解決，他心裏就非常難過。

他到綠珠家裏來，是叫綠珠帶他去看的。想不到他們來到祖母住的房間的時節，外面的人聲嘈雜，接着就有一羣人走進來了。

這一羣人中，無疑地有筱峯在內的，爲首的一個人，是個老翁，他就是這村中的族長。他一進來就指揮着跟他來的人把會華兩手反背的捉住。隨後有人端了一張椅子給他坐着，他一面摸着鬚鬚。慢慢地說：

「你是會家村的人，不該在我們村裏做出無法無天的事。你玷污了我們的閨女，驚動了我們的家神。今天我們非得剝掉你的衣服，在你身上掛一點紅，來除除我們的晦氣。」

這真是晴天中一個霹靂。他們兩人的臉，顏色都變白了。會華雖有些氣力，他怎麼是這些人的對手？綠珠心裏就更加急，她知道他們立刻會剝掉他的衣服，將他鞭打到出血的程度的。她不能忍，她心中一急。智慧便生出來了。她忽然將臉色一沉，理直氣壯的說：

「族長知道他是我的什麼人？」

「是你的什麼人？」

「他是我的丈夫！」

「是你的丈夫？」族長和筱峯的臉上，全露出驚奇之色，那些捉會華的人，手也就鬆下來了。

綠珠小姐看了這種情形，胆子便格外大。她說：

「你們不能禁止我有個丈夫，我怎麼能叫我的丈夫不到我這裏來！」

「丈夫？爲什麼不和他一起住？」

「誰說不在一起？因爲他那邊的房子還沒有弄好，我一時也捨不得離開我的媽。究竟住在他那邊還是住在我這邊，現在還不能說定。」

「你們幾時結的婚？」

「路上的小客棧裏。我們母女兩個人有誰照應？我們是沒有人理只有人欺的。我們不能沒有會華照應我們。我們回到家鄉，誰替我們租房子。誰替我們買鍋匙碗盞，誰替我們買桌椅牀檯？都是他！他爲什麼這樣做，因爲他是我的丈夫？」

族長沒有話說了。筱峯說：

「誰替你們做的媒人？誰是你們的證人？」

「我們是自由結婚的。我們的證人，是天，是先父，是活着的媽媽。你們難道沒有看見我們一身的重孝，我們是在孝裏結婚，一切從簡。這叫做常則守經，變則從權！」

她說的真是振振有詞，大家都沒有話說了。筱峯不服氣，他說：

「既是結了婚，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們。」

「你是我的什麼人，爲什麼要告訴你？」

族長也覺得現在是下臺的時候了。他無聊的問着會華：

「你們是結過婚的嗎？」

會華無奈的點點頭。再問綠珠的媽媽，媽媽自然也是隨着女兒承認會華是她的女婿了。

他們這一羣人垂頭喪氣的走出去。只有媽媽站在那裏發楞。綠珠笑向媽媽道：

「天下事無非是戲，世上人何必認真。媽媽，你懂不懂？」

媽媽真不知道這是一幕什麼戲。她搖了搖頭，便自去弄晚飯了。

會華心裏真是十分的喜歡，他所喜歡的不是綠珠剛纔的一番話，乃是這些人垂頭喪氣的走出去，讓他和綠珠有一個研究的機會。他在他們走出去之後，便急急的向她說：

「現在我們可以繼續研究，他們一時不會來的。」

綠珠笑道：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來？」

「這你還看不出嗎？他們是輸了，但是他們不服輸的，他們一定要開個會議另想妙法來對付我們的。」

「你怕嗎？」綠珠笑着向他說。

「我怕什麼？有你保護我！」

「這一次你不是我的保護人，我倒是你的保護人了。」

他們相對的笑着。會華道：

「對於第二個圖，我始終猜不透。花是什麼意思，檯又是什麼？」

「花我是不明白的，檯我却知道。」說着她便引導會華走到祖母牀的後面，那裏有一扇門，開了那扇門就到了一個小院。院中有一個磚砌的花臺。她道：

「這東西和圖中畫的有點像，因爲前後左右沒有第二個臺。」

「也許就是這個東西。」

他叫綠珠把房門關好，一面又復把圖拿出來看了半天。說道：

「一定就是這個東西，上面這朵花，就是表明這臺是種花的嗎？你看，大花之外，還有一枝含苞未放的小花，小花的頭是向下的。分明是指着下面有東西。臺下面不是有個小圈嗎？你知道，小圈就是洞的表示。這臺下有一個洞。洞裏面還有個長方形的東西。也許長方形的東西是個盒子，盒子裏面就是藏金呢！」

綠珠聽了這番話，覺得很有意思，她說：

「怎麼辦？我們須得把這泥土移掉纔行呢？」

「自然！我們現在就動手罷！」

會華說過便動手去移泥土，綠珠一面在那裏幫着忙直到吃晚飯的時候纔把泥土移去了。



## 八

泥土下面是什麼？乃是一塊活動的石板。移去那個石板，果然看見一個洞，洞裏面不是一個長方形的東西，乃是一個陶土製成的罐，再用手到罐中一摸，裏面乃是一個石硯。石硯的後面，刻着幾行字。

藏金之處，在玩月臺下。

金寶一燻，遺吾子孫。

取之者不能得。

愛之者不能得。

私之者不能得。

兩個人看了半天，不禁相顧愕然。

綠珠道：

「還是沒有藏金。藏金之處，還在園中玩月臺下呢？但是，爲什麼取之者不能得，愛之者不能得，私之者不能得呢？」

「這裏面一定大有研究的地方。」

「爲什麼？上面不是明明寫着在玩月臺下嗎？而且第一張圖上的三個紅點，全都有了。這是最末一個紅點，當然也就是藏金的地方。」

「我和你想的正是相反。你說是藏金的地方，我說決不是藏金的地方。第一張圖上根本就沒有藏金的地方。」

的。譬如第一個紅點在園的中央，指的乃是石洞，沒有藏金。第二個紅點就是此處，此處只有一塊硯臺沒有窖藏。兩處都沒有，第三處是不會有的。此其一。再說，這上面明寫着藏金之處，在玩月臺下，臺下決不會有的。如有，後面就沒有那三句了。」

「三句是什麼意思？」

「我以爲是藏金在玩月臺下，取之者不能得。就是沒有，既是沒有，自然就不能得了。」

「怎麼叫愛之者不能得呢？」

「這也是很簡單的。那就是說，假若你因爲愛此藏金而勉強取之，亦必不能得，這裏面定然藏有機關，取之是一定要吃虧的。至於私之者不能得我也懂，那就是要集合羣衆纔能够開掘。」

綠珠不禁笑起來道：

「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掘窖本是一件祕密的事，怎麼會集合衆人呢？」

「所以就不能得呀！」

「我真不相信。」

「你以爲要怎樣解說？」

「我不知道怎樣解說，可是我却不相信你的話。」

會華道：

「我也不過是猜測，怎敢說就是對的！但我們可以試。」

「怎麼試？」綠珠定神的望着他。

「可以叫筱峯去試，他是很愛藏金的，看他能得不能得。」

「我們叫他去？他是不會去的。」

「當然。不過我們不叫他去，他是會去的。只消我們於玩月台下走一踫。」

「對！我們今晚就去走一踫。」

說着他們就藏起石硯，又一同來到園中玩月臺下走了幾踫，又仔細在地下看了幾遍。

第二天早晨，怪事便發生了。原來玩月台前忽然掘開了一個池子。筱峯淹死在池子裏。他的媽媽，已經找了好些人來救他了。

他們把筱峯從池裏撈起來之後，老婆子一面哭着，一面硬說這池子底下有藏金。她不說筱峯受了會華和綠珠的暗誘，却說她兒子眼看着有白老鼠在這裏跳來跳去，所以纔起一個大早，到此地來掘的。因為她兒子力量小，一不當心，失足落水便爬不上來。

「他怎麼知道這裏有個池子，自然池子裏面藏着東西，你們如果幫忙來取的話，倘使有藏金，自然要重謝你們的。」

族長也在池邊站着，他看出這池上的一塊石板，實在是一個機關。石板上面原是蓋着土，把土移去之後，便看見石板上有個拉手，再把拉手一拉，石板一翻，人就掉了下去的。

「這裏面當然有東西。」

族長心下暗暗的想着。於是便率領着衆人一面打水，一面派人下去摸，摸來摸去，除去摸着了一個土瓶之外，什麼也沒有。族長把土瓶拿在手中向裏面看，裏面裝着滿滿的石子，他敲碎了土瓶，裏面除去石子更沒有別的東西。

大家非常的失望，都垂頭喪氣的走開。園子裏只留下了一片哭聲，和三五個人的嘆息。

綠珠心裏怎麼樣？自然是十分的喜悅了。她佩服會華的見解。她向會華說：

「私之者不能得，你想的真不錯。倘使筱峯糾合衆人來掘，一掉下去的時候，衆人立刻就把他救起來，那他又怎麼會有生命的危險？如今，大家雖是在救他，可就不容易起死回生了。」會華道：

「我看那土瓶，一定是與藏金有關，雖然裏面盡是石子。那個笨傢伙，看見石子，就把瓶給打破了。我背着衆人，把碎瓶拾起來一片，看了看，上面刻有花紋，你看這是一件多麼寶貴的東西，他們竟沒有注意。」

「你把碎片全拾起來了嗎？」

「不能說一定是全的。」

「讓我看。」

會華遞了一片給她，她看了看，上面竟空無所有。又遞了一片，上面仍舊是空無所有。

「你是在騙人呀！」

「騙人？」會華再遞了一片給她。她仔細一看，上

面刻的正是那一枝含苞未放的花。

「噢！」綠珠驚奇的叫着。會華道：

「我說有關，是不是？」

接着他又拿出幾片來，湊來湊去，也湊不出一個整的花紋來。他不覺嘆了一口氣。

「我想碎片還是不全。」

「不全就要去找呵！這是最後的一着。我們不能讓他功虧一簣！」

「現在不能找，還有人在園裏呢？」

到了快中午的時候，園中的人差不多都散盡了。他們又復行到園中去找碎片，會華連找帶湊的弄了好半天，忽然叫道：

「我知道了，知道了！」

他抱着綠珠痛吻了一次。綠珠叭的一個耳光，又打到他臉上來了。

「怎麼？我們是夫婦，我不能吻你嗎？」

「誰跟你爲夫婦？我們幾時結過婚？」

會華倒楞住了。他說：

「你不記得前天？……」

「前天，是我幫你的忙。你想，要不是那樣說，你準會挨打的。我犧牲了自己來救你，反給你一個討便宜的機會。你想，那些人走了之後，我們可會有夫婦的樣子。一個人總得憑良心……」

她說時樣子好像很莊嚴，會華想的確是有這種情

景的。他呆了，呆了大半天，又說道：

「你那時在洞中，說的話，難道一點也不記得？」

綠珠的臉，不禁有一點紅。她說：

「那時是預備死，所以纔說出那些話來的。如今既是不死，自然以探得藏金爲第一，怎麼能談戀愛呢？」

她臉上發出一絲兒笑意。會華道：

「在洞中的時候也沒有藏金呀？那又是誰在談戀愛？」

綠珠不禁笑了起來道：

「現在究竟不是在洞中呵！」

「不在洞中？」會華有了一點怒意，他說：「如果再回到洞中的話……」

「不必說，此生此世，我是再不去的。」

「不去？也許彼岸的靈魂出現呢？」

「出現也不去！」

「你看！」會華陡然地臉上變了色，就向那洞中跑去。綠珠想不到他有這一着，也就跟他跑了去。那知道了洞口會華已經進了洞，那洞門叭的一聲就關起來了。

綠珠獨自在園中，心裏着實有些怕，她要想找洞門外面的機關，可又找不着。她在外面叫着，裏面一毫無有回音，她沒奈何只好到家廟神龕那裏去等着會華了。當她到了神龕的時候，她覺得神龕有點和以前不同，以前是有個香爐的，現在却沒有香爐，她無奈的連聲叫着會華。會華在裏面應道：

「請你走上神龕扳一扳左面的機紐，否則我是不得出來的。」

她果然站上去扳了一扳，那知神龕一轉，却把她轉到石洞裏面去，任憑她在裏面怎樣扳那機紐，那神龕是一動也不動了。

她在裏面聽見會華在外面笑。一面說：

「現在你在什麼地方，是石洞裏嗎？可以談戀愛了嗎？」

她在神龕裏打的蹦蹦地，嘴裏面叫着：

「會華！會華！你快些放我出來！快些放我出來！」

「不行！你說你此生此世不會再到石洞的呀！」

「不說了！會華！」

「不說？已經說過了。現在請你守你的信言，快些談戀愛罷！」

「我不和你在一起，又怎麼談哩？」

會華不說話，在石階上望着，微笑的對着青天。裏面敲的更利害了。

「會華！會華！放我出來！放我出來！」

會華不理她。

她竟在裏面哭起來了。哭的非常的急，非常的傷心。結果，她哭着說道：

「我們既是很親愛的夫婦，你把我逼到這種地步，你也太很心了罷！」

會華哈哈的一笑，就把龕門轉過來了。綠珠看見會華，就像嬰兒看見了慈母一般，猛撲過來，伏在他的肩頭，哭個不住。

## 九

他們一同回到房內的時候，天色已經不早了。媽媽正在燒飯。會華道：

「媽媽！今天我們一定可以得到窖藏了。」

媽媽笑着不相信。她說：

「你們不要聽他們瞎說什麼黑老鼠白老鼠。前次筱峯硬逼着我要窖譜。不是那天晚上你們沒有回來嗎。他說只要我給他窖譜，他就可以把你們找回來，可憐我在綠珠書桌抽屜中翻來翻去，只翻到了一本手抄的書，交給了他。我也不知道裏面說的是些什麼。今天他却弄到如此結局。」

「我們今天一定能得着的。」

說着他便拉了綠珠一同走到祖母住的那一進了。

今天他們最胆大，更不怕有什麼筱峯族長來。會華很幽閒地把那碎瓶片拿出來放在桌上。綠珠湊來湊去，也看不明白。會華道：

「你明白了嗎？」

「不！你告訴我好了。」

「你看上面有兩個字。」

「對的，是有兩個字，一個是「盤」字，一個是「

溝」字。」

「我就是從那兩個字上明白的。」

「你說說看哪！」

「說說也應該有個代價。」

「又來了！」綠珠瞅了他一眼。會華道：

「我接過兩次吻，就挨過你兩次耳光，今天你如不心服情願的送我到面前來，我是不說的。」

綠珠望了望他，隨即笑着說：

「也許你是騙人呢？」

「騙人？我取出來給你看，好不好？」

說着便將綠珠拉到後面的院中，這本是一個狹長的院子，花臺正在中央。由花臺走向左邊五步的光景，就是一個陰溝，陰溝是有個石蓋的，石蓋上正是卍字花紋。他走到溝左邊一個門前，這門前有一個很大的石門檻，他把石門檻一移，那溝蓋忽然向上一頂，花臺的旁邊牆壁，就露出一個方洞來。會華並不去注意那個方洞，只站在門檻旁邊，一面叫着綠珠說：

「你看。」

綠珠看那石檻下面有一個方洞，方洞的下面鋪的盡是小方石，有一塊小方石上刻了「玩月臺」三個字，會華道：

「這不是玩月臺嗎？藏金就在玩月臺下呢！」

說時他輕輕就拿起了那塊石頭，果然就把藏金取出來了。

綠珠睜大了眼望着他，真像普通人看魔術師的那樣神奇。會華道：

「現在你相信了嗎？」

綠珠真是十分的驚喜，她問道：

「你怎麼會知道的？」

「讓我說給你聽哪！我怎麼會注意那土瓶碎片，這是盛石硯的土罐告訴我的。」說着他就把土罐拿出來，土罐上面同樣有一個含苞未放的小花，花下有兩個字，一個是「左」字，一個是「下」字。「得着土罐的人，自然只顧看裏面的東西，裏面有一塊石硯，而且明刻着藏金之處，對於這土罐自然就不會加以注意了。土罐不注意，就是得着土瓶，也不行，「溝檻」兩個字，你是看不明白的，你知道這屋子有多少溝有多少檻呢？照我的猜想，當初會祖老太太在日，藏金就在這個門檻下，她爲的好拿。你看門檻一移動，溝蓋會起，牆上會開一個洞。你知道洞通什麼地方，那就是通家廟的神龕。說着他把圖取出來。他說：

「你看這房屋下，不是有兩條虛線嗎？虛線就是地道，是我們知道的。一條虛線通石洞，上面畫了一個圈，一條虛線通這裏，上面畫了一個卍字，卍字就是這個溝蓋。會祖老太太爲什麼這樣做？我猜她是防強盜的。強盜一來，她就把門檻一推，取出藏金，鑽入洞中，就到了家廟的龕中了。那龕子做的很精巧，在裏面可以看見外面的人，而且可以旋轉，這是名匠的作品，製造者

決不是此地的人。」

「不是的，我聽爸爸說過，曾祖父造這屋子，是到外面請過有名的工匠。」

「我想着他們到了年老的時候，生怕這一批藏金害了自己的子孫，所以纔做出這一套來的。他們的心思，明白的寫在石硯上，叫愛之者不能得，私之者不能得。大家公分是可以得的。譬如我們得着土罐的時候，不注意石硯，只就着土罐上那一「左」一「下」兩個字去將全院的石頭盡行翻起，挖掘，自然也會得着藏金，不過勞日費時，糾合多人，還要花上一批錢纔辦得到，因為這院子相當的大，鋪地的石塊也太多了。」

再說不注意土罐，只注意土瓶上那一「溝檻」兩個字，勢必也要集合多人，弄壞許多陰溝和門檻纔行的，那不是又合了私之者不能得嗎？」

「我真不明白我的曾祖爲什麼要這樣做？」

「剛纔我不是說怕害了你們嗎？子孫對於先人的遺物不愛不私，當然是最好的了。這些年都沒有人發掘，總算沒有違背先人的意思。」

「我祖母總有點知道，否則她不會住在這裏。」

「也許她是知道的。她和曾祖母是婆媳關係。」

「母親就完全不知道了。」

接着他們笑了一陣。綠珠道：

「有一件事終究是多餘的，何必在方石上刻着望月臺三個字。」曾華笑道：

「這並不是多餘，第一，他告訴了我們正確的所在。第二，我想在那方石硯上刻字的時候，確是想把藏金移在園中的。後來想想不妥當，就還在放在原處。原處又覺得太簡單，推開門檻就看得見，所以又加深一層。已經在石硯刻了玩月臺，何妨也在方石刻上玩月臺，以求虛實並用，表裏符合呢！」

曾華的話已經說安了。綠珠十分喜歡的望着他。他說：

「工作已經完成了。我的工錢和酬報呢？」

「你這種工作，不是工錢和酬報可以衡量的。」她笑着親熱他。他接吻，叭的一聲耳光又打上了臉了。

「爲什麼？」

綠珠笑攢在他的懷中，輕輕的道：

「你的夢做的太甜了。媽媽叫我們吃飯，你都聽不見咧！」

## 得南北新出土翁仲數具

何澄

翁仲原無南北分，有泥有木有草紋，六朝製造纔收市，五代衣冠新出墳，面目似真還是僞？形骸雖殉未爲勳！任人排列埋荒穴，同死同生何足云。

# 三月的插曲

丁 諦



三月，綺麗，樹木怒長，人類，興緻也高，這時的春光，象徵着聚集幾個朋友，選擇一個名勝地點，關雎的氣象而追逐着歡情的有一班文學家，藝術家花園或者沒有即是公園中舉行一年一度的「修禊」。

家們。

不管是老頭兒，小夥子，吟風弄

月和即景生情總是有的一珠箔飄燈一或是「玫瑰色的夢」，「輾轉着，在這不容人做夢的場景下，僅有的是癡人。……

……

沈欽孝老先生是一位前清的孝廉公，一位以辭章和風雅著稱的老名士。他每年春天三月，都要模倣古人

暮春上巳的「修禊」。原因是，他說一年四季之中，夏天太熱，不是蚊蟲就是臭蚤，擾得人神魂不定，雅興全無，秋冬氣候蕭瑟，自然界的景觀完全枯萎凋零，興感頗少，所以也不適宜於雅集。唯有春天，自然界蓬蓬勃

的兒子沈古若走進書房來了。沈古若看沈老先生坐在書案邊，正在用旱烟往荷包裏裝，這情形曉得是要出去了。今天上巳日，根本沈古若是不注意的。沈古若曉得的祇是今天天氣很好，他頂備約幾個朋友到公園裏野餐去。

「你要出去麼？」沈老先生聽他問點點頭，但是神色很不高興的，扳着臉噤咕着說道：

「這樣說話不懂禮節！你啲我啲的！就不懂我是你的什麼人？」

「不跟你噠閒，」沈古若不耐煩

的樣子：「我要跟你要幾個錢，我和幾個朋友要做「匹克列克」去。約定在林蕪公園，還有兩位新從美國回來的朋友，一位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碩士，一位是意大利諾大學的博士，都是研究文學的，他們對於詩和戲劇都挺有研究，我們今天要順便舉行一個詩歌戲劇的座談會。……不消說，出版計劃也得要附帶談談。打算出牠一本雜誌，以後還要按期舉行一次「匹克列克」，這春天的確是詩歌的季節。」

沈古若先生兩隻手張開來，套在那身緊小的西裝袖管裏的膀子，格軋軋，一聲響，差不離袖管掙破了。

當說到春天是一個什麼季節的時候。春天彷彿是一個美妙的姑娘，被沈古若包圍起來。

「你說些什麼「我沒得你得的。……你！大學畢業的人了。整天的瘋啲癩啲的，不是說些洋文「我沒得你得的」的就是抱着一本洋書唸上一陣



• 也不想古語「經世濟國」一學而優則仕」的這些至理名言。春天啣秋天啣這些詩哼了有什麼用呢？……再說這些的呢嗎呀的一套根本就不成詩。要做詩至少要從漢魏六朝的古詩讀起。……我們那時候……」沈老先生看看他兒子不耐煩的樣子，他按按他的肩，叫他坐下來。沈古若因為錢還沒有從他老子那裏拿到，不願意就絕裾而去，他勉強的依沈老先生坐下來。

「你坐下來。……我這幾個月來早就想對你說。今天我要詳細的同你談談。……我才說的……說的是……呵，說的是詩……我們那時候，詩做得好是大有用場的，試帖詩是非做不可，凡是你取得功名。可是我們那種詩不像你們的這些詩，你們……哪哩……哪哩是詩，簡直是胡鬧。又沒有格調，又不押韻，又不講對仗。太胡鬧太胡鬧了。……再說，詩……詩總要……不一定是詩，總要講究個用處。……我們那時候做詩也不過為的個功名。……哼，功名還不過是為的做官。……你為什麼不向仕途方面努力呢？……我當時把你送進學堂，也是為的代你弄一個資格，將來你才可以做官。……你這樣胡鬧下去什麼座談什麼雜誌，這是一點用沒有的。」

「做官！做官！這種思想的人就不配談文學！」沈古若氣憤憤的說，頭像個博郎鼓搖着。兩隻手放在插袋裏。又要站起來。被沈老先生按下去。沈老先生抑住氣憤，放低聲，沒奈何地問：

「為什麼？……這是為什麼？」

「文學是為文學而文學。且不談做官，根本文學是什麼都不談的。」

「什麼都不談，那牠談的是什麼？」

「老頭兒更不懂了。」

「告訴你也不懂，……文學是與人生無關的。」沈古若兩手又放進袋裏，站起來，兩隻腳的脚尖墊起來，飄飄的，像跳舞的姿勢。悠悠然地說：

「牠是夢的象徵，是神祕，法朗士說的美，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佛洛伊特的潛意識的癡結。……研究文學的人是不懂得什麼叫人生。他們懂得的祇是藝術。藝術！……偉大的藝術！」

「什麼？什麼？」沈老先生眉毛皺起來。他懶得再辯下去。從身上掏出一疊鈔票來遞把沈古若，數也沒有數。

沈老先生正要出去了，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他又叫沈古若：「古若！古若！」

老遠的沈古若叫起來：「還是叫德謙。」古若！我就最討厭這名字。為什麼要像古代呢？為什麼要「古」這個「古」呢？」

「你跟我一道兒修禊去好麼？」

沈老先生說。

「休妻？休什麼妻？」沈古若覺得很奇怪：自己沒有結婚的人，怎麼老子要跟自己休妻，而且還要一道兒休妻。

「修禊，不懂麼？」蘭亭集序」你總該讀過的？」沈老先生又解釋。可是沈古若搖搖頭。沈古若在大學裏

是讀過四年書，可是根本線裝書就沒有買過一本。

「修禊，」沈老先生只有詳細的解釋：「是一種古代的風俗，於暮春上巳之日采蘭於水濱，以祓不祥，實際就是友朋盪簪，集為勝會，論文賦詩的意思。」

「我不去，你們那班人物我是談不來的。」

「不是要你做詩做文去，我這次叫你去有點意思在內。」沈老先生說這話的時候，沉住氣，皺着眉。用手搔搔他那滿頭如銀的白髮。

「是什麼意思呢？」沈古若納罕地問。

沈老先生便說明了這用意，他的朋友，他有一個兒子在什麼部裏當秘書，年紀和沈古若差不多，也是大學畢業生，詩文很出色，由他老頭子的介紹，聽說今天也加入修禊，他想藉這個機會把沈古若帶去認識那位小馮，聯絡聯絡，說不定沈古若也得到一個進身之階。

「他，那位小馮是做的什麼詩？」沈古若問。

「他，你問這個馮……馮我青嗎？……他年紀雖然不大，可是做的詩倒不像你做的像些什麼貓叫狗跳的。他做的是晚唐，溫李的氣味很不錯。」

「不，不，我就最恨這種遺少的遺少和遺老是同樣的討厭。我是歡喜象徵派唯美派，而且要外國的文學家我才佩服！中國是什麼也不及人家的！」

沈古若一定不肯去。他發了一大套牢騷，譏笑他父親是一個頑固。可是，給沈老先生纏得沒有法沈古若只好去了。

……  
修禊的地方在馮園，就是這位馮秘書的園裏。園地很大。雖然年久失修，已經荒廢，可是亭台樓閣，都還有點規模。一進門是一條長甬道，底下鋪着整齊的方磚。船廳，金魚池，玩月山房……經過一堆假山石，鬱鬱曲曲的走上小岡，這裏是紅豆山莊。修禊的所在。

「欽翁欽翁，怎麼到這時候才來？」矮小面黑的盛明哲端在窗軒外，

他第一個看見沈氏父子來，拱了拱手，邀他們進到屋裏。這時座上客已經濟濟一堂了，胖子的老馮先生，穿一件羅袂袍，白面清秀的秘書小馮先生，會算命堪輿也會來兩首歪詩的徐大個子，穿一件黃緞背心，駝腰，說話時專喜眯眼的張拔貢，戴一副大眼鏡的吳茂才……看見沈老先生走來，一

齊站起來，要推他坐上位。沈老先生不肯，老馮先生一把拉了他，硬把他擠了下去。給自己兒子介紹過，又寒暄了一會，談到正題修禊的事。

一說到這，秘書小馮先生發一套牢騷，他說這個時候偷夫俗客太多太多了，阿堵物是人人喜談的，而且毫不顧忌，只要有錢，性靈大可不問。舉凡古代的騷人雅事，上巳的修禊，寒食的變火，重陽的登高，現在完全沒有了。現在完全是歐化。只曉得學着外國人來一套什麼「匹克列克」的。「匹克列克！簡直是胡說，毫無意思！……一點雅趣也沒有。」小馮

先生甚至咬牙切齒的批評起來。

匹克列克！……聽到在座老先生耳裏，都覺得好笑；尤其是老沈先生，他會聽得兒子說過的，「我沒得你，」很早就想問。趁這機會他問小馮：

「什麼叫「我不得你得？」」

小馮聽了這個話大笑起來。沈古若尤其氣；他望望他老頭子，惡狠狠地。

「不是什麼你有我沒得。匹克列克是幾個朋友處在一起，揀選一個郊外地方，沒得郊外，那怕是在公園裏，大家帶一點乾糧，玩玩耍耍，這一種野餐便是叫做「匹克列克。」這風俗原是外國人發明的。他們大多是挑選星期六或星期日，或者是好朋友，或者是夫妻兒女都行。這個你問到古若先生他便曉得，不是麼？」小馮望望沈古若，沈古若沒好氣，點點頭。他心裏却在暗暗的罵小馮：「遺少！遺少！」可是，遺少偏自高談闊論的談下去，全不像沈古若一個人坐在那裏無聊。他好像是這羣老頭子中的中

心。只要他一開口，個個老頭子都把臉掉過來，靜聆他的談話。

談到修禊的事，沈老先生主張要真的到水邊上坐一會，有蘭的水邊自然更好。可是小馮和幾個人都說修禊修禊，應個名吧了。這種祓除不祥的話到底太舊。但是，因為沈老先生一定固執着，他們全去了，走到玩月山房，轉過一個假山石的洞，——在——掛楊柳樹底下，他們尋找着蘭花。

今年春暖得不早，蘭沒有全發。摘了幾個青柳絲兒。幾個興趣未減孩童的老頭子插的插戴的戴起來。

「忽見陌頭楊柳絲；願得垂楊柳，殷勤繫玉鞍，這些詩都是有一點味兒的。徐老先生是新嫁不久，不知道還有沒有一種年華之感？」小馮拿徐大個子開玩笑。老馮攔下來，徐大個子却不管這些，他祇是忙着測度老遠的玩月山房的地勢；他說玩月山房的地身要加高起來，不加高被這小山勢壓着，住在裏面的人是有災禍的。——「怪不得我的家眷去年死掉！」小馮睜着眼睛，驚愕地，對着沈古若

說：「不是迷信，這風水是有點講究的。」

「這通盤是一個「氣」字的講究。什麼都有一個氣。」張拔貢跌了眼睛，鄭重地說：「以前呂后的父親看呂后將來要做皇后也是看的氣。那不過是人的氣。這是地氣。都不容易看。」

氣和風水談過，當場編定了幾個詩鐘。他們預備回到紅豆山莊吃酒，做詩。詩，一個個都做過了，輪到喝酒的時候……

戴大眼鏡的吳秀才屢次問秘書小馮：「你說那個呢？」低低地，搗鬼。引得另外幾個都疑惑起來，問是一回什麼事。胖子老馮抹抹頭上的汗，光禿的和尙頭搖了幾搖，神祕不宜的樣子，很有一種不落言筌的意味。小馮也祇是故賣玄虛，沉默不說。問急了才說：「你們請先等着。」

一刻鐘後，竹籬一動，外面走進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完全是摩登裝束，有點古式的意味，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一雙

穿白緞繡藍花鞋的纏足。

先是她挨着胖子老馮坐下，挺熟地，然後就是小馮開口：「這位是龔珍姑娘，花界中挺難得的古典美人。別的不必說，就是她這一雙三寸蓮鈎就是現代姑娘中絕對找不出的。……」

一個個眼光落下來，全望到這桌肚裏。

「我們今天把她找來的就是舉行一種鞋杯雅戲，模倣元朝楊鐵崖的故事，傳杯賦詩飲酒，諸位不嫌棄不反對吧！……這是挺香豔的趣事。難在不易得到這一位「鞋杯」的人選。現在總算是給我們找到了，就用龔珍的睡鞋我們來傳杯。」

小馮和老馮與高彩烈的提倡着，另外老先生自然也無不歡迎。只有沈古若臉上不高興，他說是今天下午還有一個匹克列克要去，現在時候不早了。他先離開這個會。

沈老先生并不挽留，他只有希望他早點離開這個會，因為他曉得在玩起鞋杯的時候，他是不免要放浪形骸的。

沈老先生和大小馮都有同樣的嗜好。他在和老馮一同赴鄉試考的時候

街上見到一個女子。他還做了一篇香豔纏綿的「紅菱賦」。沈古若一走出紅豆山莊，唱詩的聲音起來。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

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沈老先生唱的聲音，沈古若在走到玩月山房的時候還聽見。他笑着，譏笑他們這班老頑固；但是，聽到了這放浪的聲音，他的心也蕩漾起來，他的脚步輕了，脚跟墊起來嘴裏低唱着：「My Darling! My Darling!」

……

春天。愛情的季節。尤其是都市，碧草芊芊的公園裏，男人和女人都穿着輕巧的衣服，享受這新鮮的時令，特別點綴着這季節。

沈古若先生實際是和他父親給他起的這一個名字不相稱的。他一點不像「古」，無論是說他的衣衫，他的嗜好，他的朋友。

在圓池塘旁邊的綠椅上，坐着四個年青人，一例穿着西裝，他們都打

着大的領結，一個拖着很長很長的頭髮，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一個旁若無人的，頭仰在椅背，引吭高歌着英文歌，一個手裏拿着副柯達電影機，東西躍躍着，遇到一個摩登女郎走過，鏡頭就得動一動。

「有「烟士披里純」嗎？」沈古若拍了那個唱歌的一記肩膀，唱歌的眼睛一睜，恍若從夢中醒來，睜得又大又圓，跟沈古若吵起架來。

「爲什麼到這時候來？我們在此地已做了一大套詩了。」說着這位唱洋文歌的烟士披里純詩人拿出十幾份鉛筆原稿的詩來，嘴裏唸出一大串香豔的詩題目來，什麼「桃色的雲，」「妃色的衣裳，」「吻的夢，」「我戀的一串銀鈴之歌」……

「這都是象徵派詩裏面最高的藝術的表現。」拿電影機的一個走過來；一會兒又自慨自歎地說：「女人美的簡直沒有，沒有。一個可以入鏡頭的也沒有！」

沈古若坐下來，把今天修禊的話告訴他的四個朋友，特別引起興趣的

是鞋杯的事。他們一致的代表憤慨：

「這時代竟然還有這一種野蠻的遺留，真是國家的恥辱！挽救國家的命脈，的確非從維新做起不可。我們第一要提倡新的文化，新的美術，新的文學！」拿照相機的一個又走開去尋他的題材去了。

「老張！老張！我們快來文藝座談！」沈古若叫。另外唱西洋歌的老王，詩人老吉，長頭髮畫家老丁，一齊站起來墊着腳跟往園門口看。

老張回來，嘴裏只是噁咕着：「台我美的條件的真太少。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奧地利，人家說美女太多的，我可一直也沒有看着。我這個照相機就不會照過一個真正可愛的女人。照的完全是些枯燥，機械的風景照片。」

「那的確是委屈你這架電影照相機了。電影是照一個人的故事，有連續性的才有趣味。」沈古若惋惜地說。

「你說的介紹兩位密斯來到我們這個座談的呢？」老張忽然想起，興

奮地問。

「是啊，我們這個裏面沒有女性太枯燥。就像沙漠裏面，沒有水，沒有花，沒有綠洲，這是多麼單調，寂寞！」詩人老吉津津有味地像詠詩一樣地說。坐在椅上的兩隻腳按着拍子，慢慢地。

「金玲珊金玲英兩位小姐？她們準來。」

「她們的哥哥金大谷呢？美國的文學博士，還有一位什麼大學碩士的？」老丁問。

「他們兩位不來了。聽說他們到現在職業還沒有着落，兩個人最近都奔走得利害。一個是忙大學教授，一個是要組織一個劇團，今天沒有空。」沈古若說：「談到他們兩位倒引起我無限的感慨了。我恨現在這個金錢萬能的社會，藝術文學都要受社會壓迫的，學法科的可以出來做官，學商科的可以出來做生意，學工科的做工，我們學文學的根本就不是出來用的。」為人生而文學「我根本就反對。所以我說，談到文學，什麼不能

管，我們要做藝術的忠實的信徒。」

「對極，打算到生活，這……這……風格首先便俗了。」詩人老吉說。聽了這個話老張也附和起來。

「還有藝術這件事決不能顧到道德。」老張說：「我有一次要照一張模特兒。因為要乳部合美的條件，老實不客氣我就來一個嚴格的，……嚴格的挑選，一個個先脫下來把我看一看，不但是看，我還要用手摸一摸，……沒有法，爲了藝術，你不這樣挑不出肌肉調勻的來。……爲了藝術……」

「對的，人家都說我們心理卑鄙，其實不……我寫詩也是。不丟開道德觀點寫不出好詩來。」詩人老吉得意洋洋的翻出他的一張詩稿，朗朗的誦讀着警句：「夾時的喜馬拉雅的高峯，中間躺着一片如酥的茵草似的芳原！芳原啊！芳原！」

「好！好！好極了！」老吉還當老張是稱贊自己好，掉過臉一看，那知完全不是，他的一隻眼閉起來，一隻眼瞄準鏡箱。原來遠遠的草地上兩

個漂亮女人走來。

「好極了！OK！」老張一把把鏡箱揣到懷裏，笑嘻嘻的走回來。對面兩個女人早已喊了起來了：

「沈古若！沈先生！沈先生！」

「金小姐！兩位金小姐！請坐！」

「請坐！」沈古若忙了一大陣，給她們介紹，從旅行包裏拿出花生米，瓜子，巧克力，雞蛋糕。兩位金小姐老實不客氣的吃了起來。而且還微微的笑着，向着老張。

「老張，你不得人家同意私自照人家照相是要罰的，曉得麼？」老丁玩皮地說。老張聽了老丁的話，站起來對兩位金小姐鞠了一躬，兩位金小姐連忙站起來。

「不必道歉，照片照好送金小姐幾張好了。」沈古若說。金玲珊金玲英點點頭，這以後，五個藝術家熱鬧起來。在這個一片沙漠地中確然是添了花，添了泉，添了綠洲。畫家老丁要給兩位女士畫油畫像，沈古若和老吉要做詩，老王要譜個「大金小金」的歌曲，老張還要照相，說剛才隨便

拍的那個姿勢不美。金玲珊和金玲英給他們鬧昏了，她們急起來說：「我們今天來究竟是做什麼的？我們總有一個目的。」

「目的，自然有。」沈古若說：「我們是談的文藝。」

「依我的意思，最好我們要有一個固定的組織。我們不妨組織一個文藝社，我們的宗旨自然是提倡象徵派唯美派……文藝囉！我們的口號是反對道德的迂腐文學……我們要提倡烟土披里純！」詩人老吉興奮起來，吃着麵包嘴還是一刻不肯閒的說着。

「要更多的邀約女同志。……沒有女社員「烟土披里純」是沒有的。」老張一邊說着一邊還用鏡頭對着大金小姐臉了臉，逗得大金小姐笑起來。這邊突然一聲喊：「OK！」

「不要鬧！我們談正事。」打了老張一記，老王說：「我主張要辦個歌詠團。要更多的灌輸外國歌的樂理。中國人聽外國歌的能力都還欠缺得很。有許多外國的名歌中國人聽了當蚊子叫。」議論了一回，他們又談到

錢的問題。沈古若一口承應。經濟的事他完全負責。

「定個什麼名字呢？這個社？」

「就叫三月文藝社。」沈古若說。他的心裏止想起他父親說的什麼修禊的事來。修禊不是休妻，倒是個風雅的事。

……

第二天，沈老先生和沈古若都忙了起來。一個是忙「上巳雅集」，一個是忙「三月文藝社」。

沈老先生從紅豆山莊出來，心一刻不會離過襲珍。和他同樣的，是吳茂才張拔貢，堪輿家卜筮家徐大個子，大馮小馮，他們都認為這個上巳雅集很有意思。年年暮春上巳不是沒有雅集，有意思的自然是因為今年有襲珍，這香豔新奇的鞋杯遊戲。

「要留一個永久的紀念，我們要請沈老先生畫一幅圖，把襲珍和在座的人都畫下來。一個人再題一首詩，或者詞，或者賦，將來就裱成一個手卷，留「雪泥鴻爪。」這是馮老先生的意思，個個都贊成。沈老先生今天



忙的也正是這件事。

他的「香奩體」已有好多時不動筆了。俗說的「安排一個字，撚斷幾根髭。」沈老先生便是這樣。

開亮電燈，反覆不眠的搜尋着記憶，他想：他還是做詩呢？做賦呢？還是做詞呢？……做詩也只有做七絕，然而七絕他沒有這種侷促之氣。要香豔，要適宜於描寫襲珍那種古典美人還只有詞，做詞自然是長令。吳夢窗的慢調是他的拿手。……然而他又想起豪年的豔事來。他想起賦。多年不做的賦倒又有點技癢了。

在沈古若的房間裏，電燈開着。是一樣。沈古若深夜還不眠。他也睡在枕頭上想詩。只不過他想的不是上巳雅集圖的題詠，他是籌劃着怎樣做一首漂亮的 Sonnet。他想的是金小姐，沙漠中的花，的泉水，的綠洲。早上起來，沈老先生的詞稿寫成了，上巳雅集圖還沒有動手畫。但他已打發人去請襲珍來，他要先畫這個主要的人物襲珍。

每天，每天，沈老先生添了一個

日常工作，對着這位古典美人畫像。

起初是上午畫，後來漸漸的變成下午畫或晚上畫了。有時天落雨，甚至襲珍不回去就索興住在沈公館裏的日子也有。沈公館裏熱鬧極了。有襲珍，有金小姐。唱歌的聲音充滿，襲珍唱的是京曲，金小姐唱的是洋文歌。進進出出的客人多極了。找沈老先生問上巳雅集圖的消息的；沒會把尊容畫進去的人要親自來送給沈老先生畫，畫過了的人借便找襲珍談談。找沈古若的是三月文藝社的朋友，像老吉，老丁，老王，老張。專喜談烟士披里純，苦悶的象徵而最反對仄仄平平仄仄平的一班新人物。長頭髮，大領結，和穿八團紗馬褂，手搖檀香竹扇，頭戴珊瑚帽結的人恰相反。

雖然三月文藝社借沈公館做了社址，可是沈老先生并不干涉。他對沈古若已經完全採取放任。

二十天後——

沈老先生的「上巳雅集圖」畫成了。這是一幅慘淡經營的傑作，下面是一排假山石，幾叢美人蕉，幾叢月

季，高高的白繡球樹下，有一個紫藤花架，花架下邊是紅豆山莊，朱紅泥字欄干，桌上有盆清供，大馮，小馮，徐大個子……全畫了上去，襲珍坐在下首靠門口一邊，一隻腳橫担着一隻腳垂在地上，纖小的美麗的小鞋，成功了這畫的注意的中心。

同時沈古若的「三月」雜誌第一期也出版了。上面第一篇是用三號字刊印的特載的詩：「獻給金珞珊女士——古諾。古若的「若」旁加了個言字。

「上巳雅集圖」畫成了。但是襲珍却永遠不再走，襲珍成功沈家中的第一人。同樣，金珞珊女士也正式的搬到沈古若這裏來，雖然沈古若已經定了婚。

做「無題詩」，做 Sonnet，大小沈的生活都有了重心。

時代進展着。……春天……夏天……儘管季節是向前，可是也有人儘躺在春夢裏，三月的夢中……這，造成了三月的插曲。……





## 月夜

譚正璧

時間已是人靜的黃昏。

他從旅館裏走出來，一個人踏着街心淒涼的月色，向北方慢慢踱去。

起初望過去很是模糊的馬鞍山，漸漸顯得清晰，鬚髯也在向着這邊慢慢移動。這時街上很是寂靜，行人絕少，難得有一陣兩陣刁子聲或咳嗽聲從遠處送過來，可是隨即也就消失不聞。

大街走完，地方漸漸荒涼，但都被一片銀輝籠罩住，顯出在白晝所夢想不到會有的美，本來心被強制得平靜的他，這時漸漸地感到興奮起來了。

不知不覺，他已走到了山下公園的門前。這本是所整夜開放的公園，從來不見有人在那裏駐守。他走到園門前一看，全不像是他在七年前所常到的地方。不獨園門的式樣是改變了，就是門旁的許多低矮的小樹，這時都已杈柯高大，把月色擋住，使得園門前一片陰森森地有些可怕。

他穿過園門，循着大路上繼續前

進。一切景物，都生疎得像從來沒有

見過；只有橫在對面的馬鞍山，似乎沒有什麼改變，雖然望上去總沒有白晝那樣的清晰。

他不覺站住了，向四下望了一望，吐出了一口深長的歎息。

這時他已到了園中最平坦的地方，月色顯得格外的皎白。他的眼光不停地在移動，鬚髯是在尋找什麼似的。忽然在左旁發現了一條草徑的遺跡，他的精神頓時為之一振，便又移步前進。

那條草徑把他引到園中最深僻的一角。那裏是一所十分破舊的茅亭，彷彿已多年沒有修理過，但因此却保存了牠原來的式樣。他毫不躊躇地跑進亭子裏，很興奮地憑着一邊朽壞了的欄杆坐下。望望亭子的四周，也似乎和七年前沒有什麼多大的變換。他一閉上眼，七年前的往事，清清楚楚地在他面前復現了。

× × × × ×  
馬鞍山背脊上的野玫瑰正開得十分燦爛。

正當夕陽西下，山陽漸漸顯得晦黑的時候，東邊的那石級道上，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穿着學生制服的青年，扶着一個比他年紀略小的也穿着女學生制服的姑娘，在一邊笑着說話，一邊一拐一拐地循着石級走上山去。

頭才在山坳裏露出，被山後射來的夕陽光刺得眼花撩亂。那姑娘忙舉起衣袖遮住眼，再從衣袖下瞧望山陰城外田野裏的一切風物，不覺高興得拉着青年的手直跳上山脊：

「城哥，你看，我們如果不是這時候來，我們怎會欣賞到這樣美麗的景色？以後課後沒有事，我們儘可以時常到這裏來玩。」

那時他們都已向着西北方立定，青年站在姑娘的背後，左手輕輕圍在姑娘的肩上。

「蕪妹，你的話很對。世界上原

有許多近在咫尺的好事物，因為自己不去發現，不去利用，任他消逝在不知不覺之中。譬如在這時候，站在這裏看到的夕陽下的景色，簡直比有意佈置得合式的圖畫還要好。可是住在城裏的人，能够有幾個人常到這裏來欣賞？他們中間儘有羨慕着名山勝景

「你才是個女哲學家哩！蕪妹，難道你沒有想到，我可以永遠地住在你家裏嗎？」

：

「爲什麼不可以，只要你願意？難道母親會趕走你？或者我會討厭你？」

青年想趁勢摟着她，和她擦着的

？

青年想趁勢摟着她，和她擦着的

嘴唇接個吻，可是他的手和嘴都不肯

奉了命令這樣做。他心裏却在暗暗地

這樣想：

「我應該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剛才我不是自己說過：世界上原有許多

近在咫尺的好事物，因爲自己不去利用，任他消逝在不知不覺之中。我和

她的事不正也如此嗎？」

夕陽已全隱在一片紅霞裏，田野

裏，山岩上，呈出比方才更爲美麗的

顏色。

他們手攬着手，沿着山脊向西面

山巔走去。一路上腳踏在野玫瑰叢裏

，玫瑰的刺時時把他們的衣袂牽住，鬚

鬚在挽留他們，不放他們走過去似的。

青年忽然停了步，俯下身子摘了

一朵花，先放在自己鼻子上聞了一聞

，然後把來插在姑娘的鬢上。

姑娘不拒絕，側着了頭讓他插，

頰上堆上十分滿意的笑容。

頭上滿天都是紅霞了。

X X X X X

在夕陽和晚霞下的馬鞍山還是那

麼樣的美麗，可是山脊的野玫瑰已經

兩度重開。

青年金城這時已不是個學生而已

當了小學教員，他的表妹張蕪在中學

校畢業後也不再升學而被緊閉在深閨

裏。他們再也不能時常手牽着手，走

上馬鞍山去欣賞那夕陽光下的一切。

是一個假日的下午，金城好容易

改完了積存的學生課卷，慌忙梳洗了

一下，換了件乾淨的衣服，急急地離

開學校，跑到他姑母家裏去。

才跨上姑母家門前的階，抬頭忽

然看見大門下着鎖，正懊喪得想退回

去，隔壁人家一個認識他的小姑娘走

過來招呼他：

「金先生，她們都到鄉下去了，

；

；

；

；

「城哥，你真是個哲學家，一切都看得十分透徹。可是我不懂，你爲什麼要常常想起你的家？舅父舅母已經過世，這裏我的母親便是你世上惟一的親人姑母，難道和你的家有什麼兩樣嗎？」

青年不覺伸出右手拍拍她的肩，左手圍得緊緊地，眉間顯出感激的笑

；

；

；

已經走了三天哩！」

「你知道她們爲了什麼事情去的嗎？」

「這倒不知道。」

他向那小姑娘道謝告別，信步向北走去，心裏却在這樣想：

「事情有些奇怪，往常她家有什麼事情，姑母不先告訴我，燕妹一定會對我說。這次一去三天，連信也不留一封給我，到底有了什麼緊急事情？……」沒精打彩地慢步前進，不知不覺已走進了公園的前門。因爲是假日，遊人是特別地多。他瞧見一對對年青的男女們，有時手拉着手在草地上散步，有的並肩坐在樹蔭裏的長椅上，都在唧唧噥噥作甜蜜的情話。當他經過他們時，都似放出驕傲的眼光，對他作輕蔑的一瞥。

他彷彿失去了主宰似的，情緒十分紊亂，決斷不下要怎樣安置自己的行踪才好。但他還是不由地向前走，不知不覺又已到了山脚下。他看見向西的山道上也是行人絡繹，心裏不願意向前再進，便任意地向左邊覓轉，走

上了那條東邊的荒蕪而冷僻的山道。

他才走到半山裏，隱隱聽得一陣男女談笑聲從上面送下來，這又引起了他不耐煩的情緒。等到聲音相近，似乎很是熟悉，連忙抬頭看時，下來的是他現在的女同事王麗，和他的舊同學王經。兩人臂挽着臂，從上面一壁談話一壁走下來。

他正想開口招呼，王麗先已瞥見他，忙放了王經的臂，快步奔到金城面前，和他拉拉手：

「王先生，你怎的一個人來這裏？」

他的心上彷彿着了個刺，一時回答不出什麼話來。他知道王麗雖然和他同事不到半年，可是從她平日對他的態度看來，很有追求他的傾向，因爲他全副感情正放在他表妹張燕身上，所以從來沒有對她表示過一些親熱的意思。今天忽然給她這樣一問，使他着實有些兒狼狽。這時幸虧旁邊還有第三個人挺出來解圍。王經也和金城拉拉手，含着笑看看他們：

「金城兄，你怎的也和舍妹認識

？」

不等金城回答，王麗却搶着代說：

「我時常和你說起的金先生就是他，你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金城再不好意思不加入他們的談話，勉強也展開了微微的笑：

「我們本是老同學，今天如果不碰到兩位在一起，我做夢也想不到你們是哥哥妹妹。」

王麗顯出非常的高興：

「那好極了！平時在假日我常常請金先生到舍間來玩，金先生總是不

答應。今天真巧，我們正預備回去吃鴨麵。大哥，你千萬請金先生一同去，他一定買你老同學的面子。」

是似嗔似喜的口氣，金城聽了一時想不出應該怎樣表示，王經對他妹妹只管笑：

「這還用說嗎？好久沒有逢到的老朋友逢到面，也應該找個地方坐着談談。舍間離這裏很近，金城兄，你沒有別的約會嗎？」

最後的一問又無心地刺痛了他，

而且使他不好意思推辭，只有強含着笑搖搖頭。王經又找上兩句：

「今天的鴨麵全是舍妹一手包辦的，你可以嘗嘗這位女廚師的手腕究竟如何？」

王麗蘋菓似的頰上堆滿了愉快的笑，拿起剛才在山脊上摘來的野玫瑰花嗅了幾嗅，跟着他們一步一步盪下山去。

陽光在山後漸漸變成紅色。

X X X X X

又是一年了，野玫瑰還是開遍在夕陽和晚霞下的馬鞍山山脊上，依然點綴成一片旖旎的風光。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金城這時正完畢了一個星期的職務，像挑着一副重担子達到了目的地一樣，感到疲乏同時又感到輕鬆。他正想洗了臉到他姑母家裏去，忽地校役送外面遞來一張便函。他一看筆跡是王經寫的：

「城兄：

新鴨又上市了。你不記得去年這時候，你第一次惠臨舍間，嘗了

舍妹親煮的鴨麵，承你十分的贊美，以後蒙你時常來賞光，我們藉此來作大半天的暢敘。這暢敘一直綿延到家母故世的時候。

以後你便不常來，來了又匆匆地即別去，你我都有事忙着，竟扯淡了這樣的閒情逸致。

昨天鄉下親戚家又送來幾隻新鴨，我們趁今天下半年是假期，就殺了一隻來嘗新，不覺就想起了你。舍妹說，今天下午你一定有空的。請你看老朋友的分上，千萬別客氣的來敘一下。

四時左右，我和舍妹在公園裏專候你，別給我們望穿了眼！

王經即刻

他看罷信，回頭瞧瞧壁上，時鐘還只有二時半，本來儘可以先到姑母家去走一下，然後再去赴王經之約；可是回頭一想，已有多時不見的姑母和表妹，一碰面，一定有許多一時說不完的話，屆時中途告辭又不合情理，不告辭又失了王經的約，不如索性改做晚上去，倒可以兩面都沒妨礙。

當下他就這樣地決定下來。

他預定到三時半出門，便定了心坐下來，隨手拿起一本新到的雜誌，翻翻目錄，剛巧有篇他愛看的文章，便翻開來細細看了一遍。向壁上看看時鐘，只有三時十分，還差二十分鐘。他不由地替自己打算：

「就早去二十分鐘吧！多時不到山上去，不知野玫瑰開得怎樣了？在山兜一轉，二十分鐘不就過去了嗎？」於是，他丟下了雜誌，吩咐校役他今晚不回來吃夜飯了，一個人很高興地走出校門，一直跑到馬鞍山下。

公園裏照例遊人特別地多，尤其是穿插着一對一對的年青的情侶。他穿過公園，一逕走到山脚下，從山右那條小徑走上山，好容易走完了那傾欹不平的石級，便覺脚步很輕的走上了山脊。

看啊！這時太陽還沒十分西斜，山脊上的野玫瑰給映照得一片血也似地紅。在一陣喜悅之後，突然來了一陣什麼感觸。他一個人站立在玫瑰叢前，似乎非常孤另地，在空虛的懷抱

裏，又似乎失去了暖和的什麼似的。他不禁俯下身子摘了一朵花，放在鼻子上嗅了幾嗅，又把她放在衣袋裏，強拖着不很輕快的步子，再一蹙一蹙走上了山頂。

這一天上方寺裏也多了許多善男善女，大佛殿上顯得人頭濟濟的十分熱鬧。他又一個人信步踱到寺後的山坡上，在那裏都是些崎嶇的石塊，雖然沒有經過人工的雕琢，但都已面上光光的成了許多天然的石磴。有許多年青的情侶都相約在那裏作定期的私會，因為這正是個很好的幽期密約所在。他一想他這時不應該無故地去驚動那些怕人瞧見的情侶們，脚步便不由自主地向後就轉。他又想到這時候或許王經兄妹已經到來，便匆匆從寺前的那條大山上跑下去。

他先在公園裏去找了一周，沒有發現他們的蹤跡。他想時候或許還早，舉起手錶來看看，果然離四時還差五分鐘。他索性站在園門口等。

一會兒，只見王麗打扮得比平時更漂亮地從大街上蹦蹦地走過來，一

看見金城，便含着笑點頭招呼。

金城迎上前去，她舉起手來給他拉，他也含笑問她：

「經兄呢？他怎的沒有來？」

王麗停了步，面緊緊地對着金城的面，嬌憨地：

「大哥正要動身，忽然接到了他的女朋友的一封信，便立即匆匆出門去，叫我先來等你。如果他不來，我們儘可先回家裏等他，他一定會回來的。」

金城這時感到有些窘，雖然他對於王麗因了王經的關係早已不似前此的冷寞，可是他除了和他表妹張蕪外，從來沒有和另外一個異性的人在一起出來遊玩過。他只好硬硬頭皮，強做若無其事地和王麗並着肩再回到園中。他覺得今天的王麗格外的有精神，目迎着碰到的一對一對情侶也驕傲地笑。

在窘逼和驕傲兩種絕然相反的情緒中，兩個人已經並肩走上了那山脊。

王麗跑過去摘了一朵野玫瑰來掛在自己的衣襟上，嬌笑地對金城：

「金先生，你看我配掛這花嗎？」金城不回答，點了點頭，望着她的眼睛只是笑。

他們等了一會不見王經到來，王麗便邀金城到她家裏去，金城不好意思推却，便和她再慢慢踱下山。

霞光照得遊人的面上都是一團紅，似乎都得了什麼可喜的消息。

X X X X X

七年的時光一瞬即逝。可是這七年來，馬鞍山山脊上的野玫瑰雖是依舊在按時開放，而在夕陽和霞光裏，再也不見金城，張蕪和王麗三人重臨欣賞。

便在這七年中，金城已和王麗結了婚，大的孩子已經進了初級小學一年級，而第四個孩子又將臨到人間。在感到人生過度的疲乏的時候，回憶是消除暫時的煩悶的絕妙苦酒。

七年來，當金城一個人在家的時候，總是要使他想起七年前那天月下去公園的幽僻的一角，那所茅亭裏所見的一幕幾乎使他發了狂的悲喜劇。

那天他赴王經之約，後來只會到

了他的妹妹王麗，由她招呼他一同回家後，王麗依舊不見回來。他屢次想告辭回去，只是經不起王麗熱誠的接待，使他無論怎樣也硬不下心腸站起來走。上了燈，金城想：這時候應該走了，可是王麗還是苦苦不放，一定要留他吃晚飯再走。他又想：橫豎我預定在晚上去看姑母和表妹，在這裏吃了晚飯去也得。可是不見王麗回來，事情不免有些奇怪。而女主人的招待，也不免殷勤得有些逾了分。

晚飯開始了，王麗知道金城歡喜酒，便竭力勸他喝。三盃過後，在談話裏，金城露着晚上要到姑母家去的意思，不意換來了王麗一陣冷然地笑。她好像在竭力支持自己，而終於支持不住似的，嬌羞的紅着臉：

「金先生，我說出來了你千萬要強制住你的感情，你知道約我大哥去的女朋友是誰？」

他的酒全給她這一個冷冷的問驚醒了，狐疑頃刻兜上了他的心。他要問又問不出口，但在心裏想：

「難道是——？」

王麗放下杯，又是毫不掩飾似地告訴他：

「我本來不應該告訴你的。可是大哥他也不應該這樣做。遲早你必定會感到一次痛苦，所以我決定今晚告訴你。你不信，今晚我們到公園去，因為他們時常的在那裏相會的。」

無論是美酒，是佳肴，金城再也吃不下去。他用力強制住這從來沒有受到過的難受的感情，向王麗告辭。王麗知道這會再也留他不住，便送他出門口。街上是一片皎潔的月色。金城不向到姑母家去的路上走，一出門就踏着街心向公園奔去。

他沒有留意，王麗也跟在他後面。他這時彷彿真的完全失了主宰，飛步走進公園，向各處兜了一轉。園裏這時已沒有一個遊人，靜得連自己急促的呼吸都很清楚地聽得出來。最後，他走到了那遊人不常到的最深僻的一角。那裏是一座茅亭。遠遠望去，在月光下，一閃一閃地似乎有人在那裏輕輕作密談。

他的心跳動得像要從胸腔裏跳出一

來，腳輕得踏在地上全沒有感覺。他再走過去，伏在一株大樹的背後靜聽。

因為距離過遠，分辨不出他們的語音，可是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們的背影。那邊顯然是年青的一對，男的不用說，身段完全同王麗一模一樣，只是瞧不清女的。

一會兒，女的忽然站起來，接着又坐了下去。

天哪！苗條的身材，那件她常穿的提花的綠旗袍，不是他心坎兒裏日夜縈逗着的表妹張蕪是誰？

他一陣頭暈，如果不是手攀着樹枝，這時早已跌下去。他只是苦笑，望着天上的明月發怔。好久，他俯下頭，發見有人抱持着他。仔細看時，原來是王麗，她的臉上全是一片同情的神色。他突然發癡似地，抱着王麗狂吻，王麗竟毫不拒絕的接受他。當下便由她扶着他回到學校裏。他們就在那天月下園中訂下了婚約。

從此他不再到他姑母家裏去。過了一個月便是暑假，他預先托一個在上海的朋友替他找得了一個公

司裏的小職務，等到一放假，便離開了他不願再在那裏逗留的馬鞍山。

接着王麗也來上海，在雙方熱情的諒解與同意下，便草草地舉行了婚禮。

七年來，他每一回想到過去的種種，心總是在胸裏被什麼抽拉着似的，緊張得十分難受。但到王麗一在面前，她的沸熱的櫻唇輕輕向他的頰上一貼，便似雪着了湯一般，心口頃刻就平靜得像沒事一般。

終於到了第四個孩子降臨人間的晚上。

金城照例把王麗送進醫院裏，自己和孩子們坐在家裏等候好消息。

在似睡非睡中度過了一夜，天才亮，忽然有人打電話來。他連忙接來聽，原來是醫院裏打來的，告訴他小孩子已經誕生，可是產婦有些不大好，叫他快快去看一次。

他不覺心慌起來，不由的起了許多神經過敏的猜測，愈使他手忙腳亂地，匆匆穿了件衣服，便雇了輛黃包車到醫院裏去。

打開了醫院的門，一直奔到病房裏，醫生已在房門外候着他，一見面就皺着眉兒對他道：

「產婦因為流血過多，產後便發熱，熱度很高，再高上去便要失去神志。她叫我打電話叫你快來，她有要緊的話必須告訴你。你快進去看她吧！」

他這時的神經已完全成爲麻木，沒有答話，便推開了門跑進去。

白紙似的面龐，如果他昨晚不是自己親送她到這裏的，他一定會疑心他這時走錯了房間。突然一陣心酸，遏止不住的淚在頰上直淌下來。

王麗忽然張開眼來看見了他，對他作了一個動人的慘笑，十分軟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道：

「城哥，我是早就擔心着我一定會有這麼一天要和你分離的，却想不到便是今天，而且竟是死別。」

巨大的淚珠也在向兩邊頰上滾，聲音帶着難受的嗚咽：

「趁早，我要求你饒恕我一件天大的罪惡。這我早就想告訴你的，因爲不告訴你我的良心整日整夜在責備

我，可是我總沒有胆量。現在是到了不能不告訴你的時候了：當年我爲了愛你，一片癡心但求得到你，所以瞞了良心，和我大哥設下了一個毒計，離開了你和你的表妹張燕的愛情。……」

金城疑心是在夢裏，她說的全是夢裏的話，但舉起手來把手指放在嘴裏咬了一下，却又並不是夢。

產婦忽然又是一陣慘笑，眼睛直望在屋頂上，大聲地：

「城哥，我實在對不起你的表妹，她因爲你無緣無故棄掉她，她就氣得自殺了。這事你到現在還沒有知道，我是早就知道的。可是大錯既已鑄成，懊悔也來不及，怕你傷心，索性索性瞞你到底。現在，我快要死了，我要求你的饒恕。我完全爲了愛你，才造成了這樣深重的罪惡！城哥！」

城哥！——你能够——饒恕——  
聲音突然低下去，漸漸低得聽不清楚。

金城不知已在什麼時候暈倒在地

x x x x



突然一陣野風，吹得地上的落葉悉索作响。他才發覺自己獨坐在月下的茅亭裏，四下裏沒有一個人跡。要想站立起來走，身子像癱瘓了似的，軟得動彈不得。

沒有了感情似地，他停止了一切回憶，身子才勉強站立了起來。依依地走出茅亭，還是走一步，回頭瞧一瞧的，脚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沉重。好不容易，走出樹林，茅亭給樹林隱蔽得看不見了，才放下心只管向前走。

月色却已全不如剛才那麼的皎潔，他不由的心裏在詫異。

回到大路上，向着北面慢慢地踱，大路在不經意中踱完，已到了馬鞍山的山脚下。

他屈指在心裏計算，他不到這裏足足已有七年了。一些兒沒有躊躇，他很輕快地踏上了那條東邊的小山道，一會兒已到達了山脊。

看呀！野玫瑰依舊開得遍地穠艷，只是給月光映成一片紫色，沒有像夕陽和晚霞下那麼紅得可愛。

他的心頭又是一陣茫然，不覺停

了步，俯下頭，對着玫瑰叢呆立不動。突然，身子俯下去，摘下了一朵，放在鼻子上聞了一聞，香味還是七年以前那麼的香味，可是——

他不能再站立下去了，彷彿看見了什麼似的，慌忙用衣袖遮着面，匆匆向西面跑過去。

他已走過了那只在從前從來不去注意的古井，忽然又想到了什麼，重新又走回來，從荆棘叢裏去找到了牠。撥開了枝葉細細地瞧，烏黑黑地看不見裏面有些什麼。他要跳下去，可是又似突然想到了什麼，縮住脚，重新回轉身子，繼續他那向西跑去的路。從此，他毫不逗留地，走上山頂，繞過了黑蟻蟻的上方寺，一直奔到寺後，再由寺後山坡上帶爬帶走的下了山。

那邊是一片陰濕的草地，一個個墳墓似石饅頭般的矗立着。他一些都不覺得害怕。他借了月光，跑過去細細揣摩辨認那墳前石碑上的字，一心要尋找到他所要尋找的目的物。

真有耐煩，不怕毒蟲的咬噬，不怕荆棘的利刺，一塊一塊地按着次序

去撫摩去辨認，可是找來找去，總找不到他所要尋找的那一塊。

在他興奮過度的腦子裏，忽然閃進了一個陰影，是他在曼殊大師的傑作孤鴻零雁記裏讀到的那兩句辛酸入骨的名句：

一踏遍北邙三十里，

不知何處葬卿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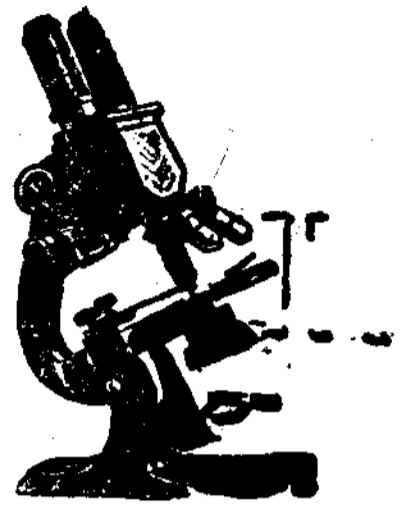
此時此地，他才體味出那詩句中所含蓄着的真情實感！

可是他就不肯就此死了心，再從那最後一個墳上的石碑從新辨認起，好不容易，又挨到了那首先尋起的一塊。

天哪！剛才不知是怎樣辨認的，竟白費了這麼多的時間與體力，這第一個墳前的小石碑上，不是明明寫着「孤女張燕之墓」六個清清楚楚的字嗎？

到這時候，他的心像已死了似的，拱着手，舉起沉重的頭望着天，腳不覺對着墳跪下去，一動不動地像一顆新雕成的石像。

這時天上的月亮，被遮掩在一片烏黑的雲層裏。



### 第三者

秦瘦鷗

陳雲  
超搬  
進維  
達公

見一個年紀很輕，頭髮梳得非常光滑，走路帶一些跳舞姿態的洋行職員型的青年。有時只見一個儀態很閑雅，似乎會受充分教育，而有一張怪可愛的圓臉的少婦。

他自己也很知足，終年流露着怪愉快活潑的神氣。

他歡喜看書，在這樣熱的天氣裏，他覺得一個人留在公寓中，放下了綠色的竹簾，暢開着通甬道的房門，躺在陰涼的藤椅上，翻看着心愛的書本，真比什麼都舒服。

寓不到三個禮拜，便發覺住在左邊三十四號房裏的一對青年夫婦，真可算得是兩個行徑够怪僻的鄰居。

這兩對男女之間究竟有着什麼關係，很難知道；房主人究竟是那一對或是那一位，也不易知道；祇見他們一天到晚很忙碌地在出進着，彷彿這裏是一個集會場所似的。

「這些人爲什麼要如此忙啊？」每當他在眼角上發現有一雙腿或是兩雙腿在門外甬道的地氈上走動的時候，只要他高興抬起頭來看一看，便總可以看到一張或是兩張很熱的臉——

其實要不是那一晚有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雲超根本就不會知道這兩位是一對夫婦，甚至他也永遠不會知道租住那三十四號房間的是兩個什麼人。

從他搬進公寓之後，便發現有四個人常在三十四號房裏出進。四個人分爲兩對：那第一對中是一個服飾很整潔，態度很沉着，年齡大約在三十左右，兩道眉毛時常皺在一起的男人，和一個體格很壯實高大，眼梢向上，眉目間常帶幾分性感誘惑力的女人。第二對也是一男一女，不過並不像第一對那樣的時常摟在一起，有時只

，除了好奇心之外，他的過於空閒，也是一個原因。他的父親是廣東一位大實業家，而且祇有他一個獨生子，寵愛自不必說。他四年的大學生活，才於這個暑假結束。他叔父是個外交官，所以很早就替他辦好了留學美國所需要的一切手續，現在他是在等待着他的父親從香港趕到上海來，送他上船。生活對於他，真是非常的美滿，

，和一個體格很壯實高大，眼梢向上，眉目間常帶幾分性感誘惑力的女人。第二對也是一男一女，不過並不像第一對那樣的時常摟在一起，有時只

，除了好奇心之外，他的過於空閒，也是一個原因。他的父親是廣東一位大實業家，而且祇有他一個獨生子，寵愛自不必說。他四年的大學生活，才於這個暑假結束。他叔父是個外交官，所以很早就替他辦好了留學美國所需要的一切手續，現在他是在等待着他的父親從香港趕到上海來，送他上船。生活對於他，真是非常的美滿，

，無論如何也不需要如此忙迫的。——那麼他們究竟在忙些什麼呢？

有一天，他很清楚地記得，那可愛底圓臉的少婦，獨自在他門外走過了七次；細碎而急促的脚步，到第五次上就對雲超發生了一種直接的感覺，他幾乎想站到房門口去攔住了她，問一個究竟。後來他雖然並沒有這樣做，但當她的脚步聲第六次第七次在甬道裏響動的時候，他覺得那一雙鏤空的白皮鞋所踐踏的已不是那一條用毛編織的地氈，而是他自己的心扉了。

他擔心她還會第八次再走過他的門口，便把房門緊緊地關上了，自己坐在靠窗的一張書桌上，左手拉住了窗中間的一條鐵梗，漫無目的地向下靜靜地躺着的柏油路出神。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他對於常在隔壁三十四號出入的四個人，已發生了好惡不同的感覺來。他所最不歡喜的便是那個洋行職員型的青年，他武斷他是一個完全海派的小滑頭，爲了他的梳得過於光滑的頭髮，華麗而不大方的服飾。還有那個壯實高大，

眼梢向上的女人，他也感覺到厭惡，

甚至使他起了一個很無禮的猜測，以爲她是出賣肉體的女人。至於那個態度很沉着的男人，最初倒還留着幾個很不錯的印象，但漸漸地，因爲他和他那個眼梢向上的女人顯得太親密了，以致連帶也憎惡起來。剩下的便祇有那個圓臉的少婦了，她和那個小滑頭式的青年做一對，固然同樣的使雲超覺得很不稱，然而她對待那青年的態度却並不怎樣親熱，而且有時候簡直很冷淡，好像中間有着什麼不得已的緣故，才使他們兩個人常在一起的。這樣冷眼觀察之後，便使雲超從心底裏對她激起了一種同情，這種同情是爲了她那幽閑的姿態而增強的。

由這一天晚上起，他才知道除掉自己的事情以外，有時候，別人的一切，也會使人的心困擾的。他有着一顆寂寞的心，悶坐在房裏已絕對不能了，便慢慢地踱進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去消遣着；當他喝完了一杯冰淇淋的當兒，突然發覺他後面的座位上，有人用着勉強壓低的聲音在劇烈地爭

辯。  
「……我隨便怎樣也不相信！」  
一個女人的聲音很急燥地說：「小黃他又不是死人，難道不能再找別的機會嗎？」

「這事情大概過於急是不行的。——」  
「男的口氣比較還和緩。——她好歹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性格也非常高傲，不比……」

「哼！那你何必還要和我鬼混呢？」  
「女的用着生氣的口吻。」

接着，就聽得拍的一響，地下滾過了一只圓形的粉盒子來，後面火車的座位裏便有人探出了半個身子，從地上把它拾起；雖祇很短促的一照面，雲超已看出他就是自己的鄰居——那個態度很沉着的男人了；再想想，那剛才說話的女人，也必然就是眼梢向上的一個了！

他們四個人中間的離奇複雜的關係，和行動上所表顯出來的種種怪特的狀態，幾星期來，已刺激着雲超的好奇心，他也不願竊聽他人談話的非法，又故意要了一杯桔子水，再繼續

坐下去。

後面談話的聲浪，又在繼續展開。

「……你又誤會了。」男人說

「我的意思只是請你再耐等幾時……。」

「耐等，耐等，還耐等得不够嗎？」

「那女人的說話，總像火山爆發一樣的焦燥。」人家有了錢，要離掉一個老婆是那樣的容易，輪到了你，却偏有這許多鬼推託，我勸你還是息了這心念吧！」

「唉！」男的先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其實我也是把穩的意思。只要抓到她一些錯處，還怕她不安安靜靜的和我分手嗎？要是不這樣做，假使有一個厲害的律師幫着她，我的累就要受得够了！現在只望小黃能够成功。」

「你真願意他成功嗎？」突然換了一種很輕鬆的口吻。

「爲什麼不願啊？」

「這樣又年輕，又漂亮，又受過高等教育，又聰明的老婆，輕輕送給

了別人，你難道不會後悔嗎？」一串比鋼針還尖，比蜂尾還毒的聲音。

「決不後悔！」那男人似乎已完全受了她的迷惑了。

「那末我有一個很好的方法，你只要能聽我，事情便一定成功。」女的帶着蛇嘯一樣可怕的笑聲說。

一顆鮮紅的蜜漬櫻桃，嚼在雲超的嘴裏，已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甜味。好奇心——不，不是好奇心，簡直是義憤心，逼着他更靠近去偷聽他們的談話。

「你快說給我聽吧！」男的一再催促着：「你快說給我聽吧！」

「說來也很簡單，」女的漫不在乎地說：「只要從明天起，你說一個謊，離開上海，把一切現款和存摺都起來，使她的經濟來源斷絕，一面教小黃也不要去；待到三四個禮拜以後，估量她窮得差不多了——你不是說她家裏沒有一個人在上海嗎？然後教小黃打扮得挺漂亮的去看她，一面還教公寓裏的收租人加倍上緊的去催她付賬，雙方同時進攻，還怕她不上鉤

嗎？……」以後的聽音便低到聽不清楚了。

這一段話差一些把我們這一個二十五歲的血性青年激怒得狂跳起來，滿腔不平之火，在他心田裏燃燒着，幾乎就想馬上把右手裏握着的玻璃杯望那殘酷無恥的女人砸去。

不知道他費了多少的力量，才把自己的情感壓制下去，可是他也絕對不願意再偷聽了；隨手掏出一張鈔票，望桌子上一丟，便大踏步走出了咖啡店。他望四周看了一眼，幾乎不相信這世界還是人的世界。

他變更了原定的出去訪友的計劃，立即回到公寓中去。

「陳先生，」他才走進自己的房間，一個值夜的茶房便跟進來說：「方才那個紅鼻子的裁縫已經來過了，他說陳先生前天告訴他，還想做兩套衣服，明天要不要叫他帶樣板來……？」

「你知道隔壁三十四號住的是些什麼人嗎？」雲超好像根本沒有聽見茶房的話，便自管自底這樣問。

「三十四號嗎？」那茶房發出了很神祕的一笑，彷彿他也覺得挺有趣的。那一對夫妻倒真有些怪氣的，男的有男的相好，女的有女的相好……。

雲超一聽，覺得和自己方才偷聽到的話很符合，就料到了一大半。

「他們是老房客嗎？」他竭力想使自己鎮定下去。

「說老不老，算算倒也有一年多了。」那茶房一面在整理茶具，一面假笑底說：「三十四號和你這一間都是套房，每月連水電一百七……」

「別說這些不相干的話！」雲超止住了他，一面很快的在腦神經上構成了一篇謊話。「我因為今天碰到一個朋友，才知道我有一個遠親也住在這公寓的三十四號裏，所以先要問你一個究竟，免得亂闖亂撞的得罪了不相識的人。你且把他們的一切告訴我，說不定我會給你一些酒錢，教你替我先送一封信過去。」

當下人的本來就歡喜議論張家長李家短的，何況現在又可以得些意外

之財呢！於是在二十分鐘之內，那個茶房便把自己一年來所知道的全吐露了出來。

歸結起來說，那租住三十四號房間的寓客沈爾亮是一個在中國礦務公司當襄理的小資產階級，就是那個年在三十左右，態度很沉着的男人。在一年以前，他愛上了公司裏的女職員何清，她是一個刻苦奮鬥，仗着自己的力量，才得在大學裏畢業的女孩子。沈爾亮最初的確是很愛她的，同時又仗着他在地位上所佔的優勢，終究達到了他的目的，正式同居在維達公寓裏。何清是完全滿足了，立即辭去了女書記的職位，整天留在家裏，料理家務。不料婚後第十個月上，沈爾亮不幸害了傷寒症，住在一家醫院裏養病，又對看護周小姐發生了好感；這位周小姐是個拜金主義者，知道了他的地位，便盡力和他周旋着，使沈爾亮在病愈之後，還留在醫院裏躺了半個月。從此周小姐便時常借着一病中照料得力一的關係，和沈爾亮混在一起；何清最初也並不注意，只認為

是一種普通友誼上的交際，後來再仔細看看，才覺得似乎太平常了。沈爾亮的性格也是非常有趣的，因為自己正忙着追求別的女人，恐怕家裏的太太要嫌寂寞，便介紹了一個外貌似乎很漂亮，對付女人的工夫又委實很老練的朋友小黃來，要他陪侍何清。小黃接到這種好生意，當然是何樂不為；在何清自己，本是不願和這種沒有靈魂的小流氓混在一起的，但後來她發覺這是出於她丈夫所指使，心裏自然不免很氣憤，便決定也借此在表面上使丈夫難堪一下，作為報復。

雲超聽完了這篇長長的敘述，氣憤得半響不能說出話來；他的左手不自主地拉開了床前小几下的一口抽屜來，向裏面放着一支七響自動手鎗看了幾眼。

這是因為他初到上海的時候，綁案很多，他叔父陳子達便特地替他領了一張手鎗照會，讓他藏一支鎗，以備萬一，但雲超也很知道法律的尊嚴，除掉加入業餘射擊會，習練打靶以外，從不輕易去玩弄它，每天祇是納

在長褲後面的口袋裏，像身上本有這件東西似的帶着，難得想到有這回事。回寓以後，便立即掏出來，讓它靜靜地躺在床前小几下的抽屜裏。

「很好，」他慢慢地把那藏着的抽屜關上了，抬起頭來，向那茶房說：「那位沈太太就是我的遠親。你現在先到隔壁去看看有誰在那裏，讓我寫張字條，你給我送去。」說着，便把一張五元鈔票投給了那茶房，也不及再注意茶房臉上所透露的驚疑的神態，便急急拉過一張椅子，伏在書桌上，寫他所想寫的話，字條上起首寫着：

到的一切完全寫了出來。在最末他如此寫法：

「……希望你能够自愛，小心一點，別受了人家的騙，同時也振作起來，和惡劣的環境奮鬥。我雖是一個第三者，並且再隔半個月就要離開祖國了，可是凡有我能給你盡力的地方，我是無有不願聽命的。」

信未寫完以前，那茶房已悄悄地掩進來，告訴他此刻三十四號房裏祇有沈太太一人在着，等雲超的信寫完，便立即由他遞了過去。

他收拾起了信箋，心裏覺得很快，很安適；即使那位何清女士看了他的信置之一笑而不理，甚至反而去告訴她丈夫，以致引起交涉，也覺得心理沒有什麼不安，因為自己的動機總是純正的，光明的。他彷彿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

差不多就要熄燈安寢的時候，突然茶房又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不等他說「進來，」便很興奮地闖了進來，輕輕地在他耳邊說：

「陳先生，沈太太已看過你的信了，她說有點事跟你商量，請你馬上過去！」

雲超略一躊躇，終於重復穿上了外衣，讓茶房把他帶到了隔壁三十四號的休憩室裏。

屋子裏的佈置委實很精美，可是雲超也無心去賞鑑它。女主人何清披着一件淡藍色的紗衫，顯得分外的秀雅，而神態間却自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氣度，立着迎接這一位仗義的不速之客。雖是在特殊的環境下，開始這第一次的會談，但雙方的性格都異乎尋常的爽直，何清又因感激雲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意，不覺分外推誠相見。她告訴他自己的身世以及那個小黃幾個月來怎樣一再誘惑她，而自己的丈夫又怎樣故意贊美小黃，和放縱自己的情形。

「一個男人對待一個女子，因為喜新厭舊的緣故，又愛上了第二個，於是打算拋棄第一個，這還是可以寬恕的。」最後，雲超一面向何清告別，一面憤不可遏地說：「但爲了要便

「我是一個第三者，本不敢，也不該干預賢伉儷的事的。但這樣的怪事既然已經給我知道了，而且無論怎樣，我自己總算也是一個有熱血的年輕人，眼見有這樣不平的事放在面前，要是我再袖手旁觀，讓它自由發展下去，我似乎有點忍受不了。過去的事不必說了，讓我告訴你今晚的事吧！……」

接着他便把自己在咖啡店裏所聽



於拋棄起見，不惜用如此卑鄙的方法來陷害一個清白的女子，這個人就該殺！

何清靠在門框上，透着又感激又悲傷的神氣，一直望到他走出去。

雲超在臨睡以前，偶然又把視線拂過了那一口藏着手鎗的小抽屜，心裏來了一陣亂跳，似乎是個預兆。

第二天上午，他就去找一位當律師的表兄，把他鄰居的一切告訴他，希望他能夠給何清想一個辦法。可是他表兄却很冷靜地說：

「法律所能採信的只是見於行動的事實，決不是人的猜度，或是第三者所偷聽到的幾句空話。老兄弟，這樣的事情上海多得很，你是個不相干的第三者，少管閒事，快些準備出洋吧！」

雲超沒精打采的回到維達公寓，但房裏倒有一封很可以使他興奮的信在等着他，那是他父親寫的，告訴他再過三天，便要從香港搭船到上海來了，要他到碼頭上去等候。

第三天，約摸下午一點鐘左右，

雲超剛想出門，只聽得甬道間突然起了很劇烈的爭吵聲，跨出門去，便瞧見何清只穿了一件睡衣，病容滿面，涕淚縱橫的跪在地下，雙手死命拉住了她丈夫沈爾亮的衣服，在發出極慘痛的哀號：「……就算我所聽到的話是不確的，……那……末我……今兒病了……你……你也不該……再……帶着……別的女人……上外埠……去啊……」

「這算什麼？這算什麼？」沈爾亮却儘是不停的嚷着；紅着臉，抓着頭皮。那位周小姐，站得比較遠一些，手裏捧着一簇鮮花不斷在那裏微微的冷笑，還帶點厭意。

雲超一雙充滿了怒意的眼睛，開始在三個人的臉上流轉起來。

「爾……亮……！我的熱度真……是很……高呢？」何清繼續哀告着：「你不……看別的，……請看……看……看肚子裏……三個……月……的……。」

沈爾亮的腦袋漸漸垂下了一些，他似乎已有些感動了。

「爾亮！我們不是有正事嗎？」爽快乾脆，如同快刀殺人一樣的語音，突然打周小姐的嘴裏發出來了。「許經理一定早在車站上候着我們了，快下去吧！」

才有些軟化的沈爾亮給她這麼一激，便又再度堅決起來了，他不顧一切的掙脫了何清的手，就想打石梯上溜下樓去；但何清却已在地氈上暈倒了，死白色的臉，貼在棕色的地氈上，連半晌站在旁邊熱鬧的一個老茶房，也覺得不忍起來。可是周小姐却只當不見，挽着沈爾亮的手，恨不得一步就跨下樓去。

陳雲超的臉板得像鐵一樣的站在門邊已有好久了，這時候便比風還快的搶到了他們的面前，從褲袋裏取出他的手鎗，緊握在手裏，兩只發了直的眼睛一霎也不霎的看着他們。

「啊……你是誰啊……？」一對裏了良心的男女，全慌得抖起來了。「我是上帝的使者！我要殺死你們，為這世界上除去兩頭有害的動物！」每個字，很清楚地，很有力地從



雲超那兩片發了白的嘴唇裏吐出來。接着，他便絕不遲疑的把他的手鎗扳了兩下。

X X X X

兩天之後，有一艘很大的美國郵船把陳雲超的父親——陳子豐——從香港載來了，當他在公和祥碼頭登岸的時候，上船接客的人非常的多，可是他所渴想着的愛子竟毫無踪跡，累他張大着一雙老眼，足足在人叢裏找尋了二十多分鐘，他想雲超的體格是向來最壯實的，總不致於突然會病倒，既不病倒，那末爲什麼不上碼頭來迎接呢？

「這孩子真荒唐……」他開始咒起來。可是再一想却又忍住了，因爲他發覺不但雲超不會到碼頭上來，連他自己的老兄弟子達也是影也不見。

最後，他差不多決定要不再等候了；突然，碼頭上飛也似的開來了一輛小汽車，直到離船三四碼路模樣才停住，接着車子裏便跳出了一個中年人和另一個年輕的少婦來。

「老二，老二，怎麼啦！」陳子豐年紀雖老，眼力倒還不差，一望就知道來的是他兄弟，可是跟他同來的却不是雲超，而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婦，這就使他覺得萬分詫異了。

當他走下甲板去時，子達和那少婦已經也打梯上奔上來了。

「雲超呢？」子豐問。

他兄弟還不會開口，那個面生的少婦竟突然在他面前跪倒了。

「陳老先生……」她的容色非常憔悴，但原有的美麗並不會消失，只是像一朵受了過度的陽光灼晒的鮮花一樣。她毫無顧忌地用手拉住了老陳的衣角，用一種悽愴的哭聲說：「都是爲了我，把……把你的少爺害……害了。」

這一來可真把我們這位老商人弄昏了。

「大哥，雲超打死了兩個人，前天就關進捕房去了，是他自己自首的。」陳子達便忙着一面向他哥哥解說，一面用力把何清拉起來。「沈太太，不要這樣，我們快上岸去吧！」

「打……打死了兩個人……？」

向來很精明幹練的陳子豐，現在也不由慌得臉色變成灰白了，他兄弟雖然還催促他上岸，可是他的右手已乏力地鬆開，把原來提着的一口皮箱丟下了，嘴裏喃喃地說：「完了，……完了，……一個殺人犯，怎麼……還……能……能出洋……洋去呢？」

不料他的兄弟却出乎意外的微笑了一笑——而且竟是眞笑。

「大哥，我們人類本來是不應該自私的！」他立刻就用極鄭重的語氣，一字一頓的說：「這一會的事，雲超做得很對，僅僅太魯莽了些。至少他已經發揮了每個人所應有的正義感，他已經盡了他的責任，我雖然不願稱頌他爲英雄，可是我敢向你担保，老大，像他這樣堂堂正正的走進監獄去，簡直比出洋還要光榮。所以我們不應該傷心，我們應該歡喜！」

「應……該歡喜？」老陳直着雙眼，看住了她兄弟和那少婦的臉，莫名其妙地問，心裏擁起了一陣錯綜的感覺。

平安三飛車  
股份有限公司

三飛客車 美觀大方 舒適快捷 服務週到

叫車電話  
14898

中西大藥房總支店均可代叫

全市遍設分站

公共電信器製造廠  
股份有限公司

電氣熱水機  
雙用安全插撲  
電星牌電器用具

全省電安全 迅速便利  
自建廠屋  
總發行所  
第一廠  
第二廠

梅白格路三一三號  
電報掛號一〇四〇五  
上海芝罘路四一號  
電話九二九八七  
上海廈門路七六弄  
北蘇州路九九六弄

民誼大藥廠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民誼大補藥

功能

促進食慾 增加體重  
輔助發育 增加血源  
破補衰弱 振奮精神

廠址 新開路辛家花園  
電話 六〇一〇六

三樂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營之業務  
一、信託  
二、地產  
三、保險  
四、證券  
五、股票  
六、貿易  
七、實業投資  
八、運輸倉庫

本公司資本總額  
中儲幣一千五百萬元

本公司總管理處  
福州路三三五號  
電話九八二〇四號  
電報掛號一一〇八

# 都市小景

譚惟翰



「王先生，皮要剝掉嗎？」

茶房站在桌

邊拿着一把刃在

切麵包。他把切

好了一片一片

的放在盤子裏，順便問着上面的那句

王先生放下報紙：

「你倒切得很快！」

「是的。這刀口實在快得很，輕輕的一切就開。」

「爲什麼我始終沒這個本事呢？」

「這，這……」茶房得意的笑着

說，「其實刀還是這把刀，在乎人

用不用它。」

「大概是我不會用慣吧？」

茶房隨便「唔」了一聲，就朝牀

看看，「要請史先生起來和您一同吃

嗎？」

王先生擺一擺頭，叫他不要喊醒

他。心裏却這麼想：——讓他多睡一

會兒，昨日晚上他又大輸了！

「菓醬呢？」茶房問。

「讓我自己來。」

「你還有什麼旁的吩咐？」

「有事我會按電鈴的，你去吧。」

茶房出了房門，王先生就站起身

。暗自說着「他睡得真好——像他這

樣的人真是好福氣。」便到桌邊，放

下了煙捲。一手拿起一片麵包，一手

用刀挑上菓醬。這時牀上起了含糊的

問話：「老王，什麼時候了？」

「十一點多了，科長！」王秘書

忙放下麵包，回頭對帳門說。帳門

不大見，給前面的一座精緻的淡綠屏

風遮住了。

「我真是睡得糊裏糊塗的。」科

長一面從屏風後面走出，一面扣着衣

裳。「唉！人實在是賤東西：贏了錢

老是睡不着覺；輸了，倒反而睡得安

逸！」

「您也有這種感覺嗎？」秘書問。

「這不是感覺，這是事實。」

「昨天最後的一下，科長要是肯

聽我的話，錢都會撈轉來了。」

「可不是！」科長用力的拍了一

下自己的屁股，「真是倒楣。這種鬼

地方，我是再也不去了！」

「科長這句話，彷彿跟我說過幾

高了些：

「王先生，心可要剝下來？」

「什麼？」王先生吃了一驚，一

離的心給剝下來？」

「我說的是這麵包的心，您知道

有許多人都是不愛吃皮的。」

王先生說了一聲「祇要把它切成

一片一片就得了，」便又去看報紙。

隔了一會。

「王先生，全切好了。」茶房說。

十遍。」

「是嗎？」科長說，「這祇怪自己不好，說話不算話。從今天晚上起，我在電燈底下對着天花板發誓。我史心要是再進賭場，我就不是人，是畜生！」

「科長今天怎麼突然會把錢看得這樣重？」

「老王，」科長嘆了一口氣，「你知道我費了多大的力才弄到這個位置。外面不知有多少人都在罵我。你想我犧牲可貴的名譽換來這有限的金錢，又成千上萬的送到別人手裏去，叫我心裏怎不難過？」

「怎麼名譽不名譽，快別這麼想！」王秘書殷勤的遞了一塊麵包給他，「科長，您肚子大概也餓了，隨便吃點就算宵夜點心吧，這是我親手做的。」

科長接過麵包，說：

「你倒很會服侍我，真像我死去的老婆。」

王秘書自個兒也拿起一塊麵包。他眼睜着說：

「科長太誇獎了！」

科長沒作聲。嘴咬着麵包，臉上却浮着苦悶的表情。或許是由於屋子裏太悶熱的原故，然而王秘書是精細的人，他好像看出了還有別的原因。他瞧着科長的臉說：

「要不要再叫兩個嚮導來陪陪您？」

科長搖頭：

「我不喜歡——嚮導沒有一個好的。」

「我看紫蘭那孩子倒挺不錯。」

「可惜太瘦一點。」

「蓉梅也很好。」

「不！太矮了，而且有狐臭。」

「鳳香呢？」

「太胖，像一隻死豬！」

「對了，還有……白娟。」

「她倒看得過去，祇要我怕她有肺病。」

「您真是太講究了。要想找一個完完全全沒有一點兒毛病的女人，那恐怕比登天都難。」

科長吃完了一塊麵包，又拿了另

一塊。他用刀在上面塗着圓圓的一塊菓醬，很神秘的問。

「老王，你瞧着這塊麵包，會不會想起一個人來？」

王秘書莫明其妙。

「我的意思是說：一張白嫩的脸，泛着一圈桃紅——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

「你說的是那一個？」

「你猜猜看。」

科長存心給難題目他做，他無可奈何的猜着：

「是舞女？」

「我都玩厭了。」

「是嚮導？」

「跟你說過，我不喜歡。」

「是妓女？」

「不，你太汗辱了她。——她是規規矩矩的一個處女。」

「處女？這我可猜不着了！」

科長便走到王秘書身邊：「我跟你說吧，就是每天晚上送衣服來的那個女孩子。」

「哦！」王秘書驚叫起來，「科

長，喜……喜歡她？」

「我很愛她，我恨不得——」他大口的咬了一口麵包，「我恨不得這樣一口把她吞了下去！要是她……」

「她怎麼樣？」

「要是她肯陪我睡一夜，我情願給她五百塊錢。你看有希望叫她答應我嗎？」

「這可說不定，」王秘書噙着嘴說，「全看科長手腕的高低。」

「這一層你是內行，得請你指教。」

王秘書拱拱手頭：

「你太謙虛了。」

「真的。」科長似乎極慎重的說，「聽說你曾經有過很多的風流案子？」

「豈敢！豈敢？」秘書伸出了兩個指頭，「多也不算多，大概不上二十件。」

「你說說看！」好奇的睜起了眼。

王秘書却裝做滿不在乎的神氣：

「反正還不是那麼回事？」

「揀精采的說它一段吧——好給

我做做參考。」

科長越是急於要聽，他越是慢慢的不說。後來王秘書劃了一根火柴燃着了一枝香煙，他仰着頭，緩緩的：

「精采的倒說不上，不過……有一件事時常引起我的回憶，一直不能使我忘記……雖然這事過去已有十多年了！」

「是怎麼回事？」科長也燃上了一枝雪茄。

「當我在大學裏唸書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跟我洗衣服……她是一個農人的女兒，家境很窮，全靠她洗衣換來的錢幫助父親來維持生活……每天挨黑的時候，她就衣服摺得好好的送到我們宿舍裏來，然後態度挺溫和的向我們笑笑，走了去。」

「就像每天跟我們送衣服來的那個女孩一樣嗎？」科長打斷了他的話。

「差不多，」王秘書閉着眼睛想了一想說，「不過年紀比她稍微大一點。」

「好，你講下去吧。」

「……我看上了她，她也愛上了我，在一個春假裏的一天晚上，我：：犯下了極大的罪惡……」

「什麼？你同她……」科長用眼角笑着說。

「我同她發生了肉體的關係。我破壞了她寶貴的貞操！我記得她倒在我的懷裏，對我傷心的痛哭……她說她願意嫁給我……」

「你可娶了她？」

「沒有，我不會娶她，虛榮迷住了我的心。娶像她那樣的女人，我父親決不會答應，親戚朋友也不會贊成。爲了顧全我的身分和名譽，起初我用話來哄着她，後來我索性拒絕了她……」

那個越發聽起了勁。

「難道她就這樣容易的跟你散了？」他問。

「不！她因失望幾乎變成了瘋狂，然而她又不敢向她的父母去明講。不久，她實在不能隱瞞了，因爲她肚裏的胎兒正在生長。在她產後的第三天，我到了她家裏，我記得她還睡在

牀上，於是我就當面和她的父親去商量……」

「她的父親沒有和你打官司？」

「他不願意那麼做，拿錢給律師，他說犯不上。他祇叫我憑良心說一句話，結果由我拿出一千塊錢來總算完事。」

「以後她還不理你？」

「漸漸她不和來往了，她罵我說男子都是沒有心肝的。其實我心裏還老是惦記着她，每年家裏寄來的錢我總要拿出一部份送給她養活她的孩子——不，我們的孩子！直到孩子長到六歲的時候，我因事離開上海，回到了故鄉，接着又在外奔走了十多年，一直就不知道她的下落。」

「你還想找她嗎？」

「不，我怕見她——因為我太對不起她了。」

王秘書的臉色有點不大好看，他沉默了好一會。可是這沉悶的空氣立刻被科長的一個大哈哈衝破了。

「這真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哈哈！我……我也要試一試。」科長拍

拍王秘書的肩頭說，「……若是那洗衣服的女孩子再來了，你可別放她走。」

「你預備——」王秘書驚訝的瞧着他。

「我打算學你的樣。」

「您不怕？」

「怕什麼？」

「笑話！」科長把他的大肚子聳了一下，「她到什麼地方去告？我有錢，人家總不會幫着她說話。老王，過去我幫了你不少的忙，我還提拔你做我的秘書。現在你總可以替我盡這點義務囉！如果你能把這件喜事弄成功，我一定重重的賞你。」

「哦，重重的賞我！」王秘書的心猛的跳了一下。

「嗯，倘若那孩子一口答應了是頂好；要不然，就請你出個主意。成功了，那五百塊錢就通統給你拿去！」

「五百塊！科長的話是真的？」

「難道你還不放心的？」

王秘書動動肩膀，笑着：

「不是我不放心，我們家鄉的規矩，喜錢照例是要先付的，大家圖個吉利！」

「好吧！」科長摸出厚厚的一疊鈔票，點了點，「囉，五百塊，現錢交易！」

王秘書接着錢，說了聲：「謝謝科長。」

科長不耐煩的問：

「快十二點了，她今天晚上怎麼還不來？」

「科長要是等不及的話，讓我叫茶房來問一聲。」

「也好。」

王秘書跑去按電鈴。

旅館裏的茶房疲倦的走進來。

「先生，什麼事？」

「那個每天送衣服來的女孩呢，今天衣服爲什麼還不送來？」

「我剛看見她在樓下送衣服——大概一會兒就要上來的。」

科長向茶房揮一揮手說：

「你最好去催她一催！」

茶房又走了。王秘書安慰科長：

「再等等吧。旁的事可以急，惟  
有這樁事不能急。一急就糟！」

王秘書的話剛說完，就聽見有人  
敲門的聲音。

「她來了！」科長喜歡得忙去開  
門。

果然是她！

她穿着白竹布的上衣，黑褲，面  
孔生得很清秀，紅通通的有光彩的雙

頰刻着一對有笑意的漩渦。她頭微低  
着，捧着一堆衣衫進來，一邊却說着：

「今晚衣服太多，趕不及發；弄  
到此刻才送來，真是對不起兩位先生  
！」

兩位先生連聲的說：

「不要緊！不要緊！」

年輕的姑娘走到屏風後面把衣服  
放在牀上。兩位先生在外面相對着做  
一個鬼臉。

年輕的姑娘出來的時候，問：

「先生，還有旁的衣服要我帶去  
洗嗎？」

「嗯——」科長含糊的說，「衣  
服倒有，可是穿在身上還不會換下來

……你最好在這一等一等。」

「好的。」她很和氣的回答。

「你坐呀！」科長笑瞇瞇的對她  
說。

她答了聲「謝謝」，並沒坐下。

王秘書把一張靠背椅拖了拖：

「別客氣！我們都好像自家人一  
樣。」

「是，先生。」她坐下了。

科長猶豫了一會，然後摸着那

輕的姑娘的髮辮問：

「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歲，老先生。」她忙讓開。

科長湊上一步：

「你不要叫我老先生，我不老！

我……我也才不過三個十七歲哩！」

王秘書順手在桌上遞了一塊麵包

給這女孩子：

「你大概餓了，隨便吃點兒吧，

這麵包很新鮮。」

「謝謝您，我肚子不餓。」

「你不餓？」科長笑着說，「我

可餓得慌！我恨不得大大的吃一頓。

——你能陪我一同吃嗎？」

「對不起，我要趕早回去，快戒  
嚴了。」

「不要緊。戒嚴就睡在這兒好了

。你瞧：這兒是牀，那邊是沙發，你愛  
睡在那兒就睡在那兒。」王秘書說。

「先生，那不成。我媽在家裏等  
我。」

「讓她去等好了！」科長說。

「回去太晚，媽要罵我的。」她  
站起了身。

「你放心，一切有我担保。」科  
長又拍了一下他的大肚子。

「真的？」王秘書指着科長說，  
「這位史先生是有資格的人，他一定  
可以代你說話。」

「啊，不行！」她朝門口走，「

我要回去。」

「我洗衣服的錢難道你不要了嗎

？」

年輕的姑娘又走回：

「差點兒我倒忘了。」

「一共多少？」王秘書問。

「三塊六毛。」

他摸了一張五元的鈔票給她：



「這兒是五塊，不用找了。」

「那麼……下次我跟你洗衣服少算幾件吧。」她將鈔票放進了衣袋裏。

「不必了！這幾個錢算得了什麼

？」他對科長看看，又接着向這女孩子說，「你若在這兒陪我們科長住一夜，他願意送給你大把的鈔票呢！」

她正色的問：

「你說什麼？」

王秘書奸滑的笑着：

「如果你肯睡在這兒的話，馬上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錢！」

「錢！」她冷笑了一聲，「你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

「你不是那洗衣服老媽子的女兒嗎？」王秘書指點着這年輕的姑娘的

臉說，「你自己想想看：一天辛辛苦苦的從早洗到晚，才不過賺那麼幾個

錢，要是——

「要是我情願去做那不要臉的事，我早就不替人家洗衣服了！」她氣

得往外跑。

王秘書連忙用手攔住房門：

「慢走！」

「做什麼？」

「你生意不打算做了麼？」

「什麼生意？」

「我說……我們的衣服你不願再

拿去洗了嗎？」

「那麼就請你快脫下來呀！」

王秘書瞧着科長又做了個鬼臉：

「科長，您聽見沒有？她叫您把

身上的衣服快脫下來呢！」

「噢，噢，脫下來！脫下來！

……我馬上就脫！」

科長點着腦袋，一面解着鈕扣跑

到屏風後。

「請快一點吧！已經到了戒嚴的

時候了。」小姑娘說。

科長在屏風後喊：

「喂，衣服脫下來了，你來拿呀

！」

「你丟出來吧。」她說。

「你來拿，又有什麼關係？」科

長在催她。

「你去吧！」王秘書把她推到屏

風後，「這有什麼害羞的！」

科長從屏風後伸出一雙手來把她

一拉：「你過來呀！」

「哇！」她的手被他拉痛了，大叫起來。

在屏風後的人却打着哈哈！

「您不能這樣！我求求您，請您

……請您做好事！」她哀求着。

「做做好事！這還不是好事嗎？

哈哈哈哈哈……」

這時年輕的姑娘却在後面罵了起

來：

「你，你這死鬼……你這遭雷打

的東西……你……你……」

拍！一個甘脆的耳光。

「你……你敢打我的嘴巴！」科

長發怒的聲音。

王秘書一個人站在屏風外興奮的

數着大捲的鈔票，樂意的說：

「科長，你知道打是情，罵是義，

這小傢伙愛上了你呢！哈哈……」

……

半夜裏。

空氣非常冷清。一盞睡燈孤單的

立在壁角發出黯淡的可怕的光影。

這時有三重不同的音響在那兒合

奏。史科長在牀上打鼾，王秘書倒在沙發裏嚶語，那年輕的女孩却站在化妝檯前哀泣。

「錢！錢！哈哈……五百塊錢！……科長……哈哈……喜事！嘿嘿……喜事！喜事！……」

「……喜事！喜事！……」

王秘書一個子說着夢話，翻了個身，又昏昏沉沉的睡去。

可憐的女孩，呆望着化妝檯上鏡裏的身影，她覺得自己變了，已經不是五個鐘點以前的自己了。

「你……你……你怎對得起你的母親？你已給人家糟蹋過，汗辱過了。你那兒再有臉去見你的親娘？」她低聲下意識的自語着，走到桌邊，拿起了那把短刀，「媽……媽……你的女兒不預備再活了？」

刀尖對準了她的胸膛，淚珠直滾了下來，手顫抖着，突然一個意念止住了她——

「我不能死！我不能太便宜了他！」

她回頭對牀看，牀上有粗野的鼾聲。她再望了望刀，然後急急的奔進

屏風……屏風後有刀聲，痛叫聲，接着還有這女孩子的大笑聲：

「哈哈……哈哈……哈哈……」

王秘書給這笑聲吵醒了，他睜開眼，打着呵欠：

「女人的心理可真猜不透！」他說，「起初儘是裝腔作勢的哭，此刻却又歡天喜地的大笑起來了！」

他起身，開燈，屋子裏馬上明亮得如白晝一樣。

在這樣明亮的燈光下出現了一個幽魂似的少女：她的頭髮披散着，手握著刀，掌上全是鮮血，她緩步的從屏風後走出，兩眼直視前面，切齒的說：

「我看你再吃不吃人？」  
王秘書驚視着，問：  
「你，你怎麼啦？」  
她眼斜過來，冷笑：  
「我殺死了他！」

「什麼？你……」他嚇得忙到屏風後看，「哦，科長！科長！」科長僵硬的躺在牀上不理他，他又急急的跑出來，「你……你把科長殺……殺

死了？」

「他能要我的命，我也就能要他的命。我是不受誰欺侮的！」那女孩子說。

「你居然敢隨便的殺人？」

「我沒有隨便的殺人，是你們先存心來殺我！」

好！我……我要叫人帶你去坐牢，吃官司，活活的把你關死！」

「死？」她的怒氣到這當兒不能不迸發了，「告訴你，死，現在我不怕。我命祇有一條，死也祇會死一次。……你們已經把我害死了，我沒有臉再想活！你……你要喊人來抓我？那再好也沒有。我可以讓大家知道：是你們這般沒有人心的畜生欺負我，壓迫我，害得我沒路走。不錯，殺人的刀是在我手裏，可是殺人的却不是我自己！」

「不是你，是誰？」王秘書衝着她問，「你還想賴得過？」

「我一點兒也不想賴，我預備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是你們硬逼着我殺人的。要是說我該坐牢，那你們這

……

般東西早就該送到牢裏面去；如果說我是犯了罪，那你們犯的罪比我的更大！」她越說聲音越響了，「好，你就叫吧！你快叫人來抓我去！」

王秘書像一隻木雞，呆立着不動。「叫呀！你怎麼不叫？你爲什麼這樣胆小！」

這時不知有誰在門外亂敲。「你還不把刀藏起來？」王秘書驚醒的對那女孩子說，「你手，手上的血也得去洗洗乾淨！」

那女孩看看自己的雙手，沒有動。外面又是敲門聲。

「快到浴室裏去躲一躲！」他急得把那女孩往浴室裏直推，「趕快進去！趕快進去！」

那女孩進了浴室，王秘書忙用鑰匙將她鎖在裏面。然後走到門口，擔心的問：

「找誰呀？」  
外面女人的聲音：  
「请您先開開。」

王秘書把門打開，嘴裏輕輕的「啊」了一聲：——原來是個老媽子。

「先生，我的女兒你瞧見了沒有？」

王秘書裝作不懂的問：

「誰是你的女兒？」

「就是每天跟您送衣服來的，像這麼高的——」老媽子做着手勢，「

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

「我沒瞧見。」王秘書擺擺頭。

老媽子朝屋子四周望望，說：

「……她昨天整晚沒有回家，我一夜都不會安睡。此刻天一亮我就趕

出來了，問這兒的茶房，說是她送衣服到您房間裏來了之後，就沒見她再出去……」

「照你這麼說，那你的女兒一定是我們把她藏起來了？」王秘書不高興的說。

「這……我不敢講。不過，先生，我祇有這麼一個女兒，她年紀太輕，我怕她會上人家的當！現在的人心都壞透了！……先生，請您說句老實話，她當真不在此地嗎？」

「要是你真不相信，叫我有什麼辦法？」他不耐煩的移開。

老媽子遲疑了一會：

「說不定是我找錯了，對您不起！」轉身她到門外，在旅館的過道裏喊，「紅櫻！紅櫻！……紅櫻！」

王秘書隱約的聽見這兩個字，他自己也不覺低聲的唸了出來：

「紅櫻！紅——櫻！」

他想：——她的女兒也叫「紅櫻」？

老媽子一邊走，一邊喊；從這一頭喊到那一頭，從那一頭又喊回來了。隔了會兒她又叩門走進屋子：

「先生，茶房硬說我的女兒紅櫻在您的房間裏。」

王秘書的目光釘住老媽子的臉問：

「你的女兒——紅櫻？」

「是的，先生。」

他突如伸出他右手的食指抖抖的在空中畫着：

「紅櫻兩個字，你可知道怎樣寫？」

「紅色的紅，櫻桃的櫻——名字是他的爸爸跟她取的。」

「她的爸爸？」

「不錯，先生。」

「她的爸爸現在在那兒？」

「她的爸爸——哦，她沒有爸爸！」

「老媽子露出了傷心的神情，「先生，您幹嗎要問這個呀？」

「因為我有一個——一個極要好的朋友也生着一個女兒名叫紅櫻。我那朋友在外鄉漂泊了十多年，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女兒的下落，想託我在上海探聽探聽她的消息。」

「您的朋友？」

「是的。」

老媽子胆怯的問：

「您的朋友是個什麼樣兒？」

「他……他和我很像。你看了我，就不用再看他！」

老媽子朝王秘書細瞧了好久，嘴脣哆嗦了半天，才說出了一個字：「你……」

「你還認識我不？阿桂！」

悲憤壓制了她的懼怯。她用全身的力量噴出了一句話：

「你……你化成了灰，我都是認着！」

識的！」

王秘書的頭低着說：

「那你起先爲什麼看不出來？」

「起先？」她痛恨的叫着，「起先，我一直以爲你是死了，我根本就不會想到再會看見你！」

「你用不着這樣咒罵我，以前我待你的好處你總該有一點記得？」

「我一點也沒忘記！」她說，「你叫我陪你坐汽車，把我帶到像這樣的一個旅館裏了，你用酒將我灌醉了，你做出了那樣不要臉的事；你假仁假義的跟我說了許多好聽的話，你哄我，騙我，好使我仍舊癡心的愛着你……日子隔久了，你也玩厭了！我生下紅櫻沒有多時，你就甘脆的把我丟了！你待我這樣的好處，我怎麼會不記得？」

老媽子的眼淚隨着她的話流下來了：「……你把我們母女兩個人丟得遠遠的，就簡直不顧我們的死活。」

「我不是給過你父親一千塊錢嗎？」

王秘書挺有理由的反問她。

但是那老媽子却指着他的臉咒罵

「一千塊錢！哼，你以爲有了一千塊錢就可以隨便糟蹋女人的身體？你們這般祇圖自己快樂，不管別人痛苦的下流東西！」

「你不要再說下去。」他阻止她。

「我爲什麼不要說。我的話在心裏悶藏了十多年，好容易今天在這兒又和你碰頭——」

「這麼說，你是特地來找我談話的？」

「我沒有找你……」老媽子堅決的說，「我是找紅櫻來的！」

「你既是找你的女兒……」

「我的女兒？難道就不是你的女兒？」

「她氣忿的拉住王秘書的衣襟，「你說，你把心放在中間說，她是不是你親生的女兒？你承不承認是她親的爸爸？」

王秘書的眼釘着她：

「承認了又怎樣？」

老媽子把手一鬆：

「讓她好見見你這樣鬧氣的父親！」

他馬上伸出一隻手，指着浴室的門說：

「她就在這間小房裏，你叫她出來好了。」

老媽子驚疑的：

「在這間小房裏？」她走到門邊

，「紅櫻！紅櫻！」

紅櫻在室內答着話：

「媽，我不要見你！」

「紅櫻！你快出來……」

室內忽然發生了一聲慘叫，直刺着他們的耳朵。

「怎麼啦？」兩個人一同喊。

桂媽跑去轉門柄，可是——

「這門爲什麼老是開不開？」

王秘書記起來：

「是我把它鎖上了！」

他忙拿鑰匙開了門。

兩個人同進浴室，隔了兩三分鐘

再走出來的時候，王秘書的兩隻臂膀

上橫躺着紅櫻的屍身。

頭髮披在下面，胸口流着鮮血，

白色的衣襟上開了大朵的紅花。

王秘書用手把着她，慢慢的走到

屋子中心，桂媽在後面一步一步的緊跟。燈光落在他們兩人的臉上，臉色都是蒼白的。

王秘書把屍體放下，悲傷的望着

她。

桂媽俯下身，撫摸女兒的髮絲，

眼望着前面，淒楚的說：

「沒想到……她……她自殺了！」

「她不是自殺，是我把她殺死的。」

。

王秘書的頭抬了起來，可以瞧見他臉上的皮肉像觸了電的直顫抖。桂媽覺得駭懼而且奇怪：

「是你，是你把她殺死的？」

「爲了錢，我出賣了自己的良心

；爲了錢，我親手把這孩子送給別人

玩弄。我是殺人的兇犯，我沒料到被

殺的却是我親生的女兒！……」

「你害死了我還不够，又要來害

死我這可憐的女兒。你怎麼像人，你

怎麼配做一個人？」她站起了身。

「你罵得很好！你罵得對！」他用

拳頭敲着自個兒的腦袋。

桂媽挨近他：

的！

「人無論什麼時候犯了罪，總逃

不過天老爺的眼睛。——你今天休想

逃走！」

「你放心，我不會走。」

桂媽望望紅櫻的屍首，再望望王

秘書：

「像你這樣黑心的人總有一天也

會被別人用刀刺死的。」

王秘書用低啞的聲音說：

「我內心的苦痛比用刀來殺我還

要難受……」他的眼角有淚珠滴下。

「你不必貓哭耗子似的假慈悲！

她用力的把他朝牆壁一推，「跟你

說，我立刻就要去喊人來，抓你去吃

官司！……」

王秘書面色鐵青的靠着牆壁。

牆壁上懸着的日曆底下明顯的印

着兩行黑字：

——惡行的懺悔，便是善行的開

端。

王秘書的頭回過來，大聲的說：

「用不着你去喊人，我自己會喊

的！

他一邊按着電鈴。



# 飯碗打碎以後

呂伯攸

好幾天

聽不到老毛

的高談闊論了，問問人事科的徐先生

，據說：「身體不大好，由他的家屬

替他請了一個月假！」的確的，他到

不到銀行裏來工作，雖然和我們都沒

有關係，可是，對於銀行本身，卻多

少有些利益的；因為，像他那樣的

無事可為的職位——專管外匯的部分

——缺席幾天，倒可以省了一筆薪水的

支出了。

老毛自己，何嘗不因此在着急！

他每當三杯老酒落肚的時候，便很坦

白地會對任何人說：「我在行裏，每

月連津貼也拿到八九百塊錢，至於我

的工作呢，照現在這種局勢，那裏還

談得到甚麼外匯！這樣每個月每個月

的坐領法幣，總覺得問心有愧啊！」

「那還不寫意嗎？整天地抽抽香

烟，看看小報！像我們……」有時候

，對方也會發出艷羨他的口吻。

「哼，你那裏知道！他們難道真

是錢太多了，每個月硬要送我一筆這

樣大的薪水；其實，卻有一個原因：

……不談吧，現在我們且再乾一杯……

」老毛好像很不願意把他的話繼續下

去；但是，每次都是這樣的，等不到

他把一粒送進口裏的花生米嚼完，自

己又無條件地繼續了下去：「那一年

，我們行長的老太太，從亂離中逃難

出來，在五天之內，足足趕了二百多

里路；沒有車子，沒有船隻，全是我

一個人背着她走的，因此，她非常感

激我。雖然我的位置幾次有被裁撤的

消息，就爲了她在這裏給我撐着腰，

才一直維持到現在。但是，但是……

這位老太太已經上了年紀，而且患着

痰喘病，已經有三個月了！」

他每次說完了這話，總是加上一

聲長嘆；這，我們不能不佩服他有自

知之明；他除了銀行裏的職務以外，

還能够找得到第二個這樣閒適的位置

嗎？

人事科的徐先生，只知道他身體

不大好，到是怎樣的不好呢？他也纏

不清楚。在老毛家屬來請假的電話裏

，只說：「上星期六晚上回到家裏，

態度大變，人就有些恍恍惚惚！」我

因此便記起了上星期六的事來。

自從去年開始，我們行裏爲了米

糧的缺乏，早把膳食停止，折做了現

金發給。因此我們每天的一頓午飯，

便合夥，在附近的食品店裏，隨意的吃

一點兒。上星期六的午餐，老毛是跟

着我們三個年青人，臨時組織了一個

集團，遠征到環龍路一家牛肉館子裏

去解決的。自然，年青人大都是頑皮

的，當老毛吃到第二碗飯的時候，坐

他旁邊的那個小孫，正在演說他昨夜

在阿房宮舞廳裏的艷史；他把手臂一

攤，預備把老毛當做田妹妹去擁抱的

當兒，不知怎樣一個不小心，竟把老

毛手裏的那隻飯碗碰翻了；而且掉在

地上，立刻打得粉碎。

「你，你，小孫，——你怎麼的？」老毛滿臉紅得像關夫子似的，瞪緊了眉尖，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暴怒過。

「Sorry Mr. Chow! 讓我重行替你裝一碗過，好不好？」小孫真的急忙趕進店堂，拿了一隻飯碗，親手替他裝了一碗白飯出來。

「這，這，這不是玩的，你給了我這樣一個惡兆，你應該包我三年太平！」老毛額上綻起了青筋，一跳一跳地，還微微地沁出了一陣汗珠。

「這又不是故意的，有甚麼惡兆不惡兆！」小孫也把笑容收斂了。

「好了，好了！大家是多年的同事！」

「小孫已經認了錯，老毛也就算了，我們大家調解着。」

「我，這是我的一個惡兆，我的飯碗給他打破了；我個人倒不在乎，可是，我還有一份家……」老毛幾乎要掛下眼淚來。

「別這樣迷信！打碎了這隻磁飯

碗，難道你那隻金飯碗，還打得破的

嗎？」小吳乘人之危，還在譏誚他。

「算了，算了！我知道總會有這麼一天的！」老毛一邊說，一邊抓起小孫面前的那隻空飯碗，用力向地上

一扔，「有飯大家吃，沒飯沒得吃，請大家陪陪我罷！哈哈哈哈哈！」他順手更把我們每人面前的飯碗，都扔碎了。

「老毛，你瘋了嗎？怎麼這樣胡鬧！」我也有些忍不住了。

「哈哈！大家都和我一樣，打破了飯碗？」

全個館子裏的顧客和夥計，早已眼睜睜地在注意我們，經過這樣「豁朗朗」「豁朗朗」幾陣響，更加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漸漸地向着我們那張桌子包圍了過來，彷彿把我們當做了出把戲的山東人。

在這種場合中，我們這羣年青人是認為十分拆台型的，我們便忽忽地惠了賬，賠了損失，半哄半勸地把老毛拉出了那家牛肉館子，一同沒精打彩地回到行裏。

平日在這休息時間，老毛總是高

談闊論地，把他在幾張小型報裏得來的一些知識，述說一個不完。這一天，他卻並不這樣，他只是昏沈沈地默在座位上，好像很上了心事似的。幸虧，像他那樣一個不重要的人物，平日就沒有人注意他，誰也不知道他突然變了樣。直等到幾個平日同伴的年青人記起了他，卻在他請假後的第三天了。「怎麼的，那天的一餐午飯，竟把那老毛吃出病來了！」小吳第一個嚷了起來。

「別胡說，飯裏難道含有毒藥不成！」小孫瞪了小吳一眼。「毒藥是不會有的，也許，你給他的刺激太深了！」小吳有些責備小孫的口氣。

「吵甚麼！我們平日既和他比較接近，不如等下了奧非司，順便去瞧瞧他罷！」我提出了這個建議。

「OK！」大家同意地散了開去。傍晚時分，我和孫，吳倆，一共三個人，乘了一段路的電車，帶談帶走地拐過了一個灣，走進富潤里的毛家。我們因為曾經在那裏打過幾場小



麻將的緣故，和毛太太是相當的熟識的，所以，我們一打開了後門，就向客廳裏衝。

「是誰啊？」毛太太已經走下樓梯來了。只是，她見了我們，不像平日那麼的滿臉堆着笑容；卻在她的眉梢眼角間，蒙上了一層愁雲慘霧似的。

「請坐！要諸位勞駕！」她竭力地鎮定。

「老毛怎樣啦？病了嗎？」記不清是我們之中的誰，開始這樣的問。

「還是上星期六的事，他一跑回來，就頹喪地嚷着：『飯碗打碎了，不是好兆頭！』我說，『行長的老太太，很難得起你，決不會發生甚麼問題的！』可是，他老是不相信，他說，『失了業，我們的生活怎麼辦！……物價又是一天漲一天，除非我去做強盜，搶……但是，強盜，會被搶斃的！……啊呀，我做了強盜，我一定要被搶斃了！』從此，他便一徑問我：『有人來捉我嗎？要不要找個地方躲起來！』尤其是每次聽到打門的聲音，他會惶急得不知所云的……」

說到這裏，齊巧女傭送茶烟出來，她便暫時把說話停頓了一下，遞給我們每人一枝品海：「諸位請抽烟？」

「現在怎樣了？我們可以和他見面嗎？」我趁她在劃火柴的時候，提出了這個請求。

「這一會，我給他吃了一些安眠藥，睡得正甜呢！諸位要見他，最好等他醒過來以後！」——唉，這幾天，我就是這樣的在恐怖，煩悶，憂愁中

過着生活。像他這樣的病，也許就是神經病吧？不知道還能够醫治嗎？」毛太太灼灼地盼待我們的回答。

「可會請醫生診過沒有？」小孫頗有些「我雖不殺伯仁」的歉意。

「沒有！我們家裏，除了我和兩個孩子，只有一個女僕。現在，兩個孩子，已經寄養在親戚家裏。每天我和女僕，輪流地守着病人，還來不及呢，那裏還能抽身出去找醫生！並且，也不知道那一個醫生能醫這種病！」毛夫人表示她的孤立無助。

「那倒沒有甚麼為難的！我們這幾個人，誰都可以隨時來幫忙！」我

義不容辭的提醒了毛夫人。

「那是再好也沒有！只是，常常要勞動諸位，怎麼過意得起！」

「沒關係，行裏反正很空閒！」小吳在開口了。我們正在商量：明天怎樣伴他到精神病專家顧問師那裏去看門診。忽然，樓板上發出幾陣鐵床上鐵皮的擊動聲，接着是一個顫抖的大喉嚨，叫了起來：「啊……不得了……不得了！」

毛夫人轟起耳朵，仔細地聽了一會，不自知地哭喪着臉，對我們說：「是他醒過來了，不知道又發生了甚麼事，這樣大呼小叫的？——諸位請坐一下，讓我瞧一瞧！」

我們三個人，處在這樣一個境界中，走既不忍，上樓去又覺得不便，大家只是默默地抽着香烟，等待毛夫人來報告實情。

幸虧，我們抽不了半枝品海，毛夫人的平跟皮鞋，已經從梯上移了下來；她忽忽地進了客廳，我們從她那平靜的臉上，看出那事態並不怎樣嚴重。

「怎樣？怎樣？」三個人同樣地問。「神智倒好像清醒了一些了？」毛夫人露出了一絲笑容，可惜，一下子就收斂了回去，「現在，又換了一個花樣景在鬧着！」

「這樣，我們當然不便去見他了？」我向毛夫人試探着。

「那也無所謂！我的意思也許你們去開導開導他，於他的病是少有點好處的！」毛夫人說得非常懇切。

「是的，我也想去勸勸他！」我說。於是，我們便由毛夫人的引導，走上了樓梯。可是，我們應該懊悔：大家似乎太大意了一點，沒有請毛夫人先向他說明一下。因此，我們四個人的皮鞋，在樓梯上搬動時，早被他聽到了。

「喔，喔！我不是強盜……我打破了飯碗，窮得餓死，也不願做强盜……你們不用來捉我，不用來捉我……」這幾聲大呼極叫，不知道含着多少恐怖的成分。

我們眼看着毛夫人剛跨進房門，那個高個子的老毛，早已搶過來，把

房門用力地關上了：「他們有鎗，有手銬，是巡捕房裏來的吧！」從門縫透出來了這幾句話。

樓梯上那裏容得我們三個人的逗遛，大眾只得重回進客廳裏去。等到了毛夫人再回到樓下的時候，卻帶來了一個喜信，據說：「已經和老毛講明白，他也似乎一時清醒了些，你們可以去見見他！」我們很順利地走進了他們的寢室。老毛見了我們，好像還是很不放心地，瞪着眼睛向我們瞧。

經我們自己報出了姓名，他楞了一楞，才笑了起來：「哦，是你們啊！差不多有五六年不見了？近來好？」

「是，是！我們都好！老毛，你也好！」我首先這樣和他表示好感。

「好，好甚麼？我的飯碗也打破了！而且，外邊有很多很多人，在注意我的行動，我，我完了！」他露出一張哭喪着的臉來。

「沒有的事！老毛，你仔細地想一想：上星期，我們不是還同在行裏辦事的嗎？」小吳打算漸漸地使他回復記憶。

「行裏？行裏？是巡捕房嗎？我真的沒有搶過別人的東西！」老毛又說起瘋話來了。忽然他的眉頭一皺，彷彿要嘔吐的樣子，「啊，啊！不得了，不得了！……我的肚子裏真難受！」

「覺得怎樣呢？你說說看！」毛夫人忙搶上去，扶住他。

「有一件活的東西，在我肚子裏爬，嗚，嗚，牠爬上爬下的，真難受？」

「有甚麼活的東西，會到你肚子裏去！」毛夫人勉強裝着笑容。

「是那個甲魚，我吃了下去，現在牠要爬出來了！」

「甲魚，你記記看，可會吃過牠嗎？燒也沒有燒呢，怎麼會到你肚子裏去？你不相信，我可以叫劉媽拿來給你瞧！」毛夫人一下子跑到房門口，尖着喉嚨喊：「劉媽，劉媽，快把那碗沒有蒸過的甲魚拿上來！」

劉媽送上來的，是一碗已經切成塊子的生甲魚，一邊還攔着七八個橫黃色的甲魚蛋；她莫明其妙地隨手就

在老毛面前的那張小圓桌上一擱。

「嗒，你瞧，這甲魚還是生的，你何曾吃過牠！而且，已經切成這樣一塊塊的，牠還能夠爬嗎？」毛夫人解釋着。

「噢，真的，我現在也不覺得難受了！」老毛好像已經恢復了常態。

我們也沒有甚麼話可說，大家相對默默地坐了一會，便向老毛夫婦告辭了。

「這時候，看來是清醒得多了，我希望，明天能够更進步些！」毛夫人送我們下來，在樓梯上這樣說。

「是的，毛太太！我想，明天還是由我們幾個人，陪他上醫院去瞧一瞧！」這是小孫的意見。

「也用不着勞動諸位一起去，只要有一位陪他……」

「不，像他這樣神經失了常，在路上，也許會發生意外，還是多去一兩個人，可以照應得週到些！」小孫不等她說完，就接了上去。

我是一個心裏不能藏一點渣滓的人，這一夜，就爲了這一件事，差不

多沒有好好地睡熟；聽到附近紗廠裏的汽管第一次發聲，我就在床上躺不住了。起身後，看了幾則筆記小說，慢條斯理地盥洗，吃早飯，然後趕到富潤里，卻還是我做了第一個客人。

毛夫人聽到我的聲音，她在樓上喊着，我便一逕衝進他們的寢室。我所注意的是老毛，我只見他靠在寫字檯邊，兩隻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對着那個水盂瞧着，我便走上去向他打一個招呼。

「喂，老毛，早啊！」

他回過臉來，向我點點頭，依舊是眼睛一眨也不眨的，注視着那個水盂。我順着他的視線，不知不覺地，也向那個水盂上，仔細地瞧去。

這水盂的確不平凡，牠是用翠綠色的細磁，做成一個西瓜的樣子，瓜蒂上，蔓延着一根細藤，藤上生着兩片葉子，一隻小小的刺蝟，就躲在那葉子下面，偷偷地在咬那西瓜。這的確是值得欣賞的一件藝品。

「啊呀，跑了，跑了，一隻刺蝟。你瞧，牠在滿桌子跑……捉住牠，

捉住牠！」老毛突然地叫了起來，而且，用手在桌子上，做着攔截的樣子。可是，他剛說完這話，忽然又旋過身來，兩眼直瞪地注視到地板上去，「啊呀，跑掉了，跑掉了！」

「甚麼東西跑掉了？」毛夫人剛從套間裏拿出一包香烟來。

「那水盂上的刺蝟呀！……啊，啊，牠跑出門外去了！」老毛還打算向門外追出去。湊巧得很，小孫，小吳剛上樓梯，於是便將他攔了回來。

今天，老毛似乎對我們有些熟識了，但是，聽到我們說，要和他一起出去，他卻堅決地反對。多虧小孫有一張會說話的嘴，橫瞞豎騙，才被他說服了老毛，終於點頭答應了下來。

我們一共雇了兩輛三輪腳踏車，讓老毛夫婦坐了一輛，我和小孫坐了一輛；小吳卻因爲車座不够分配，臨時變了卦，仍舊上奧非司去工作了。

三輪車飛也似的駛在柏油路上，不到三十分鐘，我們已經到達私人設立的大公醫院裏，我和毛夫人扶着老毛，小孫便到精神病科去掛了號。當

我們剛要進診室裏去，大家卻沒有注意那間外科手術室的門正開着。那玻璃廚裏，一把把明晃晃的刀子，剪子，立刻便插進老毛的眼睛裏去了。

「啊，危險，危險！你們大家打算謀害我嗎？我不會上當，不會上當！……」老毛不知道從那裏來的這許多氣力，他竟掙脫了我們扶住他的手，直向外邊逃跑。

「甚麼事？甚麼事？」全個醫院裏的醫生，看護和雜役們，都聚集攏來圍住了他。

「沒有事！是一個瘋子！」一個雜役笑着說。

「誰是瘋子？你們藏着這許多刀子，想殺人，才是瘋子！」老毛憤憤地仍向外亂竄。我們追到馬路上，總算將他拉住了；可是，從此他就惡狠狠地瞪住我們，不再來睬我們了。好容易，還是由毛夫人陪了許多小心，他總算才跨上三輪車，預備回富潤里去。我和小孫接受了毛夫人的請託，仍舊護送他們一起走。

走進老毛家裏的客廳，他忽然又

很閒適地在沙發上躺了下來；看樣子，已經把剛才的那一幕忘記了。他隨手在茶几上抓過一份當日的報紙，像平日在奧非司裏一般的，閱讀起來。那知，當他的眼睛剛瞟到廣告欄中，突然又高聲地喊了起來：

「怎麼，大家都要謀害我！你們來瞧，現在，連我的照片也刊登在報紙上了。他們說我捲款潛逃；捉着了，還可以拿三千塊錢的賞金呢！」老毛把報紙重重地丟在茶几上，「這真是從那裏說起：我捲款？我潛逃？這些人，和他們是說不明白的。啊啊，讓我到那裏去躲一躲？」

我忙把那張報紙拿過來，瞧了一瞧，不覺哈哈地大笑了。小孫湊過頭來瞧了一眼，也跟着我笑了。

「這懸賞緝拿的人犯，年紀還不到二十歲！老毛，怎麼說是你的照片呢？這完全是你的誤會，別這樣神經過敏吧！」小孫指着那報紙給他瞧。

「別的不要去說牠，只要看這副眼鏡，不就是我這副玳瑁邊的嗎？一定的，一定是在緝捕我了，因為，我

已經好幾天不到行裏去了——啊，我應該躲起來，別讓他們找到……」老毛非常興奮，連頭上都冒出熱氣來。

「老毛，我要問你，你這樣害怕，難道真的捲過款嗎？你仔細想一想，人家是不是可以平白的來誣陷你的！」我也忍不住這樣勸解他。

「這，也就爲了那隻飯碗關係，要是飯碗沒有打破，我可以安適地維持生活，誰也不會疑心我，可是，現在……你想，我怎麼可以不躲起來？」老毛驟然跌進了沉思中了。

毛夫人從廚房裏拿出一杯牛奶來給他喝，冷不防，老毛用了餓虎擒羊的姿態，抓着那張報紙竄了過去。立刻，把那杯牛奶撞翻了，杯子也打得粉碎。

「這是幹麼呢？」毛夫人蹙緊兩條細眉毛，露出了悻悻之色。

「行裏要緝捕我，你給我想想法子看，該躲到甚麼地方去？」

毛夫人還來不及回答他，忽然隔壁傳來一陣打門的聲音，老毛的臉色變了，變得十分的慘白，他說：「來

了，來了！怎麼好？」回頭又對着我  
和小孫，很憎恨地瞪了一眼，「我知  
道，你們也是被派來監視我的，我不  
上你們的當！」他一逕就向樓上直竄

孫，立刻趕來，再作計較罷！」我一  
時也感到事情很棘手，只得這樣敷衍  
了一下。

然，床底下發出兩聲噴嚏聲，同時，  
那床架也顫動了幾下。

，毛夫人急了，也跟着他向樓上跑。

我們三個人趕到毛家，毛夫人已  
經哭得連眼睛也紅腫了；她一見了我  
們，就滔滔不絕地告訴我們這整個下  
午的經過，據說：老毛在失蹤以前，  
曾經把西裝換了中裝，而且，用墨筆

這大約是坐在床邊矮沙發上的小  
孫，把香烟氣噴進床底下，刺激着那  
個人的鼻神經，才發生了這意外的遭  
遇。我們忙把床毯掀起來，果然發見  
了老毛那個畫着兩撇濃鬚子的胖臉。

關上了，接着，卻也並沒有發生甚麼  
異動。我們覺得沒有默在那裏的必要

在自己臉上，濃濃地畫了兩撇鬚子，  
看他的動作，大約是竭力想他自己  
化妝一下，使別人認他不出來。

「老毛，別怕，趕快出來吧！」  
我們全蹲下身子，向床底下勸駕。

了；而且，他既然把我們當做了敵人

我們雖然接受了毛夫人的一「怎麼  
辦？」的難題，可是，依舊是面對面  
地呆望着，誰也想不出一個確切的答  
案。

「要命，這樣和我作對，叫我躲  
到那裏去？」老毛恨恨地從床下爬出  
來，臉上是掛着幾縷灰塵。他思索了  
一會，忽然蹦到窗口，提起了右腿，  
立刻打算跨上窗櫺去：「讓我躲到天  
上去，天上去！」

來的，因此，我們並不向主人告辭，  
就悄悄地回到了行裏。下午，快近四  
點鐘光景，我和小孫小吳，正在討論

聽出是毛夫人的聲音：

我們覺得這形勢非常危急，竟不  
約而同的趕過去，把他一把扯住了。

：「晚上要不要再去瞧他？」的問題

「怎麼啦？好些沒有？」我很性  
急地問。

毛夫人驚嚇得哭叫起來：「你這樣：  
叫我怎……樣做人……呢？」

。忽然，電話來了，我抓起聽筒，就

靜默了一會兒，我不知道怎樣忽  
然發生了一個動機，便想從這件事情  
上試試偵探小說上所說的把戲了。於  
是，我們三個人便商量了一下，各人  
分頭到晒台上，樓窗口，浴室裏……  
去察看蹤跡，那知，最後的成績，還  
是一無所得。我們不得不回進他們的  
寢室，抽一枝香烟，休息休息。

我們把老毛暫時按捺在那張長沙  
發裏，一面悄悄地和毛夫人磋商處置  
他的辦法。半個鐘頭以後，我們終於  
叫來了一輛救護車，把老毛送進了瘋  
人病院裏。

聽出是毛夫人的聲音：

「哦，哦！……讓我和小吳，小

「啊啾！……啊啊……啾！」忽  
人病院裏。

急地問。

「吃過午飯，他瘋得更厲害了；  
這時候，我僅僅到客廳裏去拿了一件  
東西，等到回到樓上，他已經失蹤了  
……失蹤了……你看，應該怎麼辦？  
……毛夫人說得上氣不接下氣地。

「哦，哦！……讓我和小吳，小

「毛夫人說得上氣不接下氣地。

「哦，哦！……讓我和小吳，小

「哦，哦！……讓我和小吳，小

「毛夫人說得上氣不接下氣地。

「哦，哦！……讓我和小吳，小

「哦，哦！……讓我和小吳，小

「毛夫人說得上氣不接下氣地。

「哦，哦！……讓我和小吳，小

「哦，哦！……讓我和小吳，小



# 過年

蘇青

過末你的飯呢？」

「上館子吃去。」我爽快地回答

「過年了，郵差……」

我勃然大怒道：「郵差干我屁事？我不許你說過年過年。」

別起勁

「真的，一年到頭，你也沒有什

但是她不慌不忙，理直氣壯的回

。她的手背又紅又腫，有些地方凍瘡已潰爛了，膿血淋漓，可是她還咬緊牙齒洗被單哩，揩窗子哩，忙得不亦樂乎。我說：「大冷天氣，忙碌作啥？」她笑笑回答：「過年啦，總得收拾收拾。」

麼好東西吃；過年了，索性到館子裏去吃幾頓，倒也……」說着，她的眼珠轉動着快要笑出來了，雖然臉孔還裝得一本正經，像在替我打算。我望着她笑笑，她也笑笑。驟然間，她的心事上來了，眼睛中快樂的光輝全失了，憂悵地凝望着我，半晌，纔用堅決的聲調低低說道：「我當然在這裏過年囉，那裏可以回家去呢？」

答：「過年過年可不是我要說的呀，那是郵差叫我說的，他說過年了，要酒錢。」我擲了兩塊錢給她，趕緊掩住自己的耳朵。

我的心頭像給她戳了一針般，刺痛得難受。過年，我也曉得要過年啦，然而，今年的過年於我有什麼意思？孤另另一個人住在這冷冷清清的房間裏，沒有母親，沒有孩子，沒有丈夫。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不肯放棄年節的節賞。

下午，我從外面回來，她替我倒了茶，噤噤地說道：「掃弄堂的……剛纔……剛纔也來過了，他說……他說……過……過……」我連忙搖手止住她說話，一面從皮篋裏取出了五元錢來，一面端起茶杯。

我說：「王媽，我今年不過年了，你自己回去幾天，同家人們團聚團聚吧！」

於是我告訴她願意留在這裏也好，祇是從此不許再提起「過年」兩字。

她望着鈔票却不伸手來接，祇結結巴巴地說下去：「這次過年別人家都給十……十元呢……」

她的眼睛中霎時射出快樂的光輝來，但依舊裝出關切的樣子問：「那

她莫名其妙的應聲：「哦。」

第二天，我剛在吃早點的時候，她踉蹌地進來了，劈頭便向我說：「

來，但依舊裝出關切的樣子問：「那

她踉蹌地進來了，劈頭便向我說：「

上。她哭喪着臉說道：「我又說順了嘴呀，記性真不好。」

聚吧！」

她莫名其妙的應聲：「哦。」

茶汁灑在她的鞋上，襪上，褲脚

來，但依舊裝出關切的樣子問：「那

她踉蹌地進來了，劈頭便向我說：「

上。她哭喪着臉說道：「我又說順了嘴呀，記性真不好。」

從此她便再不說過年了，祇是我酒錢還得付。每次她哭喪着臉站在我面前，我就掏出兩塊錢來；她望着鈔票不伸手來接，我就換了張五元的；她的臉色更難看了，我拿起十元鈔票向桌上一摔，掉轉身子再不去理她。

我的親戚，朋友，都來邀我吃年夜飯，我統統答應了。到了除夕那天，我吃完午飯就睡起來，假裝生病，不論電催，差人催，親自來催，一一都加以謝絕。王媽蹣手蹣腳的收拾這

樣，收拾那樣，我賭氣閉了眼睛不去看她。過了一會，我真的呼呼睡熟了，直睡到黃昏時候方才蘇醒。睜眼一看，天哪，王媽把我的房間已經收拾得多整齊，多漂亮，一派新年氣象。

我想，這時該沒有人來打攪了，披衣預備下床。忽然聽得樓梯頭有談話聲，接着有人輕步上來了，屏住氣息在房門外聽，我知道這是王媽。於是我在裏面也屏住了氣息。不去理她。王媽聽了許久，見我沒有動靜，又自輕步下樓去了，我索性脫掉衣服重

新攢進被裏。只聽得砰的一聲，是後門關上的聲音，我知道來人已去，不禁深深舒了一口氣。

於是，萬籟俱寂。

我的心裏很平靜，平靜得像無風時的湖水般，一片茫茫。

一片茫茫，我開始感到寂寞了。寂寞了好久，我才開始希望有人來，來邀我吃年夜飯，甚至來討酒錢也好。

但是，這時候，討酒錢的人似乎也在吃年夜飯了。看，外面已是萬家燈火，在這點點燈光之下，他們都是父子夫妻團聚着，團聚着。

我的房間黑黝黝地，祇有幾縷從外面射進來的淡黃色的燈光，照着窗前一帶陳設，床以後便模糊得再也看不見什麼了。房間收拾得太整齊，瞧起來便顯得空虛而且冷靜。但是更空

虛更冷靜的却還是我的寂寞的心，它凍結着，幾乎快要到發抖地步。我想，這時候我可是需要有人來同我談談了，談談家常——我平日認為頂無聊的家常呀！

於是，我想到了王媽。我想王媽這時候也許正在房門口悄悄地聽着吧，聽見我醒了，她便會踉蹌地進來的。

我捻着電燈開關，室中驟然明亮了，可是王媽並沒有進來。我有些失望，祇得披衣坐起，故意咳嗽幾聲，

王媽仍舊沒有進來。那時我的心裏忽然恐慌起來！萬一連王媽也偷偷回去同家人團聚了，我可怎麼辦呢？

於是我直跳下床來，也來不及穿襪子，跛着拖鞋就往外跑，跑出房門，在樓梯頭拼命喊：「王媽！王媽！」

王媽果然沒有答應。

我心裏一酸，腿便軟軟的，險些兒跌下樓梯。喉嚨也有些作怪，像給什麼東西塞住了似的，再也喊不出來，真的這個房間裏就祇有我一個人，這幢房子裏就祇有我一個人，這個世界上就祇有我一個人了嗎？這般孤另另地又叫我怎過下去呢？

我想哭。我跛着拖鞋跑回房裏，坐在床沿上，預備哭個痛快。但是，



哭呀哭的，眼淚却不肯下來，這可把我真弄得沒有辦法了。

幸而，房門開處，有人托着盤子進來了。進來的人是王媽。我高興得直跳起來。那時眼淚也湊趣，淌了下來，像斷串的珠子。我來不及把它拭去，一跳便跳到王媽背後，扳住她的肩膀連連喊：「王媽！王媽！」

王媽慌忙放下盤子，戰戰兢兢地回答：「我……我剛才打個鑊疏，來得遲……遲了。」

「不，不，」我拍着她的肩膀解釋：「你來得正好，來得正好。」

她似乎大出意外，呆呆望着我的臉。我忽然記起自己的眼淚尚未拭乾，搭訕着伸手向盤中抓起塊雞肉，直向嘴邊送，一面咀嚼，一面去拿毛巾揩嘴，順便拭掉眼淚。

王媽告訴我這雞肉是姑母差人送來的，送來的時候我正睡着，差人便自悄悄地回去了。我點點頭。

王媽說順了嘴，便道：「還有湯糊呢，過年了……」說到這裏，她馬上記起我的命令，趕緊縮住了，哭喪

着臉。

我拍拍她的肩膀，沒發怒，她便大起胆子問我可要把湯糊燒熟來吃。

我想了想說：好的，並叮囑她再帶一副筷子上來。

不多時，她就捧着一大碗熱氣騰騰的湯糊來了，放在我面前。但那副帶來的筷子却仍舊握在她的一隻手裏，正沒放處，我便對她說道：「王媽，那副筷子放在下首吧，你來陪我吃着。還有，」我拿出張百元的鈔票來，塞在她的另一隻手裏，說道：「這是我給你的過年賞錢。」

她張大了嘴半晌說不出話來，一

手握著筷子，一手握著鈔票，微微有些發抖。

我說：「王媽，吃湯糊呀，我們大家談談過年。」

她的眼睛中霎時射出快樂的光輝來，但仍舊趑趄着不敢坐下。驟然間，她瞥見我赤腳蹬着拖鞋，便踉蹌過去把襪子找來遞給我道：「你得先穿上襪子呀，當心受涼。過……過年。」

她拖長聲調說出這「過年」兩字，臉上再沒有哭喪顏色了，我也覺得房間裏不再顯得空虛而冷靜，於是我們談談笑笑的過了年。

### 因子且批命憶及吳經熊

(須)

子且先生批命，已製版載諸本刊，佛頭着糞，並綴數語於下端矣。因以憶及名法家吳德生先生（經熊），吳掌教東吳法科有年，曾任上海法院院長，更應聘赴美國大學講學，嶄新之科學家也。第對於子平之術，平居頗喜研求，斷人休咎，往往言中，願以事煩，不輕易為人批命，與子且先生可謂「二難并」也。



# 妹妹與弟弟

包天笑

T先生

有一位朋友，名字喚作王妹妹。

王妹妹這個名字，望文生義，當然是一位女性了，然而他却是一個男子，而且還是一位美健的男子。

爲什麼一個男子而用了那種女性的名字？這是有關於中國的民風的。

原來中國一向是宗主社會，重男輕女，遂令天下父母心，與其獲一妹妹，不如生一弟弟。然而世界科學，對於生男生女的構造，尙未能人力爲之，還是要聽命於自然。因此倘然希望得男的，偏偏左一個女，右一個女，一連有生育了五六位小姐的，而少爺竟無一人。也有的，偶然有一位少爺，偏是不育，而小姐們倒齊整整，一無狼藉的。從前的不喜歡生女，是爲的女兒總是嫁給人家的，因此多生女兒，就有「專替人家造老婆」之感了。

王妹妹的母親，也是希望獲一麟兒，偏偏來的都是小姐，偶獲一子，不到半年便爾夭殤了。王太太心中悲痛萬分，以爲難道我命中是沒有兒子的嗎？以前的女太太們，總是迷信的多，於是拜佛求仙，燒香許願，希望得一男孩子。後來果然如願以償，末了得了一個男孩子，這便是王妹妹出世了。

王妹妹出世以後，舉家歡慶，這比了天賜奇寶，愈加歡喜。然而他的母親，中心愀然，好似重有憂者。這也難怪她，因爲她從前生有一個兒子，不幸未及半年，便夭殤了，這一回不要又蹈覆轍了吧？持宿命論的王太太，終懷疑自己命中，恐怕沒有兒子。

王妹妹的家鄉，有一種迷信，倘然怕男孩子養不大，便把他飾爲女孩子。這又是根據於重男輕女之習，以

爲男命貴，女命賤，將男作女，可以隱蔽造物主宰，勿爲所忌。因此有從小飾爲女孩的，穿了耳朵，梳了丫髻，居然像一個女娃。既然飾爲女孩子了，當然不呼爲弟弟，而呼他爲妹妹了，王妹妹的所以成爲王妹妹，其肇端實始於此。

然而王妹妹是一個小名罷了，到了成年以後，怎麼還呼他爲妹妹呢？難道沒有大名，沒有雅號的嗎？大名雅號，怎麼沒有？不過人家喚他的大名雅號，反不及喚他王妹妹的順口，這是什麼緣故，大概習慣成自然咧。記得當時與王妹妹同鄉，有一位姓沈的，以桓桓武人，出領師干，而大家都喚他爲阿妹，不見得有司馬氏「貽我巾幗」之羞。尤其是那班都市聞人，鄉里游俠，以小名馳聲於社會間的，何可勝數。

王妹妹以孩提之年，迷離撲朔，莫辨雌雄，可是到了易釵而弁，再不

能以妹妹呼之了。但是呼者竟不能改口，王妹妹雖然覺得其名不正，然而人家都這樣呼他，他也只好漫應之。敢說一句話：王妹妹在年青時，所結交的一班朋友，都是浮浪少年，不務正業之徒。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妹妹這個稱呼，似乎還帶有一點香豔性質，同時可以供調謔之資，於是遂傳遍於友朋間了。

物以稀為貴，王太太膝下，僅有這樣一位寶貝獨養兒子，自然的趨於溺愛一條路上去了。在幼小的時候，王妹妹身體很不佳，常常害病。一害了病，就使他的母親，精神上沒有片刻安甯，不要又是不育了吧？這個中心憂懼，直要到她的兒子病愈而後已，於是算命問卜，就沒有已時。倘使算命先生，說了一句不大吉利的話，便皇皇不可終日。算命先生說她兒子的病，沒有妨礙，她便喜形於色。

他的一生享用，很為安閑自在呀。

太太聽了，很為喜歡，人生不過如此，我就怕他中道而殞，既然算到他，有妻宮子息，當然能興家立業了。至於說：妻宮倒有幾位，多討幾位姨太太，就可以多抱幾個孫子。說他子息很為顯揚，對於後輩多加以栽培，那末顯親揚名，未始不可做到呀。

然而王妹妹以父親早故，母親溺愛，少年時竟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時候，正是舊教育已失統御，新教育未上軌道。王妹妹徘徊於新舊之間。父親故世後，所有一點資財，都在他母親手中。母親以溺愛其子之故，既不能與以良好的教育，又一任其揮霍無度。她以為在此世界，讀死書有何益處，廣交游方為達者，吾兒異日，亦當為上海一聞人。

，用以代步。然而王妹妹那時，却購有新型的汽車四輛，而且他自己可以開汽車。他本無職業，無需要這許多汽車，他的有這許多汽車，原所謂出風頭主義。加以他身手矯健，開了汽車，馳逐於寬廣平坦的馬路上，與碧眼黃髮的人爭雄，意氣揚揚，似乎不可一世。

上海的花界中人，每開風氣之先，而王妹妹當時，又好似為花界中所欲奪取的錦標。他有了這幾輛汽車，更加如虎傅翼了，一班嬰嬰宛宛的花叢姊妹，都傾心於他。

「王大少！」一個老四說：「今天晚上，陪了我去兜風吧？」  
「兜風？」老五說：「我也要去。」

「我們多去幾個人。」老六老七也說：「我們一家子都要去的，天氣真熱的厲害呀！橫豎王大少汽車多，你就多開幾部出來就是了。」

兜風是什麼一件事呀？盛夏天氣熱，那班身處燈紅酒綠之場的，愈加覺得煩燥。而她們所住的地方，湫隘

「太太！」有位算命先生說道：

「你這位少爺，不過小時候，有一些磨難，將來是未可限量。照他貴造看起來，妻宮倒有幾位，子息很為顯揚

「你這位少爺，不過小時候，有一些磨難，將來是未可限量。照他貴造看起來，妻宮倒有幾位，子息很為顯揚

鬱悶，並無一些透風之處。到了午夜的時光，覺得微歌待酒，奔波了半夜，可以略舒休息了，最好可以有一個地方去乘涼。乘涼的地方，又最好是郊外，上海地方懂得社會心理學的商人們，於是開設了什麼夜花園。在這荒烟蔓草之間，用蘆蓆搭了一個棚，裝了紅綠燦爛的電燈，橫七豎八的安置幾副椅桌，備些冷飲品，便足以誘引一班蕩子嬌娃，博取他們的歡心。但這些都是在郊外，非汽車不可，坐在汽車上，又是涼風撲面，如列子御風而行，這便叫做兜風，而是那班花界諸姐妹在此盛暑中，所視為最賞心樂事的。

到了後來，這位算命先生的話兒，果然應驗了。說他：妻宮倒有幾位，他除了一位正室之外，其餘外室甚多。有花界姊妹，有電影明星，他所營的金屋不止一次。因為他父親雖然很早故世，所遺留下來的產業，也還豐富。他是一個上海人所謂小開也者，有些大爺脾氣，要怎樣，便怎樣，都是任性慣了的。

可知道世界上是金錢萬能，小開的所以為小開，原是恃金錢為後盾。王妹妹雖然得有一點兒遺產，其他一無職業，不事生產，而且他的揮霍起來，漫無止境，不到幾年，就覺得捉襟露肘了。幸而他的老太太，還有一點積蓄，不肯放手。然而僅有這一位少爺，素日又是疼愛的，看他漸漸的身入窘鄉，也只得忍痛供獻出來了。

什麼都是金錢維繫了的，一到了金錢匱乏的時候，什麼都解體了。他本有四輛汽車，於是先將大型的賣掉，而存留中小型的。既而將中型的賣掉，而存留其小型的。結果，使小型的也不能保留，而與一出無車一之歎了。再降一級，似可以坐人力包車。然而坐慣汽車的人，不能再坐包車。幸而他對於腳踏車技術優熟，於是遂用腳踏車代步了。

金屋本營有三處，也因為有種種不如意事，由三處而減縮成爲兩處了。本來結合自由的，解散亦自由，春來燕子，似不忘主人情重，梁上呢喃

，依依故壘，未及秋深，已辭巢去了。後來兩處金屋，又僅存一處。夫婦間有能同甘共苦的，而臨時結合的配偶，却大概只能同甘，而不能共苦了。結果，連這碩果僅存的一處，也不能保留，只好任其絳裙而去了。

王妹妹到此很想謀求一種職業，然而試問那一種職業，是安排給蕩子下場時所需要的？恰巧這時上海的電影公司，風起雲湧，都在招集演員。戲劇便是縮小的社會，各種各樣的人物都要，只要有一技之長的。戲劇中也不能無統統子一流人物，王妹妹於是常以統統子的姿態，出現於銀幕上。那是很出於自然的，即以導演的指示，恐怕也難得他那樣的神似。

此外他不但是有一技之長，而且還有種種技能，如唱戲，跳舞，拉胡琴，開汽車，他都優爲之，也是攝映電影中時所必不可少的。至於嫖也，賭也，雖然爲社會上一般人所反對，然而嫖賭中也大大有技術，這種技術，也是他曾經訓練過的。但更有一種技術，却是害了他的終生，就是吸

鴉片烟。吸鴉片烟也算技術嗎？可是據老於鴉片者言，此中大有技術。

王妹妹是從小就揮霍慣了的，現在僅僅當了一個不重要的電影從業員，他的困頓可想而知。不到幾年，他的老太太也故世了，老太太雖略有餘蓄，僅足供身後料理的費用。他本來還有一位正室夫人，正室夫人也早故世了，却留下兩位公子。這兩位公子，向來依戀着祖母，祖母棄養以後，便覺悵悵無所之了。

那時有人勸王妹妹續絃，王妹妹漫應之。他既不作此想，又想誰肯嫁我這樣一個潦倒人呢？那知天下事未可逆料，相馬者，也常常有賞識在牝牡驢黃之外的。某一日，在某一處地方，他遇到一姝，很傾心於他。實在王妹妹雖日就潦倒，他從前統袴子帶有游俠兒的那一點氣概還在。尤其對於媚內的功夫，固習之有素。

奇了！和他傾愛的這位女子，是喚做什麼名字，原來是喚作王弟弟。弟弟這個名字，望文生義，當然是一位男性了，然而她却是個女子。這不

是與王妹妹是個男子而用女子的名稱，無獨有偶，互相匹配嗎？

爲什麼女子而用了那種男性的名字呢？本來在中國古時，兄弟也通行於女性，那種攷證，我且不必言。就江浙兩省民間風俗言，女人而以某弟某弟爲小名的極多。甚而至於姊妹間相稱，不曰姊妹，而曰兄弟，亦所流行。更有希望獲得一男的，結果却生了一女，於是這個女兒，也以男兒視之，便呼她爲弟弟了。

這都不足爲異，所巧者，一個王妹妹，人家必以爲是女性，反而是男子。一個王弟弟，人家必以爲是男性，而反是女性。尤其巧者，一個男性的王妹妹，與一個女性的王弟弟，會互相慕戀而成爲配偶。這真有點奇妙而不可思議了。

王妹妹與王弟弟同居了，兩人互相愛好。王妹妹不是沒有嘗過那種溫柔鄉中情味的，但如今是在患難困苦中，所謂貧賤夫妻，尤覺可愛憐而有價值。可是王妹妹雖有愛人，而仍不能免其潦倒與困頓。上海事變既起，

生活程度日高，而尤其是鴉片一物，什佰倍於曩昔。王妹妹又是一日不可無此君的，一燈相對，惟有那位王弟弟陪伴他。王弟弟雖然自己不吸烟，而善於裝烟，火候功深，恰到好處，大概這也是平日練習而成的吧。

然而王妹妹以貧困憔悴之故，體力不支，他本是一個膏粱子弟，那能經此苦難呢？他和王弟弟同居不及三年，他無力支撐在這個困境中了。臨死的時候，他握着王弟弟的手而嗚咽了。

「我生長在小康之家，父親故世的時候，遺產頗豐。我以母親溺愛，少年不學，後來便日事浪游，盡情揮霍，與一班浪蕩子弟爲伍。到如今已經懊悔來不及了，自古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你年紀還輕，我死以後，趕快便另去跟一個人。我很知道：這幾年來，使你很苦，隨便去跟了別一個人，也總比我好一點。想起來，我很覺對不起你。至於我兩個孩子，只好聽他們吧！不用說，這也是我害了他們。你力量倘能照顧他們的，

看我面上，照顧他們一二，不能的，巡捕看了門，也只好罷了」。

王妹妹說過了那樣話後，就在當天晚上，便一命嗚呼了。

幸虧有王弟弟的張羅，幾位朋友的幫忙，且把他的後事料理清楚了。可是王弟弟果然聽了王妹妹臨終的話，便去另外嫁了一人嗎？她情深故劍，一時却又未能想然。她又是一個舊式女子，並未在女學校裏讀過書，會無一技之長。中國女子不能獨立，尤其是像她那種女子，大有坐以待盡之勢。不到幾個月，而典質皆空，早已束手無策了。

有一天，她不得已只得去訪問王妹妹生前一位舊友張君了。張君本亦落薄，然而現在以某種勢力，甚為得意。在王妹妹未曾故世以前，張君也常到他們家裏游玩，王弟弟也很與他熟識。不過他現在已是一位聞人了，季子位高而金多，只怕他未必肯提攜吧？但此刻已到了糧盡援絕的時候，也只得冒昧一試了。

她到了張君家裏的門口，門前是

她想不能與他多所問訊，便直闖進去。

「喂！你找誰？」巡捕見她衣服不甚體面，而微露慌張之狀，便喝問她了。「我找張先生！是張先生打了電話，約我來了。」王弟弟說。

巡捕見她侃侃而談，並無怯狀，也便放她進去了。到了屋子裏，她一路問張先生，便有人指引她張先生所在地，直到了一間雲霧迷漫的吸烟室。

「張先生！」她走近了烟榻前，含笑喚了他一聲。

「你：你：」張先生有些愕然，已經有些不認得她了。

「我姓王，我是王妹妹的女人。」

「她便自己報名而進。」

「喔！」張先生想起來了。把身體在烟榻上擡了一擡，用烟鎗指着傍邊一張椅子道：「請坐！請坐！」

張先生看她身上的衣服，便知道她景况不佳，大概是為借貸而來的嗎？但是張先生先不開口，須待她開口

後，然後有以應付之。王弟弟欲言不語者幾次，最後方始鼓了勇氣。

「張先生！自從妹妹故世以後，我現在非常困難。我想請求張先生，給我想法子。我想謀一個職業，隨便什麼事，我都願意去做。就是薪水微薄一點，也不要緊。」

「唔！」張先生點了一點頭，又抽了半筒烟，放下烟鎗，說道：「隨便是頂難的了。你意思裏，要想做那一種事呢？」

要想做那一種事，她心中實在未曾預備，而且自己實在百無一能。現在社會上固然有種種職業，可以容納女子的，然而女教師，女職員，王弟弟都未能擔任的。就是從張先生那方面想起來了，較高的職業，王弟弟也是不能擔任的。

「有是有一處地方，用得着女人，不過你只怕也不能擔任。」張先生說了。

「是什麼地方呀？」王弟弟覺得有點生機。

「近來新開了一處賭場，要用幾



個搖骰子的女人，但是那班搖骰子的女人，都是訓練過的，而且他們又都喜歡用廣東女人，你可是弄不來的。」

「那末賭場裏還有別種職業，女人可做的嗎？」王弟弟問。「此外還有一種女招待員，招待賭客的。但是也要能記賬，識得幾個字。而且現在額子也滿了。讓我再想想看。」

那時張先生想：女人到底不如男人，即以王妹妹而言，他雖然後來蹩腳，他還有種種技能，如唱戲，跳舞，拉胡琴，開汽車之類，所以他後來還能去拍電影。若王弟弟是一無所能，女人只靠了年輕貌美，可以值錢。像她年紀雖輕，而容顏已是憔悴，却是沒有辦法了。然而年輕女人，究竟總有辦法，她不能去另嫁一人嗎？

「我有一句冒昧的話，請你不要生氣。」張先生道：「老實說：女人總是倚賴男人，你嫁了妹妹以後，不會得着他的好處，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他故世以後，一點沒有什麼遺留給你，倒是欠下了不少的債。好在你們並沒有正式結婚，現在你生活不

能解決，趁現在年紀還輕，你不能再嫁一人嗎？這個我們都知道，你在他病中，鞠躬盡瘁，一直服侍他到死後，也覺得沒有什麼對不起呀。」

「我不能！張先生！我不能！」王弟弟淚隨聲下的說道：「他待我太好了，我良心上覺得不能負他。我是一個不識字的女人，我不能懂得什麼叫做守節，我也不要什麼守節的名譽。況且我跟妹妹的時候，我也並非完璧。但覺他一死以後，我馬上去嫁人，良心終覺有些過不去。妹妹在臨終的時候，也會經關照我，他死以後，教我即去嫁人，但是我的良心，不答應我如此辦。還有一件事，他有兩個兒子，年紀還小，尙在中學讀書。他臨死時，自悔失學，他倒希望兩個兒子，多讀幾年書。我嫁了人後，這兩個孩子，更要流離失所了。因此我現在決不能嫁人。」

：「你這個女人，有良心，有義氣，我決計幫你的忙。你的職業，我慢慢給你想法子，你在我這裏，先拿五百塊錢去，用了再說。」

「張先生！我不能無功受祿，白拿你的錢。我只求張先生給我介紹一個職業，我並不想什麼高等職業，或者在賭場裏去當一個女茶房，我想來還可以做吧？」王弟弟說。

「賭場裏沒有女茶房。」那時張先生真在給她動腦筋了，因想給她錢又不要，而她一定要教我給她謀一職業，像她那樣的女人，可以做什麼事呢？

張先生心裏在轉念頭，而鴉片烟却是裝不好。剛裝上去，又脫下來了。剛裝上去，又脫下來了。但王弟弟是個裝烟好手，自己雖不吸烟，而陪着王妹妹，一燈相對，如宜僚之弄丸，圓轉如意。她見他屢次裝上脫下，便忍俊不禁起來：

「張先生！我來給你燒！」她說

「好！」張先生把大拇指一豎道

「你能燒烟嗎？」張先生望着她



「我雖不吸，却還能燒。」她笑着道。

果然那烟裝的很好，張先生一口氣吸完了。

「呀！我想起來了！」張先生道：「有一件事，也算一種職業，但是這職業是太卑微了，不知你高興去做嗎？」

「不是我和張先生說：任何卑微的事，我都願意去做嗎？」

「現在賭場裏，還缺一個裝烟的，你的烟，裝得很好，你願意去做嗎？除了兩餐飯吃賭場裏的，每月至少五六百元可以拿到的，好的時候，近千元也不算希奇。」

「願意去！張先生吩咐，我都願意去。試想我是個一無技能的女子呀！」

「裝烟，在現在時代，也是一種技能呀。」張先生說。

於是王弟弟遂入某賭場為一裝烟女郎，每月的收入，由三四百元，而五六百元，而七八百元，果如張先生

所言，已將近千。比了在中小學校當一個女教師的薪水，優越的多了。日你們成名，我也對得起你父親了。

然而王弟弟却克勤克儉，耐辛耐苦，除了自己必需品以外，其餘所得的錢，盡以栽培王妹妹的兩個兒子。據說王妹妹的兩個兒子，很奮勉勤學，不失為一有志少年。有人將此事傳述於T先生。

T先生太息道：「畸形的社會，由中學，而中學畢業，便讀大學，不久而大學將畢業了。是如此的呀！我們希望王妹妹兩子的教育成名，我們必先希望賭場不封閉，鴉片不禁絕，方能成功。至於像王弟弟的為人，很足以風當世，大概她是頗仰慕京戲中的三娘教子，而自己

「兩位少爺！」王弟弟揮淚向他們說道：「你父親因為自己失學，深自痛悔，所以希望你們很殷。你們當知道學費，膳宿之費的來處不易，須要認真讀書，為你父親掙一口氣。他也不覺戲劇化了。」

## 信 撫 集

乙 乙

### 二十四孝源流考

民廿八年夏，王逸曼為信誼藥廠集二十四孝圖付刊。勸孝勵俗，至可敬佩。相傳二十四孝朱子撰，然考朱子年譜中並未載，朱子全集中亦未收入。此或係流傳傳會之談，不足憑信。頗疑王君所集從常州王達善二十四孝讀序及元郭守正所集者而編。敘述出自郭集，詩頌出自王讚，未識有當否？



中篇 小說 紙短情長(三)

徐卓呆

已經許多，只要有十分鐘左右就要頭痛，起初時候沒有了的，我還以為是偶然撞巧的，現在才知道一種習慣（我

找不到適當的字眼），他今天又單獨送我回校了，我緊貼在他的身旁，忘記了宇宙間的一切，我快樂極了；但

當船旁岸時，我就開始不樂了，我滿懷愁緒的看著他離我而去，多麼的傷心呀！雖明知不是永別；但總是戀戀不捨分開他。

精神真不好，只有早點睡，明天還要早操呢，天氣這麼冷，實在討厭死了。

二月十六日星期二

昨晚夜堂本想寫信給Y的，誰知又給頭痛阻止了。我覺得心緒不甯，像失了靈魂似的毫無定見，竟不知道要寫些什麼，到底放下筆來，填一下地圖，頭更痛得劇烈了，我只得停止一切工作，這實在太使我生氣了，每次拿起筆來寫信，作日記，凡是寫字

時候沒有了的，我還以為是偶然撞巧的，現在才知道

是一定的，病源在那裏呢？為什麼看書和做別的事情就不會，寫字却偏要頭痛？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上午等Y沒來，我心裏很難過，為什麼他不來看我呢？雖因昨夜下雨地濕，但他說來，就應來，難道不可以來看我嗎？啊！他一定去看P了，他去找P，我真傷心啊！

午飯時，我見MK到汕去，我知道Y下午定又不來了，我失望地倒在床上。

一切的一切事，重重地排演在我的眼前了，記得有一次Y的夫人對我說：有一天Y向她說要來署，她就叫他拿三只林擒給我，但當她從街上回來，却聽見工人說：他叫僕人拿了兩只去給P，他也沒來署。那時我和Y的關係雖沒現在這麼深，她也還不知

道我們的事，只疑他和P戀愛，所以對此頗不滿；但不管她向我說是什麼用意，不過Y却不應這般輕視我，他雖和P好，但既表示愛我，就要放棄她，他這樣做就是欺騙我，無疑地是說他愛我並非出於真心，P才是他的愛人，對我不過是玩弄而已。如他要辨駁說：他和我那時的關係沒有和P那樣深，那末他就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但他既說愛我，且會吻我，就應該不再戀舊情人，他欺騙我，我多麼傷心，現在想起來，我氣憤得心痛啊。

晚上本想寫信給Y，但又覺得討厭，身體開始不舒服了，睡在床上作日記，頭又痛，手又酸，還是早點睡的好。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不對！早上起來，覺得手脚都痛，軟軟的，頭又暈，似乎有點發熱，抬起頭來，又像要嘔吐一般，心裏悶得很，我只得睡着，不敢起來，上午沒上課，下午兩堂都要考，沒法子只得去上課，雖然腳還酸得要命。

天氣忽然變了，吹起溫風來，空氣這麼潮濕，真悶人，這是春天到了。氣候的變換，無疑地是報告我們這消息，我想到不用穿這麼多衣服，真歡喜；但這不冷不熱的空氣，却最易使我悶得成病。

晚上沒什麼功課，寫信給Y，我近來不知是什麼緣故，不大喜歡寫信給他，我覺得我有點不愛他了，他對我的態度，似乎越來越偽，也許是我神經過敏吧？不！我相信我的觀察並沒錯誤，他是在惋惜P，近來和他不大好，哈哈！既沒關係，為什麼她要嫉妬他和我好呢？他說她去安南時，會囑咐他等她回來時一同去旅行，一直瞞着我，到現在才說，還說過去的行為已經向我表明了！他的心可恨！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下午寂寞得很，因為同學們很多過汕去，沒去的又都到山上去玩，吃完飯我覺得有點頭痛，躺了一陣子，兩點鐘到東講堂去彈琴，晚飯時才回來。

我覺得我的性情有點變了，平日總喜歡過汕的，今日却不想去，看電影也覺得沒興趣了，就是看着她們去，也不如從前那樣覺得難過了，我的心，似乎甯靜了很多。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上午等Y不來，我心裏多麼難過啊！他已兩星期不來看我了，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怕來看我會妨礙我讀書嗎？其實這有什麼相干呢？星期日正是休息的時候，說這話也不過是托辭吧了。如果他真想我，只怕別的日子也挨不過，何況是一星期看我一次呢！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他怒我沒寫信給他嗎？其實如果他真急着要問我什麼理由？又為什麼不來呢？

三月八日星期一  
又是一星期多沒寫日記；但寫日記的時間，都用到信上去了。  
自開學後，我就沒寫過信給Y，他也沒信來，又兩個星期日都不來看我，我心裏真說不出是怎樣的一種痛苦的感覺，我忍不住在廿八號那天發了一封信去，誰知次日他的信就來，

也是廿八發的，實在是太湊巧了。

原來兩星期不來看我，是爲了等我寄W的信去，等不着，就生氣不來，理由是這麼簡單嗎？我有點不信呢！但我却又等他來交給他，這真是最沒趣的事兒，雙方都在生氣，實在過於稀奇，可是這却表示誰都沒有信心！

四日接到他的回信，五日立刻覆他，他以為我說：「我覺得盛開的花兒在謝了！」這話是自尋煩惱，其實他尚不信任我，何況叫我信任他呢？昨天上午等到十點，還不見他來，我有點生氣，和她們到外面去玩，或者心裏會好點，誰知他却偏在這時候來找我，不遇。午飯後到明哥處，仍沒遇着，他已回汕去了。

從明哥處回來後，就寫信給Y（七日）。我想：今天他總可以收到的了，晚上去開級會。  
今晚又想寫信給Y了，因為聽她們說：星期五（十二日）放假，我想給他知道那天我去找他；可是想來想去，還是不去的好。到汕去，也只是

花錢；但玲的姊姊那兒，却應該去一下呢！已經三個星期不去了。

真好笑！星期六（三月六日）的作文堂，林先生——我們的國文和作文教員——竟把我那篇「寒假生活回味」到講堂上讀給全級的人聽，他說：「我再對你們說五分鐘的話，這于你們的作文是很有益的，這是玉欣作的寒假生活回味，你們看人家的文章是怎樣的作法？全篇不用改一個字。人家的文章是多麼好！並不提到學校放假啦，收拾行李啦，坐車或坐船回家啦等等字句，而從文章裏看到寒假的種種生活，文筆多麼美麗……」下面還說了不少的話；但我已記不清楚了。總之是讚我的作文好，要她們該學別人好處的意思。

其實，我這篇文章，是那天見了題目後，想起……（此下缺二頁）

三月十日星期三

我接到Y的信，急忙拆開來一看，聽！說的什麼話？我簡直不知道他爲着什麼緣故？我一時想不出我給他的信，說了些什麼話？竟叫他罵起我

來，我真急死；但是當我再仔細看了一遍時，我可氣憤極了。我全身發燒，眼裏充滿了淚水，我忙把它拭去；但心裏的苦痛，竟拭不掉，使我感覺到一陣陣的心痛，眼淚終於忍不住從火燒一般的眼睛裏流出來，我可急了。要是給人看見，實在不好意思呢！我力忍着，一直到下午兩點鐘完課後，回到宿舍來，我就握筆寫回信給他，這時眼淚更流個不住了。我又傷心，又氣憤；但是怒的成分更多，這使我不肯對Y說我哭過，我不要向他示弱，爲什麼我要哭給他知道？他既忍心說：「請你原諒我正如你請W原諒你一樣情形。」我還要向他下氣嗎？明明是說和我絕交。絕交就絕交，難道是我要求他嗎？

我怒極了！我又傷心，我一定要知道他和我絕交是什麼原因？我靜靜地回想我給他的信，是說的什麼話？哦！原來四日寄去的信，有一段大意是說：精神的慰安和物質的生活，是相連係着的。人貧窘時，求生活還來不及，那有暇顧到精神方面？這是因

他說過：「我真够寂寞了……近來的經濟，也很支絀呢！」所以我才說出這些話，這是實在的情形，他竟誤會了我的話，說我主張戀愛建築在金錢上，罵我是偏於物質享用的人。唉！何冤枉我至此呢？我的愛情豈金錢所能獲？我從來崇拜愛情專一，雖歷萬般險阻而不變，豈肯因窘境所屈服而改變初衷？當然手頭稍爲拮据時，誰也會嘆氣的。這證明愛情有時實不能完全消去這種煩惱，所以金錢能操縱一切，即物質和精神是連係着的；但是却未必能動搖真摯的愛情，追求虛榮者當然例外，譬如一對戀人在窘苦的環境中生活，他們的愛情，始終不因貧而稍減；但是他們總會有時爲着自己的衣食住而煩惱罷？這不是證明了精神和物質是連係着的嗎？我沒說愛情應爲金錢所操縱呀！Y何不察而罪我至此呢？

〔附註〕L乃W之妹，岳哥即Y，有時亦作CY，日記中無說明，請讀者注意。

## 編後小記

▼顧仲彝先生任復旦大學教授有年，兼文學系主任，文名藉甚，第罕為刊物執筆，今徇本刊之請，以「掌上珠」全稿見畀，斯劇不久即可見諸舞台，先為披露，以供先觀。顧先生為「秋海棠」劇本最後寫定之作者，欲讀秋海棠劇本者，請讀此劇。

▼周黎庵先生，為「魯迅風」健將，享名文壇久矣，蒙於百忙之時，寫林語堂先生軼事，林周關係之深，益覺親切有味。

▼予且先生之「覓寶記」，都兩萬餘言，情節曲折，精心結構之作。「批命」一紙，並堪玩味。譚惟翰先生之「都市小景」，一氣呵成，故不分作兩次刊載。所佔篇幅稍多，以致積稿盈尺，殊對珠玉紛投之同文抱歉！當陸續發表，敬希原宥。

▼蘇青，為馮和儀女士筆名，荷柳雨生先生轉懇，得其「過年」一篇，如宋元畫家之境澹遠，而興趣雋永。

▼萬象雜誌主人平襟亞先生，著作等身，文壇健將，蒙以新作付刊，榮幸之至，感謝之至！

▼新聞報近年以三大作家著名，即其三先生之詩，（余空我先生。）訥庵先生之小言，（嚴謬聲先生。）好好先生之散文，（徐夢蕉先生，一得，芸芸，浪墨，皆其別署，）今得其三先生之詩，雖詠歌場，堪稱詩史。

▼四月號名作，有文載道先生「關於日記之一。」沈啓先教授（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皆不易得之作。

## 是月也

安·尼

▼羅斯福仍擬參加第四屆大總統選舉，不必研究共和黨對他的態度如何，不過令人懷想他們的國父華盛頓不置。

▼聖雄甘地，七十五歲的高齡，絕食已達十四天之久，（屬稿之日。）真所謂「存亡絕續之秋」，美國勸告英國從速釋放，為什麼這份「大好人情」，讓給美國漏臉？

▼「今後不容有私人報紙之存在。」是今日新聞界名言，我們想：不但日報如此，雜誌也該如此，將來社團法人，或是財團法人，必盛行於文化界。

給魚肉，上海人卻大吃大喝。我想：我們中國，十九世紀陳舊方法生產，二十世紀物質文明享受，如何不窮，如何立國。

▼德國停止發行的定期刊物，在四千種之中，停掉一千五百種，保留二千五百種，我們全國定期雜誌，還不到一千種，一念及此，啼笑皆非。

▼英法美的百萬家財以上的富翁三百餘人，自德軍入法以後，逃到小共和國「安道爾」，這班富翁到後，所需用品日多，以致物價大漲，該地人民大受影響，叫苦連天，富翁之加惠於人民者，如此如此。

▼美國今年每月徵兵四十萬名，從十八歲起，至三十八歲止，不問職業地位如何，一律入伍。

▼近來好的影片，實在不多，姚克先生編的「母親」，一張富有教育意義的片子，真有向各學校巡迴映演的價值，確是不可多得之作。片中一位法官，執法如山的精神，頗像羅君強先生處分華美藥房徐翔孫老板的兒子，農商銀行梅哲之總理兩案，鐵面無私的一箇縮影。

▼法國宣布交還中國租界，不失為一種「漂亮舉動。」從此中國領土，沒有租界名詞。

# 大眾信箱

無錫宣曾我君：承詢諸題，奉答如左：

(一) 鈴蘭之地栽及盆植之培養法：

鈴蘭原稱君影草，鈴蘭為其俗名也。本產於我國蒙古一帶，現今世界各地均有栽植。性喜高燥而半陰，用土以砂性腐植土最佳，求其排水便利，不論地栽盆植，宜於十月中分植，地栽栽處須高燥而半陰，切不可有積水之虞，肥料以富磷質者最妥。繁殖每隔一二年分根，否則根株過密，每多不花者，每叢以四五株最佳。

(二) 花葉橡皮樹之葉焦病預防法：

橡皮樹如葉邊殘葉尖發生焦斑，乃因水分不足之故，如葉片上起黑斑而脫落，乃土濕之故；如有前者之病徵，水分常需灌給，而後者水分當少給。

(三) 仙人類植物之用土與接木法：

仙人類植物來自熱地，性喜燥熱，用土以砂性而排水佳良者最佳，肥料亦不宜多給。接木於春分後至梅雨季，均可行之；先擇性質相近之兩種，用竹片刀（鐵器不宜）於砧木切下八分之一寸，然後大小相等之接穗插入，用麻皮紮縛，即成；接口常保乾燥，故以接蠟封之最妥。

(四) 朝顏（俗稱牽牛花）之矮性作法：

朝顏有長矮兩種，長者自長，矮者自矮，無法由人工養成，惟使土常帶乾燥，或行摘頭，或置向陽處，稍可使長者

矮縮。

(五) 錦系天竺是否能結實？

錦系天竺屬天竺之觀葉種，余曾栽之十數年，從未結實。

(六) 番茄之栽培法與番茄醬之製造法：

番茄於冬至後二星期，播子於地下溫室中，室中先填馬糞深一尺，上覆細土，然後播子，蓋覆木灰，噴水濕透，上敷油紙；室頂玻璃窗晚間蓋草蓆；經二週後，子始發芽，去除油紙，日中開放玻璃窗，晚間關閉，去草蓆改用蘆簾。待葉生出二三片，如播子過密，即須疏植；疏植二次後，莖矮而粗強。穀雨前後始出溫室而植田間。定植每株相距尺半，莖伸長時，搭架支柱，開花時花梗先端之小花蕾摘去，留其強大者，結果後，每梗留三四果已足。肥料以人糞尿為主，草木灰，堆肥豆粉等次之。

番茄醬之製造法，乃屬農產物加工製造之專門技術也。惟自供食用，其製法尚易，今將余所知者告之，先將成熟之番茄去皮，蒸於銅絲篩上去其子，取其果肉加適量之水與糖，入鍋煮沸，隨時拌攪，待水分稍行蒸發而成醬狀，始可裝瓶而供食用。（黃岳淵答，周錚錄。）

當局雖有壓價平價之舉，但現在百物漲風甚熾，倍上加倍，置上命於不顧，而當局亦不能止，此為何故？一個忠實讀者璞民謹問。

答：物價漲風，短時間恐無法遏止，在此過渡時間，惟有一「能省則省」，以度難關，當局曾封閉四銀樓，及暫停股票交易，皆初步工作也。





丁惠康博士

攝影二幀



▽奮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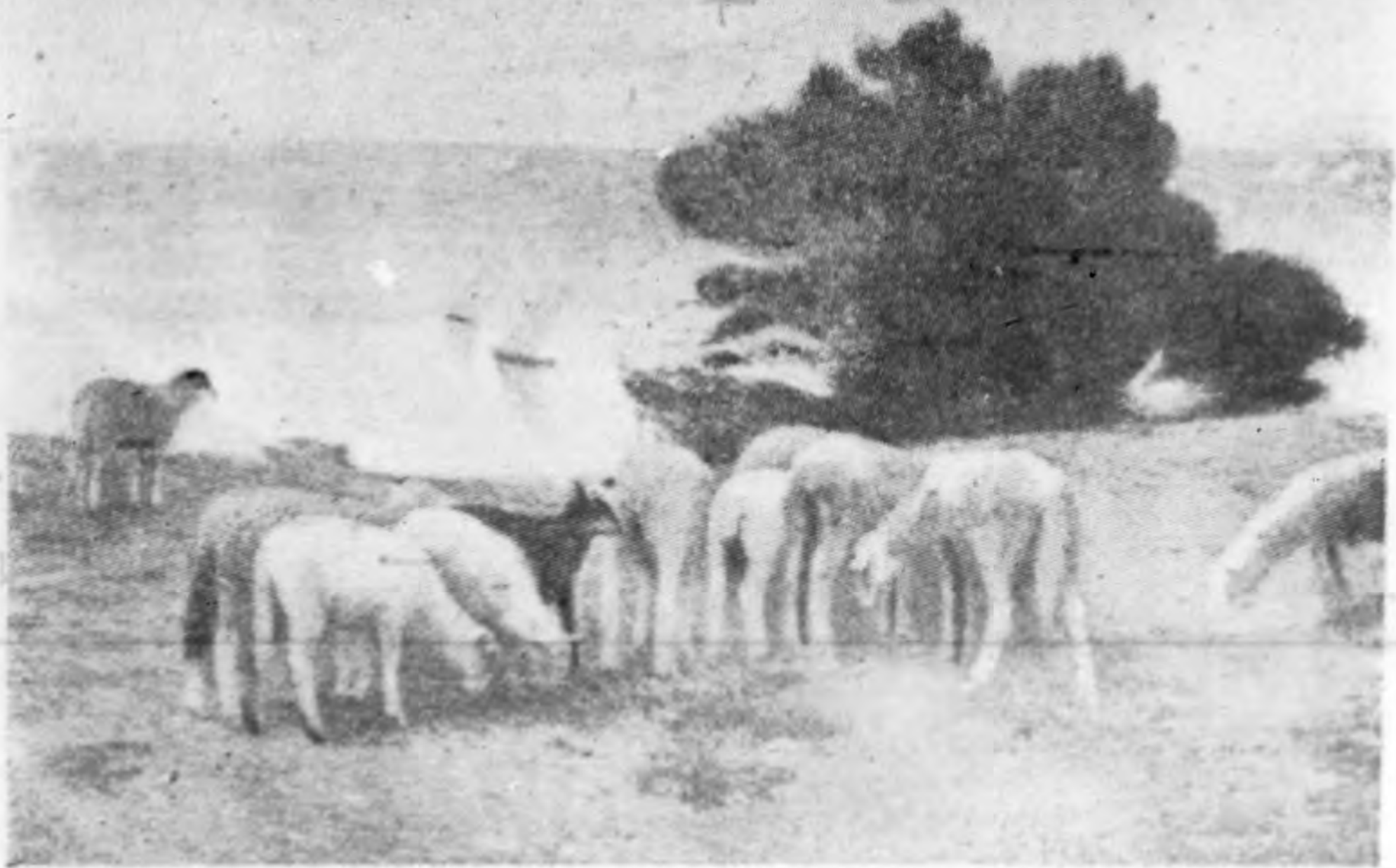
一名松雪爭春

▽鑑

古△



▽ 縣 羊 △



▽ 倩 影 △



法國名畫家

亨利·馬蕩傑作二幀





△微倦▽

張充仁先生

油畫人體



◁小憩▷

杜

稿

鐘

乘

路

府

漆

槐

高

戶

書

經

俠

羅

縣

高

將

麟

稿

乘

路

府

漆

槐

杜

稿

鐘

乘

路

府

漆

槐

杜  
王羲之千文(有正印墨迹本)

稿  
王羲之梅花詩(羅景集臨本)

鐘  
賀知章千文(聽雨樓王羲之十一月初二日法帖)

乘  
陳淳千文

漆  
智永千文(宋拓陝本)

書  
崔瑗(淳化(慶歷本))

麟  
草書

經  
王羲之(刻本)

府  
龍師起首千文(歐陽詢過雲樓)

羅  
懷素四十二

將  
紀瞻(淳化(肅府本))

相  
索靖(淳化(買似道本))

路  
王羲之(刻本)

俠  
歐陽詢千文

槐  
敬鑑千文

卿  
下登(淳化(買似道本))

戶  
米芾千文

封  
賀知章千文(聽雨樓)

劇  
草韻辨體(原字放大)

縣  
王羲之(鄉里人)淳化(臨川李氏本)

家  
王獻之(將原字右點提高)草韻彙辨

給  
龍師起首千文(過雲樓)

旅  
蔡羽(明代名賢手札墨寶)

兵  
岳飛出師表

高  
王羲之(行成旅)大觀(缺亮字本)

冠  
草書要領(李雲麟補刻本)

陪  
賀知章千文(聽雨樓)

乘  
宋高宗(三希堂)

驅  
宋克(草韻彙編)

轂  
歐陽詢千文

振  
王龍(經訓堂)

纓  
汪以成同文千文

熟 千文 薛晨	宅 千文 賀知章	佐 千文 王世貞	銘 千文 賀知章 聽雨樓	茂 千文 康里 三希堂	駕 千文 孫慶禮 三希堂	世 千文 陶潛 古雜詩
營 千文 懷素 晉府本	曲 千文 曹植 建手稿	時 千文 王羲之 法帖 米刻本	磻 千文 孫慶禮 清齋本	實 千文 王羲之 草訣 辨疑	肥 千文 朱敬鑑	祿 千文 張照 復樓
卓 千文 智永 墨迹本	阿 千文 懷素 四十字	溪 千文 懷素 淨雲 枝本	勒 千文 懷素 觀圓 本	輕 千文 朱敬鑑	修 千文 董其昌	富 千文 朱敬鑑 不自
微 千文 懷素 晉府本	衡 千文 王昇 壯陶閣	伊 千文 陶潛 古雜詩	碑 千文 孫慶禮 清齋本	策 千文 曹植 建手稿	功 千文 孫慶禮	車 千文 草書 要領 李雲 麟補 刻本
旦 千文 懷素 晉府本	奄 千文 纖 清齋 全本	望 千文 王羲之 行成 旅大 觀 缺亮 字本	刻 千文 畢修 方	功 千文 孫慶禮	車 千文 草書 要領 李雲 麟補 刻本	

世	駕	茂	銘	宅	熟
祿	肥	實	磻	時	曲
修	輕	勒	溪	阿	卓
富	策	碑	伊	衡	微
車	功	刻	望	奄	旦
世	駕	茂	銘	宅	熟
祿	肥	實	磻	時	曲
修	輕	勒	溪	阿	卓
富	策	碑	伊	衡	微
車	功	刻	望	奄	旦

桓 葉敬千文  
弱 秘閣草韻  
漢 鮮于樞戲鴻堂  
丁 成親王百家姓  
衆 懷素四十  
楚 文璧千文  
困 許宗魯千文

公 王羲之「得都下九日書」三希堂  
扶 王羲之梅花詩(羅景集臨本)  
惠 王羲之「印竹杖」(印姜西溟藏唐拓本)  
俊 孫虔禮蜀都賦  
儒 索靖月儀  
更 王羲之「與鐵石共書」(淳化)臨川李氏  
橫 董其昌千文

匡 秘閣草韻  
傾 懷素千文(淨雲枝本)  
說 澄觀園本  
彥 秘閣草韻  
喻 張照「瀛海仙班」

合 會韻  
綺 陳淳千文  
感 王羲之「徂暑」(大觀)「缺亮字本」  
密 陶潛擬古雜詩  
寧 明太祖手勅(故宮週刊)  
趙 王羲之「行成旅」(淳化)慶歷本

濟 王羲之「草聖集辨」  
留 王羲之「李從心集李尙書語身」  
武 米芾「還玉堂」  
勿 王羲之「前從洛」(淳化)「賈似道本」  
晉 孫虔禮書譜  
魏 朱敬鑒千文

桓 弱 漢 丁 衆 楚 困  
公 扶 惠 俊 儒 更 橫  
匡 傾 說 彥 喻  
合 綺 感 密 寧 趙  
濟 留 武 勿 晉 魏

假 塗 威 敵 踐  
 期 會 法 盟 何 弊 何 敵 踐  
 約 法 起 韓 剪 最 精 頗 弊 何 敵 踐  
 刑 起 軍 沙 青 漠 蜚 舉  
 用 威 丹  
 刑 威 丹  
 約 法 起 韓 剪 最 精 頗 弊 何 敵 踐  
 期 會 法 盟 何 弊 何 敵 踐  
 假 塗 威 敵 踐  
 期 會 法 盟 何 弊 何 敵 踐  
 約 法 起 韓 剪 最 精 頗 弊 何 敵 踐  
 刑 起 軍 沙 青 漠 蜚 舉  
 用 威 丹

假 董其昌  
 期 王羲之「省足下別疏」大觀(缺亮字本)  
 約 懷素千文(綠天庵本)  
 刑 懷素千文(晉府本)  
 用 懷素千文(晉府本)  
 威 孫慶禮千文(續三希堂)  
 丹 黃庭堅千文(職恩堂)  
 塗 李懷琳絕交書塗字意  
 會 索靖「淳化」(買似道本)  
 法 康里夔夔  
 起 賀知章千文(聽雨樓)  
 軍 王獻之「極熱」(大觀(缺亮字本))  
 沙 王羲之(吳文碑)  
 青 懷素千文(澄觀園本)  
 漠 懷素千文(澄觀園本)  
 蜚 懷素自敘(故宮本)  
 舉 邢侗千文  
 敵 郭子儀出師表(聽雨樓)  
 踐 智永千文(日本印墨迹本)  
 何 王羲之「計與足下」(日本印本)  
 弊 曹植鶴雀賦(游墨齋)  
 頗 王獻之(草聖彙辨)  
 煩 臧象龔就章(太和館本)  
 牧 懷素千文(澄觀園本)  
 宣 董其昌千文  
 宣 董其昌千文





## 車夫辯論會

葛家良

信不信由你！

某月某日某時。黃包車夫小三子和三輪車夫小六子，相值街頭，因為近來黃包車和三輪車爭風甚烈，他們兩人積仇已深，今日冤家狹路，分外眼紅，爲了都想顯些顏色扎個台型，兩下爭論起來。小三子怒氣衝天，先發制人，劈面就說：

「小六子，你識相些！咱們黃包車夫可以說是上海灘公共交通開山老祖之一。幾十年來，化盡氣力，好生容易在這塊打定天下。你，你們算得什麼，年紀輕輕，茅廬初出，居然要來搶咱們的地盤，咱們兄弟一共一萬多，不好欺的。要是你們再不識時務，嚇……」

小六子一路走來，原是高高興興，想不到碰到對頭，受了侮辱，一時握緊拳頭，雙眼射出怒火。後來一看自己身材不及小三子強壯，好漢不吃眼前虧，倒亦軟了下來，硬裝起笑容說：

「小三兄，請息怒，有說儘可慢慢說來。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你化你的力，我化我的力；你賺你的錢，我賺我的錢。大家都是爲了生活，何必斤斤較量，何況我們三輪車夫又不來奪你們的江山。算了吧！」

「說得好聽；你們祇多了一隻輪子，生意却被你們佔去了一半。有一天，一對青年男女在街上叫黃包車，我同另一個弟兄忙趕上去；拉到××路，討價每輛四元。不料那位先生說：「四元一輛，八元兩輛，我叫一輛三輪車，兩人同坐，亦化不了五六塊錢……八塊錢太貴，不要！」等一會，我看見他們坐了一輛三輪車走了。如果沒有你們，那時我不是穩可做了四塊錢的生意嗎？我今天一定要出一口氣，好讓你們這般傢伙知道咱們的厲害！」

街上行人一批一批圍集攏來看熱鬧。那黃包車夫說話時，兩額邊青筋一根根彈了出來，臉漲得紅紅的，看他模樣，胸中好像充滿了不平之氣，想乘這機會發洩似的。他對面的三輪車夫，看見人多了，暗想對手不致動武，一時胆子大了一半。他的目光把四周的人掃射了一下。

「你這樣蠻不講理，我倒有些不買賬。我做三輪車夫，是我的本事，和你什麼相干。兩個月以前，××三輪車公司招收車夫，應收的一千多人，我亦是其中之一。後來錄取的祇二百多人，我憑着體力和智慧，攷取後訓練三日，把中英文地名記熟向捕房領了照

會，開始出賣我的勞力。就訓練說，我比你足；就能力說，我不比你弱；就地位說，你兩腿直跑，我雖亦



用兩腿，可是儘坐不必跑。你們一般「粗配」，憑什麼來和我們三輪車夫爭雄呢？」

「我們都是大名鼎鼎的飛毛腿，長跑的健將，」小三子反辯着說，「無論如何，經驗比你們豐富得多。經驗是最寶貴的能力，我拉黃包車，已有廿年歷史，每日馳驅街頭，所見所聞，不可勝數。你做三輪車夫祇不過二三個月。我第一不臨你的盟。」

「我一定要你臨盟！你該知道，我們是時代的產物，既摩登，又一翻新。」世界上無論什麼都要隨着潮流走的，不跟潮流前進，就必淘汰無疑。上海汽油斷了擋以後，出差汽車躲了起來。我們三輪車就應運而起，探取出差汽車的方式，各處設站，誰要僱車，祇要電話一個，立刻應差到門，這是我們三輪車夫足以向你們黃包車夫驕傲的第一點。三輪車都是新車，既清潔，又美觀，不像黃包車有時坐上去，就好像要坍下似的。除此以外，三輪車速度比黃包車快，坐在上面，風馳電掣，你們黃包車夫真是望塵莫及。」

小六子不讓小三子有說話的機會，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滿想獲得四圍旁觀者的同情。

「三輪車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兩人可坐。二三月以前，每當夕陽西下，我們三輪車往往載着一雙雙的男女，在法租界西區寂靜的街上兜風。我們慢慢地踏着踏踏，有時候還能偷聽後面坐着的兩個人間的囁囁情話，這是非常有趣的，你做黃包車夫有沒有這樣的清福？我從來不會聽見有人坐黃包車兜風，更不會聽見有男女一對僱了兩輛黃包車，雙車並行，且行且

談情的。不論從那一方面說，三輪車勝過黃包車，何況你們還時常要敲竹槓呢！」

小三子一時語塞，祇得任他的冤家繼續說下去。

「三輪車有這許多優點，難道你有權利阻止他們不為社會服務嗎？老實告訴你，即使我們不來同你們競爭，人們亦會漸漸的傾向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并無意來奪你們黃包車夫的江山，祇是環境使然，你和我鬥氣亦屬徒然。」

「但是你們三輪車價銀便宜，我們的生意多少受了影響，這一點，我是十分氣不過的。你什麼說呢？」黃包車夫看看勢頭不對，急流勇退，把言語緩和下來，祇想在不喪體面的條件下，來個下場。

這時候，旁邊穿出一個人來，他說他自己是黃包車的老乘客，亦是三輪車的好主顧。「小三子和小六子，你們不必爭了，我來說一句公道話。」

那位自願為魯仲連的，很瞭解人的心理。要調解雙方的衝突，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得罪任何一方。於是他就用這個原理，來處理小三子與小六子間的爭論。

黃包車和三輪車各有短長。三輪車確是時代的寵兒，美觀，迅速，便利，舒適，而且可以兩人同坐，但是祇在長程僱三輪車是上算的，要是短程，不足廿分鐘，照廿分鐘計算，亦要五六塊錢，吃虧極了！黃包車的好處亦非無有。第一它隨時隨地可以叫得到，不必打電話，不必像三輪車般有時因站遠叫了車在家

裏還要等上好些時候。第二黃包車的價格，有時雖然高些，但沒有三輪車的最低限度——五元。在長程僱三輪車固合算，在短程則非黃包車莫屬了！你們以後各做各的生意，互不侵犯，不必爭吵。」

三輪車夫低下了頭不响，黃包車夫餘怒未息，那個調解人又安慰了他幾句。

「小三子，你的生意近來亦不壞。每日少則二三十塊，多則四五十塊錢，大概終是不生問題的。三輪車夫每月收入平均約四五百元，酒錢亦不一定多，那裏及得上你呢？而且三輪車目下為數尚不多。上海三輪車行一共十餘家，所有三輪車合計祇一千餘輛。你們黃包車有一萬二千輛哩！」

黃包車夫開始露出微笑。這時候人羣中起了另一個聲音。

「三輪車終究是新興的企業，亦是賺錢的好方法。這幾天又有數家新的三輪車行開了起來。其實開一家三輪車行，并非難事。招數十萬元股本，輕而易舉，三輪車每輛三千元，價亦不昂，上海游資太多，這種新興而有利可圖的營業，一定有人投資的。真奇怪，××三輪車行營業發達，股票近來還有市面哩！」

「……………」

第二日，小三子拉了黃包車，小六子踏着三輪車，又在街上相遇，他們相互點頭笑了一下，冤家就這樣變成了良友。



# 「舊一貨一的一大一本一營」

張毅漢

## 平濟利路的巡視

「物以類聚」這句話一點不錯。

舊貨店，舊貨攤之屬集於平濟利路，就正如百貨公司之並列於南京路，銀行，錢莊之開設在外灘跟甯波路天津路一帶一樣。

以商品的複雜而論，當推舊貨店爲第一，雖然是這麼品類繁多，然而它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舊」。而平濟利路尤爲集舊貨之大成。

北京路本來也有不少舊貨店，但是今不如昔，以北京路來比平濟利路，就如小巫之見大巫。

南起辣斐德路，北至吳淞江路，除了肆塵之外，沿馬路的兩旁更密密地排列着各式各樣的舊貨攤子。

當你一轉入這條馬路時，放眼一望，便會驚歎此路之不平凡。它沒有整齊一致的格調，它是那麼參差，那麼錯落，當天氣晴和的時候，陽光照得半邊馬路光明，半邊馬路陰暗；而在受到陽光的半邊馬路，有一部分也因為攤子上帳篷的遮蔽而顯出很強烈的黑白調子來。

你一個一個攤子，一家一家店面踱過去，每個攤子每個店面都有足以叫你流連片刻的吸引力。它們所

陳列着的東西裏頭，至少有一兩件可以使你發生趣味的。

上自古董字畫，下至破爛的馬桶，貴重的如五金銅鐵，卑賤的如畢三們由垃圾桶裏檢拾出來的，舊破到不堪穿着的鞋子，雜然並陳，無所不有。

在別處永遠找不着買的東西，在這裏可以買得到，如單獨一隻左手或右手的手套，半片破碎的唱片之類，全有。

你喜歡玩弄金石篆刻而想買幾方舊石章嗎？這裏有的是。那賣唱片的店，我疑心他們或者還會存有的程長庚譚鑫培的唱片，然而未敢證實。吳昌碩七十歲以後畫的一張紅梅的鏡屏我是親眼看見陳列在那裏的，看來大約不怎麼假。

鐵床，紅木家具，衣箱，皮篋，銅窩，鑊子，各種的電燈，磁器以及搪磁器，這些東西會使一個正在籌備組織新家庭而又要挖打算的男女徘徊躑躅而不能去。

收音機的零件，自來墨水筆，鐘表，眼鏡，應有盡有。甚至於大餅攤打鐵店所用的那種風箱也有。我想如果生煤球爐子而嫌扇風的麻煩時，大可以買一隻風箱來使用，當可省力不少。

他們不止賣出貨色，同時也買進。來買貨的主顧，大都是想搗點便宜貨的客人。來買貨的，路途似乎多數有點不正。他們老是那種偷偷摸摸的神氣，把東西送到攤主前，論價一言不

合，便把那東西——如果是可藏的東西

——藏在自己身上秘密的地方，匆匆走了

。我看見一個同樣情形的人

，捧着兩個大約是五磅庄的

勒吐精奶粉空罐子，另外一個較小的不知

什麼罐，要賣給一個攤子，

索價七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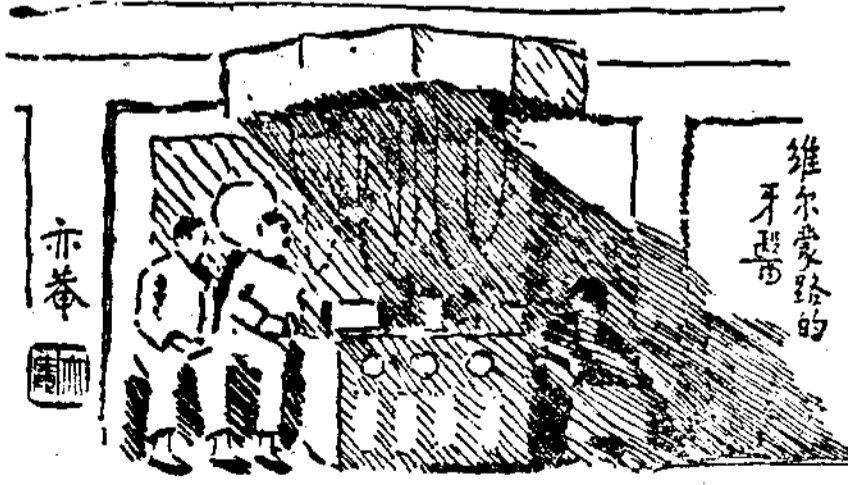
價四元，後來以四元半成交了。賣罐的人拿了錢匆匆便走，似乎等着這一小筆的錢救什麼急的。看他的形容，頗像個癮君子。後那麼幾個洋鐵罐頭，從前賣給



收舊貨的，至多不過一毫幾分，現在是廢物也身價幾十倍，真是路遙知馬力。

大約八寸口徑的薄薄的紫銅飯鍋，在八一三事變發生不久之後，我去問過價錢，每隻三元，我嫌它貴而沒有買，那時鋼精的只賣到一元多。最近賣到什麼價錢，你猜猜看？原來標着的是中儲券一百另五元了！

行人道上，已經擺滿了攤子；行人道外，馬路近邊也另有一列攤子擺着。那一系列貨色，如果不留心，你會把它們當作垃圾，因為那些東西如果放在我們家中，無疑地就是垃圾。但是放在那裏却明明變了可以易錢的貨色。那是一些零碎的棉絮，破爛的蓆子，一把稻草，一條舊草繩，失了彈性的寬緊帶之類。這些攤子的老闆就是平時我們看見在垃圾桶旁拾荒的畢三。然而他們的貨色居然也有主顧，並且有另外的畢三把東西送到他們那裏求售。



還有手中拿着一件單獨的東西，高高提起，站在馬路當中嚷着價錢出賣的，那是比之擺垃圾攤子的畢三更次一等的，也就是最起碼的賣舊貨者。

一直朝北，平濟利路走盡了頭，當前橫着的是吳淞江路，那路上有露天說大書的，每個場子都擁有一小的一羣聽衆。向東再往北，那是維爾蒙路，一邊排列着一些醫牙醫眼賣生草藥的江湖郎中，看相算命的，賣糖食的，賣去油跡藥的，相當熱鬧，彷彿是個不收門票的大世界，也許比大世界來得更自然一點。在這些攤子的對面行人道上却排列着一些高聲求乞的乞兒。

如果我們是由北而南的走，由平濟利路走到了辣斐德路，朝西轉灣，就會發見不少舊書攤。主顧大都是學生，尤其是在學校開學這幾天。從舊書攤買來的教科書總比書店裏的新書便宜多少。除了教科書之外，新文藝的，舊文藝的，中英文科學的，線裝的都有。

從前賣舊書的大都略識之無，對於每本書的價值不甚了了，有時毫無價值的書，討價會相當高，而很好的書却以賤價出賣。歡喜買書的人在那時候很可以揭着點便宜貨。近來賣舊書的似乎都會經舊書大學專門訓練過出來，對於書價，門檻非常之精，尤其是近年新出的書在版權頁上印有定價，他們就根據目下的行情，照定價加上若干倍出賣，算起來比買新的只不

過便宜這麼兩三成的折扣。照他們所討的價錢，估計一個書攤所值，就可以值到一萬幾千元了。

辣斐德路的舊書攤，吳淞江路，維爾蒙路的所有攤子，把平濟利路夾在中間，色調是調和之極了。

# 新設 利民銀行常州分行

本銀行現於常州城內大廟弄設立常州分行已於本年二月十七日開業敬希各界惠予指教毋任欣幸

利民銀行董事會謹啓

總行

上海南京路三五三號

電話九四九〇八・九五五二〇

蘇州分行

蘇州觀前街 電話五二二五

常州分行

常州大廟弄 電話七〇八



# 不知老之將至齋隨筆

張一鵬口述  
范君博筆記

## ●留學生取締風潮

，情事迥殊。西洋遠隔兩洲，語渡日留學於法政大學速成班，即言文字，必須先為學習，費用甚為此潮流所鼓盪者也。

科學廢而代以學堂，凡科舉多，需時亦久。雖有官費遣送，人數既衆，流品較雜，除醫時代國家待士之榮典，莫不移植而定額有限，捷足先得者，多屬工學校，遠在千葉西京，與日藉於學堂。故畢業於高等學堂者，諸高官貴冑之家，清寒子弟，轉學生同其生活，不生問題。其他得獎以舉人，畢業於大學堂者，抱向隅。於是不期而然，羣注重則均層集於東京郊市，數達一萬得獎以進士。進士貢諸京師，經於東洋三島，取其路近而費省。況三千餘人。因語言隔閡，時時發廷試及格者，欽賜翰林院編修，第一次留學廷試獲雋者，東洋留學生爭端，警署已不勝其繁。繼則內閣中書，及知縣等職。其有派學生居十之八九。首選金邦平君和服制帽，流浪街市，竊盜門毆遣或自費出洋，苟畢業歸國，報部院督撫，檄調禮聘，紛至沓，漸有所聞。甚至挾伎飲酒，吃部特試，則授職署官，益示優異來，聲勢尤為煊赫。風聲所播，醋爭風，朝野頗為震動。光緒三。當時稱前者為士翰林，後者為青年學子，無論貧富，均以東渡十年甲辰，即明治三十一年，文洋翰林，各省督撫，競相奏調，為進身之階。日本政府，又迎合部省頒布取締支那留學生規則。裏辦新政。洋翰林物希為貴，父我國人士心理，於士官法政警察當時短期速成各學生，平時不習母生子，均以他年長大，能出洋學校，別設專科，歡迎招待。並日文，對於取締字樣，意義茫然留學為殊榮，直與昔日之祝狀元有短期，或速成班之組織，使中。徒知東京警察廳，取有取締娼及第者無異。年以上熱中之官紳，獲點鉄鍍金妓規則，乃疑文部省以留學生與

然同一留學外國，西洋東洋之機會。余（張君自稱以下同）娼妓同視，侮辱中國，莫此為甚



。大倡反抗旗幟，一倡百和，犬影吠聲，而全體罷課運動，不終朝而奮起。

歐風東漸，遠在明末清初，湯若望，珣瑪寶輩，挾其儀器之清，測繪之巧，結納朝野，待以即今交通大學之前身，為前盛京首先舉辦者，為南洋公學，

主張罷課之人，其數初不甚多，然因各校均有彼輩所設之監察員，遇上課者，以腕力迫之，於是多數學生，為所威脅，晝夜開會，羣謀離日返國。公使雖兼留學生監督頭銜，習於柔闇，莫敢勸阻。獨汪兆銘，胡漢民，陳桄，周大烈，蹇念益，陳漢第，陳敬第，及余二十餘人，心不謂然，而又懼為所攻。不得已，密賃房屋一所於僻靜巷內，撰作論文，恆由胡漢民構題，汪兆銘撰稿。大致解釋取締義蘊，聲明留學重要，痛詆罷課之無意識，歸國之不可能。反覆婉轉，每日油印發行，旬日而潮漸息，然已騰笑友邦矣。

主張罷課之人，其數初不甚多，然因各校均有彼輩所設之監察員，遇上課者，以腕力迫之，於是多數學生，為所威脅，晝夜開會，羣謀離日返國。公使雖兼留學生監督頭銜，習於柔闇，莫敢勸阻。獨汪兆銘，胡漢民，陳桄，周大烈，蹇念益，陳漢第，陳敬第，及余二十餘人，心不謂然，而又懼為所攻。不得已，密賃房屋一所於僻靜巷內，撰作論文，恆由胡漢民構題，汪兆銘撰稿。大致解釋取締義蘊，聲明留學重要，痛詆罷課之無意識，歸國之不可能。反覆婉轉，每日油印發行，旬日而潮漸息，然已騰笑友邦矣。

### ●大輅推輪之學堂花絮

甲午之役，以十餘年辛苦經營之海軍，不旬日而沈沒俘獲，戰，又節節敗退，下關和約，割地賠款。有識之士，羣怵於國步之艱難，深求其致此之由，乃集矢於八股取士之毒，謀起而代之。秋初，招考下院生，即以畢業師

範生充教習。旋又招考上院生，友借得六百元，在空地建築洋樓，余任格致教授。乃將唐家巷小學學風於斯為盛。當師範生畢業之一座，並添辦特班，加聘余遠臣堂，讓諸祝茂才心淵，並辭法東時，總教習傳語諸生，謂盛督辦，朱稼秋兩君分授國文。小學所吳職務。及暑假考課，因獎金分將親臨致訓，相見時，須行拜跪用課本，除英法文外，均由余及配不公，與總辦張觀察爭，張不禮。余爭之至再，不獲命，乃立特班生編製。並月有刊物發行，之理，拂衣走上海。通州白孝廉即上書辭職，襆被而歸。

友人蔣醉青，力勸在蘇州自即其中之一。又附設開智書室於延余助理，訂合同三年。方以為開學堂，藉開吳中風氣，且出二觀前，專售學堂書籍文具，營業從此得所矣，而抑知不然。百金助開辦費，吾師李大令超瓊非常發達。

未幾，天賜莊美僑掌管之博，開辦江西高等學堂。汪幼年與師撥給唐家巷封閉尼菴一所，青習書院，聞風興起，亦改組為東陽地日本租界地稅四百元。朱師吳大學。於原有格致，算術，翻撥牙釐外銷款三百元，將尼庵改譯之外，增重國文，並延聘余，應命，惟封印期內，例停功課一造為小學堂。蘇州之有學校，唐及朱稼秋為教授，適拳匪變起，月，當赴省為審定章程，編製科家巷小學，其肇始也。學費月收聯軍入京，乘輿西狩，留守慶親目。迨余休假，即乘江輪赴南昌五元，均供膳宿，英法文教授各王，李文忠，全權議和，遂為城，攜合同以證明非託辭。不意汪一人，英文月薪三十元，法文月下之盟。並將廢止八股，停罷科將合同呈請柯撫，咨飭上海道，薪四十元。其中國文，算術，歷舉，列入條款，士大夫非由學堂取銷繳還。白振民不知原委，恨史，地理，及會計，舍監，諸務進身，無由得官。乃以明令飭京余悔約，告之吳稚暉，在蘇報大，由余一身兼之，月支十元。開師設大學堂，各省設高等學堂。肆譏諷。江西等學堂，自余接事始考取學生三十名，不三月，驟蘇省高等學堂，建造於滄浪亭畔後，勵行學生自治，添練兵式體增至七八十名。課室不敷，向親，邑紳鄒編修福保主其事，力促操。暑假中，自行赴滬，購儀器

，聘教員，突接汪電，囑勿來。蓋積紳不憚於余，煤孽於柯撫，以革命黨相誣陷。柯信其浸潤

### ●清末暗殺大員案

徐錫麟為安徽巡警道，巡撫恩銘，素所信任。一旦手加白刃

之言，派員搜檢余室，得新民叢報等禁書。汪懼有不測之禍，故八月，吳越轟炸出洋考察憲政五，於半年之間，兩敵胡渠。然廣急電尼行，經此變故，對於學務大臣載澧等，身殉之。第二起：東保邊遠省分，清以羈彌而已，心灰意懶。是年秋，航海北上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徐錫麟槍殺雖連遭劇變，亦復事過輒忘。東，為袁世凱奏留直省任用，余自安徽巡撫恩銘，被捕殉難。第三車站則京師衝衝之地，五大臣皆教育界遷入政界，實自此始。起：宣統二年三月，汪兆銘謀炸皇親國戚，決非安徽廣州可比。

更有一事，可發噱者，汪君攝政王載澧，被捕下法部獄。第且其時孝欽聽政，凌厲剛斷，威衰甫為余言：當時京師譯學館，四起：宣統三年二月，溫生財槍福自恣。設吳越不自炸斃，執付亦添設國文科，伊為教授。講中殺廣州將軍孚琦，被捕殉難。第有司，則株連刑杖，必較鄒容，文文法，謂：「名詞必須與動詞五起：同年九月，岑始開轟炸廣沈蓋為慘酷。然則汪氏謀炸之目連用，方足以表明意義。譬如四州將軍鳳山，身殉之。其中用手為，甚於五大臣。舉事之地點，書中「子曰」一句，子為名詞，槍者二，用炸彈者三，命中者三甚於東車站，願乃得遂小休之樂曰為動詞，二字相連，即表明孔，未中者二，身殉及被捕者四，（汪氏有小休記，皆獄中所見所子在那裏說話。倘只一子字，那被捕下獄者一，而暗殺對象，則聞。）幸不幸之間，豈惟天意，末單單一孔子，成了什麼東西呢均為滿員。四年之間，志士輩出抑亦人事歟？

？「學生數十人，均離座大譁，捨身成仁，使二百餘年炙手可多難興邦，古有明訓。甲午以為侮辱至聖，一闕而散，汪亦熱之滿族，慄慄危懼，不敢輕視庚子兩役，割地賠款，國勢變夷無法與之辯言，此亦一小故事也大漢民氣，宜乎武昌倡義，一舉。有志之士，痛心於親貴之用事，因附記於此。成功也。政治之污濁。孫中山先生奔走

號呼，種族革命，思想遂深入人心，無可遏抑。然孝欽餘威猶在，壓力千鈞之下，終難實現大規模之行動，泊乎兩宮崩殂，繼之者適為懦怯無能，執袴相習之載灋，甫執政柄，即遭狙擊。慶親王奕劻，急於自保，不敢有所主張。號稱禮賢下士之肅王善者，乃得從容進言，保全善類。然民氣方盛，益啓其發動之機，辛亥爆發，遂告滅亡。譬諸治棉，以機器壓至無可再縮，捆載入廠，一經解放，則粉碎飛舞，必至滿坑滿谷。故非有孝欽之威，不足以促革命之團結，非有攝政之弱，亦不能助革命之發揚。汪氏居二者之間，搆此幸運，非偶然也。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汪氏其知之熟矣。

善者為清初八大親王之裔，

世所傳鐵帽子王者也。讀書通大義，時為民政部（巡警部改名）尚書。京師地面之責，向屬步軍統領衙門。自籌備立憲，改定官制，則別設巡警部，並分置內外兩城警察廳。汪案：由步軍統領破獲，例須會同警察廳辦理，而最高長官，實為善者。善者謀，左丞延鴻，左參議汪榮寶，延乃定，故檢察廳始終未與聞焉。

## 信撫集

### 知古不知今

乙乙

昔康熙時有一老侍衛，值乾清門數十年，清寒甚。康熙見而憐之，因授為荊州將軍。詔下，妻子皆狂喜。戚友來賀，侍衛輒對之痛哭。駭問其故，則曰：「荊州乃要地，東吳之所必爭，以關公之智勇，尚不能守，何況我乎？此去必死於東吳之手矣！」戚友極力解喻，終不憚也。噫！此人雖愚，尚能讀三國演義，自知材力不勝，較今日之妄自誇張不知自量者，猶勝萬萬也。



# 憶林語堂

周黎庵

## ——「懷人集」之二（註）

歲聿云暮，悵念舊游，乃人之常情。而況烽煙阻隔，去國萬里；尺素猶難，聚首何期？疇昔詩人，率多歲暮懷人之作，或羈游踪，或睽遠山，假文字以寄「想」「思」，所以圖良晤於來日也。余不能詩，偶綴散章，期以多人，既消永日，又償「想」「思」，亦可補雜誌之餘白云爾。

林語堂先生（以下恕節省「先生」兩字，平時因為年齡的關係，我是呼之曰「語翁」的，和他同年的朋友及其太大對他的稱呼，則用Y·T·而不名云）和我僅有三數年的交游，但却相當的密切，去國之後，還時有函札往還，直至最近二年來，才音訊不通，僅偶於報紙電訊中，略覘他的消息而已。

我和他訂交的時候，兩人年齡的差別，幾達一半；即語堂那時還不到四十，而我則僅是廿來歲光景，尚在學校中唸書也。作為和他相識的媒介，是當時語堂主編的「論語」半月刊，時在一二八淞滬協定之後，朝野莫不感覺苦悶，而又不致肆言無忌，「論語」之以幽默諷

刺的姿態出現，是很投合時好的一種刊物。其實在「論語」之前，我不獨不會寫過文章，連雜誌也是不看的。偶然看到幾本「論語」，便像吸鑽石似的吸引着我，立刻做了它一個最忠實的讀者。

我在學校裏的國文成績，本尚不錯，然而却從不會寫過白話文。不但不寫，而且根本上瞧不入眼，整天鑽在唐宋八家桐城義法的圈子中。但對於語堂所寫的文字，却有私衷的愛好，他的文章體裁，自命曰「語錄體」，我覺得他這種體裁，確兼有文白之長而無其短，於是大為贊賞。為了這個文體，我曾寫過一封信託當時編輯「論語」的陶亢德先生轉致，和他討論其中一個問題。他回了一封信，却並不直接寄給我，而在「論語」半月刊上的「羣言堂」一欄中刊布出來。中有「如聞空谷足音，登然而喜」的字句，引我為他的同調。把自己寫的文字，刊印在發售的白報紙上，在我還是第一次，覺得我也有「寫文章」的能力，這一來才引起來投稿的念頭。消耗我十年來許多光陰，決定我截止今日為止的職業，於我為得為失，實在不易分明，但總是和語堂很有關係的了。



在「論語」上投稿多次之後，有一次不知道是否爲袁中郎和佛學的問題，承他約我到他家去談談。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欣然踐約而去。

他家住在滬西愚園路畔憶定盤路四十三號A。那時愚園路是非常清靜的住宅區，住戶都是富商巨室的邸宅。他家也是一幢小小的洋房，還有一塊不很大的草地，幽靜得很，書齋兼會客室，即是著名的「有不爲齋」。

我進內坐定不久，他進來了，拿了我的名刺，很驚奇的問我：「令尊今天不會親來嗎？」那時我所寫的文章，極爲蒼老，看文知人，以爲我一定至少也是中年人，所以有此誤會。一經說明，便哈哈大笑。那天談些什麼，已經記不得了，那便是過從之始。以後我常常到「有不爲齋」去，差不多一星期一次，視爲常例了。

在有不爲齋的座上，令我認識了許多人，像徐訐，陶亢德，黃嘉德，昆仲，張海平（海戈），簡又文，邵洵美，謝保康，林憾廬，劉大杰夫婦，錢杏邨（阿英），施蟄存，到現在都還是很要好的朋友。

在有不爲齋中的談話，有一種特殊的風味，便是主人是一位風趣的人物，最喜歡天南地北的暢談。而所談的結果却又有一個中心，那便是林語堂的哲學。「論語」銷路之所以這樣好（那時實銷過三萬八千多份），倒並不是幽默賣錢，而是他的文章吸引人。除了「生活」和「獨立評論」可以和它比擬之外，旁的雜誌是不同日而語的。例如「論語」提倡吃煙，真的會使讀者覺得

吸煙是一種美事，把以前將吸煙看作壞事的謬誤道德觀念，一掃而空。現在想想，除了經濟問題之外，煙確沒有什麼理由而須加以戒除的。醫生大半是飲酒吸煙的，連人力車夫和乞丐也時常在抽煙，則連經濟這個理由，在今日也不能成立了。

語堂自己當然是一個抽煙者了，然而有不爲齋所備欸客之煙，却不很高明。每次所見，總是「白金龍」之類。而同座的友人中，如陶亢德，却是一個最講究的抽煙者，他是非「白錫包」不抽的；於是只得懷之以往了。有一次記得是謝保康，竟手執「開末爾」一大聽而往，抵足高抽，旁若無人，主人既不以爲嫌，客人也竟無所謂，可想其中的樂趣了。

語堂自己却抽的是雪茄，那時專抽一種荷蘭淡味的，叫做「阿耳般多」(Alberto)，據說在上海僅有河南路一家煙店出售，價僅九元錢五十枝。在當時二毛錢一枝的雪茄，已是很高貴的了。語堂並不出以欸客。只有我去，才慎重地贈與一枝，還不勝其感慨的說：「不懂雪茄煙味的人吸這種煙，真是糟蹋，你是知味的，才請你一根。」Alberto的煙味實在好，至今還不能忘懷，我專誠到河南路去買，總是買不到，不曉得他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除了煙之外，對於茶，語堂也是攷究的，他是福建龍溪人，飲好茶是無足爲怪的。但他於茶道却不講究，有不爲齋中雖有好的茶葉，但仍是像我們日常欸客那麼



隨便喝喝而已，這也許他在西洋咖啡多喝了之故，忘掉  
了故鄉的法子吧！直等到他的令兄憾廬翁來滬，我們一  
些友人，才領略到福建茶道的滋味，但憾廬翁的茶葉，  
却不及有不爲齋的攷究，真是兩美難併了。

真真的閩菜，也才於有不爲齋嚐到。從前在小有天  
等閩菜館吃飯，總覺得噁甚味道，語堂家的廚子做出來  
的，却非常之好；尤其是一味水鷄（蛙）湯，真是好極  
了。星期日的中午，要是大家談得興酣，主人往往是留  
飯的。

有不爲齋中，除了吸煙暢談之外，飲酒博奕之趣是  
沒有的。語堂不會喝酒，二三小杯之後，即已醺然，自  
命爲蘇東坡袁子才袁中郎一流人物，無酒戶却有酒趣。  
但這個也是說說而已，事實上主人不喝酒，客人是不便  
多喝的。至於博奕，語堂每星期僅有一天在「中國評論  
周報」China Critic的園會上，才打一次十元塊輸贏的  
「紳士撲克」；家裏大約是太太的關係，例不準賭博。  
但有一次却是例外，語堂的太太回鄉了，他大發豪興，  
邀我們四個人打一場麻將；他自己再湊了一場撲克，從  
此以後，便成絕響了。

語堂的性格是矛盾的，他的矛盾，便是東與西的衝  
突，他雖生長於中國南方的農村，實際上中國文化對他  
的少年可以說是毫無影響，在三十歲以前，全部是西洋  
文化培育了他。他說洋話，吃洋菜，着洋服，是一個道  
地的真洋鬼子。直到後來，他才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寶藏

，一比較之下，覺得有許多是超出西洋文化之上，於是  
又極端的崇拜起來；好像小泉八雲推崇日本文化一般，  
把青年時代的祖國一脚踢開了。四十左右的語堂，無論  
生活上和精神上，都是陷於東西文化的矛盾中而不能自  
拔。他着長袍，却用的是外國料子，但又不肯放棄皮鞋  
。他歎賞宮殿茅舍建築之美，却又住着洋房。他絕對不  
吃西菜，然而中菜却是採取分食制吃法的。至於坐汽車  
而不坐轎子，那是當然的了。

有不爲齋中懸了一副梁新會先生寫的對聯（大概是  
如此）：

兩腳踏東西文化

一心評宇宙文章

是很可以代表他的豪志的。所以他最好的文章，並  
不是什麼讀袁中郎或明人小品之類，也不是用英文寫的  
談羅素蕭伯納，而是用中文寫的談西洋文化和用英文寫  
的談西洋文化，他在中國辦雜誌的成功和在美國出版「  
我國與我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及「生活的  
藝術」Importance of Living的轟動一時，便是這個原  
因。然而，用另一國的文字來談本國的事情，最大的毛  
病，便是不免失之膚淺，語堂總算可把這個毛病免除了  
，這也是他勝人的地方。

語堂心中東西的矛盾衝突實在利害，對於清末「中  
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老話，他還是拿來討論不了。西洋  
人他是崇拜的，但後來對於青年會牧師之流，幾乎要破





口罵了出來，中國人他只愛好古人，現代人一些也看不入眼，然對鄉下農民之流却又非常崇敬。因為找不到一個依歸，他便自己創造一種哲學，而又是那末雜亂無章的不成體系，零零碎碎從他的文章中看出來，大致是如此。

他的生活上也是這樣，記得有一次，語堂從城隍廟買了一枝吃旱煙的煙桿和一頂有紅絨結的西瓜皮帽子回來，當晚在客人面前，頭戴此帽而以旱煙桿大抽其雪茄，頗有舊劇中歐陽德那副神氣，引以為樂。他的太太見了，硬要他毀掉兩件寶貝，語堂斤斤分辯，相持不下，後來還是朋友們勸解，才算去掉帽子而留煙桿。然而隔兩天，連煙桿也不見了。

說起語堂的太太，在前期的語堂，他倆應該是一對很合配的伉儷，太太姓廖，是福建的巨室，語堂的出洋，大概和她家不無關係。他倆是一同去出留學的，回來一同在北大教書，太太教的是大一英文，名作家如老向——王向辰兄稱她要叫老師。但後來語堂的思想改變了，太太却依然故我，這頗使語堂有煩悶之感。

語堂沒有兒子，只有三位千金，這三位千金在美國出版界是出過一些小風頭的，太太對於兒女的看法是一律的，雖因身體的關係，不能再行生育，仍是處之泰然，這是西洋人的看法。語堂却不然了，他理想中要「有子萬事足」，因之頗有一些狂念和奢望，但也僅是狂念和奢望而已，除非他的太太忽地變成陳芸娘那般的，他

自然也毫不客氣的接收下來而無愧色的，要是他自己主動，那是決不會也是決不敢的。

雖然，語堂在談吐言行之中，很可以看得他這種狂念的發洩，例如「浮生六記」中芸娘之推崇，「人間世」中有一部門特寫的採取，都是告人以所需，可惜那人不體諒他的尊意，這也沒法的事呵！自他去國後，脫離那古舊的氛圍，恐怕這種狂念和奢望，都已一掃而空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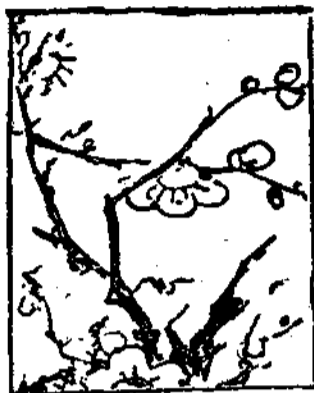
語堂自民國廿五年夏去國，及今已有七年了，其間也會回到重慶一次，不知道什麼緣故，又匆匆的返美了。初去的幾年，我們還函札時通，後來不知怎樣一來，就此息訊杳無，只能在報上，俱然看見他一些消息了。伏祝他在海外的平安。

（註）『懷人集』之一，在『古今』半月刊第十五期發表。作者按：大眾編者數度索稿，卽以是篇相應，計自一月初旬寫起，隨寫隨輟，始終不克完卷。關於語堂的事，我所知甚多，若再拖延，是永無殺青之日，因匆匆結尾，自知脫漏甚多，暇當再行執筆，作為補遺也。

### 重逢

（春）

滿室春非昔日春，重來身似夢中身，  
豈知白髮飄蕭士，會是少年行樂人。



# 題碑有記(下)

張葉舟

## 三

說起來

墳前是否豎有石碑？碑上是否有刻有什麼碑文？妻子從來沒有提及，我更是不想去查問清楚了！

改葬，雖然他活着沒有受到父母什麼好處，至少在死後可以對得住他一點……。

我自覺慚愧，成兒死了以後，起初妻子把噩耗瞞過我，一切殮埋等事，完全是妻子一手完成的。後來我雖知道了，既然喪事均已料理清楚，我也沒有勇氣回鄉，只是頻催妻子速來上海而已。半年來我倆雖又數度回歸鄉下，但妻子怕我引起傷心的緣故，總是不許我去觀看成兒的墓穴：我也屢次鼓不起勇氣，因為我知道如看見黃土一堆掩埋着的成兒，定能勾引起我滿腔「痛子」的眼淚來的。

憑良心說，這個尚未親自目睹過的小墳，在我的印象之中，却是常常存在着的。爲了逃避傷心起見，我的確不想再去親自觀看這墳，但我深信我的想像，是不會與現實相差過遠的！——像饅頭似的一個小土堆，儘管是看過了千百個，還不是一樣的這番景象，這上面不會有「美術」可以欣賞，也不會有一「安慰」可以發現，多看幾次與事無補，索性不看見倒也吧了！

這樣的計劃我也十分同情，我似乎對這孩子確實虧欠他一些，能夠有一個辦法可以稍加補救，我還會反對嗎？不過，妻子的計劃之中，也只有重建一個比較像樣的新墓，她從來沒有想到，在新墓的面前，應該豎立一方墓碑，並且應該在墓碑上題記什麼碑文的！

因此，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成兒的墓地是方是長，面朝那一方向？殮埋的工程是否能夠使我滿意？小土堆上可會長滿了荒草野棘？單是孤另另的一個墓穴？還是左右前後有比鄰的坟堆？這些這些，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也始終無勇氣加以盤問；至於，

可是，在我的想像之中，從來沒有注意到墳前是否有一方碑石？和碑石上是否光滑滑的？還是刻有怎樣的碑文？至於我的妻子，她不過有過這樣的計劃：「那一次的殮埋原是草率從事，將來有一天經濟比較寬裕，我一定要另購一方墓地，將成兒的棺槨

不但告訴我們說，這墓前需要有一方碑石，並且還應該在碑石上題記一些碑文，據說，冬至夜的夢境是必能應驗的，那末，夢境中又暗示我不能撰寫此項碑文，莫非我真的一字也不能落筆嗎？

我終於瞞過不了妻子，將這奇怪的夢告訴了她，這使妻子在未來的計

劃之中又增添了一件事，就是同情夢中的指示，在新墓建造成功以後，在墓前還得加豎一方墓碑，這碑上自然應該題上幾行字，使成兒能够藉着這幾行碑文永傳人世，我倆果真能够如此做到，也總算可以對得起已死的成兒了。

但妻子也開始懷疑起來，這個夢的確十分希怪，牠指示了我倆從未想到過的事情，不愧是一「冬至夜」所作的夢了！如果冬至夜的夢境真的必須應驗，難道你喫了這許多年頭的「賣文飯」，真的連這小小墓碑上的題記也寫不來嗎？過去歸有光曾寫過「思子亭記」，韓愈也會寫過「祭十二郎文」，就是最近死去的蔡元培先生，也寫過「祭亡妻黃仲玉文」，果真文爲心聲，愈悲痛也愈加寫得出至情的文字，你如果真心疼愛成兒，你一定可以寫出一篇讀後使人人落淚的「墓記」來的。

我被妻子一急一迫，倒真的着慌起來，我倒並不是完全相信了夢境，以爲夢中我一字寫不出，那就真的要

一字寫不出來；如其我過分信任了夢境，那倒也有辦法可想，俗傳冬至夜夢不祥，尙且可以禳解，以致逢兇化吉；我只要也如法禳解一番，莫說可以「一揮而就」，說不定還可寫成「千古絕唱」呢！但我現在所慌急的，正因爲經驗告訴我，過去已有好多次爲了悼念成兒，握筆想寫什麼，終於無從落筆而又停寫；假若我執筆欲寫「墓記」的時候，也是如此，那又何以自解呢？

#### 四

「墓記」我也認爲是應該寫一篇的，自從冬至夜做了這個怪夢迄今，我老是念念不釋的，是預備如何寫一篇動人的墓記？雖然我明知道現在還未到寫的時候，因爲我眼前的經濟力量，還未能將成兒的棺槨重行改葬，這篇「墓記」寫成後是預備刻在碑石上的，這碑石又是預備豎立在新墓前的，自然距離的時間尙遠，我是如此過急的。

但是，我既然知道撰寫篇墓記的

困難，何不早些動筆，所謂「龜兔賽跑」，烏龜自知跑不動，先走一步也是對的。我又覺得夢中的啓示，我獨個兒在墓前徘徊，噓唏嘆喟，終於抱住墓碑大哭，這樣的確可以觸發我的悲慟，有助我的文思，或者可以因此揮就一篇墓記的。

於是，我這一次瞞過了妻子，鼓足了勇氣，偷偷的跑到成兒的墓地上去，這番不是夢，是現實；景况雖不像夢中的凄其，饅頭似的小土堆矗立在眼前，原和想像之中的差不了多少！我好像來過了幾次，對這個小土堆似乎素識似的，狂奔上前，沒有墓碑可抱，我就跪倒在小土堆上。

想起了一個白白的胖胖的孩子，假使他現在還活着的話，大耳朵，黑眼睛，長成得已經可以傻笑，已經可以亂跳，已經可以喊叫我爸爸，說不定見我坐在這兒，會奔過來坐在我的膝上，勾住我的頸項……冥想突然中止，現實告訴我的，這孩子已經死亡，掩埋在我的身下，可怕的小土堆裏隱藏有一具黑漆的棺槨，打開棺槨

不再可以看到我的孩子，有的不過是幾根白骨，一副骷髏……悲痛填塞了我的心胸，父子原是有骨肉的關連，再想起了這孩子活着的時候，我沒有盡過做父親的責任！我哽咽着喉嚨喊叫了幾聲成兒，聽不到回音，但聽得周圍樹木的蕭蕭，此情可忍，孰不可忍，一陣心痛，我已泣不成聲，成兒墓中有知，當明瞭我的悲痛，決非千百篇墓記所能發揮殆盡的。

我已好多年不做詩了，如果要說明理由，那無非是沒有詩興詩情，試想老是為生活煩忙，再有什麼心思去講求平平仄仄呢？但據說一個人在最悲慟的時候，最走頭無路的時候，詩情也會勃發，可以寫得出好詩；例子不是沒有，朱淑貞的「斷腸詩詞」，就是在最不得意百無聊賴的時候，好像蠶吐絲似的，一縷一縷抽寫出來的。我很想伏在成兒的坟墓上，寫牠幾首絕句吧！可是，我畢竟不是一詩人，勃發不起「詩興詩情」，我在呆想之中，但見又白又胖又圓圓的臉，由一個增至兩個，三個，四個……以

至於無數個，在我的眼前搖幌不定，都是一張張成兒的臉！我再從成兒的臉，想起了他的一對黑眼睛，於是，立刻又從一對增至兩對，三對，四對，無數對，眼前都是成兒的黑眼睛了，搖幌不定，我看得有點頭暈目眩了！我再想起了成兒的大耳朵，也是一霎那間前後左右皆是成兒的大耳朵，絕句是想不出來了，我默默無言地倒在成兒的坟上。

醒來，暮鴉歸巢，夕陽西下，我渾身發熱，腳底發浮，高一脚低一脚的掙扎到岳母家中，方知他們已找尋我半天；我也不願多說，連忙返歸房中，倒在床上就睡；妻子和岳母都奔進房來探視我，盤問我從那裏去來，我沒有回答，慘呼了一聲成兒，我又痛哭起來了！

「墓記」自知寫不成功了，索性拋開了牠不再亂想，大家都以為我是病了，只有我自己十分清楚，我何嘗是病呢？我正在開始撰寫一篇最至情的墓記，可惜這篇墓記是蘸了我心瓶中的鮮血，寫在我的心版上，除了我

自己以外，是誰也不能閱讀得到的！

## 五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我根據這一個原則，我從破書堆裏找出許多篇古今有名的祭文，墓碑誌之類，讀過一篇又一篇，我想用作我撰寫成兒墓記的參考；可是，古人是古人，我是我，他們所祭與悼的都是他們有深切關係的人，我現在想祭的悼的是和我有深切關係的人，我不能抄襲模仿他人，正如他人不能抄襲模仿我一般，我覺得任何文章有所謂格調公式，唯有墓記不妨隨心所欲，我要說什麼，我就寫下什麼，我的話如果說完了，這篇墓記也就可說是終了啦！

但是，我現在對於成兒，還有什麼可說呢？

近數個月來我的近况較好於往日，這不是值得欣喜，反而使我倆更其創痛；當我們手頭稍有剩餘的時候，妻子總是紅着眼圈兒說：「如果成兒生病的時候，錢能像眼前的寬裕，我

決不會如此節省醫藥費，老是給他吃鷓鴣菜，斷送了他的性命……」或者說：「成兒真是命薄，他死了以後，我們倒一天好一天了！」我也只好說：「是的，假使成兒能活到現在，也許他不會死……」這還有什麼用呢？成兒不是早已死了，這些話反祇有增加後悔和傷痛而已！

最近我們都添製了一些新衣服，我還替五歲的孩子新購了一件新大衣，妻子觸景傷情，又是樂極生悲地說：「成兒能够活到今日，也替他買新大衣穿了，想想成兒要算最苦，他誕生的時候，若不是外婆做了幾件新衣服來，恐怕他活了七個月，連一件新衣服都沒福享受了！你冤枉做了他的父親，幾會替他做過一件新衣？一件件都是他阿哥穿剩的衣服，我自己剪裁裁改製成功，現在我真不願再看見這些衣服，我一看見就益發想不完成兒的苦處了！……妻子的話句句是中肯的，並且是句句代替我說的，但我用什麼話加以自解呢？是我有心這樣苛待成兒嗎？」

妻子又往往囑咐着五歲的孩子：「你現在已這樣大了，總要懂得一些了，你儘管過去怎樣跟隨你父母吃苦，今後你總可以跟隨着父母享樂一點了；若不是你同時生病，說不定你兄弟不至於死；現在吃苦的只是他，苦死了的只有成兒……」妻子又勾引起了悲傷，後面的話已哽咽着說不清楚了；五歲的懷兒也有點懂得了，啞的一聲也哭了出來，最難堪的是我，還是去勸解妻呢？還是去哄騙懷兒呢？還是讓自己也痛快淋漓的哭牠一頓呢？

更有時候，五歲的懷兒看見了人家白白胖胖的孩子，奔回家來哭吵着向我倆要回死去的成兒，懷兒的天真格外觸動了我倆的心傷，死去了的成兒原是無法要回，但這個生死大問題，如何能與五歲的孩子解釋清楚呢？他果然可以天真地向我倆要回已死的成兒，我倆再去向誰索討呢？當懷兒達不到目的而致痛哭的時候，我倆雖然強自控制住眼淚，內心的傷痛，又豈是懷兒所能瞭解的嗎？

時至今日，我倆已怕見人家白白胖胖的孩子，但是，這又如何可能呢？不論那一天，不論在什麼地方，總得看到白白胖胖的孩子，也總得觸動我們的心傷！雖然成兒連影子也沒有留下半個去了，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可是，在這一個世界裏，每一個像成兒那麼大小的孩子，都好像是我倆所失去的成兒，所悲傷的不過是「相像」吧了，而不是我倆真正親骨血的成兒了！

最近妻子又懷了孕，朋友知道了都來向我賀喜，並且說：「你們可以不必過分悲傷了，成兒雖死，新的成兒不久就要誕生了！明年今日，又將有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到那時恐怕請你們悲哀，也不肯再悲哀了！」我怎麼回答朋友呢？我說：「即使明年我們又獲得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可是這孩子決不是失去的成兒，假使成兒不死，再獲得這麼一個孩子，不是更加歡喜嗎？現在成兒死了，總是中間缺少了一個可愛的孩子，別的東西皆可以補償，唯有失去的成

兒永遠不能補償！這悲哀也是永遠的，決無盡止終了時期！……」

假使成兒死後有知，我可以將這些話告訴成兒嗎？儘管每一句話都是掬我至誠說的，但如果寫在成兒的墓碑上，使過往的人讀到了，能否也一掬同情之淚呢？

### 六

我好幾次的試驗都已宣告失敗了，一提起成兒我就要心痛，我怎能再指使發顫的手來寫此心痛的墓碑呢？

我現在明白了，真正的創痛決不是筆墨文字所能表達的，最至情的墓碑應該是存留在人們的心版之上，要是強迫着要書寫在墓石之上，可以欺騙欺騙活人，決不能瞞過了死人的！這樣不忠實的墓記，我可以用來哀悼我的朋友親戚，但我怎忍用來哀悼我那骨肉相連的成兒呢？

我已打定了主意，假使我有一天將成兒骸骨重建新墓，我決意讓墓前豎立一方巨大的石碑，我不預備在這碑石上刻有一個含有欺騙性的字，假

使我一天寫不出碑文，就讓這碑石光滑滑一天！假使我永遠寫不出我的碑文，就聽讓這碑石光滑滑到永遠！如果我有一天寫成了我的墓記，我深信我的成兒，必能因着這篇墓記而永傳人世；否則的話，還是讓成兒伴同這方「沒字碑」，默默無聞的死去吧！免得寫了幾行不忠實的碑文，惹引起過往人等閱讀後的嘲笑，不是反將連累到成兒的骸骨也將不安嗎？

不過，我要鄭重否認，我就是永遠寫不出成兒的墓碑文，我也不承認這是冬至夜那個怪夢的應驗；我所以必須撰寫此篇「題碑有記」，雖然不得當作「墓記銘」閱讀，也足以證明我的寫不出碑文，不是應驗之於那個怪夢，實在是應驗之於我的經驗；我不是早已說過嗎？當我在悲傷萬分的時候，我原是隻字也無從下筆的！

## 中國藝術學院

第二屆招生

1 電影系	2 文學系	3 戲劇系
演員科	新聞學科	編導科
各級	新班	學生

開學日期：三月五日開始

授課時間：每晚七至九時

院址：威海衛路四一四號

# 四幕悲劇 掌上珠

顧仲彝

人物：

黎襄尊  
黎荷珍  
黎桂珍  
黎梅珍  
章今虎  
莊以誠  
章純規  
皮望騰  
賈昔亭  
金順  
親戚甲乙  
張大少  
兵士五六人  
佃工五六人

佈景：

第一幕 黎家花廳  
第二幕 黎家花廳  
第三幕 莊家的園廡  
第四幕 章純規農場外圍，土地廟

時間：

第一幕 冬天  
第二幕 與第一幕相隔一月  
第三幕 同一日下午  
第四幕 兩天之後  
第一幕

佈景黎府極其講究的花廳。全部繡花的紅木家具，炕榻，茶几，古董架，琴桌，小圓桌，椅子凳子等。牆上的字畫和擺飾的古玩都是最貴重的。佈置的格式完全是舊式的，絲毫沒有西洋的氣息。左右兩邊都有門通外面。

幕啓時廳內空無一人，但正中高掛壽字，兩壁懸聯壽軸，掛得琳瑯滿目，又隱隱聽見外面鑼鼓喧天，人聲鼎沸，顯然主人在慶祝七十大壽，賓朋滿座呢。

左側門開啓，探進皮望騰的一個賊頭賊腦的尖頂頭，笑嘻嘻的進來，回過身去。

皮 三小姐，這兒沒有人，請進來談談好不好？

梅 好好兒的戲不看，硬拖我到這兒來有什麼要緊話要談呢？

皮 三小姐，請先進來，我自然有要緊話要向三小姐說。嘻嘻！嘻嘻！（等梅珍進來他慎重地把門關上）

梅 回頭戲完了，客人散了，還有許多事情要張羅呢。

皮 三小姐的脾氣就是太性急，先坐下來，我肚子裏有許多許多的話要向三小姐說。

梅 （坐下）你說罷。

皮 唔，唔，（無話可說）剛才我唱的戲三小姐覺得怎麼樣？還够味兒麼？

梅 （站起）原來皮先生要談戲，那我只懂得一些皮毛，只好請皮先生另請高明了。（欲走）

皮 （攔住）三小姐，既不願意談戲，我們就不談戲，請坐下，請坐下。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梅 三小姐，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自得）？

皮 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不敢瞎批評人。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父親跟老太爺可以說是兩代的世交，我從小



就在你家公館里混大，多蒙老太爺看得起我。

梅 我父親就不喜歡你！

皮 你老太爺的脾氣，誰都知道特別古怪，他喜歡不喜歡要看他高興不高興的。高興的時候，誰都會喜歡，不高興的時候，他對誰都會發脾氣。並且……嘻嘻，……我只要一個人喜歡我。

梅 誰呀？

皮 三小姐，你猜猜看！

梅 我猜不出。

皮 你隨便猜一猜。

梅 我隨便也猜不出。

皮 三小姐，我年紀比你大，閱歷比你多，我看過千千萬萬的女人，但是我覺得只有一個人值得我愛，值得我為她神昏顛倒……嘻嘻，嘻嘻！你猜猜看是誰？

梅 是誰呀。（悟）我想起來了，是我的大姐姐，她一向跟你頂要好的。

皮 三小姐，你完全錯了。大小姐，不瞞你說，我也並不是喜歡說人家的壞話，太驕傲，太自私，只有自己，沒有別人，她是非常漂亮，身材高大，健壯，但是她那兒有三小姐那樣溫文爾雅，外貌既漂亮，肚子裏又有學問。況且，她已經嫁了人，又嫁了個討厭的軍官。

梅 不是她，那末一定是二小姐。

皮 二小姐生得果然小巧靈瓏，小嘴脣，小腰身，小得非常稱，口嘴也還伶俐，可是太小氣，太小心眼兒，那兒趕得上三小姐那樣大方。況且……嘻嘻，嘻嘻，三小姐

姐，有天仙下凡的神采，不輕易接近人家的一股清高之氣。就像我這

皮 個凡夫俗子，跟三小姐站在一起，也覺得清高了許多。怎麼你老說到我的頭上來呢？

梅 因為我喜歡的就是你！皮先生，你不能借口胡說，在我家裏上上下下的人，誰不知道你從前跟我大姐姐，二姐姐都好過。

皮 那是從前的事，何必去提牠呢，況且她們都已經嫁了人。現在我愛的就是你，三小姐，你可憐可憐，我這一片忠誠，發一點慈悲心，接受我這一顆熱烈的心，（兩手作勢捧上去，半跪的樣式）（嗤的一笑，接着大聲

笑出來）皮先生，你還不是演寶蟾送酒麼？演戲演到我面前來了，我沒有功夫跟你演戲（欲走）。

皮 （攔阻）好容易演到這個地方，怎麼可以輕易把它放過去呢。三小姐說正經話，我今天不能不向你求婚。剛才我在酒席筵上聽你老太爺說的婚事也得在今天決定。你答應了我罷，回頭我再託人向你老太爺說去。

梅 （嚴重起來）要是你開玩笑，我還可以原諒你，要是你真的向我求婚，那我認為是極大的侮辱，你自己不仔細想想，你是什麼樣的人？我是個又漂亮又有藝術天才的世家子弟，那一

皮

樣配不上你。

梅

你這個人說得好聽一點，荷是執褲子弟，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流氓，靠着父母的造孽錢，為非作歹，不求上進，學得一套花言巧語，專在女皮人身上討便宜。滿臉淫慾爛心，一股勢利派頭的小人，替我滾開！

（右門開啓，荷珍私上，他們沒有看見）

皮

（依舊嘻皮笑臉，上前去拉她的手）你罵得好荷，三小姐罵得對，我過去的行動的確該罵，該打，不過從今天起我要改過自新，從新做個頂好的好人。三小姐，只皮要你肯嫁我，就是給你罵上一輩子也甘心。

梅

（怒）不要動手動腳，荷滾開！（一記耳括子打得非常响亮，梅珍下，

皮捧着臉。）

（哈哈大笑）打得好，皮打得好，（皮驚嚇轉身，看見是荷珍，又換了一付嘻皮笑臉）應該多打幾下。

（拿臉送給她）那麼請大小姐再賞兩下，給大小姐打一定更痛快，請！（荷珍舉手欲打，但忽停止）怎麼，捨不得打，到底疼我的只有大小姐。

誰來疼你，照你這種行為，應該叫我今虎的馬弁來抽上你一百記鞭子，我心裏才消得下這口氣。那又只得跪下來求求大小姐開恩。（作半跪狀）

沒良心的東西，我永遠不再認得你！（轉身向外走。皮望塵趕快攔住

。）

大小姐，請你聽我一句荷話。（假裝嘆氣）唉，天曉得我心裏眼裏，就祇有大小姐一個人，就算是一時糊塗，做了一點荒唐的事，大小姐菩薩心腸一定會原諒我的，（用眼角偷看荷珍）

荷珍，你再不肯，我只好跪下來了。（跪下，荷珍轉身不理，擦眼睛）這樣苦苦哀求了還不

肯饒，我只好自殺了罷。免得大小姐再為我難過，（又偷看荷珍，荷珍不動）唉，拿什麼東西來自殺呢，有了，這兒剛好有一把刀，拿好了刀，瞄準了胸口，刺荷下去了……

（荷珍轉過身來）大小姐到底不要我死，所以我也只好暫時不死

了，（把刀丟下）。

你還像一個自殺的人麼？（拿起刀）你不相信？我馬上死給你看（作勢，荷珍仍然不動）不錯，我想起來了，要是我把刀刺下去，一定馬上血流滿地，倒在地上死了。那時候只剩大小姐一個人看着我慘白的臉，鮮紅的血，聽着一聲不響，一定要把大小姐嚇壞了！並且人家還會疑心是大小姐謀害的呢？那我怎麼對得起大小姐呢？要死還是回頭獨個兒在房間裏死。（走）

量你也沒有這個胆量，不過，望塵，我得警告你，你見一個女人要一個的脾氣，始終不肯改，你我的關係，以後只

好完了。(走)

太少了。

了麼？你化錢的本領真荷  
你這話什麼意思？

皮 (追上去) 喔，天哪，荷

你這貪嗇鬼，你有了我

是一天大似一天，從前皮  
嘻嘻，嘻嘻！明人不必  
細說。

你說得我好像真是一個  
要不得的一個男人，我

這顆心，我那一樣不是  
你的啦？望騰，聽說你

幾十幾百的化，現在幾  
千幾萬的化。  
荷 (惱) 什麼話？

愛的只有一個女人，那

現在常在外面賭錢？

皮 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老實告訴你罷。我聽說

就是大小姐，但是大小

皮 大小姐，也是沒法呀，

所以近來的確想找一  
皮 個油水好的差事做做，

姐，已經屬於別的人了  
我沒法只好找別的女人

手頭沒有錢用，只好到  
賭場裏去混混，要不是

大小姐，你看有什麼機  
會？

出出心中的悶氣。

荷 有這許多賭場開出來，  
我的日子不知道怎麼過

皮 託今虎呢？  
我怕是發脾氣，動不動

荷 那末你找三小姐，也是  
爲了出出悶氣。

呢？

皮 我怕是發脾氣，動不動

皮 一點不錯！不但出出悶  
氣，並且還有政治作用

荷 想他也是好人家出身，  
大學裏也唸過書，筆也

皮 就是殺頭槍斃！要是  
有一天我跟你這一手給

。政治作用？

荷 提得起來，人也頂聰明  
，頂能幹，什麼事不能

皮 他知道了，真是把命丟  
在他手上，我連閻王都

皮 那麼，你是肯幫我的忙  
了。(嘻皮笑臉) 大小

皮 大小姐是聰明人，嘻嘻，  
嘻嘻，還用我細說麼皮

荷 事情我不願做，大的事  
情還沒有碰到賞識我的

皮 沒有臉兒去見！  
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

皮 難道這點忙不肯幫麼？  
喔，你這個壞小鬼，你

？嘻嘻，嘻嘻。

荷 上司，於是乎就不求聞  
達於諸侯，只是在家裏

皮 知道是知道，不過這個  
險是值得一冒的呀！

皮 我可以對天發誓，要是

(兩人相對微笑，完全  
解除武裝。)

荷 你應該知道，我的心早  
已是你的了。

皮 知道是知道，不過這個  
險是值得一冒的呀！

皮 我可以對天發誓，要是

皮 難道我得到的僅不過是  
你的一顆心麼？那未免荷

一天一天緊了。

皮 知道是知道，不過這個  
險是值得一冒的呀！

皮 我可以對天發誓，要是

皮 你的一顆心麼？那未免荷

一天一天緊了。

皮 知道是知道，不過這個  
險是值得一冒的呀！

皮 我可以對天發誓，要是

我皮望騰……

荷 (揪住他的口) 誰要你

發什麼誓，愈是會發誓皮

的人愈靠不住。

皮 那末你相信我對你沒有

壞意？

荷 我一世也不會相信你。

皮 (近身拉住她的手) 真

的麼？

(左門開啓，走入桂珍

桂 喔，原來你們在這兒，

(皮荷驚散，桂珍冷笑

) 來得真不湊巧，真不

識相。我走啦。(向外

走)

荷 二妹！

皮 (打躬作揖) 二小姐氣 桂

量最大，決不跟我計較

這一點兒！

荷 (聲色俱厲) 二妹，你

不用放刁。二妹，我不

許你走。

桂 (笑了出來) 你不要我 荷

走，我就不走。大姐何

必認真起來呢。

嘻，嘻，嘻，你們本是

同胞姊妹呀！姊妹淘總

是一條心呀。

桂 一點不錯，我們姊妹倆

一向總是一條心。(走

近荷珍) 不過，大姐，

望騰這傢伙一定得治他

一治，他在轉三妹的念

頭，我幾次叫他上我家

裏來唱戲他沒有來，誰

知道他成天在這裏追求

三妹，纏得三妹生氣得

不得了。

荷 我剛才看見三妹賞他一

個清脆的耳括子。

這就叫做活該，但是我

們也得想個方法治他一

治，大姐，我們各人拉

他一個耳朵叫他跪下來

向我們陪罪，叫他裝狗

叫。

好，好，就這末辦。

(兩人追皮望騰，終於

抓住，跪下，荷桂二人

各拖他一只耳朵。) 荷

做三鑿狗就叫就饒了你！

(皮望騰無奈只得照做

，正在叫的時候，章今

虎上，章今虎一身軍裝

酒喝得醉勳勳的。) 荷

好一條狗，哈，哈，哈

，叫得好，好！

(荷珍桂珍皮望騰驚散

，但皮望騰知道機會來

了。)

蒙章司令稱讚，就請司

令在部裏討一個狗差司

做做。

荷 不錯，今虎，這位皮先

生是爸爸一位幕友的兒

子，我們從小在一塊兒

玩，人是頂能幹的，他皮

本來託我要你在部裏找

一個差。今虎，你替他

想想辦法罷！

桂 大姐夫，你不要用他， 皮

這個人最——

二妹，不要你插嘴。

虎 只要你肯做狗，哈，哈

，哈，差司一定有，你

過來，唔，人品長得不

壞，穿起軍裝來，威風

到也不下於我。

荷 他的身材面貌也有點像

你！

虎 唔，唔！你會喝酒麼？

略會一點，可以陪隊長

喝上三十大杯！

虎 好傢伙，口氣倒不小，

你還會什麼？

我會唱青衣，真正程派

的青衣。

虎 這個我不愛，扭兒捏兒

的看了討厭，你會打牌

麼？

皮 那是我的拿手好戲，牌

九，挖花，大小我全會

！

虎 好，我就請你做祕書！

皮 謝謝司令！

虎 明天，你來司令部上差

着賬簿，契紙等物，再

戚甲 襄翁年高德邵，功被

不過襄翁身體清健，精

皮 噫！（叫得很響亮）

後面是二女婿莊以誠，

海內，今天恭逢七十大

神飽滿，百歲大慶，說

虎 荷珍，你父親的脾氣怎

麼壞到這種樣子，剛才

慶，理應普天同慶，大

不定我們還要來吃壽酒

一個佣人倒酒，一個不

親戚甲乙兩人。三女梅

珍走在最後。）

，況且襄翁的幾位千金

小心，倒在他的手上，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今

於謙虛，又因時值非常

，年紀還小，三小姐還

他就大發脾氣，打了那

虎，你在說什麼？爲什

簡，壽翁有什麼吩咐，

待字未嫁，於其讓年輕

傭人三個耳括子！

麼我來了，你不說了。

小弟等樂於從命。

人掌管偌大家私，還不

荷 我父親脾氣一向不好，

年青人最不好在人家背

多謝多謝，人生七十古

陪嫁的補貼，其餘的還

不過近來不曉得什麼緣

後說別人的壞話。

來稀，一個人過了七十

是留待將來再說。

故，或者因爲時局，或

（今虎欲開口，但荷珍

，就像風中的殘燭，西

多說，我做喜喜歡乾乾

動就要暴跳如雷。

襄

好，沒說什麼？來，來

個世界上。所以我決心

脆脆，要分就分個乾淨

今天差一點，他跟我鬧

，大家上這兒來。殷老

三，分給我三個女兒。

手裏。

起來，我這脾氣也不肯

先生請坐，大家請坐下

我現在年紀也太老了，

不過，襄翁，殷老先生

讓人，要是這老頭兒太

來。（他走至正中坑榻

受不了許多麻煩的，家

（指戚乙）的話實在是

不講理……

，向外坐下）今天我襄

私，遲早總是要分給她

肺腑之言，我希望襄翁

（黎襄尊率領着親親戚

尊七十歲做生日，承各

們的。讓她們早些拿了

三思而行。

戚由外門來，黎襄尊是

位親友都來道喜實在是

去，我也可以享受清福

（惱）這是你的家私還

七十歲的老人鬚眉皆白

不敢當的，現在戲也已

，無拘無束的度過我這

是我的家私？我愛怎麼

，手拄拐杖。現在穿着

經完了。我想趁今天難

殘剩的幾年。

樣就怎麼樣？我叫你做

馬褂藍袍，足登雙樑鞋

得的機會，辦了一樁心

戚乙 襄翁的話很有道理，

的事，做好了沒有？

，後面跟着賈普亭，捧

事。

戚乙 襄翁的話很有道理，

昔

我化了十多天功夫，詳細細細替襄翁都分好了，房屋田地，店舖，黃金，古董，字畫首飾，珠寶，一項項都列出，荷分作三份，請襄翁過目，不過，襄翁……

襄

給我看，你還嚙嚙些什麼，你難道跟我這麼多年，還不知道我什麼脾氣（看了分單）很好，很好，現在，孩子們，你們都過來，我有幾句話要問你們（三女兒走到襄尊前，兩面站定）桂現在我要把全部家產都分給你們三個人，一切資產權，一切契據，全都移轉給你們名下，我只生了你們三位女兒，好容易扶養你們長大人，眼看你們一個個嫁了人，現在梅珍也快要出嫁了，我雖然沒有兒子

，但是我相信你們都很

孝順我，我也不必再替自己留什麼私房，一切都交給你們。爸有什麼吩咐，我們當然聽從。

襄

很好，很好。不過以後我老了，你們要輪流贍養我，服侍我，我每半年換一個地方，譬如我在荷珍家裏住了半年，第二個半年就住在桂珍家裏，第三個半年就住在梅珍家裏……

我們一定叫你老人家住得舒舒服服的。

襄

很好，很好。在我住下的時期內，你們供給我一切的費用，我還有幾個老伴都是二十年前的老幕友，還有幾個老傭人，你們也都得替我養，我的零用每月五百塊錢，由贍養我的女兒出

，別的我也不想多要。

爸爸五百塊錢不會太少麼？

桂

爸爸不够用儘管向我們說就是了。

襄

够了，够了，梅珍怎麼不開口？

梅

這是當然的，所以我不能開口。

襄

好，你們都同意啦？是的，爸爸。

桂

好好，我的話說完了，我現在要你們親口說一

襄

說到底誰最愛你們的老爸爸？荷珍，你先站出來說，讓親親戚也聽聽。

荷

爸爸，我愛你愛到不是話所能講得出來的，在我比我的眼睛我的腦袋，我的心還要寶貴。

襄

爸爸是我女兒在世界上最貴重的一樣寶物，希世

桂

的珍寶也不能比，比我的

自己的生命，健康，美

麗，人格，一切的一切，還要貴重。一個孩子所能愛他父親的一顆孝心，在天地間比一切一切都大，此一切一切都

真。爸爸，你接受我女兒一點點的孝心罷。

（喜不自勝）好孩子，你真是我掌上的一顆明珠，我真是太快樂了，我把這一份最好的家私

給你，你瞧，這上面有良田兩千五百四十畝，

房屋一百五十三幢，住宅一所，花園一個，……

還有許多許多，你自己去瞧吧。這些契據全都由我蓋了章簽了字，你拿去過戶吧。桂珍，

現在該輪到你了，我來看看二女兒愛不愛我。

我跟大姐完全是一樣

的心思。我看爸爸也是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一樣的珍貴。大姊姊說的，就是我心裏的話，不過我覺得大姊還說得不够。

襄 說得不够？（興奮快樂

之至，起立踱步），好桂，你說，你說。

襄

也不能算小了。你瞧，梅良田二千三百畝，市房一百三十幢，古董一百六十件，還有，還有你自己去瞧瞧。

謝謝爸爸。

現在梅珍，你最小，也

桂 我心裏頭只有一個快樂

，我腦子裏只有一個心思，就是我怎樣犧牲一切來孝順爸爸。

是我喜歡的一個，你一定比你姊姊還要愛你的老爸爸，你說說我聽

襄 桂珍，你說得我心裏真

是舒服，快樂極了，你

爸爸，我沒有什麼話要說。

也是我掌上的一顆明珠

（立停）沒有話。

，誰說我沒有兒子是苦

沒有話。

命，我有這樣孝順的女

你不愛我才沒有話，梅

兒比一百個兒子還要強

珍，你再說。

。啊，啊，這兒是你的

我的嘴不會說話，我只

一份家私，你拿去。

曉得愛爸爸是我的責任

我就是欠了幾百萬的債

，沒有別的話。

，也願意賣掉我的老命

梅珍，你怎麼啦，你說

，來設法多傳給這樣一

得爸爸要生氣了，對你

個女兒，更多一點的家

是沒有好處的，你再說

產。不過這兒的數目，

，再說！

爸爸，你生我，養我，襄

愛我，我當然應該服從

你，孝順你，尊重你。梅

道好歹！

如果我的兩位姊姊真是

襄

只愛爸爸，她們為什麼

襄

要嫁丈夫呢？我要是嫁

梅

人，當然我要把一半兒

塗。

的愛分給我的丈夫。這

襄

是我對他的責任，像我

梅

對爸爸的責任一樣。

梅

你對爸爸真是如此麼？

襄

是如此。

（更怒）我不是你的爸爸。你也不是我女兒。

你這樣小小年紀，就是

諸位親戚朋友是我的見證，從今天起，我們父

這樣不孝麼？

女一刀兩斷，我不認得

我年紀雖小，心倒是真

你是女兒，你也不必認

的。

我是父親。你是一個我

真的，你現在已經這樣

不認得的野姑娘，你別

不孝我，將來你嫁了人

想得到一分一釐的家產

，心裏還有我這老爸爸

，我只當你死了，從我

麼。你真是我掌上的一

心裏一筆勾消，走，走

塊瓦，瓦我要抽幹什麼

，走。

？

昔

爸爸，你應該辨辨真假

襄

，也應該分個好歹。

不要你說話，我發脾氣



的時候，誰插嘴，誰就  
是在我火上澆油。想不  
到我最心愛的女兒最不  
孝順我，我的老命完啦  
，完啦；（看見三女兒  
在潑泣）你替我滾開！  
走，走！我活着不要再  
看見你。

昔 襄翁，你平一平氣。  
襄 又是你來打叉，你要氣  
死我麼？今虎跟以誠在  
那兒，（今虎喝醉了酒  
在打盹）你們來把梅珍  
這一份家私分給你們兩  
個女婿。昔亭，把這份  
家私一分爲二，你去辦  
一辦；前一半給我的大  
女婿，後一半給我的二  
女婿。昔亭，你立刻替  
我辦，我要立刻把家產  
分光，快去，快去！

昔 （把第三張分單拿在手  
上）襄翁，我在你府上  
前前後後，也有二十幾

年了，我總是一心一意  
替襄翁辦事。我對襄翁  
好像是我的老師，我的  
長輩。我的一番愚忠，  
襄翁不是不知道的。我  
看這件事情……

昔 此馬不追，後悔無及。  
我昔亭願以死諫。襄翁  
一時盛怒，感情用事，  
我昔亭也不能不冒失言  
之罪，來阻擋襄翁。襄  
翁你仔細想一想，誰不  
願意拍襄翁的馬屁來取  
得襄翁的歡心，有幾個  
肯忠心耿耿跟襄翁說真  
情實話？說得天花亂墜  
的，不一定心口相符，忠  
實老誠的人不一定無情  
無義。襄翁，你把這一  
份家私暫時保留一下，  
等過了幾天再作計較。

我昔亭願以身家性命來  
担保。三小姐不是個不

孝的的女兒，而大小姐  
二小姐的孝心，不見得  
一定比三小姐強。  
老頭兒，我們的家事，  
要你多管幹什麼？

昔 昔亭，不准你再多嘴，  
你到我替我辦不辦！  
襄翁，你怎麼可以這樣  
糊塗，我不顧老性命的  
跟你爭，無非爲的是你  
呀，我求你想。

喂，你倒底辦不辦？主  
人吩咐你的話，你好不  
聽麼？來，你不辦我有  
現成的人辦，拿過來，  
（一手搶了過來）皮祕  
書！

會）  
襄翁，襄翁。你千不聽  
，萬不聽，聽我今天一  
句話，我就是馬上撞死  
在你面前，我也甘心。  
你替我滾。

昔 襄翁，我做了你二十幾  
年的幕府，我那一件不  
是忠心爲你。你考慮考  
慮，不要太鹵莽了，三  
小姐是最孝老人家的，  
你不能聽一面之言，憑  
一時的感情用事，把她  
趕出門去，一點也不顧  
呀。況且她還是個姑娘  
，叫她往那兒去？

襄 向她求親的人不是很多  
麼？誰要她誰帶她走。  
陪嫁一個繃兒也不給。  
現在趁親戚戚都在這  
裏，誰向她提過親的，  
誰站出來說話。

戚甲 襄翁，我代三小姐說  
過媒，說的是張百萬家

的大公子，張大少，今天好像也來這兒道喜聽戲的。因為他聽說這兒有好堂會，有好堂會他一定到。他人在這兒麼

？在，在。張大少，請襄出來見過黎伯伯。（張大少從人叢中走出，他穿着筆挺的西裝，口吻穿新，油腔滑調的向襄鞠躬了一躬）。

戚甲 我來介紹，這位就是張大少，他在外洋留過三年的大學，做過官，也經過商，他因為家裏有錢，所以對於職業純粹是玩票性質，他是交際場中的名家，女人堆裏的紅人。

襄 很好，很好，你既然看中了我女兒，那麼我就先問你，現在她家產是沒有了，你要不要她。

張 襄老先生，我並不是貪

財，因為我有的是家產，不過一個女子，家產就是她的身份。所以我請求老先生把她應得的一份家產分給她。

我從前喜歡她，照她的身份我應該再多給她點家產，可是現在她的身價大跌特跌，跌得只剩了地本人一個身體，並且這個本人在我只有恨沒有愛，你喜歡她，帶她去，我不願意再見她。

這樣，我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我不能給你許多猶豫的時間，她已經不是我的女兒，她多站在我家裏一刻，多使我生一分氣，我現在替她擇配，無非是把她活下去的麻煩交給別人去担当。我從章此把她的影子在我頭腦

裏洗個乾淨，她這不幸的榜樣永遠帶着父親的恨毒詛咒，去找尋她不幸的惡果，你要她還是不要她？

襄老先生，請你原諒，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知道怎麼決定才好。襄翁，我實在耐不住，又不能不說話了，襄翁不認她女兒，但她究竟是個體面的姑娘，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罪名，何必拿她當作不值錢的東西，在大眾面前拍賣呢。

你還要多說話，我就更恨她。我恨不得打死你（伸拳欲擊，親戚勸住）還有誰要她，趕快站出來說。

（章純規站出）

襄先生，你大概還認識我，家父禮孟公也是襄

老先生的知己朋友，令媛三小姐與我也有一面之緣，我也曾經託過駁老先生來說過親，我是學園藝的，最近辦了一個農場。

唔，我認得你，你令尊真是我的好朋友，好像你在什麼大學當過教授？

是的，我從美國回來之後，就在青島大學擔任園藝學教授，現在大學關了門，就在本鄉辦了一個農場。

唔，我記起來了，你小時候我還教過你古文。好孩子，（拍他的肩）已經長得這麼大了，你要娶我的三女兒麼？好孩子不要弄錯了，你知道我恨她，我已經把她逐出家門，她這樣不肖的子孫，真替我們黎家

章

丟盡了臉，孩子，你應該娶一個賢德的姑娘。襄老先生，我放胆問一句話，我知道三小姐原先本是襄老先生最寵愛的一個女兒。老先生老是稱讚她好，說她最賢慧，最親愛，說她是你老人家晚年的安慰。我真不懂爲什麼一霎那之間，把您給她一件件恩惠的外衣都剝得精光，那必然是她犯了什麼滔天大罪，才使你做父親的從極愛到了極恨。不過我總不大相信，她這樣小小年紀會犯上這樣章不可饒赦的罪孽。

梅

爸爸，我請求你原諒我，要是因爲我不會說假話，說言不由衷的話而失去了您老人家的寵愛，我希望爸爸明瞭我女兒並沒有犯過什麼罪，

章

殺過什麼人，做過不名譽的事，有過不守婦道的行動，或是敗壞家聲的壞事。要是爸爸僅不過爲了我不會說話，不會說甜言蜜語，口是心非的話，那在我不但不覺得懊悔羞恥，並且覺得光榮驕傲，（上句說得響亮，下句說得悽喪。）我唯一的幸就是因此而失去了爸爸的歡心。

梅

你惹我生氣，所以我情願沒有生你這個不肖的孩子。要是襄老先生僅爲了這點天性上不可更改的缺陷——這不是缺陷，這純粹是善良的天性罷了，我覺得襄老先生未免操之過急，張先生，你

章

小姐心裏如何，不過你在先，我在後，我應當讓你有優先權。張先生，愛情而講條件就不能算是真愛情，你要娶的是三小姐，不是三小姐的家產。況且，你有的是家產，何必貪多不足呢？你的門弟資格都比我強，所以我先讓你自己挑選。

梅

謝謝你的好意，襄老先生，你要是肯把三小姐應得的家私分給她，我就立刻答應娶她。沒有，我早就發過誓，沒有。

章

美麗的三小姐，你愈是窮，愈顯得你本身的富有，你愈是孤獨愈是給人家遺棄，愈顯得你的尊貴。你愈是給人家瞧不起，你愈是可愛。我這個窮苦的自食其力的農夫，正式向你求親，我愛你，我真心的愛你，要是你不嫌棄我的話，我願意娶你。我們兩個人用自己的力量，在這個世界上找個和平安靜的生活，我們要在勤勞困苦中去找甜蜜的樂園。襄老先生，你答應我這頭親事麼？

梅

趕出了的女兒，就是潑出了的水，只要她答應我不管！（荷珍，桂珍，今虎，望騰一直在旁邊桌上爭論着，不過沒有聲音，現在爭吵擴大了，桂珍

和荷珍望騰對立，桂珍

辯不過他們，哭起來了荷

。望騰，你怎麼不提了呢

桂 爸爸，大姊跟姊夫欺侮皮

我，把壞的全給了我，

好的他們都拿去了。

襄 她是大姊，你應該讓她

一點，我氣還氣不過來

，你們這種小事吵什麼

呢？皮 二小姐，我回頭跟你解

皮 襄老伯，我是秉公辦理

，請襄老伯過目。

桂 你這勢利的小人，欺我

丈夫沒有用，你姓皮的

，小心我揭穿你的祕密

章 三小姐，我不願意利用

皮 二小姐，天理良心，你

千萬不要弄錯我的意思

。我希望三小姐有更充分

桂 你不是向三妹求過婚的

嗎？爸爸，把三妹嫁她

（指皮望騰）

荷 三妹的婚事有三妹自己

決定，用不着你費心，

託的地方，我母親可以

跟您住在一起，等你父

親回心轉意……

我沒有什麼回心轉意，

我要她走，她非走不可

，要是沒有人娶她，連

親戚朋友家裏我也不准

她去亂闖，丟盡我黎家

的臉。

章先生，我接受你的要

求，我願意嫁給你。

三小姐，我聽了你接受

我的話，真使我太高興

了，不過我不能不應該

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在你父親威逼之下，

在你無處可去的時候，

向你提出婚姻的要求。

三小姐，我可以幫助你

，但我不願意做你終身

的累贅。

章先生，我心中早就選

中了你啦，你千萬不必

多心，我得罪了父親，

蒙了個不肖的罪名，被

逐出到街上去，你能不

嫌棄我，反而加倍的愛

我，我如果這樣好人丟

棄了不嫁，難道我願意

去嫁只知享受，沒有靈

魂的人麼？還是去嫁只

重勢利不要人格的畜牲

麼？章先生，你帶我去

，隨你帶我到什麼地方

去，隨你要我做怎麼的

苦工，我在你身旁我的

精神永遠是快樂的。

好極了，好極了，我今

天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

的一天，因為我今天得

到了世界上宇宙間希世

的珍寶，生的勇氣，活

的靈魂。

（生氣地）姓章的，你

真的要娶她嗎？好，好

，你們都替我滾，她不

是我女兒，你也就不是

我的女婿，你們兩個全

替我滾出去。

昔

襄翁，不知趣的人又要插嘴了。三小姐的親事算定了，襄翁也該看在章家少爺的臉上，饒恕你的女兒一次。

襄

又是你，你不激動我的火氣，你一定不肯停嘴的。好，我斷定你串通我三女兒和那個小子姓章的來算計我。你要我

說出的話不算數。你欺我

我老了，不中用了，硬干涉我應有的威權。這不是官府的公事，這是我家裏的私事，用不着你瞎出主意，我現在就辭退你，要是我還欠你

薪俸，你馬上到我賬房

裏去算清了拿了走路，

你現在就替我滾，滾，滾！

昔

襄翁，犯不着發那麼大的火，你現在已經把我

辭了，很好，我更可以

站在客人的地位說幾句話。襄翁，你一生作事

吃虧，就在火氣太大，

感情用事，從前你有權

有勢，誰都肯避讓你三

分，現在你老了，你把

家產分光，你把最愛你

的女兒趕走，你以後的

日子只怕就沒有從前的

如意了。

你呪我，你呪我吃苦，

你呪我不得好死！你是

我什麼冤家，你要這樣

恨毒，我現在才真的動

火了，我非親手打你不

可，（衝過去一記耳光

，昔亭不還手。）

這記耳光現在打在我們

臉上，說不定將來會打

在你自己的臉上。愛你

的女兒走了，忠心的朋

友走了，誰來安慰你，

照顧你！

誰有功夫跟你嚼囉，剛

才第三份家私分好了沒

有？今虎，以誠，荷珍

，桂珍，你們都跟我到

庫房裏來辦手續，殷老

先生，張先生，勞駕勞

駕，一起去走一趟做個

見證。

（他第一個由後門下，

餘跟着下，只留下昔亭

，梅珍，章純規，莊以

誠，荷珍和桂珍。）

（追上去）襄翁，襄翁

！（追出去下）

以誠，你為什麼不去？

岳父大人在發瘋了，糊

塗一至於此，真是萬想

不到。

要你多嘴！替我去！

（以誠只好下去。）

（回過身來）三妹，我

很替你難過，今天會惹

爸爸生這麼大的氣，這

樣一來你不是太吃虧了

麼？

（也回身過來，過來拉

三小姐）三妹，你何苦

不說話婉轉一點呢，他

老人家的脾氣難道你還

不知道麼？只要騙騙他

，又何必跟他倔強呢？

梅

（冷笑）謝謝你們的好

意，不知道兩位是同情

我呢，還是譏笑我？要

是同情我，就應該剛才

替妹妹說幾句話，勸勸

我糊塗的爸爸。要是譏

笑我呢？我們總算是姊

妹，怎麼一點手足的情

份都沒有，這種假慈悲

，我不敢接受。

三妹，你說話怎麼老喜

歡有刺的，叫我怎麼跟

你說話呢？

這種言不由衷的話本來

可以少說。

大姊去吧，跟三妹說說

話總要說出一場氣來，

我們去吧。爸不認她是女兒她也不當我們是姊妹，我們還要敷衍她幹什麼呢？走！走！

梅

二姐，你也不必說這話來氣我，我本來對兩位姊姊的行動思想不大滿意，不過對兩位還始終保持着姊妹們應有的情份，今天我才看透了你們啦。爸爸那樣誤會我，你們站在旁邊一句話也不說，請問你們兩位是什麼存心？只怕你們看了我跟爸爸鬧翻了，心裏還樂着呢，你們可以平身我的家產了。

荷

三妹，你簡直在冤枉好人。

桂

三妹，你胡說八道。

梅

你們自己問問良心，我冤枉了你們沒有？（她說一句進一步她們退後一步）我看到你們心裏荷

頭去？我猜透了你們的壞心思，你們說上許多花言巧語，無非要騙得爸爸喜歡多給你們一點家私。後來看見爸爸跟我翻了臉，你們心裏暗暗喜歡，可以平分我的家產。後來爸爸果真提了出來，你們兩個就爭着搶着哭着笑着鬧得多丟臉，最後還要假惺惺假慈悲，貓哭老鼠，讚笑我，老實告訴你，我受你們兩個人的氣受得够了，去你們的，我不希罕你們這兩個比仇人還兇的姊姊，比毒蛇還心恨的同胞。

桂

喔唷，三妹，你這樣說話算是有手足之情麼？

我勸三妹不要老是鬧這樣的脾氣，吃虧的恐怕還是你自己。我們難道怕你嗎？論年

紀我們究竟比你長，你連尊長的規矩都沒有了麼？論身份，我們都是已經有了丈夫的太太，你還是個毛頭小姑娘，說話這樣沒有分寸，豈有此理！

桂

三妹，你也應該替你日後想想，爸爸把家產分給了我們，我們在這地方可以算得數一數二的有錢人家了，三妹，你兩手空空的出去，章先生我們也知道不是個富有之家，假使你有什麼三長兩短週轉不靈的時候，我們念在手足之情，只要你開口借轉借轉，是不成問題的，何必跟我們反臉呢？

梅

我就窮到討飯，也不會討到你的門上來。好啦，好啦，無論怎樣你們總是親姊妹。三小

姐，我很感謝這兩位姐姐，感謝今天這一鬧，不然說不定我也不會有福氣娶到三小姐，在三小姐呢，只要認爲我還可以信託，還可以作終身的伴侶，那末一切的一切，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三小姐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梅

（才笑出來）你的話一點不錯，我只要能够嫁給你，什麼都奉放在我心上。

那麼你就跟她們拉拉手，和和氣氣的跟她們告別吧。

大姊姊，請原諒我。前倨而後恭，這又何苦呢？

二姐姐，我們再會吧。我本來沒有跟你生氣呀！（拉手）

桂

兩個姐姐，我們現在分

手了，我們走上完全不  
同的路，所以一定愈走荷  
愈遠，不知道那一天再  
能相見，我今天不會失桂  
去家產而生氣，因為我梅  
得到的代替比家產要貴  
重幾千倍幾萬倍幾千萬  
倍。我所戀戀不捨的也  
不是這個家。這個家自荷  
從媽死了之後，已經充  
滿了醜態和危險。我所  
鬱鬱不樂的就是爸今天  
對我的生氣，我所依依  
不捨的就是爸以後的生  
活，他不會願意再到我  
那兒去，我也不敢邀他  
去，所以一切只好拜託  
兩位姊姊好好的照顧他  
。寒暖飲食希望兩位姊  
姊親自看顧他。我這一  
走之後，真是個不肖的  
女兒，不曉得什麼時候  
再能侍候他老人家。所  
以我臨走只好重重的託

付兩位姊姊了。  
我們自然知道：不勞你  
諄諄勸教。  
大姊！  
我們從此別了，我們姊  
妹感情雖然不好，但是  
十幾年的相處多少總有  
點依依不捨的？  
我倒不覺得什麼！  
我是被逐出了家門，爸  
爸以後的生活雖然託付  
了兩位姊姊，我心裏總  
是萬分的不放心，大姐  
，二姐，你們一切都記  
恨我，我決不計較，要  
是你虧待了我父親，我  
是要跟你們拚命的，要  
是你們欺侮他年老，要  
是你們欺侮他糊塗，我  
是不答應的，要是我知  
道了，我要來跟你們算  
賬，一絲一毫，我也不  
願意放鬆，就是我不幸  
死了，我做了鬼，也要

跟在你們後頭，附在你  
們身上來苦你們，來替  
爸爸報讎！  
桂  
我們又沒有說不肯呀！  
三妹，你不要那樣興奮  
，我們再見吧。  
梅  
二妹，我們走吧！  
那麼爸爸的飲食衣着和  
日常需要我全部交託給  
你們啦，再見。（荷珍  
桂珍下，梅轉向章）  
章先生……  
你不用叫我章先生，你  
叫我純規就得了。我以  
後叫你梅珍，可以不可  
以？  
當然可以，純規，家父  
家姐對我如此不諒解，  
你不會瞧不起我嗎？  
不，絕對不，我雖然只  
見你一次面，但是你的  
行爲，你的性情，我打  
聽得非常清楚，我一向  
是最崇拜你的一個。我

家裏並不像張大少家裏  
有錢有勢。我除了學了  
一點園藝的本領之外，  
什麼可以誇耀的東西都  
沒有，三小姐會瞧不起  
我麼？  
梅  
不，一點也不，家產本  
來是害人的東西，不長  
進的子弟十個倒有九個  
因爲是家裏太有錢的緣  
故，我們只要能够生活  
，其他的精力應該全用  
在社會事業上去！  
對極了，想不到你生長  
在富貴的家庭裏頭，倒  
有這樣前進的思想。我  
們依照外國規矩給你套  
上一個戒指，就算訂婚  
了，好不好？  
梅  
我們結婚的儀式愈簡單  
愈好，本來這是我們兩  
個人的事，何必要驚動  
許多親戚朋友呢？  
對極了，我就把這個套



在你的手指頂上（除下一個金戒，套在梅的中指上，拉住她的兩手）

梅珍，現在已經是我昔的了。

梅 純規！

（聽見內門里拍桌吵鬧的聲音，裏尊提高了喉嚨罵人，不一會昔亭垂頭喪氣上）

昔

三小姐，章先生，你們還沒有走，唉！你親的苦日子就在眼前。

梅

他今天簡直是瘋了！我跟他爭了好幾次，心不但不聽，還要說串心。

三小姐算計他，把我辭了，不

三小姐算計他，把我辭了，不

就走了。三小姐，苦了你

了。

梅

賈老先生，我非常感激你。這麼許多親戚朋友就只有你替我爭了幾句。現在我已經被趕出家

門，賈老先生又被辭了

，將來還有誰侍候爸爸梅呢？

我也爲這樁事情發愁，

大小姐二小姐的性情我都知道得最清楚。現在家

產拿到了手，還有什麼

父女的情份，兩位女婿，一個太兇暴，那兒懂得翁婿的尊卑關係，一

個太軟弱，什麼事都怕

出頭。

那怎麼辦呢？那怎麼辦

呢？我們又得馬上就走

。賈老先生，你是最有主意的。

你是不能不走的，不走

事情更壞。我好沒有家產之累，年紀也老了

，也不求什麼功名。這

件事你交給我吧，我總想法子不離開你父親。

三小姐你放心，我這條

老命就是爲了你父親犧牲了也是甘心情願的。

但是，他把你辭了，

你怎麼能够再待在這兒呢？

這個我臨機應變，讓我

慢慢的想辦法。

賈老先生請你受我一拜

，一切拜託賈老先生啦，隨時請你把家父的生

活情況告訴我，讓我也

可以放心。如果萬一有什麼事情，你得立刻通知我，我馬上飛也要飛

了來。

三小姐，請放心，他們

來了，我們趕快走吧。

（他們下）

（裏尊領着女兒女婿和親戚上）

好啦，現在手續已經辦

妥，我也放了一條心，今天什麼事兒都很高興

，就是不孝的梅珍跟瞎

麻煩的昔亭，使我生了今

半天氣。現在都走了麼

？也好，走了也好，讓

我眼前清淨一下。我也

累了，也該休息休息啦。股老，你看我這個屋子怎麼樣？

好，好，多精緻，多古

雅，多舒服。這些古董字畫是我幾十

年收集下來的最精粹的

東西，我要休息，我要辦一點事，轉一點念頭

，都上這屋子來。我到

死也離不了這屋子。

我也喜歡這個屋子，我預備把這間屋子做我的

辦公室。

什麼？你的辦公室，叫我上那兒去休息？

我決定後進的幾間屋子

讓給你住，這間我自己要用。老皮！

噓！

你去對我副官說，我們

衆今襄

謝。謝司令。(衆鞠躬)  
(大踏步走出)  
怎麼？怎麼？(踉踉跄跄  
蹣跚入椅內)

皮今

(又上) 佣人都在外面  
等司令？  
知道了，諸位，回頭請  
上大廳去，請位，今晚請  
這一頓，就算是我請的了

今

請你不要誤會，現在這  
所房子是我的了，我當  
然有權支配。

襄今皮

下去。(皮下)

什麼？什麼？造反了麼  
？把我趕到後進去？

襄今

不許動？

還有，你把全屋子的佣  
人都叫到外面走廊上聽  
我訓話。

的司令部明天要搬到這  
兒來。這已經是我的屋  
子了，還有，這間屋子  
是我的辦公室把我的大  
書桌搬進來。原來的古  
董家畫都不許動！

# 白貓花布

• 花洋紡 •  
• 紗泡泡 •  
• 紗麻花 •



花樣鮮艷  
永不退色

每碼兩點白為  
馬有貓標記



白貓牌

● 新豐印染廠 ●

上海

# 華法大藥房

生肌拔毒  
外用良藥

## 萬痛藥膏藥水

此藥膏經本藥廠藥劑師精心研究實驗調製專治皮膚諸症如患疥瘡 濕毒 瘡癬 癩痢瘡 疔瘡 凍瘡 爛腿濕毒 脚爛濕氣 瘰癧潰爛 膿瘡 梅毒惡瘡 橫痃 下疳 小孩胎毒 婦女面上粉刺 黃斑 黑點 男子面上酒刺 水火燙傷 痔瘡 頑癬 綉球風 以及其他一切皮膚等症用此藥膏搽擦患處無不奏效如神且搽愈後疤痕全無皮色恢復原來之光潤此藥膏有十全之功效請為試搽便知虛實

用法：用時請先將患處用熱水洗淨再將藥膏搽上患處一日二三次如面上有瘡日間不便可於晚間臨睡時搽之凡用此藥膏一次痛癢立止用之多次其病全愈功效神速

### 上海萬通藥廠監製

上海南成都路四十九號  
華法藥房經理

專配各醫師處方日夜接送 電話三五四六一

經理田武野義日本各大藥廠及新亞信誼等名貴出品

# 歌 場 新 詠

• 三 其 •

## △ 麒麟童 ▽

麒派而今重老牌，一窠蜂裏盡稱佳。

可憐多少門牆李，扼緊喉嚨學叫街。

麒迷稱麒麟童曰麒老牌，其門牆桃李，為求神似，無不以沙喉嚨相號召，亦當今之怪現狀也。

## △ 趙如泉 ▽

六十衰翁趙老開，登場慣賣「噱頭」來。念年前早「餵鑼鼓」，花樣今翻共舞臺。

趙如泉人稱趙老開，念年前在大舞臺排宏碧綠，以英語「餵鑼鼓」Very Good 入劇詞，今又在共舞臺排演此戲矣。

## △ 蓋叫天 ▽

蓋五當年未出頭，真刀不及漢臣劉，叫天遲暮風頭健，老運而今比得不。（平用）

蓋老五當年未享盛名，真刀真鎗之三本鉄公鷄，風頭不及八歲紅劉漢臣之健，而今方交老運，蓋五以「叫天」二字懸牌，其實一文一武，絕不相侔，祇有這一步老運有些兒彷彿也。

## △ 林樹森 ▽

當家台柱說林三，得意忘形動老譚。

注意看家夫子戲，老生切莫當常談。

林三樹森，近年亦儼然非頭牌不唱，嘗喜歡動失空斬及探母等譚派戲，而於看家之夫子戲反見鬆懈，甚可惜也。

## △ 吳素秋 ▽

棉花紡得軟綿綿，究竟坤伶玩意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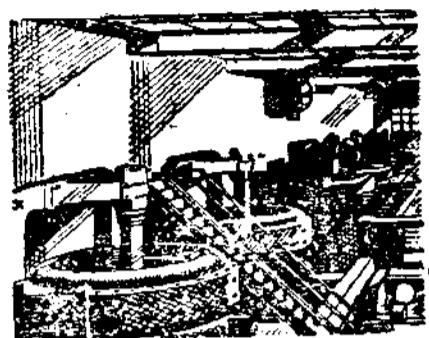
還有劈棺拿手戲，斧頭劈出大洋錢。

吳素秋以棉花一紡而紅，又擅演大劈棺，這把斧頭真一當兩便，難怪大洋錢滾滾而來也。

## △ 劉斌岷 ▽

腹有才華一老劉，沈淪班底怨窮愁，誰知紙紮童男子。贏得癡人盡點頭。

小丑劉斌岷，頗通翰墨，沈淪多年，近以飾蝴蝶夢中之紙紮童男子一鳴驚人，地位漸高，亦老劉始願所不及也。



# 論銀幕化妝與舞台化妝

魯思

化妝 (Make-up)，在我可

說全然「外行」；可是，過去我會從事並服務於「影劇批評」這一工作之故，對它似乎不能不稍加以「注意」和「研究」的。底下所講述的，僅是我的一些貧弱的「讀書札記」而已；

錯誤是難免的，我虛心地等待着專家們的指正。

1. 化妝術的歷史 化妝這種藝術的歷史是很古的，它在紀元前五千年的時代就有了的。

埃及的墳墓和石棺裏面，總埋藏着盛有香料，脂粉等的小箱子或小罐頭，那些東西是貴婦人們在生前常用的化妝品。當時，她們還把綠色的炭化銅來圓圓地描繪在眼眶的周圍，表示女性的熱情與漂亮的。

法國古典主義的戲劇家拉西倫氏，認為伊麗莎伯女皇是常借着繪畫的藝術來修飾她的面孔，使它變得年輕，而更貌美。又據歷史的記載，說：佛麗萊在出庭於雅典的高等法院時，也仍忘不掉她的扮裝這種瑣事的。

再拿我們中國來說，古詩「木蘭辭」裏，記得有「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與「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兩句，這不是也咏的化妝嗎？總而言之，化妝術的歷史是很古的；至於那發明或創造出此種改變面形，並

修正某些缺點這方法的，不是爲了舞台上的需要，也非爲了銀幕上的需要。

舞台上的化妝術，據說是在一七二〇年以後才發端的。最初使用的顏料，僅是一些白堊，赤脂與替代黑色用的一種燃燒過的叫做「基爾泰」的貝殼之類。至於今日我們所用的脂肪油彩，則自一八六〇那一年代開始的。

從這時起，化妝術才起了革命，並且在演劇裏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時更提高了它的地位。

2. 爲什麼要化妝 許多人說：「化妝的目的，只在適應舞台上的燈光，使人看起來格外像真而已。」其實，這不是主要的吧。

我的意思，演員必須「化妝」的理由是：

第一、爲了劇情上的需要 ①例如「賽金花」，第一幕的時間是光緒念六年，那時在北京李鐵拐斜街張書寫的賽金花，年齡是很輕的，當然讓一個年齡相仿而又在外形上極相似的女演員來演，即使並不化妝（專指極狹義的面部化妝），我想還可不成「問題」的；可是末一幕的時間是民國念五年的十二月四日，貧病交迫着的賽金花是老了，在這場合，那演員可就不能不化妝或者改變她的化妝吧。②在戲曲上，常常可以看到劇作家特

別規定着的某一人物的外形上的某種特徵或者病態，例如「父歸」裏的父親宗太郎底左頰上的黑痣，在演出時，爲了易給觀衆辨認起見，演員便得照此化裝。（其他如癩痢、缺嘴、蹺脚、斷臂、駝背與瞎眼等例，也多得不勝舉的。）

第二、表現劇中人的性格 現實地描繪出典型的性格來，這不僅是文學上所要求的，在演劇上同樣也是必要的吧，我想。每個人物都是各具特色，與不同的個性徵候的，同時也都統一着人們一切集團（階段與職業）底特質的特徵，都是普遍化而概括了的典型。演員必須表現這些，並在外形上顯示其所演的劇中人底的共通性與特異性（譬如胖瘦、高矮、樂觀、消極、慷慨、吝嗇等等），這樣，就得借着化裝來幫助他完成他的「再現藝術」。

第三、爲劇場觀衆的需要 這是常識：舞台表演受劇場的物質條件的限制，影響與束縛是極強的。因爲舞台與觀衆席的距離的關係；出演於舞台上的演員，無論如何，非給觀衆清楚地看到他所扮演的人物的面貌不可，並且非讓坐在觀衆席的最後一排的觀衆也能明白看到不可的，這樣，他就沒法兒不借那繪畫的藝術，來改造其面形，而誇大他的面部的輪廓與線條（紋路）的。如此，化裝的成爲必要，自然又不待說了。

別的理由（如適應燈光）當然還有許多，可都不是主要的；這兒，預備略了。

3. 銀幕與舞台的化裝之差異 銀幕化裝與舞台化裝之間的差異，是被決定於電影和演劇這兩者的物質的技術的條件。

舞台是一定範圍內的真實之空間，故演員勢必要受嚴格的空間條件的限制；同時，觀衆與舞台之間又必存在着一定的空間之隔離。如上所述，演員欲使戲劇的演出獲得預期的效果，更求觀衆對於他所扮演的劇中人物能够清楚地認識起見，他的化裝首先便得克服這一空間——演員與觀衆隔離着的空間，而令觀衆「如實地」看到那一角色的面貌，以及外形的一切。

假如在舞台上扮飾一個憂鬱的人或者肺結核症的患者，要使觀衆席第二十排以後的觀衆都能看清他的外形上的一切特徵，演員在這場合除了把他的化裝誇大地圖案畫化以外，簡直沒有旁的法兒。——這裏我們所謂「如實」，並不是指人生的現實之真實，恰巧相反，是指通過了舞台的空間條件的真實，即二十排以後的觀衆客觀地感受的真實。當然，此種「真實」，已經不是一「自然」的原形了。

但在電影，它的形式首先便解決了舞台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困難。電影由於新的技術之被獲得，因而開麥拉的運動與表現也更有自由性和可能性。它把開麥拉代替了觀衆底積極的眼，製作者要使觀衆注意或者看清什麼，便來一個什麼的「特寫」Close-up，不必像在舞台上要代二十排以後的觀衆担心的。

一句話說：電影的化裝是自然的；而舞台的化裝則極誇大，並且它的誇大是一致的，不像電影常因鏡頭的遠近，異其化裝的性質與程度。——當遠攝着的時候，是不妨稍把他的化裝誇大一些兒的。

這是兩者的分界綫，銀幕化裝與舞台化裝的最大的差別之點。

4. 略談電影化裝與戲劇化裝 化裝，如前所述，它原是幫助演員表現劇中人的性格的，可是，在舞台上因受空間——演員遠離觀眾的空間的限制，它就不得不誇大，並且圖案畫化起來。

然而，這樣一來，演員的臉部表情與它却成正比例的喪失了它自身的可能性。化裝愈誇大，臉部表情也就越少其可能性，因為面部塗滿了油彩，演員的表情沒有了自由，這樣，那最纖細而微妙的表情之變化也更沒有辦法了。

此外，又因舞台化裝的誇大是一致的，故常常使觀眾席的第十排至十五六排間的看客們瞧最合宜；在第十排以前的觀眾，就會感到演員的化裝過火。而於二十排以後的觀眾，則又任你怎樣的誇大，還是要嫌演員的化裝不夠的。

這是舞台劇永遠不能克服的存在於化裝上的兩大矛盾，即：一是化裝與演員演技的矛盾，二是化裝與劇場空間的矛盾。

在電影上，這些矛盾，由於新的技術之獲得，而順

利地被完全解除了的。

在根本上，這個新的技術，主要是給自身有着運動這一可能性的開麥拉底存在所決定的。觀眾為着儘可能的想對他們觀看的對象得到一個充分的觀念，所以常常一會兒前進一會兒後退，非這樣改換三次位置不可的。開麥拉的鏡頭就能代替此種積極的觀察者的眼。它有特寫，接寫與全景等的鏡箱之視角變化，就可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了積極的觀察的人。這樣，舞台化裝為了克服演員與觀眾遠離着的空間，而誇大並圖案畫化的事，在電影上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5. 電影化裝概論 電影由於新的技術之被獲得所以它是絕對需要「尊重自然之形。」

嚴格地說，劇中需要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人，就得依其類型，挑選一個這般年齡的女演員來扮飾的。否則，任你化裝得如何地巧妙，到「特寫」鏡頭在銀幕上放大時，就會露出破綻來的。故在電影，圖案畫式的舞台化裝是絕對須避免的。關於此點，蘇聯電影名導演普特符金會說過如下的話：

「帶有粗笨的圖案畫式的舞台化的化裝，同樣是沒有意義的。在電影上，化裝之質——假若是有化裝這東西的必要的話，那它非跟活生生的人底顏臉上所有一切微妙的複雜性之保存，相結合不可的。假裝的臉頰，或以描繪的線條來代替皺紋之類，在電影上，那倒會喪失了幫助演員底表現這一演劇的意義的。」



甚至反用特寫鏡頭而把此種明瞭的表現性破壞，澈頭澈底的給整個兒破壞了。化裝，像這樣成爲障害物的時候，那它不能不說是愚劣的吧，我想。

「在拍攝那施用了舞台化裝的演員時，就不得不把開麥拉離開演員，安置得遠遠的了，爲使臉部的運動的細部 (Detail) 不給觀衆所見之故。這樣，圖案畫式的化裝必然的會把電影之獨特的表現手段（指「特寫」的鏡頭之運用等）排除並且逐走着了。更使電影藝術退化到初期的一活動照相」時代去，而墮落爲單純的舞台劇之演技記錄的照相」。（詳見馬上義太郎的日譯本「映畫俳優論」第一三二頁）

從這裏，我們還可得出另一個結論出來，即：假如演員的外形和性格與他所演的角色相合時，在電影上，則不用化裝反可顯得更逼真，而他的面部表情的纖微性也可增強到極限度的。

這樣的話，有沒有理論根據可尋的呢？  
我的答覆：當然有的。

第一，電影的技術既已克服並解除了演劇的空間條件的困難，它自身由於「特寫」鏡頭等的電影特有的表現手法而無「空間限制」之累。在這場合，演員還要施用化裝，他的面部表情反而受了拘束，並且削弱了那種伸縮性的。這爲什麼呢？因爲化裝所用的油彩，必然會把演員面部所有纖細紋路塗塞住的；但是此種紋路倒是一種相貌的特性之表現上所不可缺少的。據法國電影理

論家蘇茲原在他的「論電影化裝」一文中說：「那些紋路在平常還不覺得什麼，可在銀幕上就完全顯示出來了：面部的筋肉的輕微的伸縮，就能表現出那激起的某種感覺，使觀衆看了就可了解那些由於刺激所生的反應之情緒的。」

第二，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在電影上，光線除了補助或影響化裝之外，有時還可替代化裝，假如我們能够善用光學的話。

這決不是什麼神話，是有例可舉並且證明的：

前者，德國有部名片，（叫「Jeanne D'arc」還是「Die Liebe Der Jeanne Ney」，我記不起來了。）導演都萊耶氏費了好幾個月去選擇那片中需要的四十幾個道士，達到沒有一個在身材上，相貌上，年齡上是相像的。他們都沒有利用化裝，但結果同樣是很美滿。這樣的例，在蘇聯普特符金導演的影片中是很多很多的。（如「母親」裏的飾勞動者的莎維支基與「單純的場合」中的那個老太婆的扮演者等）。就拿美國的影城好萊塢來說，有名的電影演員麗琳·甘許（格雷斐士的名片「賴婚」之主演者），她是常常不用化裝的，除了拍攝遠景的少數鏡頭之外。

後者，則如一九二八年的法國雷音·樸安梨愛氏編導的「范爾達·歷史的幻想」(Verdun, Vision d'His toire)。在該片的內景中，他利用了一種特別的光線，能使不化裝的所有演員的臉上，個個都恢復了他們的自

然的顏色。至於在那些微弱的日光中攝製出來的外景，那些戰士們的面孔，反更顯得萬分的真切與動人。

此外，美國的電影界，最近利用了光學的原理，還發明了一種新的化妝術，那是祇需化妝一次，而能拍出兩種不同的面形來的。例如他們在神怪影片裏，要宣揚「返老還童術」，那就不用再像過去那樣採用「停攝」(Stopping The Camera) 這種愚蠢方法的了，因為那種鏡頭演員必需化妝兩次。他們的方法是，先把一個年輕的演員化妝成一個六十多歲的白髮老翁。他的眉毛，和頭髮都化成紅色，額和兩頰上的皺紋則用青色畫的。當開麥拉從紅色的隔光片(Filter)後拍過去的時候，那演員的頭髮和眉毛早已變了白色，臉上青色的皺紋顯得分外地清楚了。接着再用青色的隔光片來拍攝時，紅色的頭髮便成黑色，那青色皺紋早已不翼而飛的了。這樣，把先後兩段影片連續在銀幕上放映時，「返老還童術」便呈現在你眼前了。

我的結論：電影演員是可以不用化妝的，尤其是咱們黃色皮膚的中國人，因為這種淡黃色拍出來自然會變成柔和的白色之故。但在特殊的場合，例如扮演「傷面人」或其他，必須化妝的話，那麼也得記住美國電影化妝專家史德華特 (Victor A. Seward) 氏的如下的忠告：

「一種成功的化妝，觀眾是看不出痕跡來的。化妝過火了，那是要失其效果的。所以，化妝祇要時到足夠

掩蓋原有的皮膚的色彩時就行了。油彩絕對不可塗得過厚，不，愈薄愈好，因為祇有這樣，面部表情才有完全的自由，並且那些纖細的表情的變化也可一下就給觀眾看出來的。」

……  
本文，本來還有一節想講「電影化妝方法」的，可是，爲了篇幅關係，祇能到此暫告結束了。容後有機會時，再來談罷。

### 功德林與呂伯奢

(須)

愚墮地甫八十日，先君棄養，母胡太夫人禮佛素食，含辛茹苦，撫愚成人，今歲農曆正月初五日。愚母八十誕辰，際此時艱，何敢稱慶？然不萊絲娛親，又安爲人子？爰假功德林以會親友，事先未敢普遍通知也。老友王長春先生聞訊而來，到甚早，笑謂愚曰：功德林戒殺，假以祝壽，最有意義，試舉一京劇，捉放曹中之呂伯奢，若爲一茹素者，則不必「殺豬沽酒」，何來殺身之禍？舉座粲然。



# 清宮怨 四幕劇

姚克

## 第三幕 第一景

時間：光緒廿四年戊戌（西一八九八年）八月初六日卯初（約早晨五點半）。距第二幕第三景約廿五小時。

地點：中和殿。

登場人物：光緒，王商，孫德，珍妃，瑾妃，隆裕，李蓮英，崔玉桂，西太后，五品六品太監四人，阿媽二人，宮女二人，榮祿。

景 開幕時晨光曦微，中和殿上只有兩枝巨燭熒熒，射出薄弱的光，和榻榻的檯紙上略透一微早晨的曙光，此外都是黑沉沉的，陰森之氣逼人。殿後有屏門，前設御座，那時慈禪已不臨朝聽政，所以只設一座。殿上的佈置大體上與體和殿略同。

開幕時殿上闐無一人，三秒鐘後王商上，手持紗燈，鵠立在屏門旁。接着就上光緒，他行動時脚步頓弱遲緩，臉色晦暗且略帶浮腫，眼臉也腫着，神態比一日前好像頹喪了一倍。他剛走近寶座，忽然回頭向王商。

光：（蹙着眉頭）還沒有消息嗎？

王：沒有。奴才已經關照過他們，有什麼消息，隨時到隨時報上來。

光：（焦灼地）袁世凱去了一天啦，怎麼會沒有消息來？王：奴才怕皇上等得心焦，已經派了兩個人到外頭打聽去了。他們一回兒就要回來的。

光：哦……（點點頭）。

王：禮部呈上來的社稷壇秋祭的祭文，在桌上，請皇上過目。

光：知道了。（走上御座，坐下。王商退到屏門後。光緒剛要打開禮部的奏摺匣，忽然支頤蹙額，惦着天津的事。約十五秒鐘後，他纔取出祭文閱看。又過了幾秒鐘，殿後忽然有急促的跑步聲，光緒驟然傾聽，志忑不甯。脚步聲近屏門時，他忽然推几而起。這時孫德喘吁吁地進來，王商隨在後面。

孫：（跪在御座前）……皇上……：吉祥！

光：有消息嗎？

孫：回皇上……：大……：大事……：不好了！

光：快說！

孫：紫禁城的……：侍衛……：都換了人了。

光：怎麼——！換了誰？

孫：換了……：天津來的……：新兵。

光：（變色）天津來的新兵！（略停二三秒）

孫：是昨兒半夜……兩點鐘換的。

光：（希望着）是袁世凱帶進京城的麼？

孫：聽說不是袁世凱，是榮總督。

光：（大驚失色）是榮祿！

孫：奴才聽說是榮祿。

光：榮祿……他進京來啦？

孫：是。聽說他是昨兒下午五點多進京的。

光：（看看王商）怎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王：（跪下）奴才們該死。滿官裏都不知道。

光：（嗟傷地）那麼袁世凱一定是遭了他們的毒手啦！

（向孫）榮祿進了京怎麼樣？

孫：奴才沒聽說，不仔細。

光：還有什麼別的消息？

孫：沒有別的消息了。

光：快點兒多派幾個人出去打聽明白，再來回我。

孫：喳。（站起來。急走至屏門口。）

光：站住！

孫：喳。（回來跪下。）

光：趕快派人去通知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

光第，這一班人，叫他們馬上走。

孫：喳。（急下。王商也跟着下。）

光：（走下御座，在殿上蹣跚踟躕，搓手捶胸，焦灼萬

狀。）咳，我不聽她的話……袁世凱果然誤了我的

大事！……榮祿進京，一定見過了太后……這……

這……這怎麼得了呀！……（王商上。）

王：珍主兒有要緊事要見皇上。

光：請她進來。（王下）大概她也知道了……這怎麼辦

哪？（王商引珍妃匆匆上。）

珍：（跪下）皇上吉祥。

光：（扶她起來）快起來。

珍：皇上知道榮祿帶兵進京的事了嗎？

光：我剛聽見這個消息。

珍：天還沒亮，太后梳頭房的小喜祿就偷偷地來告訴奴

婢。他說：「昨天下午五點多鐘榮祿穿着便衣，慌

慌張張地到儀鸞殿見太后。榮祿一邊兒碰頭，一邊

兒哭着求老佛爺救命。隨後，太后就叫身邊的人都

出去，只留下一個李蓮英。

光：榮祿說了些什麼。

珍：他不知道。他祇說：「榮祿見過了太后，太后的臉

色就發青，馬上打發李蓮英出去找人。李蓮英剛回

來，太后素日的親僧隨後就到。禮親王，剛毅，裕

祿，王文韶，懷塔布，許應騫，徐桐，都在內，就

是慶親王因病沒到。

光：（驚駭地）咱們怎麼都睡在鼓裏，一點也不知道哪！

珍：小喜祿說：會議的時候，太后叫李蓮英在殿外看守

着太監宮女們，不准他們走動，所以一點兒風聲也

透不出來。

光：他們會議過後怎麼樣？

珍：會議完了，太后吩咐衆人退下。到晚上三更過後，

太后把紫禁城的侍衛都調了出去，由榮祿部下的新兵代替。榮祿的部下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進京的。

光：（聽得發呆）這麼說起來，咱們不是已經成了釜底之魚了嗎？

珍：他們已經把鍊子套在您頸子上了。皇上還是趕快走吧！

光：我怎麼走得了啊？

珍：榮祿部下的新兵都不認識皇上。皇上也許可以混得出去。

光：混了出去，叫我到那兒去好哪？

珍：東南幾省都是贊成維新變法的。皇上可以先坐火車到天津，再趁輪船到上海，從上海到南京；那時候皇上就可以召集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跟其餘的督撫大臣，詔告全國：說太后反對新政，叫榮祿擁兵入京，謀爲不軌。全國官商百姓知道了這種情形，一定會大動公憤，擁戴皇上的。這是萬全之策，請皇上聽了奴婢吧！（跪下。）

光：（扶她起來）這未免太冒險了吧！

珍：在這兒待着不是更危險嗎？

光：危險我並不是不知道。可是我做的事，應該我自己担承，總不能以一走了之。

珍：皇上不走，非但道三個多月維新變法的前功盡棄，

就是皇上的性命也恐怕難保。太后的辣手皇上是知道的。

光：可是，我依你的話到了南京又怎麼樣哪？

珍：到了南京，皇上有劉坤一，李鴻章，那班封疆大吏的輔佐，有全國人民的擁戴，那時候太后還敢把皇上怎麼樣？

光：太后雖然不能把我怎麼樣，可是我看她決不肯顧全大局，把大權交還。假使她竟然擁着舊黨，另外立一個新皇帝，那麼我只好在南京建都，另外立一個朝廷。這樣，可不是成了南北分裂的形勢，給洋人造成瓜分中國的機會了嗎？（慨然言之）我寧死也不能這樣做！

珍：（默然半晌，然後敬愛地）皇上這樣顧全大局……

（鼻子裏一陣酸。）奴婢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哪？

光：所恨的是：從今天起咱們恐怕就要永別了！

珍：（愕然）皇上這話是什麼意思？奴婢是早就打定了主意，跟皇上生死同命的。

光：（苦笑着）不，我不能連累了你。你應該快走！

珍：（痛心地搖着頭）皇上難道怕奴婢貪生怕死嗎？

光：那兒的話！可是你又何必陪着我受罪呢？難道我一個受罪還不敷嗎？

珍：奴婢情願——

光：（搶着說）不能！……你想想，太后素日就把你當眼中釘，待你不好，何況現在出了這個事兒？太

后的手段毒辣得可怕。你還不知道嗎？

珍：（夷然）這有什麼？大不了一個死罷了！

光：就怕她不讓你死，……把你打入冷宮，慢慢地折磨

你，煎熬你，侮辱你，罵你，打你，氣你，笑你：

……你這嬌生慣養的身體，心高氣傲的性情……你那

兒受得了這種罪哪！……（忽然拉着她的手）你一

定得走！現在就走！

珍：我不走！

光：聽我的話。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珍：那麼皇上呢？

光：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珍：（眼淚奪眶而出）皇上只許自己殉國，就不許奴婢

殉夫嗎？

光：（聲色俱厲）我要你走！

珍：（跪下）求求您！

光：（吆喝着）快走！（拉她起來，珍妃不肯起來。）

珍：那麼咱們一塊兒走！（光緒心如刀割）……皇上還

記得咱們的小船嗎？……光緒不語只緊緊地拉着她

的手。）咱們一塊兒走吧。現在就走！（急迫地）

……爲了我……爲了咱們的國家，走吧！

光：（拉她起來，抱在懷裏，慘頓地）咱們的國家！（

這時屏門後履聲窸窣，二人愕然回頭；西太突然從

屏門口出現。她的臉上只略有一微怒容；眼底唇角

露着殺氣，同時也帶一點魔鬼似的嘲諷；步履急而

穩，有一勝算在握的樣子。她後面照例跟着李蓮

英，崔玉桂，和一羣宮女，太監，可是並沒有福晉

命婦們。除李蓮英外，其餘的人只略露一面就退到

屏風後。光緒和珍妃見了西太后，立刻恭敬地行禮

如儀。）

光緒：皇阿媽吉祥。（西太后不答。）

珍妃：（向李蓮英）端張椅子來。

李：喳。

光：皇阿媽請登御座。

西：我還敢這麼放肆嗎？（李蓮英拿黃緞大椅子上。）

擱在這兒。（指着舞台右方。李蓮英把椅放下，轉

身就走。）站住！（李站住）見了皇帝跟珍主兒連

安都不請一個，難道你腦袋都不要了嗎？

李：多虧老佛爺提醒兒。（嘲笑地向光緒珍妃請安）皇

上，珍主兒吉祥。（立起來站在一旁。珍妃暫時退

到屏門口。）

光：（向西太后）皇阿媽到這兒來，有什麼慈訓？

西：給您請安來了！求您饒命來了！皇上難道還不知道

嗎？

光：兒臣不敢！（跪下，態度自始至終堅決，不似平時

畏懼。）

西：你不敢？（變臉）那麼派袁世凱來殺我的是誰？

光：兒臣沒有叫袁世凱動皇阿媽。

西：（自神中掣出金箭和手詔）這是什麼？你還要賴！

(說「賴」字時，把金箭手詔擲在地上。)

光：兒臣只叫他殺死榮祿，並不敢驚動皇阿媽。

西：你沒叫他殺我？可是你怎麼囑咐他的？

光：兒臣只叫他：「率領勁軍進京，掃清逆黨，拱衛皇室，而肅朝政」。

西：這是你手諭上的話。我問你親口怎麼對他說的話！

光：(坦然不懼)兒臣叫他進京之後，把頤和園團團圍住，請皇阿媽交出政權，以後只在園中遊山玩水，頤養天年，永不干預政事。兒臣並沒有教他謀害皇阿媽。

西：你倒說得冠冕堂皇！……(咬牙切齒地念)「在園中遊山玩水，頤養天年。」這不是要把我活活地氣死嗎？(這時她又氣又恨，眼眶有一些淚淋淋的樣子。從序幕至此，她還是第一次真情流露。)

光：(依着習慣的禮貌碰頭)兒臣萬萬不敢。

西：(聲色俱厲，但是有真情感的，熱血的)你難道就忘記了我的恩了嗎？

光：(受舊禮教威力下的良心責備)兒臣怎麼敢忘記了皇阿媽的大恩。

西：從你五歲的時候，我把你抱進宮來，立你做皇帝，到現在二十四年了。我一手把你撫養成成人，給你選后成婚，就把政權交給你掌握。現在你忘恩負義，聽了這班亂黨的話，違背了祖訓，維新變法不設，還要我這條老命！……(陡然聲色俱厲)你還有良心嗎？

光：兒臣該死！(碰頭)

西：幸而我命不該絕，天叫你瞎了眼，(刻毒地)錯用了人！……(冷笑着)你以為袁世凱是真心向着你的嗎？(光緒垂頭不語，心裏有一半疑懼)我告訴你吧。他一到天津就把你賣了！

光：(愕然抬頭，臉上露着深痛)。這個夢兆果然應驗了！是他出賣了我，出賣了新政！

西：你要行新政，我並不是沒有答應。可是誰知道你竟敢這樣胡作妄為，連我都容不得了哪？

光：並不是兒臣容不得皇阿媽——

西：(搶着說)那麼是誰容不得我？

光：是皇阿媽容不得新政，所以新政也容不得皇阿媽。

西：(勃然大怒)好！既然是新政容不得我，那麼我就跟新政拚了！(向李蓮英)小李子，傳我的口諭，叫步軍統領把這班亂黨打夥兒抓住了，押到刑部下監。別放走了一個！

李：喳。(向屏後去。)

光：(碰頭)求皇阿媽開恩，饒了他們的性命吧！他們不過是奉着兒臣的旨意維新變法。皇阿媽要降罪，降在兒臣身上得了！

西：沒那麼容易！他們有胆量造我的反，我就有本事叫他們一個個都死在我手裏！

光：(苦口哀求)皇阿媽……萬萬不能殺他們！

西：(冷笑)我不能殺他們？



光：殺了他們。就是殺了大清朝的人材，毀了咱們的國家！

西：（喝着）胡說！（略停，然後狠毒地說）我寧可把國家毀了，也不能饒了他們！

光：（愕然，然見了西太后的猙獰的「權威狂」）皇阿媽！……

西：我非但要殺了他們，我還要叫他們看看我的手段。

他們教你變法，行新政，我就有本事破了他們的法，廢了他們的新政！他們開口說外國強，閉口說外國好，攛掇你念洋文，狡辯子，充假洋鬼子，（咬牙切齒）哼！總有一天我把洋鬼子都殺了，才甘心快意！

光：（坦然不懼，慢慢地站起來）皇阿媽難道就不顧祖宗勦滅的艱難，不怕亡國嗎？

西：（強辯）你敢拿祖宗來嚇虎我！

光：（索性說破太后的心事）皇阿媽假使要大權獨攬，兒臣情願退讓……只求皇阿媽顧全大局，不要意氣用事，要愛惜人材，愛護新政，使中國有富強的一天……那麼皇阿媽就把兒臣殺了，剷了，兒臣決沒有一點兒抱怨……（懇切真摯）皇阿媽答應了兒臣吧！

西：（色厲而內荏）誰要大權獨攬？是你容不得我這個老太婆，要我的老命，如今倒說我要奪你的權啦！（李蓮英上，見太后怒容滿面，悄悄地走到跟前跪下。）

李：回老佛爺，榮總督跟王公大臣們都在勤政殿候駕。

西：哦，教他們等着，單教榮祿（向光緒瞧一眼）一個

人進來見我。（光緒楞了一楞）

李：喳。（向屏門後去。）

西：（揶揄地）你不是要榮祿的腦袋嗎？回頭他進來，你可別再錯過了好機會！

光：兒臣並不要他的腦袋，只要皇阿媽依了兒臣剛才說的話。

西：要我依你的話？（冷笑着）哼！你連我的老人都要殺……我為什麼不要殺你的人？

光：（跪下）皇阿媽慈悲——

西：（搶着說）要我饒了這班亂黨，推行新政，（斬釘截鐵地）那除非等我死了才行！

光：（知道求情是沒有希望的了，他屹然立了起來）皇阿媽既然一定不肯，那麼兒臣只好想別的辦法了。

西：你想怎麼辦？

光：兒臣立刻下一道上諭保護他們。

西：（變臉）那麼我一定下旨意把他們斬首！（珍妃自屏門後上。太后和光緒正在鬥法，沒有注意她。）

光：我是皇帝，誰都得遵從我的旨意！（凜然直立在左下方。）

西：（冷笑）嚇嚇！……我有本事立你做皇帝，我就有本事把你廢了！

珍：（跪在太后面前）皇上是一國之主，太后不能隨意把皇上廢的……太后寬恕了皇上吧！

西：（一時無話可駁）是誰叫你進來的？這是你胡鬧亂

走的地方嗎？

珍：奴婢該死。

西：我要把他廢了，就把他廢了。你是什麼東西，敢教訓我！（珍妃低頭，太后回頭向光緒）你自己還有什麼話說麼？（光緒不答，太后厲聲追問）你還不願意嗎？

光：（承認失敗）我沒有什麼話可說！

西：倒也乾脆。（向珍妃）你的情也討過了，還不快請起麼？（珍妃站起來，眼眶裏噙着淚，痛苦地望着光緒。）

光：（千言萬語無從說起）我……我……我很慚愧……（兩手緊握着拳）我沒有造成咱們的榮……（頹然低頭）我失敗了！

珍：（淚流下來）榮是可以再造的！（緊緊地握着他的拳。光緒抬頭，看着她的淚眼，默然相對無言。西太后在一旁瞧着，臉上浮起殘忍的，勝利的微笑。珍妃猛回頭看見太后的笑容，頓時轉悲痛為鄙夷，嘴角上挂着一個輕蔑的笑）我們果然是失敗了。可是太后呢？（轉臉向光緒）她也許以為這一次她又勝了。（苦笑着，最後忍不住笑出聲來）

西：這兒是什麼地方，你敢這樣輕狂！

珍：不是奴婢輕狂，（擦着眼淚）這樣的愚蠢，奴婢怎麼忍得住不笑呢？

西：你罵誰愚蠢！

珍：太后自以為這一次又得勝了嗎？（瞅着西太后的臉

，苦笑地點點頭）不錯，太后又得勝了……可是太后是失敗了！（西太后剛想發作，珍妃用手遙制她，在這一剎那間，西太后不知怎麼覺得自己矮了一截，竟沒有發作出來，楞住了。（此處珍妃須運用全身的重量，凜然不可犯地直立着。否則西太后的怯弱就不合情理了。）太后知道皇上是個好皇帝，明知道康有為那班人是難得的人材，明知道咱們眼前就有亡國的危險，明知道維新變法是咱們國家唯一的救星……（略停）可是太后偏不准皇上用權；偏要殺害這一班人材；不顧亡國的危險，偏要把新政推翻……甚至於要把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給廢了！（眼向光緒看着）這一次假使我們勝了，新政就可以實行，國家還有一個富強的希望……（回頭向太后）您雖然要失掉政權，至少還可以在頤和園裏逛逛山水，聽聽戲，享着晚年的清福。皇上是不會虧待您的……現在太后是得勝了。可是咱們的國家是失敗了……國破家亡之後，恐怕太后連容身之地都沒有，還能教養尊處優，作威作福嗎？……所以我說：太后是失敗了！……皇上這一次果然也沒有成功，不過他良心上並沒有什麼慚愧（着重地）至少他的良心是成功的！……可是太后呢？太后非但沒有真的得勝，甚至於連良心都失敗了！（略停）

西：（忽然覺得自己在發楞；雖然有些內疚，可是外表上却竭力裝得嚴厲）你竟敢當着我的面，譏笑我！

(光緒着急，珍妃用手止住他。)

珍：我並沒有譏笑您，我只覺得痛心……這也許是咱們國家的氣數快完了，所以鬼使神差的教袁世凱出賣了皇上……保全了您的政權。……可是，您睜着眼睛瞧罷！有一天——總有這麼一天——咱們大清朝會滅亡——在您手裏滅亡！那時候您要後悔，可就來不及了。

西：(惱羞成怒)你要找死嗎！

珍：我不要死。可是我並不怕死。

西：(震怒)你再敢說！(向屏門外叫)小李子！

李在外面應聲：喳。(李蓮英上，向太后跪下。)

西：把這個賤貨攆出去！(以目示意。)

珍：誰敢拉我？我自己會去！(昂然向右下角走去。走到台邊回頭與光緒相視。光緒趨前要拉住她，她急掩面下。李蓮英跟着下。)

光：(回頭向西太后，心頭火起)你要把她怎麼樣？

西：(冷冷地)我敢把她怎麼樣？

光：你說，你說！(泫泫然向西太后走去，西太后離座退避。這時李蓮英上，見此情形，慌忙跪下。)

李：(高聲說)回老佛爺，榮總督來了。(光緒聞報一楞，太后頓時胆壯起來。)

西：叫他進來。

李：喳。

西：我待一回兒再發落那個賤貨。

李：喳。(匆匆由台右角下)。

光：我問你：你要把她怎麼樣？

西：你管不着！(光緒剛想發作，李蓮英引榮祿自右角上)你不要見見榮祿嗎？

榮：(向西太后跪下)奴才請老佛爺聖安。(向光緒跪下)奴才請皇上聖安。奴才該死。

西：他現在已經不是皇上了。

榮：(愕然)老佛爺已經……

西：對了，我已經把他廢了。昨天徐桐不是說過：「從前金朝曾經把宋朝的欽帝降封為昏德公」嗎？我想這昏德公三個字倒挺合式。(回頭向光緒)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光：我沒有什麼話可說。我只求您不要對她下毒手。

西：你有什麼話要對榮祿說嗎？(向榮祿，譏諷地)可仔細了你的腦袋！

榮祿：喳！

光：朕跟你並沒有深仇大恨，……不過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朕想你是一定明白的……現在事過境遷，朕也不用多說。朕自己的生死存廢早已置之度外，不過朕總盼望你放明白點兒，顧全大局，別往火上添油就是了。

榮祿：奴才遵旨。

光：沒有別的話了。起來吧。

榮：喳。(站起來。)

西：（向榮祿）我還有話跟你說。

榮：噓。

西：（向光緒）你先到外面去，候我發落。

光：是。（向屏門外去。）

西：（向李蓮英）叫他們小心的守着他，別讓他走動。

李：噓。（向屏門外去。）

榮：老佛爺真要把皇上廢了嗎？

西：我想立端王的兒子做皇帝，你看怎麼樣？

榮：奴才已經跟王公大臣們商量過這事，據孫家鼐說：

「皇上是國家之主，不該輕易廢立的」。

西：孫老頭兒怎麼敢跟我反對？他是個漢人，我叫他來

會議，不過是給漢人一點兒面子罷了！

榮：老佛爺說的是。不過依奴才看來，皇上雖然不孝，

可是很得民心，尤其是長江以南的百姓，他們都是

盼望着維新變法的。

西：（不憚地）他要你的腦袋，怎麼這回兒你倒幫着他

說話了？

榮：不是奴才幫着皇上。可是老佛爺把皇上廢了，民心

難免就要搖動，要是南方發生什麼變故起來，那就

不堪設想了。

西：（默然不語一二秒鐘）難道咱們就沒法子對付這羣

南蠻子嗎？

榮：南蠻子也許可以對付，可是洋鬼子就不好惹了。

西：（愕然）怎麼？難道洋鬼子也要干涉咱們朝廷的事

嗎？

榮：皇上維新變法，洋鬼子很贊成他。奴才就怕洋鬼子

借廢立為名，跟朝廷為難，那就很難對付了。

西：（點點頭）這倒是不得不顧慮的。（眉頭一縐）依

你說咱們怎麼辦才好呢？

榮：依奴才看，倒不如暫時不要把皇上廢掉。只用皇上

的名義，請老佛爺垂簾聽政。這是名正言順的，南

蠻子跟洋鬼子都不能說話。

西：暫時不廢他也好，等過了一些時候兒，（惡毒地笑

着）我可以慢慢兒地叫他害病。「病死了他」不是

比「廢了他」更好嗎？

榮：老佛爺說的是。

西：既然如此，那麼我索性做個順水人情，把他的小老

婆也饒了吧，別讓人家說我做婆婆的沒德氣，害死

了兒媳婦兒。

榮：是。

西：（向屏門外）小李子，小崔子。

李：（在外面應着）噓（上殿跪下。）

西：那個賤貨我想讓她再活幾時，咱們慢慢兒的收拾她

得了。

李：那不太便宜了她嗎？

西：叫她死才便宜了她哪。

李：噓。

西：我想先把她鎖起來再說。你想想，那兒有一所空關

着的破房子？

李：鍾粹宮後面北三所的壽藥屋倒是挺破舊的，平常空關着，淨鬧鬼，難得有人走到。奴才看這個地方倒很謹慎，正合式。

西：好，就把她鎖在那兒吧。

李：喳。

西：（向崔玉桂）這個差使讓你辦。

崔：喳。

西：（向李蓮英）我把皇帝交給你。

李：喳。

西：你帶四十個人，把皇帝押到瀛台瀛元殿。瀛台三面是水，只有一條橋可以走通。你叫那四十個人守着橋頭橋尾，除了皇后跟我自己的人，誰都不准到瀛台走動。

李：喳。

西：好，你先叫皇帝進來。

李：喳。（以手指揮着崔玉桂，崔向屏門口去。）

西：（向榮祿）康有為怎麼樣了？

榮：奴才已經打了電報給上海道，叫他派人守着。等輪船到上海，馬上把康有為逮住，押送進京。

（崔玉桂引光緒上。光緒請安如儀。）

西：（點點頭）哦。……這夥兒亂黨我已經下了旨意。

叫步軍統領去逮了。你可別再放走了一個。

榮：喳，他們走不了。

西：（向光緒）你這樣不孝順，我本來是要把你廢了的。

現在榮祿來給你說情，我暫時饒了你。可是從今天起，我要你搬到瀛台去住；除了我有事叫你出來，不准你離瀛台一步。聽見了沒有？

光：兒臣知道。

西：好。那麼我要走了。（向李崔二人）辦完了差使，到勤政殿來回我。（站起來）

李：喳。（吆喝着）老佛爺起駕了！

外面應聲：喳。

西太后向右下方走去，榮祿跟着。

西：（走到右下角，回頭再叮囑）你們要小心着，別誤了事！

李：喳。（跪送如儀。太后榮祿同下。）

李：（站起來向崔說）你趕快去送珍主兒吧。（崔下）

光：珍貴妃怎麼樣了？

李：（奸笑着）沒什麼。太后怕珍主兒在景仁宮待膩了，給她找了新屋子啦。

光：（又急又憤）什麼！

李：打今天起，她就要搬到北三所的壽藥屋去住了。

光：北三所？

李：對了。在鍾粹宮後邊兒。皇上沒到過吧？

光：我怎麼從來沒聽見過這個地名兒？

李：（刁鑽地）不錯。這個地方兒白天靜得很，要到晚上，才熱鬧哪。

光：（不懂）怎麼到晚上才熱鬧？

李：（索性說破）告訴爺吧：這是白天沒人，晚上淨鬧鬼的地方兒！

光：（混蛋！這一定是你的主意！）

（跪下）奴才不敢。（光緒跑過去打他，他勃然站起來。光緒住手。幕急落。）

# 拈花記

包天笑



## 第九章

花蕊雲每天

過着刻板生活，很要想法子，抽出空閑來，游玩一夜。無奈她的名義上的娘，實際是她的所有權者，監督着她，一夜也不許有休息的日子。她新近也學會了又麻雀，有點兒躍躍欲試，但是沒有人理會她。左詩晨見人家在打牌，自己無聊，叫了蕊雲來，蕊雲見人家在打牌，便問他了。

「人家打牌，你怎麼不打呢？」  
「我不歡喜打牌，而且也打得不好。」詩晨道。

「下一次你也坐一脚。」蕊雲道：「你不高興打，你來叫堂唱，我來代你打，我近來麻雀打得不差呀。」

詩晨見她一副很起勁的樣子，也便答應了。

「好的！下次我也坐一脚，叫你來代碰和。」

果然有一兩回，在堂子裏應酬，是不十分大的輸贏，詩晨也坐了下來。一面便寫局票去叫她。她一看見詩晨在打牌，便高興得跳了起來。

「走！走！走！讓我來！」她嚷道。

詩晨便馬上站起來讓地，她又一把拖住了。

「你坐在傍邊看我打。」她說道：「但是不許開口，不許來干涉我，不許看別人的牌。」

詩晨也就服服貼貼的坐在傍邊。有時她一坐下來，便連和幾副，那種快活得得意之狀，真是飛揚不可一世。可憐呀！也沒有碰得一圈莊，後面局票似雪片一般飛來。那個相幫立在房門口，拽長了喉嚨，喊道：「小阿因！堂唱姓張，姓王，姓趙，姓李，」

她一心在牌上，也不去理他。不到十分鐘，相幫又來催了，喊道：「堂唱又來催了，再不去，檯面要散了。」

「斷命堂唱！接管堂唱！」她罵道：「讓它檯面散好了，我偏偏要和一副牌纔走。」

「阿因！脫了堂唱，停刻兒大阿姨連我也要罵了，我們去了再來吧！」阿金在傍勸道：

「你喜歡打牌，明天我到你們生意上來，給你打小麻雀，銅板輸贏。或者是白天，或者是夜裏，等你堂唱出完了。」左詩晨說。

「真的嗎？今天就去。」她又高興起來了。

「今天不太遲了嗎？」詩晨道：「不遲！不遲！今天一定要去。」

阿金也是一個喜歡又麻雀的，聽說又小麻雀也起勁。

「白天恐怕二少有事體的，你高興夜裏來最好。」阿金說。

「我們去出了堂唱再來，他不去，拖也拖了他去。」

果然她各處去坐了堂唱，也沒有多大功夫，並且並沒有重新去叫她，她一躍一跳的又來了。把左詩晨似押差一般押了去。一到家裏，便嚷着跳着，似小麻雀般。拽開了櫃子，倒下了牌，驕傲地向着左詩晨道：

「今天非贏你十塊錢不可。」

這時大阿姨雖然不贊成，但也礙於左詩晨的面子。她的意思：最好左詩晨去約幾位朋友來，打大麻雀。一場和可收十二塊錢，打小麻雀有什麼意思？可是她不但礙於詩晨面子，也不敢得罪蕊雲。她要在他身上發一票財，也只好鬼拍馬屁，只要不累及她的營業，也就馬馬虎虎了。

原來大阿姨還有一個姘頭，她借了人家一個樓面做小房子，每天到十二點鐘的時候，就要回去，和她的老姘頭窩心去了。她見他們打小牌，表面上也算是贊成。

「蠻好！蠻好！」她說道：「你們弄弄白相相，但是不要太晏，頂多打八圈。不然，二少回去也太晏了。」又關照蕊雲道：「阿因弗要嘸清嘸

頭，給二少繞死弗清呀！」

大阿姨去了以後，全是蕊雲的世

左詩晨和他們打牌，全是敷衍她們，換一句話說，全是敷衍蕊雲的

。那時詩晨是一個，蕊雲是一個，阿金是一個，只有三個人。她們有時去

拉小阿姨，小阿姨也喜歡打牌，但是蕊雲不歡迎她。因為她有點像煞有介

事，擺出老長輩的面孔來。小阿姨有一個養女，名字喚做含雲，年紀比蕊

雲大一歲，便教她來坐一脚，那末四個人便可以成局了。但是含雲常常不

肯來，她說：「沒有錢。」

「你不來是拆散場子了。三缺一，喪陰鷲。」蕊雲撇起了嘴唇。

「你來好了。」詩晨低低的向含雲道：「輸了算我的，贏了算你的。」

但是這個話，不能使蕊雲知道。這時左詩晨的心理，完全是一種哄孩

子的心理，意思是要使那個孩子心裏歡喜，也便是自己心裏歡喜。有時知道蕊雲是一副大牌，或者明顯的是在

那裏做清一色，却故意的發出一張她

要的牌來。及至發出了以後，又故意

做出懊悔的樣子，連忙要想收回來，却已被蕊雲一把抓住。說是：「發了

牌，不能翻悔收進去的。」自己趕緊的和下來，是一副大牌。那種得意歡

躍的神情，真是要飛到天外去了。

這時一桌子四個人，含雲橫豎沒有什麼出進，你放了她大牌，輸了也是

你左二少的。蕊雲的得意狂笑，真似戰勝了的大將。詩晨是忘其所以，看看蕊雲的得意，使他只是出神。却把

一個愚蠢的阿金，頻頻埋怨左詩晨：「二少！你不該打這一隻牌的。」

阿因這副牌，清一色是明顯的了，你怎麼看不出？」

「歸我一個人賠，我實在打差了。」左詩晨道。

像這種打牌，只有人家孝順兒子陪老太太打牌，使她老人家歡心，纔

是如此。到了後來民國時代，有一班軍閥家，如張勳，張作霖輩，他的下

屬們，陪那些大師們打牌，也是如此，不想左詩晨陪花蕊雲打牌，也用了

這個法門。



在蕊雲心中，以為和了大牌，完全是自己勝利，因此養成她賣弄聰明的性癖。到了結果，每次打牌，總是蕊雲一個人贏，這便叫做「一吃三」，又叫做「三仙歸洞。」蕊雲因此常用一種挑戰的口吻，或是在堂唱的檯面上，或是詩晨到她那裏去打茶圍的時候。

「今天晚上你敢再來嗎？你還輸不怕嗎？」蕊雲道。

「自然要來，難道敢在你一個小孩子手裏，今天一定要來翻本了。」詩晨道。

「好的！我等你！你來翻本吧，多帶些錢來，等贏了再說大話吧。」這是蕊雲的揚揚得意，持着堅固的自信力，好像近世每戰必捷的常勝將軍，便不可一世起來。然而她的打牌，的確是有些進步。第一是眼尖手快，有時人家還沒有丟出牌來，她嘴裏說着：「快些！快些！」一面就在莊上起牌，詩晨故意的禁止她：

「看小張是不行的呀。」

「誰看小張，上家發的牌，橫豎

我是不要的。」

結果又是蕊雲贏了。

「怎麼樣？」她又很得意的說道：「今天又敗在小孩子手裏嗎？一個大人，竟贏不過一個小孩子嗎？」

到了結賬時，含雲雖是輸了，暗地裏也是詩晨的。阿金輸了，蕊雲往往不要她拿出來，說是：「欠賬好了。」這樣一說，阿金便老實不客氣的

不拿出來了。只有詩晨輸的錢，非拿出來不可。雖然為數是很少，他們尋常是打二十角底的麻雀，有時還縮小範圍，到一千銅圓底的。總之詩晨拿出來的錢，宛如戰敗國呈獻給戰勝國的一樣。再不然，就好像繳械繳得來的軍械一般。她明天就請起客來，請房間裏人吃點心，說：「這是贏的左二少的錢。」宣布她的勝利。

要是左詩晨三天不去，她就要想法子打電話到他報館去邀他。她有時帶着頑皮孩子的神情，說道：「這兩天，我零用錢沒有了，非得贏幾個錢不可了。」

詩晨也曉得給她打牌，無非送錢

，好在惠而不費。他所最喜歡看的，是蕊雲和着了大牌，有所謂喜心倒翻，三翻的牌和下來。她常常跳起來，將身體靠在詩晨身上，或是用手臂鈎着他的頭，以表示她的快活。詩晨却只是呆呆地，什麼打牌？什麼勝負？好似眼前蒙着一層霧，只朦朧地在她的媚態，她的巧笑，她的天真，她的愛嬌中，徬徨不自持了。

詩晨也初不料一個蓬頭赤脚的鄉下小姑娘，長得漸漸美麗起來，而且也漸漸活潑起來。這完全不是初見時候那種拘束，那種矜持了。她對於別個客人，厮熟了以後，或者也是那種嬌憨的態度，未可知道。可是在詩晨那時的心理，覺得蕊雲和他是十分不拘束，不客氣了。

有時左詩晨到他們那裏，見蕊雲沒有回來，便和大阿姨敷衍談話。大阿姨總是規規矩矩，呼他為左二少。蕊雲回來時，笑着說道：「什麼左二少？左詩晨便是左詩晨就是了。」

「我們的阿因，總是那樣嘸清嘸頭的。」大阿姨怪着她道：「好在二

少歡喜你，不會作你小孩子的准的，換了別一個客人，不是要光火的嗎？」

「不能叫他的名字嗎？我偏要叫。爲什麼他却喚我蕊雲呢？」

「你儘管連名搭姓叫好了。」詩

晨道：「不然，世界上的人，爲什麼每人要有一個姓，一個名字呢？就是預備給人叫的呀！」

「那末以後，我竟不客氣連名搭姓叫你左詩晨了。」

「好得很！」詩晨道。

雖然如此說，蕊雲出堂唱，到了檯面上，雖不叫左二少，也不叫左詩晨。因爲她向來是不大肯叫人的，這個脾氣，和那個泥塑美人小辮子陳碧雲有點相似。不過她不說話，便默坐在傍邊，兩個似漆的眼珠，骨碌碌的向四周圍看。要是和鬮蟋蟀一般，引開了她的牙鉗，她就可以開了話匣似的，說個不完。

有一天，是左詩晨的一位鄉先輩，六十歲做正壽。這位老太爺，雖然

是六十歲了，他却是老輩風流，在堂

子裏打牌，一連可以打二十四圈，他並不告饒，並不說一聲腰骨疼酸。他生日那一天，許多人提倡叫局，越叫得多越好，說是要鬧一個萬花獻壽。

那位壽翁，也是喜歡熱鬧的，便儘他們鬧去。

其中有兩個熟人，知道左詩晨是叫花蕊雲的，也就不必問本人的同意了，便給他寫了局票，發了出去了。

那時一個大廳上，擺了八桌酒，來賓又非常之多。於是書房裏啊，書樓上啊，都擺了酒席。左詩晨却坐在書房中一個壁角裏，蕊雲來了，先在大廳上轉了一轉。那天因爲阿金到別處去了，是她一個人來的，她找不到左詩晨，人家說：不在廳上，或許在書房裏。蕊雲在書房門口一張，也沒見詩晨，心中有點急了，便嚷道：

「左詩晨在那裏？我是左詩晨叫的呀！」她如此一嚷，人家都用一種奇異的目光，注視着她。

驚動了那位六十歲的壽翁，便來問道：「你找什麼人呀？」

「我找左詩晨！喂！左詩晨來了嗎？」

「來了！來了！我知道他所坐的

地方。」

壽翁便攜了她的手，送到左詩晨身邊，又端相了她一回。

「這位小姑娘，有趣得很，活潑

得很，她把你連名搭姓，一路喚進來了。」他向詩晨說。

「謝謝你！老太爺！」蕊雲道：

「他縮在這角落裏，故意不響，教人好尋，不是放刁嗎？」

「笑話！」詩晨道：「難道知道你的堂唱要來，站到大門前去，恭迎台駕嗎？」

「好了！」壽翁笑道：「你們看我面上，不要吵嘴了。」

蕊雲自此以後，無論當面背後，對於詩晨，常常直呼其名。詩晨有時到清和坊蕊雲那裏去，踏進了他們房間，第一句話便問：

「蕊雲回來了沒有？」

有時蕊雲回來得很早，一聽得詩晨的聲音，在扶梯上慢慢兒上來。她便叫房間裏的人，不要說她已經回來

了，讓我來嚇他一跳。小阿姨常常阻止她，

「阿囡！不要啊！嚇人家是要嚇殺的呀。」

「也不見得馬上就會嚇死。」蕊雲道：「至少嚇落了魂，叫叫喜就會轉來的。」

原來清和坊裏面的房子，他們的房門，都是折疊式的，把門開了，便折起來。蕊雲的身體嬌小，她便藏在那折疊的門裏，預備衝出來，嚇他一嚇。她又教阿金躲到小房間裏去，不然，看見了阿金，就知道他們堂唱已經回來了。詩晨走到房間裏，照例的問一句：「蕊雲回來了沒有？」

「沒有回來。」房間裏的人說。詩晨起初倒也相信，因為他來的時候，總是蕊雲堂唱沒有回來時占多數。既而漸漸看她們的臉上，含着種種狡猾的笑容。

「往常這時候要回來了。含雲又故意地說：『今天怎麼這樣的遲？不是有什麼遠堂唱去嗎？』」

說着，把臉轉過去，要想笑出來

的樣子。詩晨開始就疑心起來了，看看各人的面孔，都含着笑意。

「真個沒有回來嗎？」詩晨問道。

「真的沒有回來，回來了總在這個屋子裏呢。」

詩晨回過頭來，見那扇門在一動一動，便知道她躲在那裏，却也不去說穿她們。

「真的沒有回來嗎？」他在衣架上取下了馬褂來，說道：「那只好回去了。今天的小麻雀，打不成功了。」

蕊雲在門角落裏，聽得詩晨要去了，小麻雀打不成功了，便從那個折疊門裏，跳了出來。

「不要去！不要去！原想躲在門角落裏嚇你一跳的，我在門縫裏，張見你在這裏望，我知道你已曉得我躲在這裏了。加着她們又是只管笑，怎麼不教人起疑心呢？」

關於捉迷藏的事，蕊雲也是很起勁的。

談起了捉迷藏，我們便要想起了

明鏡俱樂部有一回捉迷藏的事。那一回，可算是大規模的捉迷藏。男人之中，有榮屏山，易虎庵，張君衡，時觀平，嚴一塵，鄭彥修，左詩晨，甄翠霞等。女人之中，有怡情仙館，時韻籟，趙玉香，洪四寶，素君，陳碧雲，花蕊雲等。也可以熱鬧極了。這一班人，到後來有做過國務總理的，有做過一部的總長的，有做過銀行的總裁的。女人之中，當然都是堂子裏的姑娘，還是做人家姨太太的居多數。

可是到了二十年以後，檢點檢點，出席於那一天迷藏之夜的，一個個還健在。不過男人之中，少年都變成了中年，中年都變成了老年，光下巴的都變成了有鬍子的了。女人之中，自然由窈窕女郎，漸成爲秋娘遲暮了。

到了三十年以後，却是不堪回首了。男人之中，有幾人是已歸道山，幸而存留的幾人，也已頭童齒豁，都成爲老人了。女人之中，有的爲孀，有的爲棄婦，有的爲房老，更有的

是貧困而死了。即有存留的，也都是

四五十歲以上的老婆婆了。當日錢春會中人，今日真成了春夢婆了。

不過在當時的玉笑珠喧，釵飛釧亂，可也值得一番記憶。

那時一班姑娘之中，最會鬧的，算是怡情，韻籟這幾位。蕊雲在家裏也跳蕩得厲害，可是一到外面來，就不大會吵，到底是年紀太輕的緣故，還沒有她們的老辣。捉迷藏的事，也是怡情所發起的，她還講她自己的淘氣歷史：

「我小時節最會淘氣。」她說：「踢毬子，跳繩，最是拿手。起初吾媽還要給我纏腳，白天纏得緊緊的，倒也不覺得什麼。到了夜裏，一睜熟了，那雙斷命腳，更疼得厲害。我也不管三七廿一，在被窩裏，把腳帶扯得精光。吾媽見我不喊痛了，有些兒疑心，跑過來揚起被頭一看，一被窩的腳帶，似甯波新到的帶魚船，一雙腳却露在外面。吾媽恨得要尋雞毛揮帚打我，幸虧吾爸爸說：「半夜三更，打孩子，吵鄰舍，做什麼？現在有許多公館裏小姐也都不纏腳了，各處

又設立了天足會，馬虎處就馬虎點吧！」吾媽說：「公館人家小姐可以不纏腳，我們小人小家，却不能不纏腳。」和爸爸相罵了一場，却是後來也馬馬虎虎了。一不纏了腳，到底舒服得多，捉起迷藏來，休想捉得住我。」

「你們這們大的人了，還和小孩子一般，專講捉迷藏的事。」嚴一塵却笑着她們。

「這有什麼希奇？」怡情道：「我們前天晚上，和幾個小姊妹，還玩這個咧。」

「捉迷藏就靠身體活潑，方不為別人捉住。倘然呆頭呆腦，便不行了。」韻籟也附和着怡情。

時觀平也是一位喜歡熱鬧的人，就提倡大家來捉迷藏。

「但是這裏不好捉迷藏。」怡情道：「你看這屋子裏有許多東西，還有擺設着許多的古董，都是你時二少心愛之物，無價之寶。那捉迷藏是跳來跳去的，而且還紮沒了眼睛，張開了兩手，亂抓一陣子。一個不當心，

把你的什麼古磁花瓶打破了一隻，我們可賠不起呀。」

「要捉迷藏，自然要把那些東西收拾了去，連桌子椅子也都要移開，省得礙手礙腳。」時觀平說。

這時還有起勁的兩個人，一個便是鄭彥修，一個便是左詩晨。

「好！好！我們來收拾地方。」同聲說道。「怡情老四，她誇口是捉迷藏的選手，我們倒要試試她看。」

這時也不喊俱樂部茶房，大家便自己動手。七手八腳的搬檯子的搬檯子，移櫈子的移櫈子。

「你們當心點。」怡情還看着時觀平笑道：「這都是時二少的貴重磁器，這兒還有一尊瓦老爺咧。」說着，吃吃地笑。

原來那邊果然有一個紫檀木的櫥子，裏面有一尊河南開鐵路新出土的陶人，是一位鐵路工程師送給時觀平的，土花斑駁，那個陶人是一個武士模樣，所以怡情呼之為瓦老爺。但是瓦老爺三字，蘇州人稱這人有點黠頭黠腦，便呼之為瓦老爺，別地方人不

大知道。說得一班花叢姊妹，都鬨聲笑了。

這一間屋子，把許多桌子椅子一搬開，便寬闊許多。榮屏山不覺念了陸放翁一句詩道：「真是一屏除長物軒楹爽」了。」

那時正要開始捉迷藏的工作了。

「現在我們那一位起始捉人，便要緊沒了他的眼睛，讓他暗中摸索。」時觀平道。

「我推舉怡情老四，因為她是迷藏健將，剛纔她已經自己說過的了，而且這回她也是發起人。」鄭彥修道。

怡情向彥修翻了一個白眼，又向他點點頭。

「七少！我曉得你了，你在那裏弄送我呀！爲什麼要推舉我呢？這應該你們男人先捉，你倘然捉着我，自然我也來捉了。」

「我們也不要你推了我，我推了你，公公道道的我們來拈鬮。拈着了誰當第一次，便不得推辭。」時觀平道。

那時素君，陳碧雲，花蕊雲三人，都怕當第一次。都說：「我們不來，除出了我們。」

「在這屋子裏的人，沒有一個可除外的。」鄭彥修說。

時觀平便去用一張紙，做了許多鬮子，安放在一個盤裏。

「這盤子裏的許多鬮子，都是今天我們屋子裏的許多人名，拈着了什麼人的名字，便什麼人做，不得推辭。」他說。

「如此倒也公平。」大家說：「可是叫什麼人來拈鬮呢？」

「我推舉一人，請甄翠霞來拈取。」易虎庵道。

大家都贊成說：「很好！就請甄老班來執行。」

甄翠霞只得走近那個盤子前，從許多紙捲兒裏面，拈取了一個，說道：「我不知道裏面是誰呢？」却隨手授給時觀平道：「您瞧吧！」

「你拿開來看就是了，你又不是不識字的。」時觀平道。

甄翠霞便把這個紙捲兒展開來，

却見上面端端正正寫着怡情兩字。甄翠霞把紙捲上的字，向怡情一揚。

「這上頭寫着您的名字，是您輪着第一個做咧。」

「可不是？」鄭彥修在傍拍手笑道：「我本來主張就請你第一個做的，你却說我弄送你。現在天命所歸，還有什麼說的。因為你剛纔講得最好，是個捉迷藏的老手，所以你第一個發起，也是最合式的。」

「老四！這是注定你的了，你就做一做吧！」時觀平也哈哈地笑着，一面便把那個盤子拿開來。

左詩晨這時在那裏想：大家的意思，就是都想教怡情仙館第一次做。鄭彥修已經代表大家的意思說一說了。可是硬教她做，好像是以多數人的勢力壓迫着她，拈個鬮子却很好。不想拈出來的鬮子，恰如人意，可算得天與人歸，合該是怡情老四做的了。但因為事情是太巧了，心中有些懷疑。他想：不要時觀平，鄭彥修等，故意尋怡情老四的開心，只怕一盤子的鬮子，都是寫着怡情兩字吧？他想

到那裏，眼睛望着時觀平，他恨不得跑過去，把盤子裏的紙捲兒，一個個展開來看看。

「老四！走過來！我給你來紮眼睛。」時韻籟很高興地，便把一方玫瑰紫印上繡球花意匠畫的印度綢手帕兒，那手帕有二尺見方，要和怡情來紮沒眼睛。

「我有點疑心，怎麼大家都要我做一回呢？」怡情說。

「不要管它，你就做一回便了，捉到一個人，你就可以脫身。」

韻籟又笑着說道：「這好比落水鬼討替身咧。討着了替身，你就可以投人身了。」一面笑，一面便給她紮眼睛。

「紮得緊點。」嚴一塵道：「不要讓她看得見，你們兩人不要通同作弊啊。」

原來這個捉迷藏，本地人稱之爲捉盲官，簡直把眼睛紮沒了，如同瞎子一般。時韻籟把她眼睛紮沒了，還要拉了她，向牆壁一方面走去。向牆壁上拍了三下，然後回轉身來，張開了

兩手，像個蒼鷹捎兔一般，張開兩翼掠過來。許多小姊妹，如一羣嬌鳥，在花間紛飛。那幾位男性朋友，也不能再保着從前尊嚴的態度，一個個，躡手躡腳，從窗口避到牆角，由東面掩到西首。

這裏頭有位榮屏山先生，他是一個大塊頭，走起路來本極行徐安詳，而且腳上還穿了一雙舊式的緞靴。這是因爲他腳上有些毛病，不能穿緊的鞋子。所以跑起路來，總覺得拖來拖的，但是遇到怡情張開兩手掠過來時，他也趕快的逃走。就中身體最唧溜輕捷的，第一是易虎庵，第二是張君衡，因爲他們兩人的身體，比較短小，又是那種新學校裏的學生，出過洋在外國留學過的，所以身體來得靈捷，怡情休想捉得住他們。

其餘像鄭彥修等諸位，不但不會給怡情捉，反而憑空去惹她。有的掩在她後面，去拉拉她的辮子；有的從側面伸出手來，去拽她的衣袖。口中還說道：

「老四啊！我在這裏呀；你怎麼

不來捉我呀？」

怡情張着兩手掠過去，又掠了一個空。她道：

「我現在變成一個瞎子了，你們來欺負瞎子，是罪過的呀。」

那蕊雲碧雲等一班小姑娘，都是遮蔽在別人背後，不敢走向前去。

怡情雖然眼睛看不見，她却側着耳朵靜聽。好像在一個牆角裏，有許多人，在那裏低聲談話。她知道這一方面，一定是躲藏了人不少。既有許多人，只要抓着了人，就得着替身鬼了。

可是她用一種欲擒故縱之法，故意向牆角反對方面走去。

「我知道的，你們都躲在這裏。韻籟這小鬼，我聽見你聲音了。還有七少，你們也都在一塊兒。」那樣自言自語的說着。

大家正笑她，我們躲在這裏，她却向反對方面走去。誰知她向前走了兩步，忽然地一個鴿子翻身，用那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轉身向人多的那個牆角，做了一個拉壁角的姿勢。好似下棋一般，她想這一隻角，無論如

何，總可以得着的了。果然是被她抓住了了一個人。

## 第十章

世間萬事，都要應用一種技巧，運捉迷藏也不外此。怡情老四用了欲擒故縱之法，居然被她抓住了一人。

抓住了誰呢？却抓住了剛纔給她拈鬮子的甄翠霞，說起來，好算是報了剛纔拈鬮子拈出她來的仇。其實甄翠霞的被她捉住，倒是爲他的一片好心所累。

原來她們有好幾個小姊妹，都躲在牆角裏，見怡情張着手，只在反對方面亂抓，有點兒可笑。猛不防她一個鶴子翻身勢，却撲向這邊來。這一個班小姊妹，似一羣嬌鳥，從花間驚散亂飛，匆促間被素君猛的一推。這邊正供着一盆半開的洋玫瑰花，那玫瑰花本種在一個黃沙盆裏，黃沙盆的外面，套了一個五彩磁花盆。那個五彩磁花盆，雖然是個新貨，並非什麼康熙窯，乾隆窯，但也是一種細磁，並不是粗盆。共總是一對，也是一位江

西來的朋友，從江西帶來，送給時觀平的。

兩盆洋玫瑰花，連盆套在這兩個五彩磁盆裏，恰正合式。五彩磁盆的下面，是一長脚紅木花盆架子。素君見怡情撲來，其勢甚猛，要想逃走，用手在那盆玫瑰花的架子上碰。本來因爲花架子太高，上面的花盆重，下面的架子輕，就有些搖搖兀兀了，現在禁不起一撞，便連花搭盆一同的倒下來。

幸虧甄翠霞却在傍邊，連忙把那盆玫瑰花扶住，沒有倒下去。因此怡情張着手過來，就沒有功夫逃避，竟被她捉住了。

「好了！好了！不管他是誰，究竟被我捉住了一個。」怡情一面嚷着，一面便自己拉下紮在眼睛上的手巾。見了是甄翠霞，說道：「噫！原來是你！你剛纔拈着鬮子，叫我第一次做，現在却被我捉住了。這一回，可要你做了，我討着替身鬼了。」

「我在扶住那花盆兒，不然，摔下來打碎了。」甄翠霞道。

「我不管！現在既捉住了你，再也不能饒你了。」怡情道。

這時甄翠霞要逃也逃不脫，怡情和韻籟，七手八脚的仍舊用那方印度綢手巾，給他緊緊紮沒了眼睛。也是把他牽到了牆壁邊，要向牆壁上拍下三記，然後回轉身來捉人。

「翠霞！」嚴一塵笑道：「這個玩意兒，比了上台唱戲，可還有些兒麻煩吧？紮沒了眼睛走路，比了踹蹠還不容易吧？」

甄翠霞的捉盲盲，的確比了怡情老四還要不行。因爲他沒有怡情老四的身體啣溜。原來甄翠霞年輕的當兒，上了妝很覺得明艷，他的一雙眼睛，很覺似剪水雙瞳，但是身體要上了蹻，恰到好處，下了妝便覺得太矮，沒有女人的苗條。

這時他把身體旋轉了數下，也沒有捉到了一個，因爲誰被捉住，就要誰做盲子，大家不肯被他捉住。可是事有湊巧，素君家裏，有人來叫她堂唱了。那時不過五點鐘光景，明鏡俱樂部的人，乃是預先約定的，請他們



來拍照，捉迷藏不過是餘興罷了。因為這時候，堂唱還沒有上市，素君家裏却來了一個早堂唱，樓下相幫一個也沒有。素君的假母，向一個老娘姨說：「素君就在跑馬廳對過的明鏡俱樂部，離此不遠，你拿了局票，對二姐說：有早堂唱，叫她就去，聽清楚了沒有？」

那個老娘姨，明鏡俱樂部來過的，素君教她來請過鄭七少的。她拿了局票，一徑走上樓來，扶梯邊有兩個茶房，也不阻止她。她剛推門進去，却見一個俊俏的後生，一把便把她攔腰抱住。

「捉住了一個！捉住了一個！」口中叫道。

把那老娘姨嚇得目瞪口呆。口中期期艾艾的說道：

「做啥介？爲啥拿我老太婆拉牢子？」

這時全屋子的人，看見了這個滑稽樣子，大家掌不住要笑起來。有幾個人是笑得立也立不直。怡情笑得彎了身體。韻籟捧着肚子，說她笑得肚

皮也痛了。陳碧雲向來不大笑的，現在也笑不可仰了。花蕊雲笑得眼淚也笑出來了。甄翠霞因爲捉住了一個人，連忙拉開了紮住眼睛的手巾，睜開眼睛一看，却見自己拉住了一个老太婆，不禁面漲通紅。說道：

「這是怎麼的？這是怎麼的？這裏本來是沒有她的呀。」

素君認得是自己家裏的粗做老娘姨。

「老太婆！你來做什麼的呀？」問道。

「我是你娘叫我來轉堂唱的呀！」老娘姨道：「因爲樓下相幫一個也沒有，所以叫我來的呀。」

這時便發生了一個問題，在甄翠霞以爲我已捉到了一個人，他的義務已盡。至於老太婆，或者小娘唔，他可不管了。他早已拉下了紮沒眼睛的手巾。在許多人，以爲老娘姨不在他們那個捉迷藏團體以內。而且她的推門進來，是突如其來，出於我們的

不意，捉住老娘姨是不算數的，要甄翠霞重捉。還有一個滑稽提議：說既已

捉住老娘姨，就叫老娘姨來捉，也不要緊。可是老娘姨聽見了這個提議，便發起急來了。

「阿呀呀！你們在這裏捉盲盲嗎？我是四五十年不會捉過盲盲的了，現在是弄不來的了。」

又有人提議：這是素君家的老娘姨，應該叫素君來代替。素君當然不肯，說：這關我什麼事？又有人說：素君不肯，教鄭七少來代替素君。鄭七少自然也提出抗議。後來還是時觀平說了：

「儘捉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教老娘姨捉，這是一個滑稽議案，當然只好撤消。教素君和鄭七少代替，這未免太株連了。甄翠霞終算捉到了一人，暫告休息。現在天已漸漸夜下來了，素君不是已有堂唱來了？其餘諸位，也都要重行回去，化裝一番，照常的做她們夜間工作，我們也可以憂然而止了。」

大家都都覺興致已盡，不必再捉了吧？只有怡情老四撇起了嘴唇，老大不願意。

「算我倒霉！」她說：「我倒捉得很吃力，你們却不捉了。」

「這捉迷藏的事，也就是你引出來的。」嚴一塵道：「你說得捉迷藏怎樣的起勁，所以請你先試捉一回咧。」

那時一髮牽而全身動，因為素君有堂唱要去，她跟了老娘姨先去了。許多姑娘們，也紛紛都要回去，出堂唱時間，也已到了。

從這一天起，便約定了她們來拍小照，那個金釵十二圖，不久也便拍成了。

那時光已近初夏，西商賽馬的日子，也就在這幾天裏。明鏡俱樂部正對着跑馬廳，恰又是四月清和，綠肥紅腴的時光。望過去一片綠油油草地，好似由大自然的手裏，織成了一幅的大地圖，鋪在那裏。人家說：天衣無縫，它正可以說地衣無縫。這個景緻，看看也覺得賞心悅目。有人說：綠的顏色，最足以養目，現在從明鏡俱樂部的樓上，推窗一望，很足以游目騁懷了。

明鏡照相館中，凡是美人攝影，都要緊。

都來者不拒。要是覺得不愜意的，儘可以從新來拍。那時候，中國照相館也不多，能够拍得好好兒的，却寥寥無幾。明鏡照相館的技師，却很肯研究。攝影本亦是美術之一種，因此他們的照相，也便進步了。那時他們又想精印一種美人的照片，用極清楚的銅版印出來，喚做「驚鴻豔影」。以前中國的女子，有一種痼習，不肯輕易披露她的照片。她的照片，也不願輕易與人，除非是有特別關係的人，方肯給與。

所以倘然不會得本人同意，或在雜誌上，或是在某種刊物上，發見了她的照片。好像這個人有背道德，而被登照片的婦女，就要給你饒舌。因此她們到照相館裏去照了相，有的一定要把玻璃原片也買了回來，有的一定要吩咐照相館裏，不許賣給別人。照相館也守了這個法則，除了本人以外，一概不能將照片或賣或送給別人。但是照相館對於妓女及優伶的照片，却是一種例外，多照幾張，也不

時觀平要印成這一冊驚鴻豔影，

美人姿態，也只能到北里中去搜羅。這一冊美人小影，至少也得要有三四百幀，方可以成爲一冊。他本有一個印刷所，印刷出來的印刷品，也是近來印刷界所表表的。因爲他所印刷的都是名畫墨跡，印刷的器械，不能不加以考究。此刻這一冊，他預備用極好的紙，極好的墨，各種的顏色，各種的圖案，把它印出來，甯可成本貴一點倒不要緊，東西却是要好，方可以使人滿意。

她在名伎中，從前過去的人物，却已經搜集了不少，但這不過聊備一格而已。自然是新人物占多數，這三四百幀小影中，有許多人攝在一起的，也有兩三個人合影的，一個人單獨的照片，自然是更多了。各種各樣的姿勢，也可以算盡態極妍。這金釵十二圖，早數日便已印好，挑選的十二人，也個個是名下無虛。

明鏡照相館的攝影技師，手段很爲高明，加着有時觀平在那裏監製，

自然每張照片，都是出色當行的了。照好了以後，時觀平凡是圖中人，每人都送她一張。蕊雲也是圖中人，照例應得一張。時觀即便交給左詩晨，教他在叫堂唱的時候交給她。左詩晨那時候，已是三天五天，便到清和坊走一趟的了。因想送照片去，是個特務的差使，拿到了照片，當夜便要出發。

那天報館裏日常公務完了以後，便驅車直達清和坊，蕊雲還沒有回來，只得在此等候。可是房間裏人知道拿來的是一張照片，大家都要先親爲快，便在左詩晨手中搶來要看。

「慢來！慢來！」左詩晨道：「看是可以給你們看，讓我查查你們的手指頭乾淨不乾淨？」

這時她們房間裏，有個名字喚做鳳雲的，面孔不大好看，是個凹鼻梁，高額角，但是性情却很刁鑽。妓院中本是一個最勢利的地方，因爲蕊雲生得好，堂唱多，一房間的人，都趨奉蕊雲。譬如她說口渴了，要喝一杯茶，馬上就有人倒來給她。有時你也

倒，我也倒，却來了兩杯。要是別人的聖諭，要香湯沐浴以後，可以開讀，要喝茶，對不起，只好自己去倒了。萬一也是有點頤指氣使，就要立刻被人當面叱責：「搭什麼小姐架子？你又不曾跌斷了手臂，不會自家去倒嗎？」那種刻薄的話，也馬上就會加到她身上來了。

倘然蕊雲要使喚別人，人家就很願意給她服務。因此鳳雲看在眼里，悶在心裏，便有些不舒服。她想一個討人，她不過生意好一點，大家都奉承她了。她全不想這一房間的人，全仰給蕊雲，是她在對內對外，她便是這個房間裏的主席，怎麼全房間的人，不奉承她呢？」

但是鳳雲心裏總有點不服氣，常常冷言冷語，加以一種冷笑。她本來是這房間裏的失意政客，她們也視她爲反動份子一般。今天大家擠攏來要看這照片，而左詩晨又是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要查驗她們的手指，鳳雲先是將嘴唇一披，鼻子裏冷笑了一聲，說道：「二少！那末讓我去泡一個浴，再來看吧！古人不是有接受皇帝

嗎？」

左詩晨被她鈍得口都開不出。

「不是哪！」他道：「看照片往往捏上兩個指紋，交關難看。我前天也是一張照片，給人家你也看，我也看，捏上了好幾個指紋，用橡皮也擦不掉。而且還有人，喜歡對了照片講話，饒唾涎在照片上，一點一點，也是很討厭的咧。」

那時鳳雲早已撇着嘴，走開來，不要看了。含雲較爲忠厚，她說道：「二少！我的手指蠻乾淨，決不會捏上指紋。」

一回兒又商量要配什麼架子？掛在什麼地方？直等到十一點鐘，蕊雲方纔回來了。左詩晨那時心中想：蕊雲一定很喜歡看這個照片，因爲她已經問過了好幾回了。她常說：「怎麼有一個禮拜了，照片還沒有好呢？」又說：「我是知道的，人家都拍得很好，只有我拍得最壞。要是拍得不好，我甯可不要。」

「你不要也不中用。」左詩晨故

意逗着她道：「人家都拍得很好，人家自然要拿的。你不能在人家的十二個裏頭，剪去了你一個的，你却有什麼法子？」

這樣的一說，她愈加發愁了。

「那末怎樣辦法呢？謝謝你！可以給我想法子嗎？」蕊雲道。

「你放心！你拍得並不壞，我早已在玻璃片上看見過的了。不但是並不壞，而且拍得很自然，很寫意。」

詩晨雖如此說，但蕊雲以為自己沒見過，總要自己見過了，纔能放心。可是現在晒出來，的確是不差，她看見了這張照片，大概可以放心了。既然拍得很好，她自然看了開心的，左詩晨覺得看見了蕊雲的開心，就好像是自己開心。因為蕊雲每天到十多點鐘，堂唱出完了回來，雖然不免有點疲勞，然而是很愉快的，有時還是很高興的。因為她具有一種活潑天真的孩子氣，頗似日本人所說的「愛嬌」二字。她有時滿面溢着愛嬌，一點不拘束的，而並不是輕佻的，在那種有意無意間，似覺有一種純真的氣

品，却更令左詩晨想到在南京荒園中赤脚奔走的她。

蕊雲一回來了，大家都報告她：

「阿因！你前天在跑馬廳對過許多人一同拍的那個照片，二少現在已經拿來了。」

「拿來我看！」蕊雲一面換衣服

，一面說道：「我是拍壞了嗎？」

「一點也沒有拍壞，而且很自然，很寫意。」含雲道。

蕊雲把照片移到電燈光底下，自然先看自己，看了却不說什麼，那是心裏一定滿意了。倘然看了自己不滿意，一定先要嚷出來，什麼不好？什麼不好？現在不說自己，却批論起別人來，說：某人的面孔太側了，某人立得不好。左詩晨想：她批論到別人，那就可見她自己沒有什麼可批論之處了，他心中一塊石頭落下了。

照尋常日子，她回來見左詩晨在這裏，一定很起勁，而且是他今天拿了這照片來，而且這照片也拍得沒有什麼不滿意。那一定要商量配什麼架子？預備掛在什麼地方？廂房裏呢？

亭子間裏呢？或者還要發起又小麻雀，不然，就是挖花，因為今天辰光還不算晏呀。可是今天看她不大高興，看過了照片以後，仍舊袋好在那個封袋裏，叫阿金擺在衣櫥裏，就預備吃稀飯。

「你肚裏餓嗎？也吃一點稀飯好嗎？不過沒有什麼小菜。」

「我不餓，你吃。」詩晨道。

「時二少這樣每人送一張，倒也送去不少呀。」

「十二個人送去十二張，此外還印好了好幾張。」

詩晨給她講話，總覺得她有些不起勁。因想起阿金是她的副官長，問她便可以知道。便在她吃完了稀飯進去洗臉的時候，問阿金道：「阿因今天好像有些不起勁，是什麼緣故？」

「不是給她的娘爭了幾句嗎？」

阿金道：「有一位姓葉的客人，想請阿因看戲，阿因自然蠻高興，答應了這客人了。却是沒有和大阿姨說，大阿姨却不大願意，說「你去看一夜天戲，堂唱要脫去交關。叫含雲去代代

吧？客人都不窩心，甚而至於打退票

。有的還在局票上寫明：蕊雲不來不

要來。你不能謝謝葉大少嗎？現在既

然答應了他，那末到九點半的時候，

我來請她看戲。」左詩晨說。

茶館局出完了，到戲館裏去敷衍他

「依了她的意思，頂好是完完全全看一夜天戲，一個堂唱也不出，這如何做得到？」

下子，馬上就走。倘然堂唱出完得早

「好的！我就給她想個法子，讓她舒舒服服看一個滿意。但我只能辦

的，到十一點半鐘再去好了。」阿因

「你完全負責，多大了大阿姨也要說閑話咧，我也

就不高興，說：「十一點半鐘，戲館

，多大了大阿姨也要說閑話咧，我也

也快散了，還去看戲屁股嗎？人家好

，多大了大阿姨也要說閑話咧，我也

意請我看戲，扯人家的冷台，索性回

，多大了大阿姨也要說閑話咧，我也

絕了人家不去，就完事了。」兩人爭

，多大了大阿姨也要說閑話咧，我也

了幾聲，所以她今天不高興。」

剛說到那裏，蕊雲從亭子間走出

「原來如此！」左詩晨道。

來。」

「怪是也難怪她。」阿金道：「

「你們噤噤咕咕在講什麼話呀？

吃了這碗斷命堂子飯，人家看蠻寫意

「二少說要請你看戲咧。」阿金

，那裏有一點兒空。阿因想看戲，也

道。」

想了長遠了。那天說起勁了，葉大少

道。」

說：「阿因！禮拜六我請你看戲，因

「你們尋什麼開心呢？」蕊雲

「不去！不高興！」蕊雲搖着頭

「爲什麼不去？可是我請你，你

却不肯賞光。葉大少請你，你就高興

的答應了。」左詩晨這話，故意的

她，說得蕊雲臉上也紅起來了。

「噯！你怎麼這樣說？我因爲那

種看戲，總歸是不寫意的。剛剛在好

看的時候，忽然的堂唱來了，好似催

命鬼一般，那張局票，好比是勾魂票

。那票上還一連串加着許多圈兒，似

乎非常緊急的樣子。你要遲一點脫了

堂唱，回頭又捱一場罵，這有什麼意

思？不是葉大少請我，我也回絕了他

嗎？你怎麼說出賞光不賞光的話兒呢

？」說着，坐到詩晨身邊來。

「我告訴你！」左詩晨攜着蕊雲

的手道：「近來新到了一班演新戲的

，他們是從日本回來，並不是專門唱

戲的。是幾個留學生，他們高興了，

自己合攏十幾個人來，組織了一個戲

劇社，喚做青柳社。裏面有好幾個人

，我都認得。他們再過幾天，就要公

演了。到了公演那一天，他們一定要

一塊大洋。却弄得那個小孩子，一點兒

阿金道。」

送給我票子，我想到了那天，請你一同去看。至於大阿姨一方面，我會給她說好，她就是心裏不願意，總得要買我一個面子。所以我問你賞光不賞光？蕊雲你倒說不去，碰了一鼻子的灰。」

「好啦！別再冤人了！你既然說好了，我爲什麼不去呢。」

蕊雲那時又高興起來，捱上了左詩晨的身子。

「什麼樣的新戲？」阿金問道：「是不是戲台上有種種布景的，戲台前還有一個幕。把幕拽開來，裏面各種布景便顯出來，和真的一樣嗎？」

「可不是嗎？現在也有那種不三不四的新戲，上海已漸漸兒流行起來了。也有布景也有幕。也有鑼鼓也有唱，那是一種叫做四不像。他們是純粹粹的新戲，單是習練，也已經習練了好幾個月了。不是他們那種馬馬虎虎的，不論阿貓阿狗，跳上去都可以做的。平日間一點不加以練習，到了演劇的當兒，弄得前言不搭後語。那是真正的新戲呀。」

阿金聽見了，更加起勁，她道：

「阿因！那新戲比老戲好看得多咧。他們並沒有鑼鼓傢生，也沒有唱，單是說話，那就我們容易懂得多。那種老戲，我們不知道他唱的什麼，要是唱得長一點，我簡直是要在戲館裏打渴睡咧。懂得唱的人，聽聽是有滋味的，像我不懂得唱的，不曉得他們在哼些什麼？至於那些武戲吧！我們只看見紅面孔與黑面孔相打，翻筋斗，豎蜻蜓，倒是好看的，可惜他們玩來玩去，還是玩這一套兒。倒是那種新戲，情節也好，一句一句說話，我們都聽得清清楚楚。而且它從頭至尾，完全的一本戲，不是東截一段，西挖一節的。二少！你請阿因，我也要去的呀！」

「這是自然。」左詩晨道：「你是少不得的，你便是阿因的侍從武官，她到那裏，你也到那裏，自然非請你不可。」

阿金也不曉得什麼叫做侍從武官，總之是請她的了。

「到了那天，我們要早些預備好

了。」阿金道：「不過大阿姨即使放了。蕊雲去看戲，她還是老規矩，轉堂唱仍舊要到戲館裏來轉。那末正在好看到頭上，勾魂票又要來了。最好到了那一天，二少給她的娘說好了，無論什麼人來叫堂唱，不必來轉，就叫她們兩個去代一代，就完結了。」

「不相干！」蕊雲道：「倘然寫出來是要我的，他們還是要到戲館裏來轉的。」

「不妨事！」左詩晨道：「到了那一天，包你沒有人來轉，讓你安安穩穩的從頭看至尾，決不來驚擾你一下。」

「真的嗎？」蕊雲道：「若得如此，真要謝謝你咧。那末怎麼向我娘說呢？恐怕她不答應？」

「你不用管它，我自有法子。但是天機不可洩漏，預先不能說給你聽。到了那一天，總讓你安心看戲就是了。」詩晨說。

原來那時候，有一班日本留學生，聚了幾位都喜歡研究戲劇的同志，組織了一個劇社，就是那個青柳社。

起初在日本的當兒，不過逢着什麼紀念的日子，借着一個小規模的劇場，偶然演演，他們稱之為愛美劇。原不過幾個留學生中的有志於戲劇的人，隨意玩玩。也就像中國舊戲中玩票，偶然也來個彩排客串之類，倒也闐動了留學界。

這時中國的戲劇，沒有開這個男女合演的風氣。所以男性的戲班裏，沒有女人，所有裝成的旦角，都是男性。京戲中有好幾位旦角，上妝以後，簡直和女人一般，瞧不出他是男人。那一班捧旦角的人，無論做什麼詞章詩賦，也完全把他當女性看待，撲朔迷離，因此北方便有所謂相公一流人物。那時女人演劇，也另有一派，就是最初謂之鬚兒戲，後來稱之為坤角。她們不能和男角一同登場，因此她們戲中的男角，也以坤伶充之。居然也袍笏登場，掛着鬚，只覺得雌聲雌氣，於視聽上都有些不合。

現在的那種新劇，其中女角，也都是男子扮演。青柳社中也有幾位女角的，一位是姜小霞，一位是歐雨青

，這兩位都是丰神濯濯，如春日之柳，都是日本留學生中的美男子。因為他們獨世翩翩，姿容俊麗，扮了女人以後，也美麗出眾了。此外有的人該演小生的，有的人該演老生的，甚而至於有的人生就一副老太婆的面孔，在戲劇中可以扮老太婆的，倒也配搭得各如其分。

他們也考究化妝，這不比舊劇中的化妝，奸臣是個白面，扮曹操的臉上還要畫一個十字。所有的戰將們，紅的黑的，青的藍的，有奇奇怪怪的臉譜。新戲裏的化妝，只不過按照劇中人的個性，社會中的狀態，加以描摹或點綴。但是美人名士，宵小英雄

，也要在面目中顯得出來。

這時青柳社的幾位社員，都回到了國內來了，他們很想在上海公演一劇。因為這是破天荒的事，上海的戲劇雖然也在改良，然而總有些三不四。這總算是純粹的新劇，幾位演劇的人，也都是知識階級，不是以戲劇為職業的。他們的幾位同學，回國以後，家在內地的，便要回去省親。也有的已經在國內謀着了職業，不久便要去找職了，趁此大家沒有離散時候，公演一回。他們有幾位是認得左詩晨的，所以到了公演的那天，便送了好幾張票子，給左詩晨。還附着一封信，很客氣的請他指導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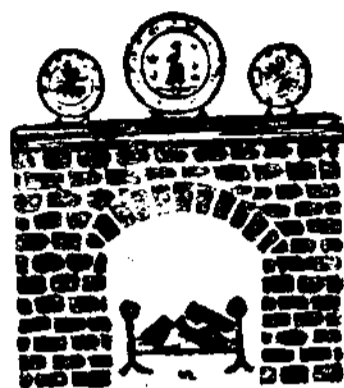
### 信 撫 集

#### 百家姓撰人？

乙 乙

市井所印百家姓，未知究為何人著撰？據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一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朔，趙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一按武肅之祖母及母，皆水邱氏，今此書所列複姓，無水邱氏，何故？





# 凡士 案 咖啡館

美國范達痕著  
程小青譯

## 九 在嫌疑中（五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星期日早上快近十點三十分的時候，

海斯來到凡士的寓所。凡士起牀了還不久，坐在圖書室裏，穿着寬大的梳妝長袍，喝着濃烈的土耳其咖啡，他的早餐向來是儉約的。他剛燃着了他的第二枝的雷琪煙，警佐走進來，露着幾分疲倦而又得意的神色。他等不得凡士的招呼，就報告說：「到底我找到他了！」

凡士微笑着點點頭。「警佐，請把你夜間散步的經過情形告訴我。」

海斯修正他剛纔的話，說：「好的，事實是這樣：我還沒有找到他本人，但我盼望着愛牟利隨時會有一個電話打到這裏來。愛牟利是我叫他去監視着愛倫太太的房子的，而且——

「愛倫太太的房子？」

「是嗎！據報告，那個傢伙正往那裏去。」

「這件事聽起來真是非常複雜，是不是？」

海斯答道：「密司脫凡士，不見得。祇是一件討厭的事罷了。……昨夜我離開這裏以後，就到「英美香料公司」去，抓住了一個守夜的人。他用他的百寶鑰匙開進辦公室去，找到了一本職工名簿，把勃恩士的名字指給我看。他的住址是在距離公司沒有幾條街道的一個二等旅館裏。所以我從容地到了那個旅館。可是勃恩士似乎已經回去過，換了衣服又出去了。這消息是一個值夜的事務員給我的。我就把煙盒給他看。那時我的運氣轉好了。這個事務員竟宣誓似地說，勃恩士正有這樣的一隻煙盒——勃恩士回來得晚的時候，往往跟他饒舌的。」

凡士招呼他道：「警佐，聽我說。請坐下來，休息一回。你得喝一點兒咖啡，振作振作精神。我想你是無髮地指着勃恩士。可是別告訴我，你是整夜奔東奔西地在找尋他。」

海斯疲倦地坐下來。「我倒奔東奔西得很忙呢——密司脫凡士，倘使你不介意的話，好不好另外放一點兒小東西在那咖啡中？我需要提提神。」

海斯答道：「密司脫凡士，不見得。祇是一件討厭的事罷了。……昨夜我離開這裏以後，就到「英美香料公司」去，抓住了一個守夜的人。他用他的百寶鑰匙開進辦公室去，找到了一本職工名簿，把勃恩士的名字指給我看。他的住址是在距離公司沒有幾條街道的一個二等旅館裏。所以我從容地到了那個旅館。可是勃恩士似乎已經回去過，換了衣服又出去了。這消息是一個值夜的事務員給我的。我就把煙盒給他看。那時我的運氣轉好了。這個事務員竟宣誓似地說，勃恩士正有這樣的一隻煙盒——勃恩士回來得晚的時候，往往跟他饒舌的。」

海斯答道：「密司脫凡士，不見得。祇是一件討厭的事罷了。……昨夜我離開這裏以後，就到「英美香料公司」去，抓住了一個守夜的人。他用他的百寶鑰匙開進辦公室去，找到了一本職工名簿，把勃恩士的名字指給我看。他的住址是在距離公司沒有幾條街道的一個二等旅館裏。所以我從容地到了那個旅館。可是勃恩士似乎已經回去過，換了衣服又出去了。這消息是一個值夜的事務員給我的。我就把煙盒給他看。那時我的運氣轉好了。這個事務員竟宣誓似地說，勃恩士正有這樣的一隻煙盒——勃恩士回來得晚的時候，往往跟他饒舌的。」

凡士插嘴道：「大概在鬧着有趣的玩兒時，他還要送一枝香煙給對方罷？」

「對了，先生。……我就打電話到刑事部，叫愛牟利去守候着，倘使

他見勃恩士這傢伙回去，馬上報告我。他到了那裏以後，我就回家偷睡了兩個鐘頭的覺。」

「你那守夜的怪物，有沒有把關於失蹤的香料專家的消息打擾你的好夢呢？」

「沒有。勃恩士沒有再回旅館去。所以我在八點鐘親自再去，看一看還有什麼是我能夠從值夜事務員那裏得到的。這人和勃恩士，還有勃恩士的兩個朋友，好似有時在晚上大家坐在前室裏玩紙牌。那兩個朋友中的一個住在街的對面，這傢伙說他已經好多天不見勃恩士了。但他叫我去問另一個朋友，那人叫做羅賓，住在勃洛克林地方。勃恩士常在羅賓那裏過夜，尤其是星期六。因此我又趕到勃洛克林去。因為我不願意被勃恩士知道，所以我沒有打電話給羅賓的地方。大約化了一點鐘的功夫，我才找到羅賓的住所。那是在離開鐵道綫有六個街區的貝孫赫斯志荒地中。」

凡士陰鬱地發着抖聲，說道：「警佐，你是個多麼異乎尋常的清早探

險家啊！你到了那裏結果怎麼樣？」

「我問他勃恩士的行蹤，他說勃恩士還是今天早上三點鐘離開的，說是因為寂寞而少友伴的緣故。羅賓又說勃恩士心神恍惚，晚上睡得不穩，起牀又很早。他在我沒有到的以前已經走了。……密司脫凡士，你有什麼意見？」

凡士說：「聽起來倒很像是懸懸不決的戀愛把戲。唉，美妙的女子是多麼殘忍啊！」

警佐答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勃恩士既然不在家裏——可以說是逃走——却躲藏在貝孫赫斯志荒地中，總有些兒不妥當。……無論如何，當我把煙盒給羅賓看的時候，他立即認得出，但他記不起昨夜勃恩士是不是一定帶在身邊。我問羅賓是否知道勃恩士去的地方。他笑了一笑說，他是知道勃恩士去的地方的，但要到十一點鐘勃恩士才會到那裏。所以我知道他一定還沒有回到紐約，我就打電話給愛牟利，吩咐他離開勃恩士所寓的旅館，去守着伊的房子。……」

「愛倫太太的房子？」

「是的。就是羅賓說的勃恩士在十一點鐘要去的地方。他對這一點也沒有疑心。我想這是合理的。密司脫凡士，你自己告訴過我，勃恩士是那女子的男朋友；也許他想從伊和伊的母親那裏得到一種幫助。因此我趕忙回到紐約來。現在我是在這裏，一方把經過的情形報告給你聽，一方又等待着愛牟利的電話。」

凡士低聲說道：「奇怪啊！多麼熱心啊！當我睡眠的時候，你竟會把許多事實配合起來，而且配合得並不拙劣。我想倘若你得到了愛牟利的召喚，你一定會趕得去，繼續偵察那位年青的勃恩士的。」

警佐應道：「對啊？我正在想，昨天晚上你在地方律師的辦公室中，你實在是有這一種念頭的。」

「我不知道。……警佐，無論如何，我要跟你一同走。」凡士站起來住衣間裏去。

「先生，我想你同去是歡迎的。」

可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請求你——讓  
照我的辦法處理這件案子。」

「喔，警佐，當然。」凡士走出  
了藏書室。

當他打扮好了剛剛回進房間，就  
有一陣電話機的聲音發出來。海斯連  
忙從椅子上躍起來，在凡士的老管家  
兼侍僕寇利沒有拿起聽筒以前，就把  
聽筒拿起來放到耳邊。那正是愛牟利  
打來的電話。海斯聽了一回，熱切地  
應道：「對啊！我準在五分鐘內趕到  
那裏。」他把聽筒砰然放下，滿意地  
搓着兩手，走向門口。「密司脫凡士  
，來罷。我們到底得到了。……」

當我們從雷克雪登蔭道拐灣的時  
候，我們瞧見愛牟利從愛倫太太的房  
子那裏踱過街來。他向我們走了幾步  
，着意地點了點頭。

海斯發出些喉聲，算是招呼過了  
，立即命令愛牟利跟隨我們進去。這  
一回是格萊希·愛倫聽得了鈴聲出來  
開門。伊一瞧見凡士，就笑容堆上了  
臉，舉手招呼。「哈囉，密司脫凡士  
！多麼奇怪啊！」聲音是諧美的，伊

好像要飛舞的樣子。「你怎麼會找到  
我住的地方來？你真是一位非常機靈  
的偵探家！……」

當伊注意到另外兩個人的出現時  
，突然打住了話頭。

凡士告訴伊說：「密司愛倫，這  
兩位都是警局的職員。我們的來意，  
是——」

伊驚惶地嚷道：「唉！他們逮捕  
你，是不是？這不是可怕的事情！」  
伊的眼睛睜得很大。「可是，密司脫  
凡士，不瞞你說，我並沒有把你的事  
情講出來。我是決不會如此的——真  
的，我決不會。我既然允許了你，我  
決不會的。……」

海斯和愛牟利擦過了伊的身旁，  
走進房間裏去，凡士向伊伸起了手，  
懇切地說：「親愛的，請你等一下。  
我們到這裏來，完全是爲了另一件事  
情。」

伊見了他那嚴重的神情，不禁怔  
了一怔，退後幾步。凡士跟了兩個警  
員踱進去。

靠着對牆的一張沙發上，坐着年

青的喬治·勃恩士。他顯然爲了我們  
的闖入，露出煩惱的神色。海斯早已  
跑過去，厲聲的問道：「你的名字叫  
做喬治·勃恩士，是不是？」

勃恩士不高興而憤怒地答道：「  
我的名字沒有改過啊。誰要知道？」

「唔，聰明的傢伙？」海斯摸索  
着他的衣袋，接着他緩和了他的語調  
。「勃恩士，有紙煙嗎？」

勃恩士自動地掏出了一包紙煙。  
警佐嚷道：「什麼！你沒有煙匣的  
？」

格萊希愛倫高慢地應道：「當然  
，他有的！去年聖誕節，我自己還送  
給他一隻——真美觀，像一隻西洋棋  
盤——」

凡士做着手勢，叫伊別說話。

勃恩士承認道：「是的，我有一  
隻，但我——我在昨天失掉了。」他  
似乎給這種詰問弄得很狼狽的樣子。

「也許就是這一隻。」海斯一面  
帶着威嚇的語調說着，一面把小煙匣  
放到勃恩士的鼻子下去。

勃恩士受了恐怖和威嚇，微微地

點了點頭。他拿了烟匣，放在鼻孔邊，嗅了幾次。一回，他仰起了頭，瞧着警佐，說：「快來親嘴！」

海斯作爆裂聲道：「什麼！」

勃恩士露着困窘的神情，含糊着說：「唉，這一種是著名的手帕香水的名稱。成份是肉桂，長壽花，麝香，枸橼——」

那女子愛倫熱切地補充着道：「我知道還有別的。茉莉花和晚香玉——」

勃恩士發怒着說：「你說的是「閨年」香水哩……」

海斯嘆道：「聽着！你們究竟在幹什麼？」

凡士默默地忍住了笑。

警佐從勃恩士手中搶過了煙匣，重新放入袋中，然後問道：「昨天你把烟匣失落在什麼地方？」

勃恩士侷促不安地答道：「我——我並不是遺失的。我不過——唔，我不過借給一個人。」

「那末！你竟把一個知己的女友所送的聖誕禮物隨便借給別人，是不

是？」

勃恩士的神經起了混亂。「我也並不是借出去。我碰到一個人，敬他一枝煙。後來我們起了小小的爭辯。我想他不過忘記了罷了。……」

海斯帶着嘲諷的語氣反駁着道：「當然！他不過拿了烟匣走了。可是你竟忘記向他討回來，却把烟匣留在他那裏——就算是你贈給他的一個精緻的小禮物。這是多麼漂亮啊！……那個人是誰？」

勃恩士躊躇着說：「唔——倘若你必須知道的話——就是密司愛倫的弟弟。」

「那當然是的！你好狡猾，是不是？」這時一個新的念頭察然襲入警佐的腦子裏。「那必然是在「杜唐尼咖啡館」附近的一個地方。大約是下午四點鐘光景？」

勃恩士愕然地問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海斯怒聲說道：「我是在問你哩！那並不是像你所說的一個小小的爭辯。差不多要扭毆的樣子，是不是？」

你是關心着一件事情，可不是？」

勃恩士無力地瞧着警佐，又瞧瞧愛倫。伊嘆道：「天哪，喬治！你跟菲列普又爭吵起來了嗎？你們真是一對喜歡爭吵的鸚鵡。」

海斯嚼着他的牙齒，發着軋軋的聲音。「小娃娃，你沒有參加？」

愛倫怕羞地傻笑着。「喔！……這就是昨天晚上密司脫潑脫兒叫我的稱呼。」

海斯再厭惡地轉向勃恩士，問道：「你跟菲列普·愛倫爭些什麼？」

勃恩士茫然地轉動着他的眼珠，好像怕回答似的，又好像不怕回答似的。最後他口吃地說：「是關於密司愛倫的事情。菲列賓似乎不大喜歡我。他要我不到這裏來。他又說我簡直不知道怎樣打扮——我沒有密司脫潑脫兒那樣的風度。……」

「唔，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那是悲慘的——」

凡士急忙拍了拍警佐的肩膀，咬着耳朵對他說了幾句話。於是海斯意氣揚揚地掉過身子向着愛倫。

他說道：「密司，你到另一個房間裏去。我有一件事情，要單單講給這個年青人聽。」

「格萊希，那是對的。」那是愛倫太太低沉的聲音。伊怯弱地站在房間後部的滑門的小口處。伊站在那裏已經多少時候，我可不知道。「格萊希，你跟我來，讓這些先生們和喬治留在一起。」

愛倫並不延遲。伊和伊的母親走入後面的房間裏去，隨手把滑門拉攏了。

「年青人哪，現在是要講出惡消息來了。」海斯一面說着，一面威嚇地走向驚呆的勃恩士的面前。

凡士又阻止他說：「警佐，等等。密司脫勃恩士，剛才你爲什麼聞了煙匣上的香味，而發生極大的驚奇？」

勃恩士皺眉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恰正爲了什麼。那不是一種平常的香水；我已經好久沒有聞過這種香氣了。可是昨晚在咖啡館裏，我注意到前面一間的進口處，却有這種

香水的極強烈的味道。那是在我走入膳室的時候聞到的。」

「誰灑着那種香水呢？」

「唔，我可不能夠知道——那時四周站着許多的人。」

凡士露出滿足的神色，就做了一個手勢，把這年青人交還警佐。

海斯無禮地發着粗暴聲，對勃恩士道：「好，惡消息就在這裏。昨晚我們發現一個死人——你的煙匣就在他的衣袋裏。」

勃恩士突然仰起頭來，他的眼睛裏露出昏暈而驚恐的神色。他吁氣着說：「天哪！他——他是誰？」

海斯殘酷地露着齒笑了一笑。「我却想不出來。也許你是想得出的。」

勃恩士喘息着說：「不是菲列普罷！唉，我的天哪！……我知道他今天不在這裏。他要到城外去——真的，他去了。他在昨天就告訴我，說他要去的。」

「雖然你很狡猾，想用香料這一個戲法，把另一個人牽入進去，但是

你的狡猾還不到家哩。」海斯頓了一下，隨即決定他的行動。他向愛牟利做了一個短短的記號，說：「我們要帶這個孩子帶走，再把他安排在易於接觸的一個地方。」

凡士不自信地說：「那末你要把他當做嫌疑犯拘禁起來——呃，警佐？或者也許把他當一種物證？」

「密司脫凡士，我不管你怎麼說法。他要去坐在一個跑不開去的地方，作一回深沈的思索，直等到我們得到了陶里墨斯的報告。……愛牟利，你頂好把他上了手銬，直到我們到了轉灣處。僱着了馬車。」

海斯和愛牟利剛正領了嚇呆的勃恩士走向門口時，格萊希·愛倫忽而扭脫了伊的母親的掌握衝回房間裏來。「唉，喬治，喬治！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們要把你帶到什麼地方去？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我在起着心靈作用——」

凡士走向前去，把兩隻手搭在伊的肩膀上，用安慰的聲氣，對伊說道：「可愛的孩子，請相信我的話，你

不用焦急，也不用憂慮。你別以為密  
司脫勃恩士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你相信我嗎？」

伊低下了頭，轉身回到伊的母親  
那裏。兩個警員挾了勃恩士，已經走  
出房間外面。當凡士轉身再開門的時  
候，愛倫太太柔和的聲音又說道：「  
先生，多謝。格萊希一定相信你——  
正像我相信你一樣。」

愛倫的頭是靠在伊的母親的肩  
上。伊說：「媽，其實，喬治打扮得沒  
有像密司脫勃恩士那樣風度翩翩，我  
對這事是不關心的。」

## 十一 一個不速之客

（五月十九日，星期日，正午）

馬車到了以後，勃恩士沮喪地上  
車。凡士微笑着鼓勵他道：「放心好  
了。」他站着看馬車駛去。車影一消  
失了，他就叫了一輛出差汽車，立刻  
駛往地方律師的公寓。

一回，他見了地方律師，就說：  
「麥根，海斯警佐也太善於推理了。  
往日裏我對於這種心智作用是表示敬

慕的，可是在這一件案子中，我不得  
不請求你干涉一下。」

於是他把我們上晚離開麥根的寓  
所以後的事情，扼要地告訴麥根：到  
驗屍所去，允許愛倫太太的話；海斯  
的擅取煙匣，整夜搜索勃恩士的行蹤  
，他找到那年青年人以後，跟他的談話  
；最後，海斯的決意拘禁勃恩士，要  
等陶里墨斯報告的到來以後再定奪。

麥根凝神地聽着，但並不興奮，  
他緩緩說：「據我看，海斯做的這件  
事並無什麼不妥之處，我不明白你爲  
什麼要我來從中干涉。」

凡士忙着應道：「勃恩士是無罪  
的，我堅持我的信念，因此我要你打  
電話到警署裏去叫海斯把他放掉。麥  
根，我請求你必須照辦，不過我要請  
警佐把那少年先帶到這裏來，我要使  
他明白在眼前他的釋放的條件對於驗  
屍所裏那個傢伙的事，應取絕對的靜  
默態度。這是我們對於密昔司愛倫太  
太的允許，所以勃恩士釋放以後應得  
跟我們合作……老友，趕緊些罷。」

麥根問道：「你認識這個勃恩士

？」  
「我祇見過他兩次，但你知道我  
有我的信念。」

「這個信念也許是從失了平衡的  
意識中發出來的罷！……但你得告訴  
我你爲什麼要把這個人放掉？」

凡士微笑着說：「我也許是受了  
森林仙子的蠱惑。」

麥根把他的嘴唇合攏了，顯得很  
着惱。「如果我以前不是深悉你的，  
那我要說——」

「好了，好了！……快打電話給  
海斯罷。」

麥根悻悻地站起來，他因着和凡  
士的深交，使他透視到凡士的嬉笑態  
度後面，往往隱藏着嚴重的因素。接  
着他就走到電話機邊去。

他一壁向凡士說：「如果這真會  
成立一件案子的話，那末就算是你的  
案子，你儘不妨照着自己的意思去  
處理，我自己的麻煩時期已足夠哩。」

當麥根的電話接通的時候，警佐  
剛才到達警署，他立刻依照了凡士的  
請求，發下命令去。

十五分鐘以後，海斯陪同着勃恩士來到地方律師的圖書室。凡士小心地把這件事的情勢告訴勃恩士，強制他允許不將菲利普愛倫的死告訴任何人，並說明這一着對於格萊希愛倫有着深切的關係。喬治勃恩士誠意地接受了這個條件。警佐就讓他自由地出去。

警佐等那少年出去以後開始訴怨了。「唉，白辛苦了一夜！我因着探案那隻烟盒的來源，喪失了我的睡眠，今天早晨，又費了不少心思才把這孩子找着了！……密司脫凡士，現在你把這孩子放掉了，豈不是粉碎了我的工作？你倒底打算怎麼辦呀？」他用力地嚼着他的雪茄。「不過你假使以為我真讓這個孩子完全自由自在，那你就不是太聰明，密司脫凡士，我告訴你，我在動身以前，我先差忒列西到這裏來，祇要勃恩士一離開這屋子的階石，忒列西就會跟隨着他的。」

凡士愉悅地聳聳肩。「我早料到你要這樣幹。不過，警佐，你對於我

釋放這個少年的香水製造者，不要存錯誤的印象，我將盡我的全力抓梳這眼前的糾紛。我也正在等待檢察官的報告。……喂，你在你的費心費力的活動中，可會知道些關於驗屍的消息？」

海斯說：「我當然查過的。我在離開警署以前，打過電話給陶里墨斯。他照例給我一陣子嘲笑，但他答應我吃過了中飯就開始檢驗，今天晚上可以給我報告。」

凡士嘆氣說：「很感激。警佐，我向你行敬禮，請你寬恕我破壞了你的可敬而實際無用的計劃——就是你想剝奪密司脫勃恩士的自由。不過你也得知道，這一着並不能解除你腦子裏關於那怪鷹丕夢威脅麥根的憂慮。」

海斯承認說：「當然關於這頭怪鷹和密司脫麥根的事，現在還沒有解除我的憂慮的方法。但你也不用擔憂。那辦公室已經有人晝夜地守着，要是那怪鳥真會出現，我的孩子們決不會讓他再飛去。」

過了幾分鐘，警佐辭去了。我們接受了麥根的邀請，留在那邊進午膳。差不多近三點鐘光景，凡士和我才回到寓所。老僕寇利在門口招呼我們，神氣上顯得很困擾。

他抱怨地說：「先生，我真尷尬。有一個最可疑的少女等着要照你。我用盡方法想打發伊出去，可是伊非常堅決。我真沒有辦法。」他迅速地向後面瞧了一眼。「先生，我一直小心地看着伊，相信伊不會觸摸過任何東西。先生，我盼望——」

凡士接口說：「寇利，你沒有錯。」他打斷了這老僕的歉辭，把帽子和手杖交給他，隨即走進圖書室去。格萊希·愛倫坐在凡士常坐的那隻安樂椅上，身子幾乎陷在軟墊中。伊跳起來招呼凡士時，伊的神情已沒有以前那麼嫉媚。

伊莊重地說：「密司脫凡士，我猜想你一定想不能我會到這裏來，而且你也不知道我怎麼會得悉你的住址。那個給我開門的老頭兒，當然也不知道我會來。我不會告訴你我怎麼知道



你的住所。其實像知道你的姓名一樣，我是從你的名片上得到的。不過我並不打算明天去取那件新衣裳，也許我要等一等，等到我確切知道了喬治的安全。」

凡士裝做了歡愉的聲調說：「我很樂意你這樣聰敏會查明我的住址，而且我也很高興，你仍舊用那枸櫞香味。」

伊把感激的眼光瞧着他說，「唔，是的！你知道我起初並不怎樣愛這個，不知怎的，現在我倒愛它了！你想奇怪不奇怪？但我相信人們往往會改變主意。你想假使——」

凡士點着頭微笑說：「是的，固執是妖怪的特性——」

「但我不相信妖怪。自從我孩子時起，我並不固執過。」

「不，當然不會。」

「當我發覺了你跟我住得很近，我很高興，因為我有不少重要的問題要請教你。」伊仰起了頭瞧着凡士，像要知道伊的話有什麼反應。「唉！我又發見些你哩！你的姓有五個字母

，恰正像喬治和我的一樣。這是命定的，可不是？要是你有六個字母，也許我不會來看你。現在我知道一切事都會順利進行。是不是？」

凡士點頭說：「是的，我愛。我確信一切都順利。」

伊的呼吸突然鬆弛了，彷彿某種困難問題已告解決。

「現在請你告訴我，那些警察們為什麼把喬治帶去。喬治雖打電話告訴我完全沒有事，可是我委實很驚惶焦急。」

凡士坐下來，面對着伊說：「你實在用不着給密司脫勃恩士擔憂的。今天早晨警察們誤會他有着某種嫌疑，但在一兩天中，事情便可以完全明白。你信任我好了。」

伊的坦白的視線中湧現出充分的信任。伊說：「但是這班人今天早晨到我家裏去，把喬治嚇壞了，那總有着什麼嚴重的事情。」

凡士解釋道：「所謂嚴重，那不過是他們猜想罷了。我愛，我告訴你，有一個人昨夜裏死在杜唐尼咖啡館

中，並且——」

「密司脫凡士，但喬治跟這事有什麼關係呢？」

「是啊！我確實相信他跟這件事毫無關係。」

「那末這班人為什麼爲了我給喬治的一隻烟盒子就這樣亂來？他們怎麼樣得到那盒子的？」

凡士疑遲了一下，隨即決定了他能把事實的真相告訴這少女到多少限度。

他忍耐地解釋道，「事實上密司脫勃恩士的烟盒子是在那死人身上發見的。」

「喔！但喬治不會把我買給他的任何東西送掉的啊。」

「原是啊，我已說過這完全是誤會的。」

少女注視凡士的臉，很長久，像在探索什麼。

「密司脫凡士，假使這個人並不是自然死的——假使他是給殺死的，像你告訴我的昨天你在圍牆那邊殺死了那個壞人一樣。假使喬治的煙匣，

是在這個人的衣袋中發見的，而且假使——唉，這一類事多着呢，我猜想不完。我常在報紙上讀到警察們有時認為無罪的人也會殺死人——「伊突然停頓了，把兩隻手掩住了嘴，顯得很恐怖。」

凡士儂前了些，用手拍伊的臂膊。「我的好孩子，別這樣，你怎麼又在相信妖怪了？這是沒有意思的，快不要發愁。密司脫勃恩士是決不會遭過什麼的。」

伊的驚恐祇略略減損了些。「但是也許可能。如果真有什麼事發生，那你得做一個挺好的偵探。」伊的眼睛裏又現出驚惶和懇求的神氣。

「自從今天早晨喬治給他們帶去以後，我一直憂慮着。你知道我做些什麼？我到市上去看戴而美。我每逢有什麼難事總去看伊——有時候沒有難事我也去看伊。戴而美常說很歡喜見我。我猜想這也許因為我也是相信心靈術的。有一個相信心靈術的人在旁邊，那就容易使你集中心思。是不是？……戴而美的地方很奇怪，你一進去

就會覺得陰森森。伊的室中都是黑布，却並沒有一扇窗，祇有一扇門。當那些黑布掛起來時，你就會覺得你的身子在遼遠之處，祇有戴而美和那些跟伊說吉凶的精靈在一起。」伊頓了一頓，向四周瞧瞧。伊的身子，搖震了一下。「戴而美的黑布上，有一張張的大手的圖片，手掌上有很多的線紋。這些奇怪的線紋，戴而美叫做符號。桌子上還有一個大玻璃球和一個小玻璃球。還有不少星宿圖，附着奇怪的字，有時候這些都很有意思。」

凡士帶着注意的神氣問道：「戴而美跟你說些什麼？」那女子的臉上露出了光彩。「唉，我不會告訴你嗎？伊是很神秘的。當我把喬治的事告訴了伊，伊好像很驚惶。伊問我許多奇怪的問句：關於那些到我屋子裏去的人，關於喬治的烟盒子——你知道伊像在探聽我的心事。我猜想伊在窺探我的心事，因為我的心正在顫動着。戴而美常對我說，一個心在顫動的人，對於伊最有幫助。結果伊也像你一樣說，不會有什麼事臨到喬治身上

，不過我得幫他。……」伊又將懇切的眼光凝注着凡士。「你能讓我幫助你給喬治解除困難嗎？媽說你告訴伊你將盡力幫助喬治。我知道我也能做一個偵探，祇要你告訴我怎樣做。你總明白，我祇要幫助喬治。」凡士因着這女子的真誠的請求，感覺困惑而煩擾。他沉思地站起來，緩緩踱到窗口。一回兒他又回到原座上坐下來。他和悅地說：「唔，你要做一個偵探！我想這意思很高明，我可以給你任何可能的助力。我們可以一塊兒合作，換一句話，你做我的助手。不過你必須忙碌地幹。同時你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你在幹偵探工作——這是第一條規則。」

「唉！那好極了！密司脫凡士，這真像小說裏的事！」伊的精神突然振奮了。「現在請你告訴我一個偵探應當怎麼做。」

凡士應道：「好，讓我想想看。……第一，你得把一切有關係的事紀下來。譬如在可疑地方的足印，就是一個開始的注意點。人們如果在軟地

上走，當然會留下足印。你若把這足印量一量，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穿的鞋子是什麼尺寸。」

「要是這個人穿了不同尺寸的鞋子故意欺騙我們，那怎麼辦呢？」

凡士讚佩地微笑着。「孩子，這一個見解很聰敏。人們的確有過這樣的事實的。不過現在我們還用不着討論到這一點。……進一步講，你得從書桌上的滲墨紙上找尋線索。滲墨紙上印下來的字，放在鏡子裏就可以念出來。」他站起來，實地表現給伊看。伊高興得像一個孩子看見了新奇的幻術。「還有，紙烟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發見了一個烟尾，你也許可以知道誰吸過這烟。你可以着手調查什麼人吸這個牌子。有時候一個烟蒂會漏出一個人的真相。要是烟蒂上還有些唇膏色，那你就會知道這烟是一個用唇膏的女人吸過的。」

格萊希·愛倫興奮地呼道：「唉！要是昨天我仔細瞧瞧那個燒壞我的衣裳的烟尾，那我也許可以查出誰是丟那烟尾的人哩！」

凡士愉快地答道：「也許可能的。但證明嫌疑人的方法，還有其他。舉個例，假使一個人在一宅養着一隻狗的屋子裏犯一件罪案，你知道了那隻狗並不會吠過，那你就歸結到這殺人的人是一個熟人。你知道狗對於熟人是會吠叫的。」

少女質問道：「假使這屋子裏不養狗，養一隻貓，或是養一隻金絲雀，那你怎麼辦？」

凡士禁不住笑出來。「如果如此，那你就得從別的東西上偵查這個兇犯。」「喔，這樣，足印就用得着了，是不是？……但很多人都穿同樣尺碼的鞋子。我的鞋子，恰配媽的腳；同時媽的鞋子我也可以穿。」

「那還有其他的方法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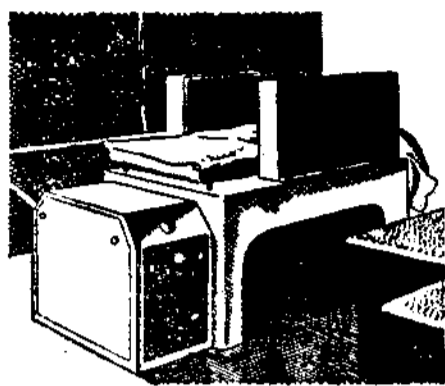
伊得意地插口說：「我曉得一個。香水不是很好的資料嗎？舉個例，我們如果發見一隻女人的手袋留着紫羅蘭香味，那末，我們就知道這女人是用紫羅蘭香水的——不是用梔子花的。……不過我不大擅長分辨。你能嗎？我常常把香味弄錯，這會使喬治

發脾氣。他是善於分辨的。他祇要一嗅，便可以說出那一種香味，還能知道它的來源和其他一切——有時候，我簡直完全聞不出什麼。他這種本領像他今天早晨嗅他的紙烟盒一樣。……密司脫凡士，請你說下去。」

凡士果真依從伊，又說了半個多鐘頭，他儘選那種足以使伊興奮的資料說。他知道伊對於他的同情已完全沒有疑惑了。當伊預備離去的時候，凡士按鈴叫寇利進來，給他簡單的命令。

他說：「寇利，這位小姐無論什麼時候來你都得接待伊。如果在我出的時候，伊願意等待的話，你得好好的招待伊，使伊感到舒服。」

格萊希愛倫離去以後，凡士對我說：「使伊感覺到一種依靠，這是這位小姑娘眼前所急需的。伊正在發愁，但並不驚惶。伊的新的幻想的差使，可以做伊的臨時的補劑。……范，你知道因着年齡的增加，我開始懷疑我的情感也容易衝動了。」他說着慢慢地喝着他的白蘭地酒。



## 京塵影事

張恨水

### ▲第五章

珍珠花母親是在家中坐，錢從天上來，樂得把這款子一律全收。找了一張珍珠花的片子，就請來看信的人填上了收到二百元。另外自掏了一塊錢，賞給那聽差的。聽差拿了名片出門，已經把黃全德等得二十四分不耐煩，及至聽差把名片遞上，見是珍珠花的名片，就喜歡的了不得，煩惱自然消除。加上那上面又注了一行字，疑惑那就是珍珠花的親筆。這就高興極了，把那張名片揣在貼肉的小褂袋內，表示親近之意。二百元送掉，計劃一個多禮拜的事，總算完全辦妥，就很高興的回家。當天晚上去聽戲，叫好也就格外得勁。照說起來，這錢是珍珠花不願收的，珍珠花也不必對黃全德特別表示好感。但是做坤伶的人。平常是不敢得罪人的，求不到人捧，也不至於惹了人來砸。至於熱烈來捧的人，不問如何，總得接受。不過或濃或淡對之全在自己分別罷了。今晚黃全德高興的樣子，珍珠花知道是花了二百塊錢的原故。因為這樣，所以當黃全德在那裏拚命叫好的時候，珍珠花免不了又對他看了兩眼。這一來，真把黃全德樂得無可無不可。珍珠花的意思，無非是敷衍敷衍他的，他既然知道自己已表示感謝了，這二百塊錢，他就會覺得送之不冤，那也就人心未失了。因此在瞞過他幾眼之後，也就算了。可憐黃全德苦心孤詣，積了一個禮拜的錢，就只消受她在台上遙遙的瞟了兩眼，也就算了。而自己還不知道，儘管在台下拚命的狂喊。一直到戲散了，他癡心妄想，以為珍珠花總還有什麼特別表示。趕快走出戲園子在大門口對面一家店舖的階沿上站着。眼巴巴的望着裏面，等着珍珠花出來，就可以看她是否有進一步的表示。心想她一定有的，若是沒有，為什麼她在台上，今日對我格外多看幾眼呢？於是他兒子也不告訴，靜悄悄的站在人叢中後面。眼睛只管射住了戲園子裏出來的人，那看戲人一陣風狂浪湧的各自散開了。出來的人慢慢稀少，那些坤伶，也就三三兩兩從裏面走出來。到了最後，珍珠花和金飛霞兩人也就笑嘻嘻的，一路說着話出來。向外翻着一大片雪也似的白毛領子，和那濃脂未盡的臉，互相配襯，格外好看。金飛霞出來，先坐自己的汽車走了。珍珠花自己也有輛新亮的包車，這時那車子上下四盞水月電石燈，點得通亮，却拉着歇在戲園子橫門。黃全德一看，這個機會，却不可錯過。馬上身子一擠，站在街當中，口裏却不住的，大聲

疾呼叫洋車。他以為這種辦法，可以取瑟而歌，讓珍珠花注意。珍珠花一出戲園子門，就看見他是翹着下巴頰，向戲園子門口望着，就猜破了他的心思。這時他在街心裏亂嚷，心裏更明白他的用意，暗暗之中只把嘴撇了一下，頭也不會回轉來，坐上車，車夫拉着飛跑的走了。到了家，她母親笑嘻嘻的走進她房裏來，笑道：你知道嗎？林師長來了。珍珠花道：真的嗎？誰說的。她母親道：他派了一個馬弁到咱們家來報告來了，說是住在花園飯店，因為要到總統府去，不然就上戲館子聽戲去了。若是十二點鐘回了飯店，還派汽車來接你了，若到了一兩點鐘，就不來接你了。珍珠花道：我也是天天望他來，聽到人說，他要做督軍了，別的我是不想。只要他給我買輛汽車。她母親道：坐洋車也是坐，坐汽車也是坐，一定要汽車作什麼？乾脆，叫他給咱們幾個錢得了。珍珠花道：您總要錢，看你有足的時候沒有。那個姓黃的不是花了兩百塊錢嗎？他就自負的了不得，巴不得馬上我給他道謝才好。剛才散戲的時候，簡直站到我的車子邊下來了，我真是給他肉麻。他再要是這樣，我簡直就不理他，看他怎麼樣？她母親笑道：站到邊下來，他就能咬你一口嗎？你這孩子，就是這樣，只要不喜歡那人，那人割了肉給你吃，你也嫌是酸的。珍珠花笑道：你是得了人家二百塊錢，就說人家好話，我為什麼說他好呢？她母親道：哦！你就爲了我收下二百塊錢，有些不服氣嗎？明天你和林師長多耍些，我少分你一點

，不就結了嗎？母女二人說笑一陣，夜色更深了，那林師長的汽車，依然未來，大概今天晚上，是不會來接了，這樣才安下心去睡覺。到了次日，珍珠花怕林師長午前就會來接，九點鐘就起來了，三把兩把，趕快就將頭梳起來。果然，等她修飾清楚，門口就鳴都鳴，接連幾次汽車喇叭響。珍珠花母親就像發了瘋似的。趕快向外跑，一面嚷道：林師長來了，林師長來了。人還沒有到大門邊，遠遠的伸出兩隻手去開門，門打開了，身子就向門邊一閃。那兩道眼光，早如射箭一般，射出大門外，早就看見大門外橫着一輛汽車，一個大漢站在門外，這不是別人，正是林喜萬師長。她趕快把心裏裏要發生的笑容，齊堆到臉上，表現出來。然後從從容容，和林師長請了一個安，笑嘻嘻的道：師長，您來了。林師長含笑點了一個頭，鼻子裏哼了一聲，就回門裏走。她身子老遠的閃到一邊等林喜萬過去了，然後跟着在身後，一路嚷道：二姑娘，林師長來了。恰好這時候，珍珠花在屋子裏換衣服，剛剛把緊身的小坎肩脫了，正等着穿一件乾淨的，聽到母親說林師長來了，趕快找了一件穿上，急急忙忙來扣鈕扣。這種坎肩，扣子是異常多的，而且還非常之緊，急忙之中那裏扣得起來，第三個扣在第一個窟窿裏，第七個扣在第五個窟窿裏，扣得亂七八糟，簡直塞成了一個團團，正要將外衣向身上罩時，林喜萬已經走到外面堂屋裏來了。珍珠花聽見腳步響，連忙就在屋子裏喊道：別進來，別進來，我在換衣服呢。

手上提一件絨汗衫趕緊站上坑去，就把帳子連扯幾下，展開了幾幅，把身子一閃，藏在那帳子裏面。林喜萬聽見她嚷，只管發笑，停了一會，就問道：衣服換好了沒有？我該進來了罷。珍珠花笑道：還早着呢，請您在外面等一兩個鐘頭罷。林喜萬聽了她這話，知道她已是穿好了衣服，不管她答應不答應，就闖將進來。珍珠花正彎了腰，對着梳妝台上的鏡子，在那裏撲粉。在鏡子裏看見林喜萬的人影子，却故意裝着不知道，只管低了頭，對着鏡子撲粉。林喜萬放輕着脚步，兩隻肩膀，一抬一抬的走上前去。走得近了，兩手向前一攔，攔腰一把，將珍珠花抱住。笑道：你這東西分明在這裏擦粉，你說是換衣服，要我在外面老站，我這該怎樣子罰你呢？珍珠花身子一扭道，許久沒見，一見就鬧。林師長依然抱着，伸了腦袋過來亂聞。珍珠花笑道：別鬧別鬧，我媽就要進來了，看見了成什麼樣子呢？林師長這才鬆了手，坐在坑沿上，珍珠花拉着他的手，就並排坐下。林喜萬道：昨天晚上，我在花園飯店等了你一宿，怎樣你總不去呢。珍珠花道：你不是說十一點鐘來接我嗎？你的汽車沒來，我就睡了。林喜萬道：難道我不來接，你就不能去嗎？等得我心裏煩燥極了，到今日早上，我還是有氣。珍珠花以爲他是玩話，就伸了一隻手，給他撫摸着胸口，一下一下的由上向下抹，笑道：別氣，別氣，今天晚上，我戲也不唱，早早的就到花園飯店來看你，好不好？林喜萬一笑道：真的嗎？靠不住吧？珍珠花見

他笑時，那八字鬚向上一翹，煞是有趣。就把頭靠在他肩膀上，伸了一隻手，去揪他的鬚子。嘴唇皮是活肉，用手去揪鬚子，鬚子被牽得多，豈有不疼之理。先揪了一兩下，林喜萬忍痛沒有作聲。珍珠花却不知道，笑嘻嘻的，用右手大指食指兩個指頭，揪了右邊，又揪左邊，林喜萬心裏原有些不高興，經她一再的揪鬚子，一把將她手奪住，向下一摔，突然站了起來道：我知道，你現在有小白臉兒捧你。嫌我是老頭子了。還要什麼緊，咱們以後不來往就是了。說畢，馬上就向外走。珍珠花要分辯幾句，一刻兒說不出理由來。要伸手去拉他罷，又不好意思。只在這猶豫之間，林喜萬已經走出大門，坐上汽車去了。這一下子，決裂到萬分，珍珠花又羞又愧，就回身向坑邊走去，自己本恃着林師長做一個錢櫃子，好解決一切不能解決的問題。把他氣走了，自己多少事壞了，且不管他。人家都知道林師長是自己的靠山，唱一輩子戲，把一個靠山反弄丟了，這是多麼寒憎的事。越想越心窄，兩手扶坑沿，人向坑上一倒，頭就撞了下去。她母親正爲了林師長跑了，趕進來問她，一見她向坑上要撞，趕緊一把將她抱住，就問道：孩子，你這做什麼？珍珠花心裏萬分委屈，不由得向她媽哭將起來。她媽道：你說呀，究竟爲了什麼事呢？珍珠花正在傷心，一時哽咽着喉嚨，那裏說得出來。哭了許久，這才把自己高興，和林喜萬鬧着玩，揪了他鬚子的話說了一遍。自己說到揪鬚子的話，也不由得低了頭咬着嘴唇



笑起來。她母親道：你這孩子，實在也不分上下了，怎麼動手掀起人家的鬍子來呢？若是他真和我們惱了，那可笑話了。今天晚上你就自己到花園飯店去和他陪罪。珍珠花道：我不去。他這樣生氣一走，我就够寒憎的了。說着這話，自己就側着身子躺在坑上，順手掏了個枕頭過來，兩隻手抱着顛來倒去，也不說話，也不哭，好像是這樣老搬枕頭，就能搬出什麼辦法來似的。珍珠花母親也是覺得這事弄得太糟，正指望林喜萬到了京，可以弄他個一兩千塊錢，這樣一來，要錢的話，簡直水月鏡花了。她靠了門懸了一隻腳站住，也是望着她女兒出神。珍珠花道：我自己去是不好意思去的，依着我的意思，不如去請金大姐和三爺去說一聲，就請宋三爺到花園飯店去一趟，給我們調停調停。那三爺和林師長他們都是熟人，一說準成。她媽道：那個宋三爺？珍珠花坐起來道：媽，你真是裝糊塗，怎麼宋三爺也不知道，不就是說要討金大姐的那個人嗎？他來了北京不久。她媽昂着想了一想道：哦！我想起來了，他現在有什麼差事？珍珠花道：聽說快要做總長了。他的汽車常停在館子門口，掛着總統府紅字汽車牌子的，那就是的。她媽聽說，一屁股坐在一張方凳上，不由得昂頭歎了一口氣道：唱戲唱得像你金大姐才有意思，多少闊人兒捧。可是這孩子聰明一世，迷糊一時，什麼她也不在眼裏，楞給李老頭爺兒倆纏住。那李胖子憑這樣好，也是開番菜館子的，有什麼大出息。我想：就不嫁宋三爺，嫁給西門

總長也好，爲什麼嫁李胖子呢？珍珠花道：李胖子心眼兒好啊。嫁給李胖子總還可以鬧個兩頭大，若是嫁給別人，可不定做第幾房呢？她媽道：做姨太太怕什麼呢？只要享福就是了。做正能賣多少錢一斤。一個娘們，不吃不喝，就能過一輩子嗎？越是做大官的人，越是做太太沒有意思，花花世界都讓給姨太太的。再說唱戲的人，壓根就不是什麼有身分的人，做了大官的姨太太，那就不屈。說畢，兩手一抱，向後壁一靠，接上又歎一口氣道，年輕人總是糊塗。珍珠花看她母親這種情形，更聽她的話音，知道母親誤會了自己的意思，以爲自己怕跟林喜萬去當姨太太。因道：你別那樣七扯八拉的說我了。我只要有一碗飯吃跟誰也行。我沒有想作什麼太太了，你別猜錯了我的意思。可是總要人家要，我們才能跟了人家去。難道說像捏糖人兒似的，滿街敲着小鑼去賣嗎？她母親聽了這話，倒不禁爲之一笑，就道：你這孩子就是這樣嘴硬，那也好，你既有這一番心事，今天晚上，你就自己去找林師長去。只要他和你好，又能出力又能出錢，比有一百五十個人捧你都強。珍珠花且不答應她母親的話，擱在心裏。到了晚上在戲園子裏會到了金飛霞，因就把自己和林喜萬鬧翻了的話，從頭至尾，一五一十告訴了她，現在她轉託宋三爺去疏通。金飛霞笑道：你這孩子，實在淘氣，好好的，爲什麼掀起人家鬍子來了呢？他和你惱了，活該！下回我看你還不和別人胡鬧。珍珠花一鼓嘴，將身子微擺了幾擺，笑道



：大姐這一點兒事，你都不幫忙，下回你也有找着我的時候，我不管也行嗎？金飛霞鼻子尖一聳，笑道：我沒有找你的時候，你別把話嚇我，我是不怕的。珍珠花道：真的嗎？就沒有一點兒事找我們嗎？我來問你：：說到這裏，走了過來，兩手扶住金飛霞的右肩，對着她的耳朵，囁囁的說了幾句，她聽了只是微笑。說完，珍珠花又對她睜了一睜眼，笑着問道：怎麼樣？金飛霞笑道：你不要繞了灣子說話了，這件事你交給我，我準把你的人給你弄回來就是了。珍珠花道：別囁別囁！囁得大家知道了算什麼意思，金飛霞向她瞧了一眼，又微笑了一笑。珍珠花道：人家心裏真着急，你還是這樣不在乎似的。金飛霞道：你既然着急，爲什麼剛才還和我說笑話呢？珍珠花聽說身子一扭，下面一蹶脚。金飛霞道：得了，放心扮你的戲罷，我準給你辦成功，就是了。我要不辦成，以後見了面，你別叫我大姐，你簡直的……珍珠花一伸手握住了她的嘴，笑道：得了！得了！你別說，我相信你的話就是了。經過了這一番交涉，珍珠花才放了心。這天晚上過去了，到了次日上午，金飛霞就打電話到宋敬叔的家裏去，問宋三爺在家沒有？這宋敬叔是個最忙的人，他雖然和金飛霞很好，但是向來腳不履戲園。金飛霞要和他見面，不是到他家裏來，就是飯館子裏公園裏相會。這時宋敬叔正在家裏，他接了電話，就約了下午六點半鐘在擷英番菜館吃飯。這個時候，正是金飛霞休息的時間，就到擷英來赴約。這裏除了宋敬

叔，還有一個西裝男子在座。他衣服穿得齊齊整整的，分髮梳得光光溜溜的，一望而知就是一箇好漂亮的人。宋敬叔就笑着站起來道：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申志一先生。申志一笑着和她點了點頭，操着南方官話說道：這是金老板，我早認識的了。金飛霞看他和宋敬叔是很隨便的態度，料着不是二等闊人，倒不可小看了人家，便又和他微微一鞠躬，笑道：申老爺，您說話太客氣了，我可不敢當啊。說着話，她就坐下了。看見桌上放了汽水瓶，就拿起瓶來，向人家玻璃杯子裏各斟上了一杯。申志一笑道：金老板也是客，怎麼敬起酒來？金飛霞道：這可是水，不是酒。宋敬叔道：不管是酒是水，你代表了主人敬客，總是沒有錯兒的了。金飛霞笑道：我代表你也不要緊，這總也不算什麼高攀吧？宋敬叔笑道：這個我倒贊成，希望你老作我代表才好呢。這句話太明顯了，說得金飛霞倒有些不好意思，只是端起杯子來喝汽水，却不說別的什麼。宋敬叔也覺得自己的話太言重了，且把這話扯開，因道：今天上午，你不是打電話找我嗎？有什麼事？金飛霞道：也是我幫人家的忙，並不是我自己的事，就是珍珠花昨天和林師長惱了，要請你出來，給他們倆調停調停。宋敬叔道：他倆感情很好啊，爲什麼決裂了呢？金飛霞用着刀叉切碟子裏的小食，低頭略帶一點微笑，却不肯說。宋敬叔道：你既然要我出來調停，當然要把他兩人決裂的原因告訴我，糊裏糊塗叫我怎樣去調停呢？金飛霞一笑道：我待一會告訴

你。申志一道：這樣說礙着我在當面不便說了，我就先避開讓你們二位說罷。說時，把胸面前的那塊白圍布一扯，放在桌上，站起身就要走。金飛霞也笑着站起來道：申老爺，你這是幹嗎？真讓我們難爲情了。實在沒有什麼不能公開的話，我不過這樣逗着好玩罷了，申志一看她這副情形，這才坐將下來。金飛霞也就不再和珍珠花忌諱，把揪林喜萬鬍子這一段笑史說了出來。宋敬叔道：這孩子也太淘氣，應該讓她吃點小虧，急上一急，從此以後，我想她不會再玩皮了吧？申志一聽他說到這裏，也不說什麼，只把兩眼睛望了宋敬叔的臉。原來他的嘴上，正養了一撮極短時鬍子，在鼻子下面，掩了上唇三分之一的地方。宋敬叔還沒有理會到申志一呆望的原由，就道：你爲什麼老望着我。申志一用手遙遙對他的嘴唇一指道：我替你危險啦。宋敬叔放下叉子，用一個食指指着鼻子下道：這個嗎？不要緊的。我這個鬍子是表示不是胡鬧的小孩子罷了，並不是表示年老，倒是不大討人的厭，以至於要人來揪。因偏過頭去問金飛霞道：你說是不是呢？金飛霞笑着偏頭很急促的答道：我不知道。申志一看到，覺得甚是有趣，就哈哈大笑。說笑着，不多大一會兒，咖啡就送上來了。申志一却没有喝，起身就要走。宋敬叔道：我知道的，你這次到北京來，是好玩的，並沒有大了不得了的事，你爲什麼還老是這樣忙呢？申志一笑道：就是爲了玩忙。今天晚上，有幾幫人約着玩，這個時候還不去。人家要等得急壞

了。宋敬叔道：有什麼好玩的地方。能不能帶我去玩一個？申志一不說什麼，望了一望金飛霞，在帽鈎上取下帽子來戴着，就告辭出來了。他在上海，坐汽車慣了的，到北京來，雖是短局的作客，依然還是包了一輛汽車。這攤英番菜館，他的樓座，是倒轉着又倒轉着上去的，裏面就怪整扭。門口是廊房頭條，街道很寬闊，只要生意一好，門口車馬一多，就會擠塞了路，幾十分鐘之久而，也不會散開。申志一的一輛汽車，正停在許多車子中間，恰好不先不後，有一輛馬車在前面壞了輪上的膠皮帶，把兩旁車騰出來，中間空下的三尺路，塞一個正滿。等到馬夫要把那遲緩的馬車挪開，迎面來了兩輛加大汽車，抵住了，移轉不得。要倒退吧，後面又是一輛跟着的一輛的汽車和人力車。巡警跑過來疏通，要那兩輛大汽車倒退，放馬車過去。這汽車却是司令部的，他不肯受這退讓的侮辱。然而停了五分鐘，汽車夫也覺得開不上前，倒是肯退了。可是只這一猶豫，後面的車子，也越來越多，一同擠上，那裏又能退呢。於是大家不能進退，只有車鈴響，喇叭響，汽車機器響，鬧成一片。申志一趕着出來，原是要走，便坐上車去。及至坐上車之後，左右前後全是車子，沒有五寸大的空地，怎樣開得動，汽車夫只管捏着喇叭，烏烏的響。申志一向來是和平好說話的人，這時也氣極了，心想我把車硬開了出去，撞死你們這班阻礙交通的東西。他在車子裏，白發了一陣子急，約摸有三四十分鐘的功夫，才由四五個警察

，將街上的車輛疏通，汽車慢慢的轉着輪子，開出了重圍。申志一是要到韓家潭去，路並不多，若是不乘車，步走了去，也就早已到了。車子開進韓家潭，偏是又岔上了車，他領了教了，不坐車，就走下車來了。原來他有一個朋友金粟海，今天晚上他在雙合班菊芳姑娘屋子裏請吃花酒，也有他一角。他因為吃花酒是鬧不是吃，所以先和宋敬叔在一處吃了一餐大菜，這時才來。下車不多路，就走到了。這裏他已來過幾次了，因之一進門，那班子裏人就喝着五小姐客來了。菊芳屋子裏阿姨打着門簾，他含笑着就搶步走了進去。他以為人總到得很多了。走進來一看，只有主人翁金粟海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客到了，先笑着起來讓坐，笑道：申先生到了，熱鬧了，熱鬧了。那個菊芳姑娘，不聲不響的，將阿姨倒了的一杯茶，送到申志一站着附近的一張茶几上。申志一道：多謝，多謝！菊芳笑着道：熟人客氣什麼？那聲音極低，幾乎聽不出來。申志一見她穿了棗紅色的駝絨袍，不過是鑲白色的牙條，並不怎樣花巧。新剪月牙式的短髮，更把那圓臉配合得圓整了。她短袖外光着兩隻胳膊，低了頭坐在一邊，只搖弄那橡皮溫水壺。便笑對金粟海道：老五真是老實，只有你這樣善於體貼的人，可以做她的護花使者。金粟海笑道：我們就是這麼一回事，無用的客人，配上了無用的姑娘。菊芳聽說，坐在那裏，還是微笑，却不再說什麼。一會兒工夫，只聽到樓底下一陣喧嚷，這裏娘姨一掀門簾，便笑着向金粟海

道：陸大爺來了。看她臉上，却另有一種得意的情形。原來這陸大爺是長江巡閱使陸伯華的兒子叫陸幼華，這人從幼年在上海長大，除了跟着父親學了些軍旅政治迎送酬酢之事而外，其餘的脂粉隊裏，歌舞場中，無一不道，無一不精。交的朋友，上至於督軍總長，下至於市井少年，江湖好漢，也無一不有。這個時候，南北有八大公子，他也佔了一位，可以說以風流見勝了。不過不是他知己之交，猜不透他的性情，因為他在脂粉隊裏，是抱博愛主義的，就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垃圾馬車。垃圾馬車，是上海的名詞，就是北京倒土的土車，什麼也裝了去的。所以人家因為他倒是無所為的，看他地位這樣的高，都想和他接近，一進窰子門，誰不知道陸大爺。陸幼華在羣衆的歡迎聲中，上了樓，走進菊芳房中，便道：怎麼只有你二個人？一句未了，却聽見門簾子外有一個口操江北音的，連忙接上說道：大爺，我只比你緩一步，我也來了。說時，無人打門簾，由門簾下鑽進一個人來。他一進門脫了大氅，取下皮帽，顯出一身大花墨綠綺緞長袍，大八團花緞馬褂，鈕扣上繫着一個磁瑯質徽章，完全露在外面。他頭髮梳得溜光的，架着一副大眼鏡，是個極時髦的裝束。陸幼華還不會看見他，聽了他那一口江北話，就知道是林老三林一心。因道：林三，今天下午，我打電話找你，你到那裏去了？林一心笑嘻嘻的道：大爺雖沒有找着我，我可是替大爺辦事去了。陸幼華道：你替我辦了什麼事？林一心道：買老

板在東安市場定的一雙皮鞋，約定今天下午去拿。賈老板前天就說了，自己懶爲了一雙皮鞋，跑這麼遠去，我就把這一趟差事承擔下來，下午是我上東安市場去，取了皮鞋之後，我不敢停留，就送到賈老板那裏去。陸幼華道：你說了這大套又不是和我辦什麼事，什麼意思？林一心道：你不要說那種屈心的話了，再過一些時，鼎鼎大名的賈湘琴，若不是陸大爺的姨太太，不但我這一趟差事，不算功勞，以後我也不姓林。陸幼華嘴上，原養了一撮賈波林式的小鬍子，他聽了這話，將左手一個食指不住的在鬍子上磨擦，笑道：你怎樣能下這種斷語，知道她要嫁我？林一心道：她親自對我說的，還會假嗎？我會問她，賈老板怎樣不唱戲？她說我要跟陸大爺了，還唱什麼戲？陸幼華笑着對金粟海道：她倒比我還公開，這樣子我是非討她不成。說時在烟筒子裏取了一枝烟，菊芳早擦了火柴，過來給他點上。他就問道：樓下那個梳頭的，生意好嗎？回頭我叫她的條子。菊芳聽了，望着他微笑了一笑。陸幼華道：你不用笑，我是有名的垃圾馬車，不分老少，只要我一刻兒心動，我馬上就來事。說着回頭將金粟海道：你問問他看，我這話真不真？菊芳笑道：我又沒有說什麼，要問什麼呢？陸幼華道：你雖沒有說什麼，可是你那樣笑我，可不是好意思。林一心道：大爺猜的是不錯。老五是怕大爺眼界太高，看不上眼。其實大爺是抱了博愛主義倒無所謂。陸幼華道：不要說閑話了，叫他把席擺上來罷，吃了酒之後

，我還有我的事。金粟海道：還有兩三個人沒到，我們等一等吧！陸幼華道：現在賓主有四個人，也可以吃了。我在上海一個人就吃過雙檯。金粟海見他只管在屋子裏打旋轉，一刻兒也不能安身，知道他急於要去敷衍賈湘琴，就不必再耽誤，吩咐一面擺席，一面打電話催客，不多一會兒，又把江心波先生請來了，席面也擺好，金粟海就在橫窗前一張長桌邊坐下。解事的娘姨，就把桌燈上的電線向插銷裏一插，燈光亮了，然後奉上一個紅木小托盤，裏面放着筆硯和局票，一齊放到金粟海面前，他拿起筆，伸到硯台裏蘸了兩蘸墨，偏着頭先望申志一笑道：那一個？申志一笑道：我還沒有相當的人呢？金粟海道：有有有，就是昨天在旅館裏碰到那個老六吧！你以爲如何呢？申志一笑道，陌生的人，叫她來怪不好意思的，還是……金粟海笑道：有什麼不好意思呢？昨天你不是竭力贊成她嗎？申志一道：贊成是贊成，你又不認識，我又不認識，糊裏糊塗把人家叫來嗎？陸幼華笑道：那要什麼緊，照上海的辦法好了。在上海不都是先叫局而後認識嗎？金粟海笑道：是她，是她。於是提筆就寫了銷今館小玉月仙，下面注了一個申字。寫畢，又偏着頭問道：還有誰？申志一道：行了行了，就是這個吧。金粟海很知他對玉月仙用意甚專，就依着他的意思，不再替他叫人。此外又接連寫了六七張局票，林一心陸幼華都是兩個，其餘就只一個。局票發了，大家入席，大家恭維陸幼華坐首席，陸幼華不肯。林一心

笑道：大爺你就坐吧！金粟翁是主人，不消說了。申志翁是你的把弟，江心公是我們極熟的朋友，不能客氣，我呢，不消說了，只算是後生小輩。試問在這些客裏面，除了您還有誰能坐首席。說着，他先在桌上拿過酒壺來，給首席斟上一杯酒。陸幼華笑道：林三，你胡鬧。這酒應該是姑娘斟的，你怎樣給老五代起勞來？這話說了，大家都給他有點不好意思。他一點也不在乎，笑道：這要什麼緊？這酒壺又不是姑娘的專利品，平常我們也拿酒壺的，怎麼到了吃花酒就不許拿。可惜我這臉子不好，要是臉子好，和老五代表倒也不在乎。說着，索興拿了壺，滿桌上一斟，大家哈哈一陣笑，也就算了。陸幼華不便推辭，也就入座。上了兩三樣熱菜，姑娘也就來了。等到小玉月仙來了，大家因為是申志一特意贊賞的人物，她一進門，這些眼光，就不約而同的射到她身上。她穿了件灰鼠的外套，一進門早就脫下來，身上穿件杏黃色織花的夾袍，袖子短短的，露出兩粉紅的手胳膊。那花是淡紅和蔥綠配合起來，真是鮮艷奪目。脖子上圍了一條白絨繩的窄圍巾，長長的，輕輕的，和衣裳的顏色，極其調和。下面她穿了白色的跳舞絲襪，裹着骨肉停勻的兩隻玉腿。足上穿了杏黃色的高跟鞋，一走身子一閃動，顯出那娉娉婷婷的樣子，那圓圓的臉兒，和剛熟的蘋果一般，有紅有白，非常的嬌艷好看。申志一看見，眼珠早是在她渾身上下打量一番，覺得風頭十足，實在是可人意。她將大衣脫了，就站着停了一停

，因問旁邊的阿姨道：是那一位招呼的？阿姨便指着申志一道：是這位申老爺。玉月仙看見他身後有張方凳子，就輕輕俏俏的側了身子挨着他坐下。這個時候，身後早有那胭脂花粉香，繞襲週身薰人欲醉，回頭一看她時，她就微微一笑道：你認識我嗎？申志一道：我們在西方飯店見過好幾回面了。玉月仙道：見過好幾回面嗎？我倒……申志一道：你倒怎麼樣？倒沒有知道這一件事嗎？玉月仙笑道：你真明白我心裏的事，你都知道了。金粟海笑道：兩個人拉拉手罷。新見的朋友應該客氣一點。申志一笑道：粟翁一副兒女心腸，無論是人家結婚，娶如夫人，招呼姑娘，總是望人家成功的。說着，哈哈笑了起來。金粟海笑道：老六拉拉手罷，面子面子。玉月仙雖然還只十七歲，可是她的領家外號那麼溫，却是一個斲輪老手，什麼圈套槍花，都教給她了。她今天一看席面上的人，首先就有個陸小帥在座，其餘的是老白相。申志一穿着一套極漂亮的西服，手上又帶着一隻鑽石戒指，年紀似乎還不到三十，也是一個公子哥兒。這樣的人，自然不是隨便的客人可比。金粟海老叫拉手，看着申志一有點不便先伸手的樣子。她就笑道：外國人見面，都是女人先伸出手來行禮的，拉手就拉手，要什麼緊。說畢，她就伸出手來，讓申志一握着。申志一笑道：我們倒是認識了再握手。於是又笑了一陣。這時大家叫來的局都到齊了，便唱將起來，大家說笑一陣子，玉月仙先要走，臨走的時候，對申志一道：回頭請過

來坐坐。金粟海代答道：一定來，一定來。申志一不置可否，只是笑。散了席，陸幼華先要走。林一心跟着陸幼華的，大爺一走，他也要走。申志一就和金粟海江心波一同到銷今館來。玉月仙看見申志一那種情形，知道他要來的，重敷了脂粉，又換了一件綠底印花印度緞的衣服，周身是水波浪細毛的滾邊，頭髮上同時也另束了一根綠綢束髮帶。申志一走進門，見她是煥然一新，笑道：我幾乎不認得了，真漂亮啊。我們說來就來，不失信吧？玉月仙道：像申老爺這樣的人，說話還能不算話嗎？說來自然是會來的了。當時招呼待大家坐下，招待了一遍茶烟，就坐下談話。申志一是上海人，金粟海和江心波又是兩位老上海，因此大家談談，就不免談到上海的人情風俗上去。這樣一扯，話就談得非常的長了。申志一對於這個人，越看越中意。這屋子是三間房，外面是兩間打通的，裏面却另是一間。申志一私下將金粟海扯了一把，於是獨自一人走到裏面屋子裏去，金粟海也就跟着走了進來。也扯着金粟海的手，抱了一個桌子椅角坐下，因笑着低低問道：這小傢伙倒是不錯，你看我要怎樣開銷？金粟海道：你的意思怎樣呢？還是爲了她一個條子，來了却這一場債呢？還是想做出交情來呢？申志一道：自然是願意做出交情來，而且我們都是行客，成熟得越快就越好。金粟海道：天下沒有姑娘不開口，客人要趕着做花頭之理。你要對她表示好感，只要把錢開得重重的。我們平均數是開五塊，你開十塊，也

就不少了。申志一道：你們有些時候，不也是開十塊嗎？有限的事，多就多花一點，算什麼，開二十塊錢罷。金粟海雖覺得這個數目太多，但是看他正在高興頭上，不願攔阻他。况且申志一向來賦性慷慨，不作小手筆的事，在他也就近於上中了。因笑道：倒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這樣一辦，就有些難乎爲繼。申志一道：也沒有什麼難乎爲繼，這是我們一種手腕，將來自然有法子擺脫。金粟海笑道：只要你有把握，那就放手做去得了。申志一笑了一笑，又和他走了出來。隨便談了幾句話，就在身上掏出皮夾。取了一搭十元的鈔票，浮面抽了兩張，斜斜的疊着，向瓜子碟裏一放。小玉月仙和房間裏的人看見他這種舉動，都不由得心裏一驚，那目光早如閃電一般，對着那碟子望去。申志一給了錢，不肯停留，馬上就走了。他這回到北京來，和陸幼華金粟海各在西方飯店裏，開了一所大房間，當時回得家去，先到他房間裏去坐。他笑道：還只十二點鐘，太早了，我們找兩個人來談談吧。金粟海道：難道你是要叫老六？江心波笑道：不大好，不大好，太現痕跡了，這樣一來，她要就來，或者有些不好意思。她要是不來吧，我們也沒有面子。不如明日去一趟，當面和她說明，那就穩當多了。金粟海道：這個很對。說不多一會，菊芳來了，陸幼華林一心也來了，他又另帶了一個姑娘來，一鬧就是兩點鐘，這晚上也就過去了。到了次日下午四點鐘，天還未黑，申志一拉了金粟海就要他到銷今館去。金粟海



道：「太早吧？申志一道：「早一些好，我去邀她吃晚飯。」金粟海見他很熱心就同去了。到了銷今館，玉月仙剛梳完頭，開了電燈，對着鏡子在擦粉。房裏阿姨把申金二位讓進裏邊那間屋子來，她動也不動，依舊對着鏡子，只回轉頭來向申志一笑道：「對不住，請坐一坐。說畢，仍回轉頭去，只管照鏡子。金粟海也知道玉月仙的領家，是有名的那摩溫，大概這個婦人，就是所謂那摩溫，因就注意看怎麼樣，口裏可依舊和申志一說話，表示並不會留意的樣子。玉月仙裝着在桌子抽屜裏拿東西，不經意似的，輕輕的和拿摩溫談了幾句話。然後走來說道：「要去就去，我要早點回來呢。」金粟海聽說，便站起身來，笑道：「既然如此，我們就走。」玉月仙打開了玻璃櫥，取出一件綠海絨的斗蓬來，交給申志一道：「勞駕！勞駕！於是掉過身去，將背對着人。申志一真個聽她的話，就提了斗蓬上肩，給她輕輕披在身上。她兩手向懷裏一抄，然後說道：「我們走罷。」申志一自照昨日的例，開了二十元的盤子錢，於是三個人一齊走出大門，坐上汽車，申志一因為醒紅樓是有名的館子，雖然貴一點，究竟有兩樣好吃的菜，因此就到醒紅樓來。三人走進一間雅座，人少屋子大，覺得空蕩蕩的。申志一道：「不知道老陸在那裏，把他找來了，好不好？」金粟海道：「這個時候，他未必回了飯店，那裏找他去？」申志一想他未必在家，也就算了。吃過了飯以後，金粟海就對申志一說道：「我們到西方飯店去，休息會子。」申志一道：「回去作什

麼？回去也是坐不住的，還是胡同裏走走罷，也許就可以會到老陸的。」玉月仙聽說他要到胡同裏去，心想剛才他開了二十塊錢盤子走的，今天晚上，當然不會再去的了，自己老在這裏等着，沒有意思，於是就要走。申志一道：「你不是要回去嗎？」玉月仙道：「是回去啊！問我作什麼？」申志一道：「你既是要回去，我們順道把車子送你回去得了，不強似你一個人先走嗎？」玉月仙道：「你真送我回去嗎？」申志一道：「這算什麼呢，也值得撒謊嗎？」玉月仙見他如此說，果然就沒有走，等到申志一會了帳，於是三個人一同走出酒館子，坐上汽車，開到銷今館來。車子停了，小汽車夫就來開車門，他們坐車，是玉月仙坐在中間，申志一和金粟海坐兩邊。小汽車夫正好在申志一這一邊開了車門。申志一本來就覺得過門不入，有些不好意思，現在恰好又在自己這一邊開了車門，如若端居不動，分明是怕花那二十元的盤子錢。一生賦性慷慨，豈肯在玩笑場中，做出這種怪吝的樣子來。因此很隨便的樣子就下了車，站到銷今館大門口的石階上了。這銷今館的上下龜頭，早就傳揚出去，說是六小姐有一位新客人，是開二十塊盤子錢的，因此申志一進出，格外注意，也就早已認得了。前不到兩個鐘頭，大家看見這位闊客，是由這裏去的，不料現在他又來了，一會功夫，就要開四十塊盤子錢，錢越花得多，人越來得密，這真是一個大手筆，不可用平常眼光來看待的了。所以申志一剛到門口，在門洞邊那班報信的龜奴，早是老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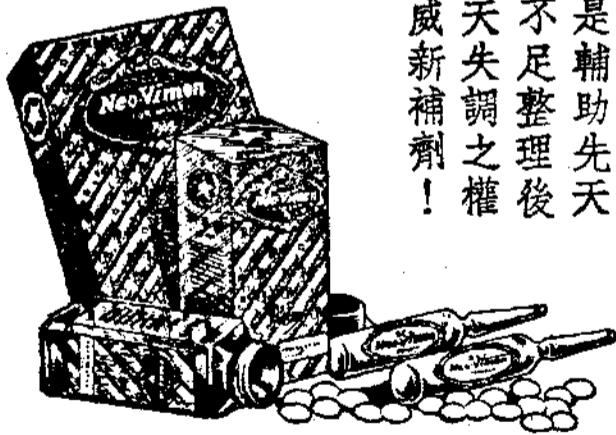
的站着張望。金粟海見這種形勢知道非進去不可。玉月仙下了汽車，他也就下了汽車，於是三人一同進去。玉月仙看見申志一手頭很闊，逆料他陪着一同到門口，決計不能不進去，這倒也不十分驚異。不過經此一度週旋，彼此熟識了許多，倒是談笑無忌。坐了一會，申志一向金粟海笑道，你應該去看看老五了，我們不要老坐了。於是又掏出二十塊錢，開了盤子錢，和金粟海一路出大門，這裏到菊芳那裏，路並不遠，因之也沒有上汽車，就走了前去。到了菊芳那裏，金粟海就像到了家裏一般，是極熱的，向沙發上坐下去，不由得噓了一口氣，對着申志一微笑道：像你這種辦法做的，我還是第一次看見。申志一微笑道：這又能說什麼呢？他說這話時，菊芳不在面前，便笑道：也不過多二三十塊錢罷了，我們那裏不用呢？他這樣解釋的法子，金粟海也就一笑。坐不多久，林一心打了電話來了，問金申二位在不在這裏，及至申志一接了電話，他就說和陸幼華江心波在二妙班，還是二位過去呢？還是他三人過來。申志一說是剛剛坐下，茶都沒有喝。林一心聽了，就承認了過來。掛上電話，不到十五分鐘，早是一陣喧笑之聲，三人走進屋子來。金粟海看見他們來，臉上只是微笑。陸幼華道：粟海怎麼這樣快活，一定有什麼可樂的事情，說出來大家聽聽。林一心道：是啊！應當說出來大家聽聽。陸幼華道：你就不說，我也猜到了八成。林一心道：大爺不猜則已，這一猜，我想總有個八九不離十。照例，陸

幼華說話，林一心必定要跟從在後面附和一句的，他却附和得特別奇怪。因笑道：一心，你是個沒有耳朵的神仙吧，我能猜個八九不離十，你怎樣會知道？我猜人家的，能猜八九不離十，還不算什麼：你知道我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連我猜的程度如何，你都知道了，你這麼陰陽八卦，却是不當玩。我問你，你知道我向那一路猜。這一篇又像是開玩笑，又像是損人的話，倒讓人不好怎麼答覆。可是林一心處之坦然，笑道：大爺，你這一問，好像是可以難倒我哩，其實我這是經驗之談，往日我看大爺猜什麼事情，總猜得相差不遠，今天猜又是這樣在高興，所以我知道你總可以猜得八九不離十呢？陸幼華笑道：我問也會問，你答也會答，說到這裏，把這筆公案丟開，回轉來問申志一道：是不是你老六那裏要了什麼花頭。申志一微笑道：沒有什麼。陸幼華道：粟海你一定知道的，你說罷。金粟海道：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不過請老六吃了一餐飯，飯前是自己去接的，飯後又是親自送去的。這一說，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他開了四十塊錢盤子。陸幼華笑道：這件事果然值得大書特書一筆。林一心原是坐着的，笑着站起來，鼓掌道：我說怎麼樣？大爺一猜就把志翁的心事猜着了不是？這就猜個十成十，那止八九？陸幼華因為自己當着衆人，損了他幾句，以為他必減少捧場態度的。不料林一心，真個一心恭敬，雖受了幾句話，還是一樣的恭敬，這只好歸斯受之而已矣，不能再和人家爲難了。因就把別的

事提起，說笑了一陣。約摸坐了一個鐘頭，江心波道：我們可以走了吧？再不走，把老五的屋子都要拆掉了。菊芳微笑道：大家還有地方要去，就說有地方要去，何必對我說這客氣話呢？說畢，望着金粟海又是一笑，金粟海對大家道是的，我每次到這裏來，四條腿的板凳，總會坐得只剩兩條腿的，我們可以走了。陸幼華道：你坐不坐有什麼關係，反正過一會兒，老五就要到旅館裏去的，總是在一處的。申志一道：這樣說，應該不能到一處的了。陸幼華笑道：對了，應該陪你到老六那裏去。申志一道：笑話！今天晚上我已經去過兩回的了。陸幼華道：去過兩趟什麼要緊，再去一趟就湊成三顧茅廬了。申志一道：要玩，那兒不能去，何必一定要到銷今館去呢？林一心道：去不去沒有關係，我們走出去了再說罷。於是五個人一同起身出門，走到胡同裏，大家都不上汽車，陸幼華手裏拿一根手杖指東指西的，就在前面走，這裏原離銷今館不遠，看看要到門口了。申志一走上前，一把將陸幼華拉住，笑道：不能鬧，不能鬧。一天晚上，連着去開六十塊錢的盤子，人家不要說我們瘋了嗎？陸幼華道：就花六十塊錢，又算什麼呢？這還去拉拉扯扯，多麼寒憎。申志一道：並不是拉拉扯扯，這樣玩，人家疑心我們開特別快車，並不漂亮。陸幼華道：怎樣不漂亮，王金龍嫖院，見面銀子三百兩，喝杯香茶就起身，那都成了千秋佳話。你要想做一點面子，那裏怕多花幾個錢。說這句話時，已經走到銷今館門口，申志一也不便硬不進去，只得大大方方一同向裏走。這一下子，不但全班子裏人注意，連小玉月仙自己，也為之愕然起來。

# 新活蒙

生機腺結晶與水溶性維他命配合全補劑



激動組織！  
產生活力！  
調整機能！  
是輔助先天  
不足整理後  
天失調之權  
威新補劑！

補針補丸  
藥房均售

新星化學製藥廠監製



家有九味一  
白水變雞汁

# 九味一

標準味粉  
鮮味養胃  
用量最省  
滋養最富  
人人愛  
家家必備  
標準味粉廠榮譽出品

# 美麗牌香烟

無麗  
不臻



有美  
皆備



華成煙公司出品



## 蔡夫人

D. H. LAWRENCE 著  
錢士 譯

### 第五章

一個寒霜的早晨，二月的太陽淡淡地照着，列福和康妮出去散步，穿過花園，走到樹林裏去。這是說，列福駕駛着他的摩托椅，而康妮則在他旁邊步行着。

嚴寒的空氣還帶着硫磺氣息，可是他們兩人都已經聞慣了。在近處的地平線上，籠罩着一層迷霧，因霜和煙而混合成爲蛋白石的顏色，它的上面是小小的一塊蔚藍的天，因此這個地方很像住在一個圍禁的園子裏面，總是在裏面。生命老是像一個夢境或者一種瘋狂的狀態，在一個圍禁的園子裏面。

羊羣在花園裏粗糙而乾枯的草叢中咳嗽着，積霜在草窠裏呈現出淡藍的色彩。一條小徑穿過花園通到樹林的門邊，像一條緋紅的美麗的緞帶。這是列福最近叫人用煤坑邊取來篩過的沙礫子鋪起來的。地下的石子和渣屑燃燒過而且放出其硫磺質以後，它們在天氣乾燥的時候就變成鮮明的緋紅的蝦肉色，在陰濕的天氣則變成較深的蟹殼色。這時候小徑呈現着淡淡的蝦肉色，上面帶一層乳藍色的薄霜。足下踏着這條鮮明緋紅的細沙鋪成的小徑，使康妮覺得很愉快。世界上沒有一陣風是全無一個人得到利益的。

列福從小丘上離開房屋小心地沿着斜坡駛了下去，康妮始終將她的手扶在車椅上面。他們的前面，最近處是榛林，較遠的所在便是橡樹林，呈現出濃密的紫色。兔子在樹林的邊緣跳躍着，啃嚼着。突然一羣烏鴉飛了起來，長長的行列在那一片狹空上翱翔而過。

康妮把樹林的門開了，讓列福慢慢地駛到一條寬闊的馬路。這條馬路爬上一片斜坡，兩旁是修剪得齊整的榛林。從前這裏是個巨大的森林，是羅賓漢打獵的地方；這條馬路也是橫過鄉野的一條極古極古的大道。可是現在，它當然不過是私人樹林裏的一條馬路罷了。從曼斯非爾德來的大路，在此轉彎向北。

在這個樹林裏面，每一件事物都是靜止的；地上的枯葉的背面積着薄霜。一頭椋鳥粗啞地叫着，許多小鳥鼓撲着翅翼。可是沒有可以射獵的野獸；沒有雉雞。它們都在大戰期內被人殺光了，樹林也沒有人保護；直到現在，列福才又僱用了一個管園林的人。

列福喜歡這個樹林；他喜歡這些古老的橡樹。他覺得它們經過了許多世代還是屬於他的。他要保護它們。他要這個地方不爲人所侵犯，與世界隔絕。

車椅慢慢地沿斜坡上駛，在冰凍的泥塊上搖擺着，顛簸着。突然左首出現一塊空地，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片糾結的枯死的羊齒，隨處斜倚着瘦長的幼樹，巨大的鋸斷了的樹樁，暴露出它們的頂頭和緊握着的樹根，毫無生命。還有一塊一塊烏黑的地方，是樵夫焚燒樹枝和廢物以後的痕跡。

這也是大戰期中喬非爵士砍下樹木以築戰壕的一個地方，整個小丘在路的右旁慢慢隆起，却是牛山濯濯，有一種奇異地荒蕪的樣子。在小丘的頂上，本來長着橡樹的，可是現在空空如也；從那邊你能够越過樹林遠望見煤礦的鐵道，和史塔克門的新工廠。康妮站立着遠眺，這是樹林與世界隔絕的一個裂口處。它把世界放行進來了。可是她沒有把這話告訴列福。

這個荒廢的白地，老是使列福奇怪地感到憤怒。他曾經參與大戰，因而看見了它的真意義。可是他一直到看見這座光禿禿的小丘的時候，才真正地覺得憤怒了。他正在設法在此地把樹林重造起來，可是這件事却使他憎恨喬非爵士。

列福滿臉出神的神氣，坐在椅子裏，慢慢上駛；當他們達到隆起的最高處的時候，他停止駛行了；他不願在非常顛簸的長坡上冒險下行。他坐着望着那下降的馬路一片的綠色，這是穿過羊齒與橡樹的一條開縫。它到了山脚，就轉一個彎不見了；可是它的曲折去極其自然可愛，令人想起當年騎士們騎行和貴婦們乘着小鞍馬的情形。

列福坐在二月的黯淡的陽光之中，對康妮說道，「我認爲這才真是英國的心臟了。」

「你這樣想嗎？」她說道，她穿着藍色的絨線衣服，在道旁的一棵樹樁上面，坐了下來。

「我正是這樣想！這才是舊日的英國，才是英國的心臟；我要使它保持不受傷害或污損的狀態。」

「喔，對了！」康妮說道。可是當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她却聽見了史塔克門礦場上十一點的汽笛聲。列福對於這聲音是太習慣了，因此他沒注意到它。

「我要這片樹林完美無損……不爲人所接觸。我不要任何人亂闖進來，」列福說道。

這兒就有種悲哀的情懷。樹林依舊有着一點狂野古老的神祕；可是喬非爵士在大戰期間的砍伐，却給了它一個打擊。樹木多麼幽靜！它們無數的樹枝向天空上伸，它們那些灰色而頑強的樹幹從褐色羊齒中間直立起來！鳥雀是多麼安全地在裏面飛來掠去！從前這裏曾經有鹿，有了箭手，還有騎着驢子得得而行的僧人，這地方記憶着當年，仍舊記憶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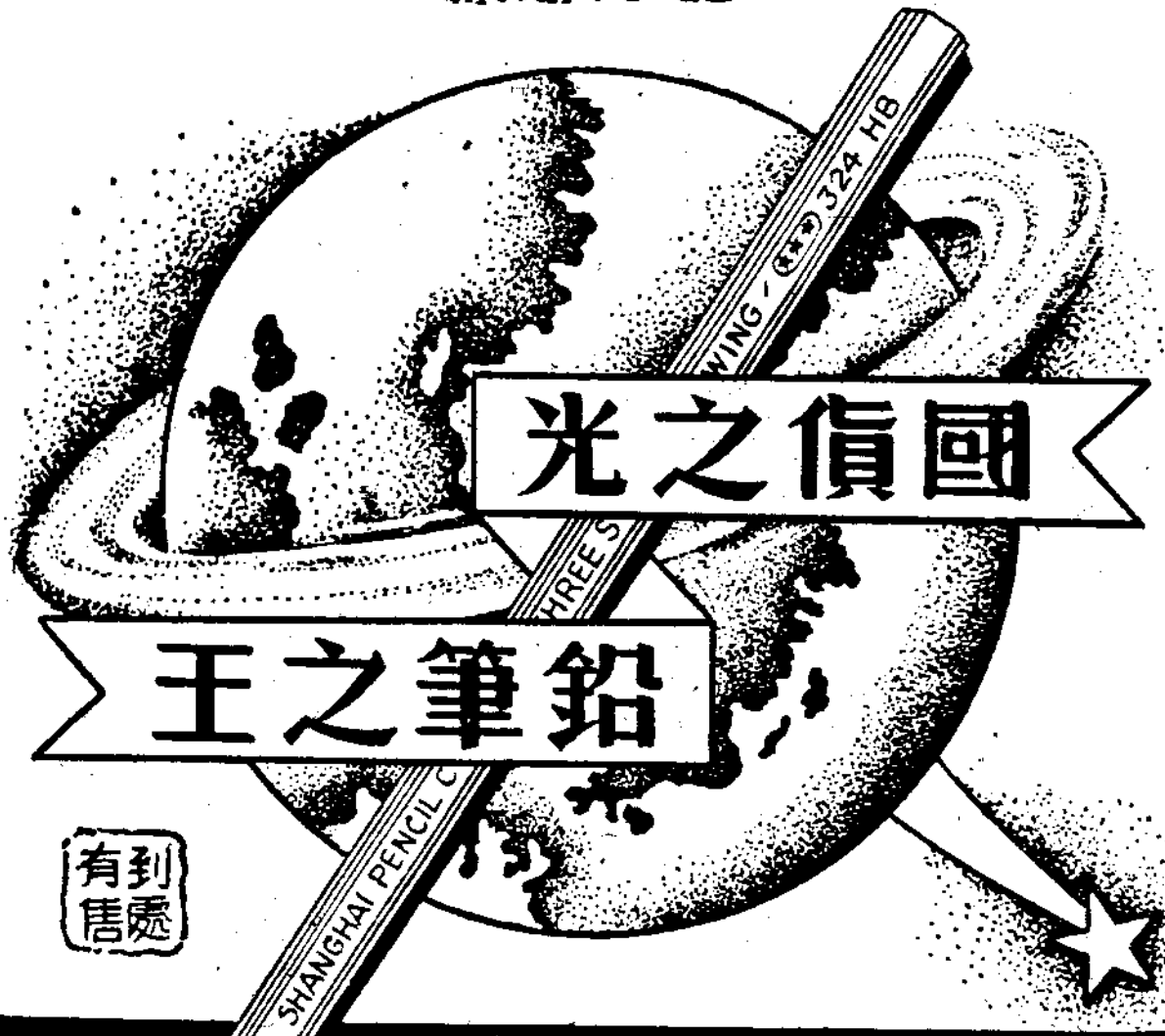
# SHANGHAI PENCIL CO.

## 品出譽榮廠筆鉛海上

牌星三      牌星五



標商冊註



有到  
售處

號四二之路匯家徐界租法海上  
號之〇〇八六話電

324 ROUTE DE ZIKAWEI, SHANGHAI  
TEL. 68003



# 鈣素母

壯骨

固齒

防癆補肺

~ 售均房藥司公大各 ~

品出房藥大科美開 海上